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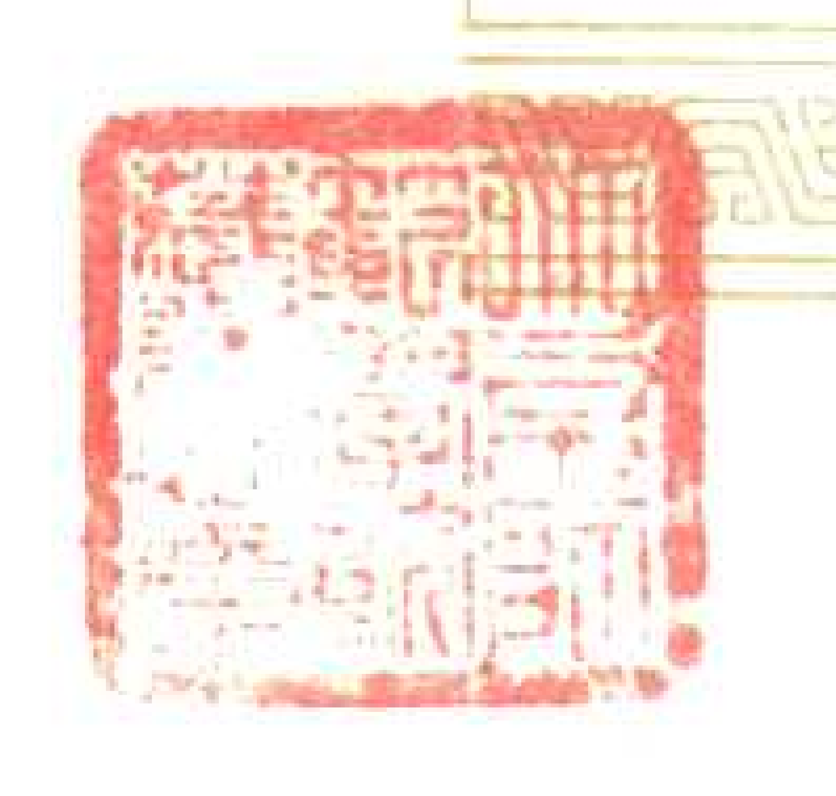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卷

一只手	塔山中杂记
骑士	路畔的蔷薇
地下的笑声	芍药及其他
豕蹄	其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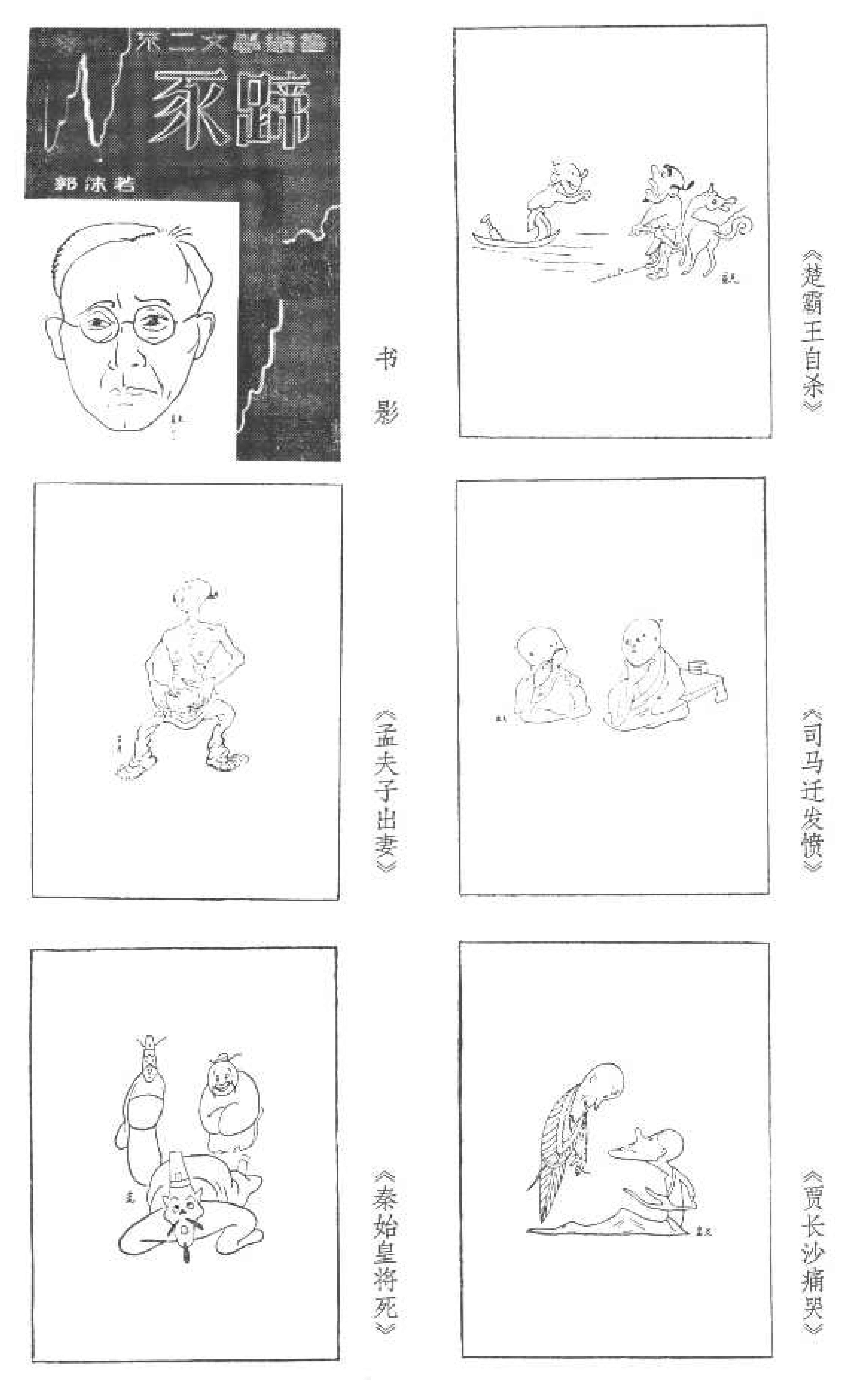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frac{1}{2}$ 插页 5
字数 235,000 印数 1—13,500
1985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10019·3841 定价：4.05元



一九三六年与“左联”东京分盟成员任白戈（前左二）、陈白鸥（前右二）、魏猛克（前右一）、张香山（后左二）、姚潜修（后左三）等人合影



书影

《楚霸王自杀》

《孟夫子出妻》

《司马迁发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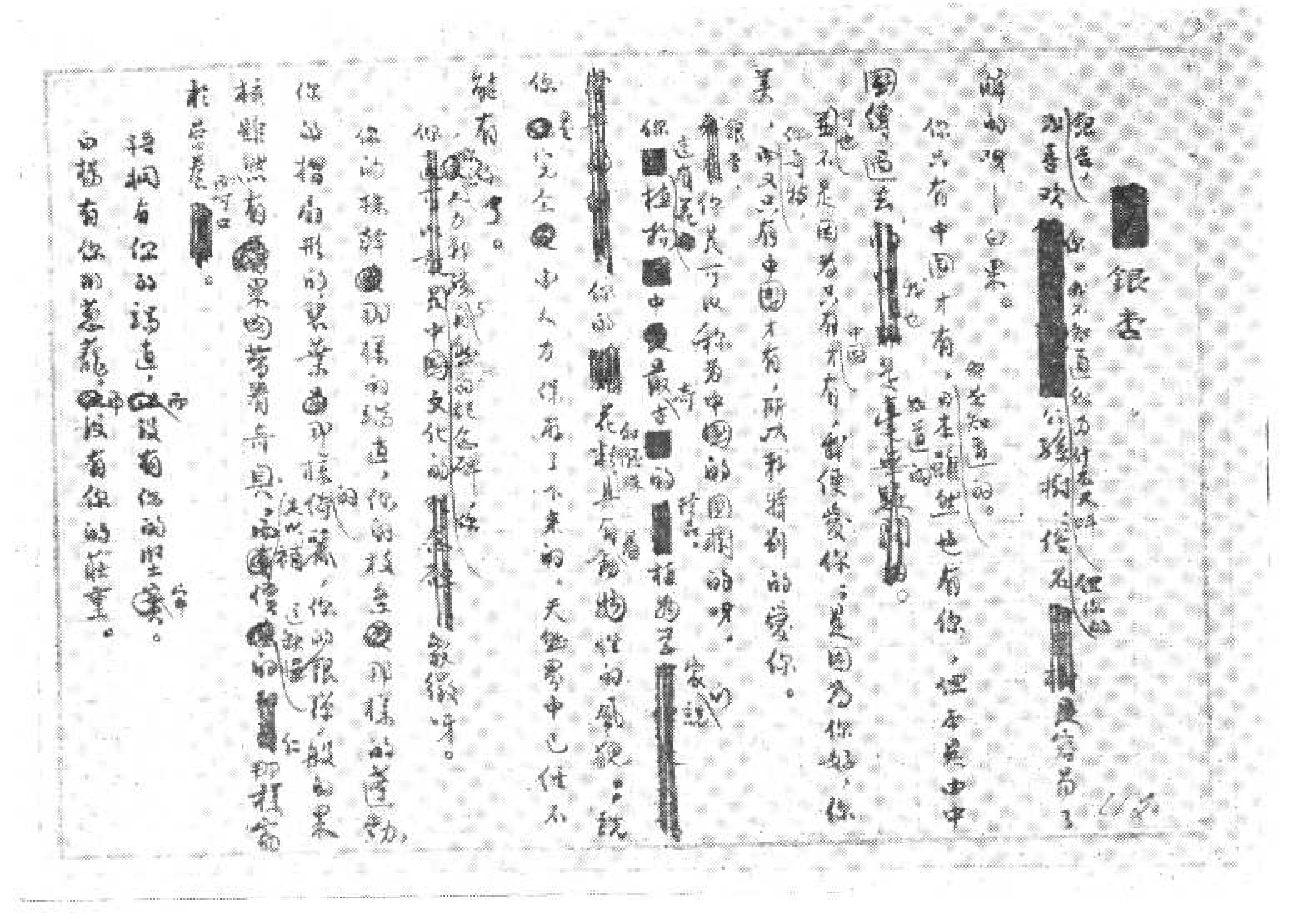
《秦始皇将死》

《贾长沙痛哭》

一九三六年不二书店初版的《豕蹄》的书影和魏猛克的插图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间与冯乃超在上海



银杏

《银杏》手稿之一页

第十卷说明

本卷收入作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七年所作小说十八篇，散文三十篇。

《一只手》，小说。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海大光书店出版过单行本。

《骑士》，包括小说三篇。《骑士》，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小说集《地下的笑声》。《宾阳门外》和《双簧》，最初收入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北雁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自叙传集《北伐》。

《地下的笑声》，包括小说四篇。《金刚坡下》、《月光下》和《波》，最初收入一九四五年九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散文集《波》。《地下的笑声》，最初收入小说集《地下的笑声》。

《豕蹄》，包括历史小说十篇。其中《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和《贾长沙痛哭》六篇，曾收入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不二书店出版的历史小说和自叙传合集《豕蹄》。《漆园吏游梁》（原名《鹓雏》）和《柱下史入关》（原名《函谷关》）两篇，最初收入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戏剧集《塔》。

《马克斯进文庙》，最初收入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小说杂文集《水平线下》；一九三三年四月编入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沫若自选集》时，曾更名《马氏进文庙》；《沫若文集》未收，今据一九二五年最初发表时的《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七期编入。《齐勇士比武》，曾收入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长江书店出版的《历史小品集》。

《山中杂记》、《路畔的蔷薇》，包括散文十一篇。最初收入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小说散文集《橄榄》。

《芍药及其他》，包括散文十一篇。最初收入小说散文集《波》。

《其他》，包括散文八篇。《梦与现实》、《昧爽》和《寄生树与细草》，最初收入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沫若创作集》。《鸡之归去来》（原题《鸡》），曾收入《沫若自选集》。《痈》和《大山朴》，曾收入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散文集《归去来》。《孤山的梅花》和《杜鹃》两篇，收入《沫若文集》第七卷集外。

本卷所收小说散文，除《马克斯进文庙》外，其他均据《沫若文集》第五卷和第七、八、九卷版本编入。有重大改动处加注或附录。

第 十 卷 目 录

山中杂记

路畔的蔷薇

芍药及其他

其　他

一 只 手

一 只 手

——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们

一

在尼尔更达① 海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岛子，也名叫尼尔更达，那岛子上已经有象上海这样的繁华的都市了。

都市愈繁华，贫穷的人便愈见加多。这是因为社会上有数的钱财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去了的缘故。在这上海地方我们是可以看见的。你看，那遍街满巷都是穷人，在这穷人堆中坐着汽车纵横往来的有钱人究竟只是少数。上海市上的洋房、商店，也就可谓冠冕堂皇了，但是只要你一出市外，便可看见无数的丑陋不堪的小屋——比有钱人的猪牢也还比不上的小屋。这样的小屋，多半聚集在繁华市镇的周围，尤其是大规模的工厂的周围。

象这样的小屋在那尼尔更达的小岛子上也就不少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三月一日、五月一日上海《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十、十一期，署名麦克昂。一九五七年收入《沫若文集》第五卷时作了删改，见附录。

① 作者原注："尼尔更达"是德文nirgend（没有的地方）的音译。

有一位名叫李罗的盲目老人和一位半身不遂的老妈妈同住在那样的一座小屋子里面。他们两人已经有五六十岁了，又加以成了残废，不消说是不能够做工的了。但他们在以前是做过苦工来的。男的在烟草工厂内做了二三十年的苦工，他那双眼睛就是因为中了尼可青① 的毒才成了瞎子的。女的呢，也在制铅工厂里做了很久的工，也就因为中了铅毒才成了那样半身不遂的废人。

他们在能够做工的时候，不做工是没有饭吃的。一般的贫苦人都是这样，不做工便没有饭吃，做工呢，就是一天做到晚，也不见得能吃饱饭。他们的血汗是被有钱的人榨取了去。血汗被人榨取枯了，老了，成了残废了，这时候怎么样呢?怎么样吃饭呢？好在一般的贫穷人都是有穷福的，就是家虽穷而子女多！一般的贫穷人连自己都不能糊口，偏偏要生出许许多多的儿女。有了这样的缘故，所以可供有钱人榨取的血汗便源源而来。有钱人吃贫苦人的血汗，年老或残废了的贫穷人便吃他的儿女了——吃他儿女们的血汗所换取来的血汗钱。贫穷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要供养儿女，一到年老力衰的时候又不能不靠儿女供养，所以贫穷人是世袭的劳工，世袭的苦力。

这对年老而残废了的老人，现在不消说是不能够工作了。他们的儿女虽然不多，但也还有一个儿子。他们的一个儿子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做起苦工，现在已经十五岁了，在一座炼钢

---

① 又称尼古丁，英文Nicotine（菸草中的毒素菸碱）的音译。

工厂里做工；他们就全靠这个儿子过活。

他们的这个儿子，一般叫着小孛罗，照旧式的道德来说，实在是很孝顺的。不过他要不孝顺，又有甚么办法呢？有钱人是只晓得榨取穷人的血汗的，他不会替你养老，也不会替你供养残废。假使社会上已经有很周到的养老院、残废院，我们实在不愿意，也不忍心看到只有八九岁便要去做童工，把一点点子血汗钱来敬养父母的孝子！不过这十五岁的少年的确是位孝子罢了。他的孝顺是天生成的，因为天生成他是一个穷人。

这位十五岁的小孛罗，他每天清早要去上工之前，总要先服侍着他的父母用了早餐，并且还要把中饭预备好了，然后才告辞出门。他在工厂里面也是很勤苦的，因为要不这样便有失业的危险。所以他自从八九岁起便也没有失过一次业。而且每天晚上六七点钟光景一下工的时候，他也不往那儿去玩耍，一直便跑回家。你以为他真个不想玩耍吗？他看见有钱人的儿子在野外放风筝，你怕他也不想去放一放吗？他看见有钱人的儿子在草场上抛皮球，你怕他也不想去抛一抛吗？他看见有钱人的儿子坐着小小的汽车在公园里跑，你怕他也不想去坐一坐吗？譬如那小小的汽车、皮球、风筝，比他一家人所住的房子还要值价呢！

总之，这位少年是可爱的。他的父母爱他，他同事的工友们爱他，就是工厂的管理人也很爱他。工厂的管理人为甚么也很爱他呢？因为他很驯善，很肯卖气力，就跟很驯善的小马儿或者小牛儿不大受它主人的鞭打一样。管理人是爱打人的，

他的鞭子是用铁丝扭成，只有这个小孩子还没受过他的鞭打。但是这个小孩子要受他的鞭打的时候也快来了。

二

那是这小孛罗不幸的一天。有一天的下午，由于这少年偶尔的不注意，他褴褛的衣袖被切钢板的机轮卷了去，比通草① 的切断还要容易地，他的右手在那肘拐上完全被机轮切断了。鲜红的血液向四方飞溅，切断了的右手和半死的少年被撩在地上。

这样不幸的偶发事件在工厂里本来是很寻常的，不过是落在了这很可爱的少年身上，便把全厂的工友们震动了。工友们大家都把自己手里的工作停了，跑到少年的身边来。厂里面的机器因而也好象在哀惜这位少年一样，把所有的运转都停止了。

这时候工厂的管理人正坐在他的房间里面含着一个很大的烟斗吸烟。他看见报上载着那岛上的政府要筑一道浮海铁道，一直架到邻近的脑惠尔② 岛去，他就想到钢铁事业的前途定然要一天一天地发展起来。他们工厂的红利也就可望一天一天地只有增加的。他在自己的唇边浮着会心的微笑，忘神地看见烟斗上的烟子在空中打着圈儿。但他突然回到了现实来，他感觉到他的工厂完全死灭了，一切机器的作业声都听不见

---

① 即通脱木。茎质柔，易切断，可做药。

② 作者原注："脑惠尔"是英文nowhere的音译，与"尼尔更达"同意。

了，只听见一片嘈杂的人声。一股狞猛的凶光突然现在他的眼里，就给猎犬嗅着了甚么野物的骚味的光景。他把他坐着的梭发旁边的铁丝鞭拿在手里，很凶猛地走出房去。

他走出房来，看见工厂里的作业果然完全停了，工友们就给蚂蚁搬家的一样，只是往切板机轮的方向走去。这把管理人的一腔怒火爆发了。他举起鞭子来劈头劈脑地向着工人们乱打。工人们的头上，横也是一条血梗，纵也是一条血梗，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一个个都抱头鼠窜，跑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去了。

——“你们这些忘八羔子！你们要造反了！你们停工一秒钟，工厂里不知道要损失好几万，你们这些忘八羔子要造反了！”

管理人一面打，一面骂。最后他打到了那切板处来了。他把团团围着的工人打开，看见那半死的少年小孛罗和他断了的手一同睡在地上。许多工人正在那里救护他。虽然比虎狼还要狞猛的管理人到这时候也把他的鞭子停了。

鲜红的血液溅在四处的机轮上，鲜红的血液流在地上。少年的脸色就给纸一样雪白了。右肘的断口上，鲜红的血仍然在不断地流。工人们大家都束手无策了，有些早看见拿着铁鞭的管理人来了，尤为惊惶了起来。最后是来了一位名叫克培① 的工人。他一看见这受了伤的少年，连忙把身上穿的一件很肮脏的白色的卫生衣扯了一条布条下来，把少年的臂关

---

① 作者原注："克培"是K.P.（德文共产党的缩写）的音译。

节紧紧扎着，扎了又扎，看看那伤口的血也就停止着了。

少年的血虽然停止了，只因为受伤过重而且出血过多，他的生气一时还不能够恢复转来，而管理人的狞猛性倒早早恢复转来了。他看见团集着的工人一时还不容易散去，而且他看见他所最恨的那位克培还在嚷着要人去找医生，替少年输血；他暴怒起来了，举起鞭子便在克培的头上，背上乱打。

这位克培对于铁鞭是熬煎惯了的，他却不象别的工人一样，一捱铁鞭便要抱头鼠窜。他是踞在少年的身边的，他捱了好几次铁鞭，把头横过去望着管理人。他的心里实在是满腔的愤怒，我们看他那两个好象要迸出火星一样的眼光便可以看出。他要发怒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人多拥挤，一时还不能够退散完的懦弱的工人们，也有多少人在暗暗地磨拳擦掌。他们心里都在这样想："我们不是人吗？我们不过是少了几个臭钱罢了！看看有一个同人便要死了，却不准我们来救他，还拿铁鞭打我们，你这是怎样没有良心的有钱人！没有良心的有钱人的走狗哟！"

他们很可以举起拳头来便把那管理人打死的，但是他们又回头一想：这些有钱人，这些有钱人的走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要说你不敢打他，你就冲撞了他几句，那也不得了。他立地要把你开除，并且把你的名字列在"黑表"上，向各处的工厂下你的通牒，你就永远得不到工做。这是比死刑还要厉害的。你一个人得不到工做，你的老人们便要饿死，你的儿女们便要饿死。你敢于泄你一时的愤怒，便被连诛你的九族吗？

这金钱的杀人实在是比刀还要厉害，比枪还要厉害。所

以一些工人们平常是敢怒而不敢言，真真正正就给不言的牛马一样，——不，甚至于比牛马还要不如。为甚么呢？你知道，牛马有时候还要任性，有钱的人也把它们没可奈何。假使要打死一匹牛马，那是有钱人自己的损失。但是打死一个工人是怎样呢？哼！这我们是看惯了的！你看上海的工友们不是时时被工厂管理人打死吗？打死你一个工人实在比打死一条狗，打死一个蚊子还要容易，你敢向他们哼一声吗？打死一个工人，不愁没有第二个工人来代替，这种牛马是不用本钱来买的。

工人们暗暗地磨拳擦掌，只是把眼泪向着肚子里流，忍气吞声地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是克培呢？克培反过脸来睨着管理人的时候，实在是想把他一口吞下，但是他也渐渐软下来了。

他是最受管理人忌视的，平常早就把他看成危险人物了。他在工人里面很有威信，一般的工人都很敬重他，工人们平常有甚么些小的要求，都是举他做代表去和管理人交涉。这对于管理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大凡有钱人和有钱人的走狗，他们是很明白的，他们知道工人们的力量很可怕。他们经营一座工厂，动辄便要用整千整万的工人，这在形式上已经把工人们团结了起来，假使他们再有一种精神结合，就给一堆石块砌成了一座堡垒，那是不可干犯的。所以他们有钱人和有钱人的走狗最提防的是工人们的团结。工人们要组织甚么工会，这是他们的不共戴天之仇，他们无论怎么是要尽力给你破坏的。他们管理工人特别严烈，比对待牛马还要暴虐。你知道，牛马是不会组织工会的啦。他们也最怕的是工人们有知识，

工人们有了知识可就不得了；所以他们最反对施行甚么工人教育，有的也在工厂里面附设些学校来教养工人子弟，但那是骗人的牛马教育呀！所以有知识的人要想加入工人里面做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这位克培，他并不是甚么有知识的人，不过他在这工厂里面是最老的工人，他的技术是很熟练的。管理人虽然恨他，但也不肯随便开除他。他素来也很驯善。不过他的驯善是有目的的，是有计划的。他虽然是工人出身，他的经验所给他的知识比所谓有知识的人还要丰富得多。他也晓得工人们的力量很伟大，资本家们已经把工人们集合了起来，训练了起来，这是一支很强大的工人军。只消一有精神上的联系，思想上的联系，便必然要把资本家的社会推翻。资本家们是在自己掘自己的坟墓。资本家们的王宫是建筑在炸弹上面的。工人们的暴动迟早不能免掉，就给一仓库的黄色火药，已经堆集在那儿，只差一把火，只差一个人来点火。火一点燃，便会有掀天的爆炸。但是无目的的爆炸，无计划的爆炸，只有破坏的力量，没有建设的力量。爆炸了连工人们自身都是要受损害。所以象克培这样有经验的人，有目的有计划的人，他就不肯轻易来点这把火。他们要把这火药装在炸弹里面，或者做成炮弹装在大炮里面，要使一切的准备都周到了，他们再来爆发。

这炸弹，这大炮，这大炮的炮台，就是工人们的有机的组织。

克培早在秘密地着手这样的组织了。他在工厂里已经秘密地组织了一个工会，并且同其他工厂里的工友们已经早有

联络，使他们也有同样的组织了。他实际上是那岛子上的工人军的领袖。他在从事这种组织的期间可以说比牛马还要能忍耐。在全部组织还未十分周到之前，他是绝不肯为一人的私愤而爆发的。所以他是十分驯善，十二万分的驯善。克培的一般秘密的同志都有这样的精神，在大业未定之前他们宁肯惨受非刑，决不使他们的敌人——比狗的嗅觉还要灵敏的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走狗——嗅破了他们的秘密的计划。

就因为这样，克培睨视了那管理人一下，又把表情和缓了下来。

——“鲍尔爵爷！鲍尔爵爷！请你不要生气。这孩子总要输输血才行。”

——“狗！你还不走吗？你晓得你们息一秒钟的工，工厂里的损失是多么大！”

撇地又是一下铁鞭。

——“鲍尔爵爷！我是晓得的，只是请你可怜这个孩子罢！你老素来是爱惜他的。”

——“死了的狗谁还爱惜他，你还不给我滚罢？”

撇地又是一铁鞭。

但是今天的克培在铁鞭的鞭打之下，仍然断断续续地说：

——“这孩子……今天是死……是活，这是……说不定的……即使他就活起来……也是一个残废人……可怜他家里还有两位残废了的……老人。”

管理人的铁鞭打一下，克培的话打一顿。

工人们看见他们的领袖在捱打，大家的愤怒愈见不可遏

抑了。大家齐声地高呼起来：

——“鲍尔爵爷！你是有钱的人，工厂的东家都是有钱的人，请你们抚恤一下这小孩子罢，他是为工厂牺牲了的，请你给他医药费，给他家里养膳费！……”

管理人听了这一番话，愈见暴怒起来，这是自有工厂以来，从来没有人敢于要求过的事体。他把他腰间的手枪取了出来，向着大家便要开枪：

——“你们这些胆大的忘八蛋！”

但在他准备开枪的那一刹那，他的右手突然受了一下猛烈的打击，就给铁棒的打击一样。他的手枪被打掉了。只见那位断了手的少年，左手拿着他断了的右手，如象负了伤的狮子一样，拚死命地在向着管理人乱打。原来那少年在克培和管理人对话的时候，他的意识渐渐恢复了转来；他看见管理人要开枪，他猛然跳了起来，拿着他的断了的手来做武器，沉重地打在管理人的手臂上。

——“同志们，打！打！打死这条没有良心的走狗！”

工厂里一片都是打声，一切的工友们都拿着身旁就近的器具，向管理人打来，有的拿铁锤的，有的拿火钩的，有的拿木棒的，甚至于有的拿扫帚的。

管理人看见工人们已经暴动了起来，他知道大势不敌，赶快混在人丛中偷跑了。

工人们蜂拥着一团，打的声音真是把工厂全体都震动了。但他们找不着管理人，工厂里的一些资本家的走狗，早已骇得魂不附体，通同跑得一个干干净净了。

工厂完全成了工人的天下。

有些暴躁的工人便放出声音大吼：

——"我们来捣毁机器罢！"

——"我们放火烧工厂罢！"

——"杀尽资本家！"

——"杀尽资本家的走狗！"

一片喧嚷声！一片无政府的状态！

这时候那小李罗爬到一座很高的机器上面，大声叫道：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应该听克培的指挥！我们应该听我们的领导者克培的指挥！"

少年的这几声狂叫集中了工人们的注意和同情，只听到一片的应声：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听克培的指挥！我们应该听我们的领导者的指挥！……"

在这时候他们寻找克培起来，但是，克培也不知道往那儿去了。

——"克培！克培！——克培不见了！克培！——克培不见了！——捣毁机器哟！——放火烧工厂哟！……"

又是一片杂乱的无政府的状态。

少年继续着大声的绝叫：

——"工厂是我们的！机器是我们的！我们是一切的创造者！我们是一切的主人！我们应该把工厂占领！我们要管理机器！我们不要捣毁我们自己的东西！……"

但是他这一片绝叫，却没有多么大的效力了。工人们失

掉了他的领导者，已经暴躁了起来，捣毁机器的声音已经四处开始了！

这时候的工厂外部呢？武装警察和兵士已经铁桶一般地包围了起来。原来那管理人一逃出了工厂，就用电话通知了那岛上的政府，所以就派了武装警察和兵士来弹压。政府本来是有钱人的管家，一些警察和士兵便是他们平时豢养着的走狗。现在是该他们耀武扬威的时候了。

厂内一片捣毁机器的声音，厂外一片枪声，徒手的工人终竟敌不过他们自己所造出来的武器，看看有不少的工人已经被枪弹打死了。工厂又失陷了。垂死的小孛罗和全部没有打死的工人通同成了俘虏。

三

在这时候小孛罗的父亲和母亲正在家中等他回去。他平常回家是很早的，只要工厂一放工，他便一直跑回家去，那是在一天之中他两位老人最快活的时候。他们的儿子一天到晚在外替人做牛马，只有这时候才是自己的人。一天到晚睡着两个残废人、比猪牢还要不如的家里真真正正就给坟墓一样，只有到晚来才好象是人住的地方，才好象是经过了很长久的冬天，突然吹来了和暖的春风，并一同带来了许多小鸟儿的歌声和许多好看的花。尤其是在那瞎眼的老人。他自从把眼睛瞎了，他的世界是一个永远不见天日的黑夜，但只有这时候——就是每天每天他儿子回家的时候——他的心中才好象

突然天亮了的一样。他的手在他儿子头上摩摩，或者他儿子摩摩他的手，那真是最快活的事情。他只有在这时候才可以暂时忘记他自己的痛苦，只有在这时候才可以暂时忘记他对于世间的一切的诅咒。

但是今天呢？天都黑透了，他的儿子还不见回来。天虽然黑透了，这在瞎眼的人是不能够明白的，那瞎子老人等他的儿子等不回来，只以为天气搅长了，他对着孩子的妈妈，也象他自己对着自己的一样说道：

——“啊，这天气真长呀！”

他这么叹息着。他那半身不遂的老妈妈呢？她老早就看见天已经黑透了，还不见她的儿子回来，她很在担心了。她听见那瞎子老爹的话回答道：

——“那里哟，天已老早黑透了！”

——“啊，已经黑透了吗？”那瞎子老爹说，“他怎么还不见回来呢？”

——“我老早就在担心了，”那老妈说了一句，又补足一句道：“怕是在做夜工罢？”

——“唉！唉！”那瞎子老爹这么说了好几声。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穷人真是可怜！一天到晚替人做牛马，还是衣不能蔽体，饭不能充饥；到了晚来他们工厂里还要逼着你做夜工。你我不就是夜工做多了做坏了的吗？我成了这样的瞎子，你呢，又成了那样的废人。我们这个可怜的儿子，可怜他将来也还是要同你我一样。”

说着那老人已经感觉着他那洼陷着的眼眶里面，涌出了

滚热的泉水出来。那残废的老妈妈也在哭了。

——“可不是吗？”她说，“我有时候实在希望我的眼睛也同你的一样。你没有看见那孩子的面孔哟。那真是比白菜的叶子还要惨白。头发呢，差不多两个月不能剃一次，你不能同他剪，我也不能同他剪。衣裳呢，还是他十一二岁的时候穿的衣裳，他今天把你的旧衣裳穿了去了，又长又大，我看见真是流出了眼泪来。啊，你看不见的，真比我好得多呢！”

——“我那里看不见！我心里是很明白的啦！”那瞎子老人很不承认他自己的眼睛瞎。的确的，他虽然瞎了眼睛，但他没有瞎了良心！他在他那寂寞的黑暗的世界里面，所看出来的道理有时比甚么哲学家、宗教家还要真切呢。你看那些哲学家、宗教家要想看出甚么道理的时候，不是要把眼睛闭着的吗？他们就是要学这瞎子的聪明。但是他们的瞎眼是假的，所以他们看出来的道理也多半是假的。他们的道理只是想怎样去维护有钱人，怎样去维护他们有钱人的世界，因为他们自己多半是有钱人，多半是有钱人的走狗啦。譬如他们说，世界是平等的，人类是平等的，——但是他们的世界是把贫穷人除外了的世界，他们的人类是把贫穷人除外了的人类。……你知道，贫穷人不是人，只是牛马啦！这些道理，在那瞎了眼睛的老人倒是看得很明白，他晓得他们完全是欺骗！

那老人又接续着说：“你想瞎眼睛吗，我倒有时候想率性死呢！死了也可以免得我们的儿子多受些赘累啦。”

你看这是平等不平等呢？这种思想是不是有钱人的心里可以想得出来的呢？他们盼不得多活一天，多享一天的幸福；

自己老了，看看免不掉自然的死了，他们还要叫他们的科学家去发明些甚么返老还童的方法呢。哲学家说：生是可贵的，生是可贵的，你要挚爱着生，要使你的生有意义，有价值。宗教家说：自杀是罪恶，自杀是罪恶，你要体谅上天好生之德。这些话对于贫穷人的意义是：你要多活一点呀，多受我们一天的榨取呀！所以贫穷人的生对于有钱人倒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们须要知道：一切的价值都是由贫穷人的身上出来，都是贫穷人的力量。假使贫穷人不做工，或者一切的人都不做工，你看世间上还有甚么有价值的东西？水可以养人，也要你去挑来。棉花可以暖人，也要你去栽种。没有一种东西是不用人的劳力的，——不过这儿所说的人只是贫穷人；有钱的人是从来不做工作的啦。他们还说甚么天，还说甚么上帝，这只是有钱人的守护神，有钱人的看家狗，说更切实些就好象有人的田地里面的稻草人。他把地狱的刑罚来恫吓你，使你不要去干犯有钱人的财；他把天堂的快乐来诳惑你，使你安心做有钱人的牛马。好，别人要打你的左颊，你把右颊也拿给他打；别人要剥你的外衣，你把衬衫也脱给他；资本家要叫你每天做十二点钟的工，你率性给他做二十四点，你这样就可以进天国，你的财产是积蓄在天国里面的。……吓吓，你看，他们这些没有良心的话，能够诳得到瞎子不？

——"啊！我们受的是怎样的报应哟！"那半身不遂的老妈妈听见那瞎子老爹说出想死的话，她愈见伤心起来，她哭得把喉嗓都梗着了，她说了这一句话，差不多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的。

但是她这句话，却把那瞎子老爹的一腔怒火激发起来了。这瞎子老爹也和那刚才说过的克培一样，在他的劳苦的工人生活里面，锻炼出了一个比铁还要坚实的道理出来。他晓得一切的资本家都是强盗；他们的财产，他们的钱，都是从贫苦人身上偷去的，都是贫苦人的血，贫苦人的力气。甚么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的话，都是强盗们所用的武器。

他发着气说道："报应！甚么报应呢？那个忘八蛋敢来报应我们？"

那老妈妈一时被他喝止着了。但是她心里还是不悦服的。她年青的时候也曾听见那瞎子老爹说过，要把工人团结起来，反抗一切的资本家，要把世界造翻转来。然而贫穷人永远还是牛马，有钱人永远还是暴君。而他们自己呢？男的瞎了眼睛，女的得了瘫症。因而她总觉得那瞎子老爹说的话是在做梦。她忍了一会，但她仍然不服气地说道：

——"你虽然爱那样说，但是有钱的人永远有钱，没钱的人永远受罪。我看这些都还是天意，无论怎么，人是不能挽回的。"

——"哼，天意！"那瞎子老爹愈见忍耐不住了。"天这样东西假如是存在，这忘八蛋的腿子我老早给他打断了！我们有甚么罪过应该要受这样的苦楚？我们的罪过只是没有钱！我们的钱都是被强盗们刮去了。那些有钱的强盗！杀人不见血的强盗！他们偷了我们工人们制造出来的东西拿去做财产，他们还要把我们捆着。你晓得吗？那些甚么天意，甚么报应，甚么安分守己的一切鬼话，都是他们所用的捆仙绳啦！强盗

来偷我们，他索性先把我们捆绑了，免得我们还手，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我们偷得一个精光。你怕我们贫穷人永远都是这样没出息的傻子吗？我们要永远受着捆绑，听他们剥夺吗？哼！这绳子已经朽了！只要我们一挣扎便可以弄断它，我们反抗强盗的时候快要来了！那时候上帝老官儿会拿来给我们做垫脚凳。我们的天国就建设在这地上了。那时候我们地上会出现奇迹！我们瞎了的眼睛要睁开，瘫了的身子会起床，瘸子会走路，断了的手脖子会活起来啦。啊，啊！天国快到了！你们看罢！你们看罢！……”

瞎子老爹坐在床头，一面说着，一面把他的拳头举起来，向那黑暗的空中乱打。

他觉得他的一片牢骚似乎把那老妈妈镇服着了，其实她这时候并没有听他的话，她在注意着听取另外一种声音。

四

有些脚步声音向他们的小屋子走来。

——“爹爹，你听，是不是儿子回来了？那脚步的声音！”瘫了的妈妈睡在床上问。

那瞎子老爹也好象倾听了一下，但他连连说道：“不是，不是，那不是儿子的脚步声！儿子快回家的时候，他的脚步是很快的，很重的。这脚步的声音虽然很重，但是走得很慢的啦。”

隔不一会果然有一农夫提着一个小小的灯笼，从他们的

门前走过。

——“他怕不是在做夜工。”那老妈妈又说，“他从来没有丢下过我们两位老人去做夜工的。”息了一会，她又自言自语地说：“唉，该不是在工厂里面遇到甚么危险罢？啊，真使我担心呀！”

危险的观念在这老妈妈的脑中，同时在那瞎眼老人的脑中，接接连连地就给电影一样，表现了出来。

他们想到那工厂里面的比电闪还要快的各种机器，各种车轮。假使人一不注意，一甩挂着了它们，那不是断手折臂，便是要使你身首异地的，他们的儿子怕是挂着了甚么车轮，受了伤，或者死了。他的鲜红的血液怕正染遍了那机器，和暴雨一样向四方飞溅。

他们想到了霍乱症的患者。他们的儿子怕正在大吐大泻，全身都已经成了枯柴一样了。

他们又想到那横冲直撞的汽车。一位大资本家挟着他的娇妻或者是妓女，坐了一辆很辉煌的汽车从街上飞也似的跑过，他们当然是去赴某处的宴会的了。他们的儿子在前面走着，由于那汽车开得太快，躲避不及，便拦腰把他冲倒了。手脚轧断了，血液迸射出来的光景；脑袋压破了，脑浆四射的光景；肚腹压破了，大小肠突出来了的光景，一一呈显了出来。

这些想象把那老妈妈的心脏几乎要裂开的一样。那瞎子老人呢？他心里也是难过，不过不轻易说出口来。他反而这样说，来安慰他的伴侣：

——“或者怕是和克培们去开会去了罢？我知道克培近

来是时常召集工人开会的，就在这样的晚间。因为我们工人开会是只能够秘密的啦。那些有钱的忘八蛋们，他深怕死我们团结，深怕死我们说话。这是当然的啦。机器一说话，那机器就要吃人。这是强盗们所最害怕的。”

——“啊，啊！你们男子真忍心！你们只是想杀我们的孩子！”那妈妈这样说。

——“怎么说？我们正是为孩子们设想呢。我们不把那些强盗打倒，我们的孩子们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

那妈妈又说：“生成的命有甚么办法呢？你们说反抗，反抗，反抗了这么多的年辰，究竟有甚么效果？反抗一次，倒霉一次，只是使那些吃人不眨眼的魔鬼们又囫囵吞了我们无数的孩子。那克培，我倒是不高兴他呢！”

——“你简直岂有此理！”老爹有点生气了，但他接着又转了口：

——“要想成就大业，不牺牲是没有办法的。你听见过那蚂蚁子过河的话没有？听说有甚么地方的蚂蚁子要搬家，路上遇着一条小小的河，那领头的蚂蚁子便跳下河去。一个跳下去，两个跳下去，三个跳下去，接接连连地都跳下去。跳下去的不用说是淹死了，牺牲了。但是，它们的尸首便在小河上浮成一道桥，其余的蚂蚁子便都踏着桥渡过河去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做这些跳河的蚂蚁的啦。”

那老人很热心的向那妇人解说，但是她实在是太关心她的儿子了，她自己就给被人家把翅子打断了的雀鸟一样，落在地下，要想飞怎么也飞不起来。她只是说：

——“你把我拿去做蚂蚁子倒好了！别人把人当牛马，你们却把人当成蚂蚁子。”

——“我们是快要淹死了的蚂蚁子呢。”那老人接续着说。“不过，我们不是跳下河里去淹死的，而是大水涨起来把我们淹死的。纵横是死，跳下去，我们还有希望在后头。”

那老妈妈不愿意再说话了：因为她听见那老人的声音里面实在是含得有无穷的眼泪。她自己也晓得他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她也相信蚂蚁子终久总要过河，不过是在那一年那一天，那是不能知道的。而在这当中也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儿女，这在她们做母亲的人实在是不忍心。这种不忍心，她自己也觉得不很好，或者可以说就是她们女性的缺点。所以她也时常恨她怎么不生成一个男人。其实她们做母亲的人才是能够牺牲的！她们的一辈子差不多只是在替她们的儿女做桥。

在这时候那小屋子外面又有许多人的脚步声音来了。万一的希望是这些脚步的声音中有他们儿子的在里面，但是一个一个地过去了，而他们的儿子终不见回来。你叫他怎么能够回来呢？他在被送往监狱的途中，已经和其他受重伤的人一道，在车上死了。①

半夜的时候，又来了一种脚步声，的确是很快而且很重的，走到小屋子的门前便停止着了。

那瘫了的妈妈以为是他的儿子回来了，几乎从床上爬了起来。但是这来的却不是她儿子。只听那来的人说道：

---

① “而他们的儿子终不见回来”以后几句，最初发表时为：“不消说是不能够回来。他现在还丢在监狱那面，是死是活，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孛罗老爹，我来了。”

——“哈哈，克培吗？你快进来。”

克培一面擦了一根洋火，一面走进去。他在那老妈妈的床头边上找着一截点残了的洋烛，还不到两寸长光景，他把它点燃了。那小屋子里面相对地摆着两张木板床，床上只敷了点子稻草，除此以外差不多可以说甚么都没有了。

克培坐在孛罗老爹坐着的一张床上，他拿了一包饼干出来，分了一半给孛罗，把其余的一半给了那对面床上瘫睡着的妈妈。他说：

——“小孛罗今晚不能够回来，我想你们是一定没有吃晚饭的。”

那老妈妈接着饼干并不吃，只是问道：“小孛罗怎么了？他今晚怎么不能够回来？”

克培才把那工厂里面起的事情向他们说出，但是刚好说到小孛罗被车轮卷了去，把右手割断了，倒在地下，只听那老妈妈在床上大叫了一声：

——“啊呀！我痛心的儿呀！”

害了瘫病的人竟那么猛烈地在床上大动了几下，但从此便没有声息了。这使克培吃了一惊，他赶快要去照拂她，但是老孛罗把他拉着，他说：

——“不要紧，不要紧，她素来是有这种痰迷症的，停不一会自己会好起来，最好你不要动她。”

他接着又催着克培把下文说出。

克培说到那少年猛然拿起一只断臂从地上跃起，打了那

鲍尔爵爷，工厂已经大暴动了。

瞎子的老孛罗听见，虽然他那洼陷着的眼里有不少的眼泪在那儿放光，但是他的面孔确是显出一种很紧张，很兴奋，而且很愉快的神态，他连连叫道：

——“啊，痛快！痛快！不愧是我的儿子！我们瞎子是快要睁开眼睛，瘫子是快要起床的时候了！以后怎么样了？以后怎么样了？”

原来那克培看见工厂已经暴动了起来，他晓得敌人方面一定要派兵来弹压，工厂里的工友们是万分危险的。假使不在这时候策动全体工人的响应，那局部的暴动一定会失败，有不少的工友是要牺牲的。所以他便赶快从那工厂里抽身出来，经过和大家商量之后，对于全岛上的工友，下了总动员的通令。就在今天晚上乘着夜阴袭击各机关，各工厂，彻底与敌人战斗。

老孛罗听见他这些话，真是喜欢得快要发狂的样子。仍只是连连叫道：

——“啊啊，我们瞎子会睁开眼睛，瘫子会要爬起床来了！我已经看见我们的红旗高擎在尼尔更达的高空，我已经看见我们的无产军占领了一切的工厂，我已经看见一切的资产家都在发抖，他们的项上的金链子会变成铁链子了。啊啊，我勇敢的小孛罗！我勇敢的工友同志！我勇敢的克培！”

克培本来已经知道钢铁工厂的暴动已经失败，小孛罗已经牺牲，其他的男女工友们都已经下了监狱，但他看见老孛罗这样的高兴，不忍再把这悲惨的消息向他报告了。他的心里

是很忐忑不安的，一方面他要忙着去指挥行动，同时他又悬念着将来的万一的失败。这次假如失败，是一个整个的行动，牺牲的浩大不用说是可以预想的，而且使敌人方面生了戒心，二次的再起不免更要加上无数的困难。所以他把经过的情形很简略地向那瞎子老人说明之后，他并没有把详细的计划告诉他。他的详细的计划是怎样呢？他和同志们已经约好，分成了两队来进行工作，一队是放火队，另一队是军事行动队。约好在夜半正两点钟举火为号。用什么来举火呢？那就是克培放火烧自己的房子。假使在两点钟以前起了火，那就是计划失败了，敌人已经攻进了克培的家，一切行动便只好作罢。克培的家和老孛罗的家相隔不远。

克培把老孛罗的房子检点了一下，看见老妈妈还没有动静，他准备告辞了，但关心着又问一遍：

——“老板娘不要紧吧？”

——“不，不要紧的，你让她休息一下，她也很不容易得到休息。”

——“我要走了，把烛灭掉吧？”

——“不，你让它点着，她快要醒来了。”

——“那吗，我现在不得不走了。假使是成功，那就不用说；万一是失败，我就很难再和你见面了。”

——“好的，好的！”那瞎子回答着说。“不要说那样不吉祥的话，这次是一定成功，一定成功！”

他握克培的手，把他送出门外去了，一直等到听不见他的脚步声了，又才摸回到自己的床上。

——“妈妈，妈妈，你好些了吗？”

他向着对面的床上问了几声，但是，没甚么动静。这时候他突然得到一种预感，他不觉得便起了一身的寒噤。他心里想：

——“啊，该不是……？”

他赶快站起身来，伸手向对面的床上摸去。他摸着那瘫睡着的老妈妈的手了，那手冷得就和冰块一样了。他赶快再摸到她的鼻孔，那鼻孔是甚么气息也没有了。他到这时候才晓得那老妈妈是已经死了。

——“啊，啊，妈妈，妈妈，你已经死了吗？”

他这么叫了几声，滚热的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涌出来了。但是，他立地又哈哈大笑起来。

——“好的，好的！我们瘫子起了床，瞎子也要睁开眼睛了。新的世界里不会有残废人存在。新的世界里不会有比猪牢不如的茅屋存在。不做工的人不应该有饭吃。一切的人都要住在天国般的洋房里。我们给这新生的世界祝福，我们为这新生的世界开拓些空地出来，把这旧世界的罪恶，旧世界的残骸，旧世界的污秽，通同消灭干净！啊，火哟！火哟！你是消灭一切的净火。”

他的手摸到那快要燃完的洋烛了。他顺手在床上抓了一把稻草来，很留心地点燃了，他把来投在他自己的床上，投在老妈妈睡着的床上。

火势熊熊地燃起来了。

床上壁上一片都是火光。

那老人起初在那火光中欢喜着手舞足蹈，不多一刻，除火而外甚么都看不见了。只是一片赤光，只是一片红火。

——“哈哈哈，瞎子睁开眼睛，瘫子起了床了！”

火光里面好象还有这样一片的声音。

1927年10月9日脱稿①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作者自注写作时间为“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脱稿”。

附　录：

本篇最初发表时，原分上、中、下三节。收入《沫若文集》时，将(上)改为一、二两部分，(中)改为三、四两部分，删去了(下)。现将《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上登载的(下)附录于后。

下

老普罗①的房子烧起来了的时候，突然之间四方八面都起了火灾，四方八面都爆发了起来。火药库的爆发，军器库的爆发，洋油库的爆发，各种各样的爆发接接连连地起来，猛烈的光景，猛烈的声音，比任何剧烈的战争还要厉害。火焰，浓烟，向繁华的都城进攻，几千万道的红舌在那城市上舐来舐去。

这时候资产家的阵营里面突然受了这样一个猛烈的袭击，大家从梦里醒来，拼命地和火决斗。但是那火就给由地底喷出来的一样，这里也是，那里也是，四面八方都是。一城都动乱了起来了。水龙的车轮声，喷水声，救火的钟声，人声，嚷成了一片。街上看看快要成为河流了。河流里面的水看看快要沸腾了。火向天上燃烧，火光的影子投射在水里，上天下地一片都是红光。

啊，痛快！痛快！几千百年来被压伏在胸中的无产阶级的怒火，在这时候尽量的迸发了出来。可怜的是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人们了！他们平时住在那天国一样的高大房屋里面，穿的是极奢华的衣裳，出门坐汽车马车的，现在呢？跑得慢的被火烧死，或者被摧折了的屋顶压死，跑得快的有的从窗口上跳出来，不是跌破了脑浆，便是折断了手脚，无数的丑恶的死尸活尸，横陈在快要沸腾的水里，那些裸体兽的跳舞哟！毛毡的跳舞哟！有钱人穿不及衣裳也晓得打着赤膊逃命了。有钱人穿不及鞋子也晓得打着赤足走路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呼儿唤女

---

① "普罗"即"孛罗"。最初发表时作"普罗"，《沫若文集》改作"孛罗"。

的，呼爷唤母的，喊妻子的，喊丈夫的，还有站在屋顶上喊救命的，一街都是。有钱人的天国完全变成了地狱了。

这是尼尔更达岛的末日！在破灭的资产阶级是这样说。

这是尼尔更达岛的新生！在新兴的无产阶级是这样说。

原来那克培的计划是把工人们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埋伏在四处做放火的工作，另外一部分是集中在他住的附近，准备作战斗的工作。他是约定了在夜间两点钟的时候举火为号的，用甚么举火呢？就是他点火来烧自己的房子。为甚么定要举火为号呢？我们要晓得工人们是没有钟表的啦。当他往老普罗家里去的时候，所有一切的准备都已约略就绪了。他离开老普罗时候还没有到一点钟，他就是要赶回家去，等时间到来点火烧自己的房子的。但等他还没有走到自己的住家，老普罗已经把自己的房子烧了，四方的埋伏者以为时辰已到，所以便一齐爆发了起来。

这时候准备做战斗的一部分工人还没有十分集齐，克培的心里真是十分忧虑，他怕的是这一次的暴动会要完全失败了。但是仅仅是放火的工作便已经收了极大的效果。那资本家的阵营完全弄得一个天翻地复了。那岛上的政府看见火势不能遏抑，把全部的警察和士兵都化成了临时的消防队。所以当克培率领集齐了战斗士向各处的兵营袭击的时候，那些兵营差不多完全是些空营，几几乎是无抵抗地便被工人们占领了。各处的机关也是一样。就这样工人们把资产阶级的武装完全解除，而同时把无产阶级的阵营全盘武装了起来。尼尔更达的政权是已经移到工人手里了。

这政权的转移好象很容易，好象是在事实上不能办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工人们是受了多少年辰的痛苦，就是克培的经营也不知道是费了多少年辰的心血了。夺取政权本来并不是甚么难事，我们单从简单的数量来说：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无产阶级是只有一天一天的加多，资产阶级是只有一天一天的减少，而且资本家的经营在它必然的路径上是替我们把无产阶级团结了起来。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有组织，能够牺牲，能够彻底与敌人反抗，我们人数多，他们人数少，无论怎样那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只好拱手奉送于我们。不过我们夺取来了的政权，要看

你怎么样才能够把它巩固。

我们为甚么要夺取政权？并不是无产阶级受了几千年的压迫，要起来报仇，要起来把那专横的资产阶级压制下去，让我们自己来专横，我们是要为全人类的平等的发展而谋世界的进化的。资本家把世界上的全部财产垄断在自己的手里，使大多数的人类受无穷的迫害，连自己所需要的极小量的生活费都不能满足，大多数的群众只能做肉体劳动，连牛马之不如，那精神上的发展不消说是从来没有梦想到的。这在无形之中不知道阻碍了世界的多少进化。一人的物质的需要是有限量的。一人的精神的发展是无限量的。我们就是要人人能自由的得到这有限量的物质的需要，而能够尽量的发展他们的精神的活动。所以有人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专门为的面包问题，这是误解或者是有意的诬蔑。这种理论我们是要严烈的把它消灭的。我们要巩固我们的政权，然后我们的理想才能够实现。我们知道资本家的反抗是很执扭的，因为他享了几千百年的不劳而食的幸福，你一下替他剥夺了，他是死不甘心，他一定要卷土重来的。而且全世界上的资本家，那是成了一个联合的阵营，你在某一个地方局部地把资本家消灭了，别地方的资本家一定要来环攻你，使你终久要投降到他们的阵营里面。所以我们为压伏这种反动的力量，为抗拒这种执扭的敌人，我们无论如何有巩固我们的政权的必要。其次我们知道，世界上的物质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尽头，我们要希望每个人能够自由地得到他的物质的需要，一时恐怕还不能够办到，所以我们要赶快有计划的使物质的生产力尽量的发展，以达到我们的精神力的尽量的发展，这是需要有长时间的经营的，所以我们也必需有长时间的巩固的政权。还有我们人类的精神是在私产社会的制度之下受了几千年畸形教育，世界上层积累累的教条，汗牛充栋的理论，都是私产制度的护符，他们要把这些有毒的残骸完全毁掉，把人类的精神引还到自由的天地里面，这也是需要有长时间的训育才能成功，所以我们的政权也需要有长时间的巩固。总之我们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并不是从快报仇的欲望，我们无产阶级的希图巩固政权也并不是要满足自阶级的支配的欲望。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把反对阶级彻底制服，你要使物质的生产力尽量的发展。你要使人类的精

神恢复到本然，这却不是容易的事体。要你把这些事情办到了，然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才算是真正的成功，自由的社会然后才可以真正的出现。

克培把尼尔更达的政权夺取过来了，"工人暴动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的呼声震动了全城，这时候放火的工作停止了，放火的人一变而为救火的人，火神受着了这一支生力军的袭击，他的势焰也就渐渐消灭了下来，天也渐渐的黎明了。

旧社会的消防队，警察，兵士，他们在救火的时候，一大半的力量是用在趁火打劫上的，火势渐就熄灭，他们的抢劫还没有停止。这时候工人军已经布满了各街，把全城的秩序维持了起来。一瞬间以前还是有产社会的死敌的，而今成了他们的救世主了。他们也并不是有什么天生的罪恶，他们的罪恶也就在有产！他们只要把产业放弃，和无产阶级者是同一样的人。所以害他们的并不是无产阶级，只是他们自己心中的私产观念。这种病症就给小儿们吃东西过多，在肚里不消化，起了自家中毒的现象一样，只要他们早早吃些泻药，早早施行灌肠的手术，那他们的生命是还可以拯救的。无产阶级的暴动便是他们的泻药，无产阶级革命便是他们的灌肠手术呀！世间上的笨人，你们何苦要仇视你的医生而自己讨死呢？

尼尔更达岛上组织了工人政府了。克培便是这工人政府的委员长。旧社会的支配者有的逃了，有的被工人拘捕着，大约是要听候将来的人民审判的。

那工人政府里面最重要的有三个组织。

一个是军事委员会。他们晓得军事在革命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反革命派的蠢动和外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非有坚实的军备不能使工人的政权巩固。

第二是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是规划物质的生产与分配的最高机关，物质的生产与分配要跟着大众的需要的缓急多寡以定其比例，不能够听其陷在无政府状态里面而胡乱产出的。

第三是教育普及委员会。这不仅要教育岛上的人民，还要教育全世界的人类。要全世界的人类知道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必然的崩坏，而

非资本主义的建设才是救济全人类的福音。

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便把这些机关组织起来了，还有那目前应该做的善后问题譬如那难民的整理，居室的分配，灾区的清扫，都是以很完善，很迅速的方法执行起来。尼尔更达城遭了这一次的火灾，大概烧去了三分之二的样子，但是就以那残余的三分之一的建筑，分配与全城的人居住，还恢恢乎其有余，你们可以想见那资本家们平常是占领了多少有用的产业而使它荒废了啦！

全岛的产业都归国有，全岛的工场都归国有，凡未经毁灭的工场立刻由工人政府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即行开工。已经毁灭的不消说工人政府是要络续建立的，这正是工人政府的重大的使命，他把旧的世界毁灭了，正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出来。

这些详细的施设计划，我们在这儿用不着细说。那教育普及委员会出了不少的社会科学的书籍和富有革命精神的文艺作品，那已分颁到了我们全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至好是去研究研究，赶快也使我们受些教育罢。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那丢在监里的小普罗。

那小普罗怎么样了呢？是死？是活？那监狱烧了没有呢？

这些都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

那小普罗所投的监狱是在那岛上最高的地方，火势猛烈的时候是没有延到这儿来的。小普罗自从丢在监里以后，他断了的右手一直是握在他的左手里面。别的人都很悲观，在监里只是埋头丧气的不作声息，有的甚至于在那儿啜泣，但是小普罗始终是兴奋着的，他在那监房里走来走去，他的脚步没有停止着过。

他的兴奋不消说是由于他的反抗热情，但是他的身受重伤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他的热度已经渐渐高起来了，他的意识在当时已入了昏蒙的状态，他不住的时常绝叫：

"工友们，我们要占领工场。我们要受克培的领导。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是我们的。杀尽资本家。杀尽工人的压迫者。"

很简单，很激昂的语句时时从他们的口里吐出，他自己好象还是在工场里激战着的光景。

克培在把兵营占领了的时候，他随即派了一队武装的工人来劫取

监狱，因为那监狱所在地是很高的缘故，所以有许多的敌人都逃避在那儿附近。武装工人上去的时候还不免小小有点冲突，结果是把敌人全部生擒，把小普罗及全部的囚徒都救出了。

小普罗被工友数人抬到克培的面前，那时候那被生擒的残敌里面，正有那制铁工场的管理人鲍尔爵爷在里面。鲍尔爵爷与小普罗同到克培的面前，克培抱着了小普罗几乎哭起来，那小普罗还是在叫：

“啊，杀哟！杀哟！杀尽资本家！杀尽资本家的走狗！”

他还是高举着他的断手在那儿指挥作战的光景。回头克培向着鲍尔爵爷说：

“鲍尔爵爷，你现在晓得我们工人的尊严了吗？今天的事情是你激发起来的，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不过我们是饱受了你的铁鞭，我们今天要叫你饱受我们的铁拳。我们也不拿你来枪毙，也不拿你来杀头，我们要拿我们的拳头来把你打死！”

他的话刚好说完，一切的工人都同声叫打。这时候小普罗的神志好象突然清醒了的一样，他瞥见了鲍尔爵爷便大叫道：

“啊，你这恶魔！你这该死的恶魔！”

举起断手一阵的在他头上乱打，那僵硬了的手打下去真是比铁还要沉重。鲍尔爵爷经不住他的一阵乱打，早已断了气倒在他的脚下了。

“哈哈，痛快！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敌人打倒了。……啊，我要回去看我们的父亲，看我们的母亲。”

说着他就跑起来，克培们把他拉也拉不住，只得又同几个人把他抬回家去。因为他是这一次暴动的元勋，跟着他走的工人真不知道有多少了。

但是回到家里一看，那儿还有什么呢？只是一团灰还在冒着烟雾。

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昨晚上起的火号才是老普罗这间房子。但是老普罗自己烧了的，还是误事失火呢？谁人也不能知道了。房子是烧了，一位是瘫子，一位是瞎子，不消说都没有逃出火来。他们赶快把那黑灰拨开，才发现了那两人的焦炭一样的尸首。

小普罗看见他父亲母亲的尸首，他踉跄地走去抚摩。

“啊，父亲，母亲，我们胜利了，你儿子回来了。你们睡得好安稳，

啊，我已疲倦得不堪，我也睡罢。”

说着就倒在他父母的尸上。

他这一睡同他父母一样便永没有起来。

工人们围在周围很虔诚地沉默了好一会。

最后是克培提议要在这儿替小普罗建一个纪念塔，大家都赞成了。要替小普罗凿一尊大理石的遗像，左手拿着断了的右手在指挥作战的光景，大家都赞成了。还要为小普罗及老普罗夫妇及这次死难的工友们举行国葬，大家也都赞成了。

这几件事体一决议了之后，就给国家的其他的大事一样，很雷厉风行地举办了起来。

举行国葬的一天也就是小普罗的纪念像纪念塔开幕的一天。小普罗的纪念像把它安置在那岛上的公会堂里了。几十万的工人和岛民团集到纪念塔的周围。那塔大概有五十丈高的光景，全身都是用铁铸成。

大家抬起头来了。

开幕的时候，只见塔顶上一个红色的铁拳向天空伸出。

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把右手握成拳头向天空伸了出来。

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喊了几声：

——“铁拳万岁！铁拳万岁！铁拳万岁！”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脱稿

骑　士

骑　士

一

一九二七年的五月已经到了下旬了。汉口的天气虽是一天一天地热起来，汉口的市面却是一天一天地冷下去。

自从一月初旬武汉政府接连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四月初旬又发生了武汉民众和日本水兵冲突的事变以后，帝国主义者威胁的挑衅一天紧似一天。武昌和汉口中间的江面时常陈列着四五十只外国炮舰。大炮的仰角高到法定以上，随时随刻都可以把武汉全市歼灭。

武汉三镇的工厂和银行等大产业，早已是闭了门的。五月初旬第一次北伐军向河南进发①了以后，长江下游实行了经济封锁，四川的军阀又乘机东下②，鄂西的一部分驻兵也受着敌人收买便起了叛变，五月十八日几乎闹到兵临武昌城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十一月十日东京《质文》杂志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原题《克拉凡左的骑士》。一九四七年收入《地下的笑声》时改今名。

① 武汉政府发动进军河南的北伐，始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这一天，北伐军在武昌誓师。

② 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四川军阀杨森受蒋介石之命进兵湖北。

的乱子。[1] 变兵在两三日内虽很迅速地被扫荡了，但武汉全市不免大受动摇，小的米店钱庄便都弄得来不敢开门了。

街上关门的商店愈多，便愈为各色的标语开辟出广大的领地。各级党部，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甚至各级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都在竞争着张贴标语。这种举动有一大半是出于卑劣的心事，就如商店之发招帖一样，在广告着自己的存在。在风头顺利的时候虽然感觉得刺眼一点，倒还没有什么；但在风头一倒了，便不免要发生出相反的作用来。

——“巩固革命的根据地！”

——“严守革命纪律！”

——“保护革命军人的家属财产！”

——“避免帝国主义者的武装挑衅！”

这样的标语重重叠叠贴得满街满巷。但除把反面的秘密自行泄漏了之外，究竟有什么的效果呢？革命的根据地假使没有动摇，那有叫人巩固的必要？革命的纪律假使没有弛缓，那有叫人严守的必要？革命军不是说不怕死不爱钱的吗？但是他们的生命财产却须要特别的保护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不是常在高叫的吗？但在炮舰的威胁之下便只好兢兢业业的缩头缩尾了！

愈是要人镇静，却愈令人惊惶；要人镇静的标语愈多，使人惊惶的程度便愈见加甚。——特别是那标语所用的纸张，

---

① 指驻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接受蒋介石的指示，放弃宜昌，发出反共通电，进军武汉。该师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抵达武昌附近的纸坊，当即被卫戍武汉的叶挺部队和武汉工人纠察队所击败。

在前所用的洋纸报纸和各种的有色纸渐渐使用尽了，一般的市民用来打冥赙的白纸便渐渐地显出面来。在菲薄的白纸上用清淡的墨水潦草地写些故为镇静的口号，张贴在四处，怎么也好象自己在撞自己的葬钟，自己在纪念自己的丧事。这使已经冷落了的街市愈见惨淡了下去。

但街市尽管冷落，“国民政府驻汉办事处”所在地的C街却是繁华绝顶的。C街上除国民政府的办事处以外还有“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参谋处”、“军事委员会财政处”。这儿特别是革命领袖们云集的地方。革命领袖的特殊的商标是坐汽车，所以这儿也就特别是汽车辐凑的地方了。在狭窄的街面上两边纵列着两排的汽车每每把交通阻塞着，要使过路的人力车、马车都不能不另绕圈子。这些汽车虽然不免时常阻碍交通，但对于市民也还有相当的镇静的作用；因为汽车还多，市民便知道“领袖”们还没有逃走，大概武汉三镇的安宁是还可以暂时保持下去的。

在五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汉口全市已经上了电灯了。从C街的军事委员会里面走出了一位青年将官来。

将官是中等身材。愁蹙的面孔上，戴着一副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看他的面貌并不象一个军人，但他穿的是一身浅栗色的帆布军服。军帽是软顶的一种，仿效着苏联的赤卫军式，把帽顶的大部分垂在脑后。军服上没挂皮带，也看不出有甚么特殊的徽章，下边的马裤上也没套皮裹腿。脚上穿的是一双浅绿色的帆布胶皮鞋。手里不仅没有拿皮鞭，甚至

连皮箧都是没有抱的。

这服装的随便却是表示着他的官阶的优越。

革命军还雌伏在岭南的时候，所有高级的将官和政治工作人员照例是忠实的“三皮”主义者，便是手拿皮鞭，肩披皮带，脚裹皮裹腿，几乎是成为了革命军人的象征。这在初期本来是富有刺激性的一种服装。装束的本身比从前沿用清朝末年所采用的，长统大袖的北洋军服，蹒跚的裤脚，手里拿着指挥刀，脚上穿着长统靴的，是已经矫捷轻灵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更加以革命军的将校们大都是三十上下的人物，这和装束的精神更能够表里相称。服装本来是制造人物的，何况人物又本来年青，一般革命的将官当然会成为民众的艳羡之的，特别是一般女众的艳羡之的了。

凡事都逃不掉有盛必衰的公例，三皮主义之盛即是报告了它的衰。衰候的具体的表现是在一般高级的军事长官和政治工作指导者身上。他们在非严装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把一些皮制品脱掉了。

这个脱皮运动的开始刚好就在四五月的时候。一般的推测以为武汉政府的要人多是文人，所以文装便渐渐当道；又有的以为天气是渐渐炎热起来了的原故；更其次稍微滑稽点的便以为是便于改装逃走。这些或者怕都是促进了脱皮运动的动力吧，但是主要的原因却还是在三皮主义本身的被人厌弃与高级长官的优越感。

从军事委员会走出的那位青年将官也正是脱了皮的人。果然，当他步到门廊的时候，在门口站立着的四位武装的门卫

蛮大的喊了一声：

——“敬礼！”

取了立正的姿势，很敏捷地把上着木壳的驳壳枪一齐向他举起。将官把右手举上右鬓，微微把头向左右摇动了一下，把手放下来，便步下了街沿。在他的背后只听门卫又喊了一声：

——“礼毕！”

把短枪放下，把脚休息着了。

门口有一架红色的汽车早在那儿鼓动着等待，两位马弁把车门打开，把将官迎接上了车去。

车夫掉头问道：

——“主任，往那里去？”

——“回去。”

将官不很愉快地答应了一声。两位马弁立在车厢两边的踏板上就象一双角，红色的怪物咆哮了几声向西首跑动起来。

四五分钟过后，汽车停止在黄陂路的“第二特别区管理局”的后门前面。

将官下了车，受了门卫的两位士兵的敬礼，步过水门汀的后庭，走上楼去。

楼的正中是一个大厅，中间放着一张大餐桌，敷着碧绿的绒毯。屋顶正中的一架莲花式的七星电灯，辉煌地灿烂着，前后的两个圆形的屋顶电风扇好象是在焦躁，因为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扇出凉风。桌上还摆着三四个茶碗，显然是有客来过，刚才退去的样子。

应着将官的脚步声，从大厅前面西南角上的一道房门里走出一个勤务兵来，那小兵立在房门旁边向将官敬礼。

——“有甚么人来过吗？”将官问。

——“不是，是下边局长的客。”

将官走进房里去了。

那是一间临街的房间。有床，有梭发，有写字台，有书柜，是书斋而兼寝室的地方。房间并不甚大，除掉安放了这些家具之外，已经没有剩下多么大的空隙了。临街的一面有两堵弧顶的高大的玻璃窗，写字台就在两窗之间和壁面成丁字形地安放着。台上堆放着很多的文件。对面的壁炉龛上放着两瓶三星牌的白兰地，有一瓶是已经喝了一半的。

将官一走进门来，把军服脱了，投在门次的梭发上。他走到书案旁边，把那玻璃写字板上堆积着的新来的文件，站着便检阅起来，那些文件的封面上大抵千篇一律地写着：

军委会政治部
马 代 主 任 杰 民　　钧 启

这马杰民，不用说就是那将官的名字了。

他立着看了一些电报、通告、会议纪录、工作报告，大概都是武昌那边处理了再送过来的，也没有甚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他又把来堆在一边去了。

他转身走到壁炉旁边，从“曼塔壁饰”① 上取了一瓶白兰地下来。澎的一声把酒瓶打开，斟在一个很大的搪磁茶盅里面，坐着就当成咖啡一样喝。

他一面喝着，一面又看了些私信，但一封二封都是求事的信。他看了便络续向桌旁的纸篓里投，在心里不断地叫着：

“哼，向我求事，连我自己都还要向人求事啦！”

自从清党② 以后，由各处逃来的在本地方站不住脚的“不安分的”青年们，以为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国，一定很紧张的是有工作待人来做。因而外边的清党运动愈加紧，逃来武汉的失业分子便愈加多，求事的信也就一天一天地愈是有增无已。

“我们大家都走错了路，走到废字篓里来了！”

武汉的势力范围本来已经缩小；所谓革命伟人又大多是身兼数职，有的一部的事务就由一家人包办，有的又因为兼顾不来，便把应设的重要机关都停顿下去了。就因为这样的关系，那有那许多官职来够许多的人去“革命”呢？

一封一封的信来，当初都还能够耐着性子回复，但到近来却是愈来愈多，愈多愈没有办法了。在没有办法之中却找出了一条绝妙的办法，便是投进字篓。

他一面喝着酒，一面看着信，看了又接连的向字篓里投。但他最后打开了一封信是用普通的白色的洋信笺写的，在头

---

① 曼塔，英语 Mantel 的音译，即壁炉。曼塔壁饰，指壁炉上突出的台座。

② 作者原注：蒋介石背叛北伐革命后，借“清党”的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屠杀。

上没有顶着“遗嘱”①。这信笺已经使他受着新鲜的感触了。信的开头写的是“杰民弟——”在那旁边还有一笔小注：“因你叫我是姐姐，所以我也就叫你弟弟了。”字是他所从不曾看见过的女子笔迹，他诧异了一下。他再先看信尾的署名是“你的姐姐金佩秋伏枕书”。这“金佩秋”三个字就象银幕上的剧名一样，在他那已经有几分醉意的眼前，接连地放映出了几场有声的电影。

二

五月一号的劳动节，武汉三镇的民众举行联合大会，会场在汉口北郊外的华商跑马场。

工人、农人、学生、士兵、小商人……到会的一共有十万以上的群众。

一片汪洋浩荡澎湃轩昂的人头大海！红旗大海！手摇旗大海！

高呼口号的声音，《国际歌》的声音，《少年先锋歌》的声音，《国民革命歌》的声音，一切音乐队的，大锣的，大鼓的，拍掌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溶汇成一片的怒涛！十余万群众在同一的举动之下举手，脱帽，摇旗，绝叫。

鲜红的一个宇宙，鲜红的一个人海！

坚牢的宏敞的正面的讲演台上高悬着世界革命的导师们

---

① 作者原注：指信笺上端印的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当时形成了风气，公私信笺都把《总理遗嘱》印在上端。

的遗像，无产者运动死难烈士们的遗像。武汉的重要分子大都聚集在这儿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也大都聚集在这儿了。印度的代表、日本的代表、法国的代表、英国的代表、俄国的代表……。各种各样的如火如荼的热辩，各种各样的如火如荼的狂呼，把十几万人的工农大众的心血沸腾到了一百二十度以上。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打倒一切资本帝国主义!"

——"工农群众大联合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台上叫了一声，台下万雷齐发的回应一声，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打成了一片，把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打成了一片。

杰民也是站在讲演台上的一个人。

在一位英国代表汤姆老人的演说特别使群众起了一番激越之后，他偶尔瞥见了站在他近旁的市党部的宣传部长严少荪。少荪旁边还站着一位秀丽的女士。

那女士是他所不认识的。身子很纤小，穿着一件草色的湖绸的旗袍，套着玄青的华丝葛的长坎肩；脚上也是一双绿色帆布的胶皮鞋子。小巧的头上分梳着短发；脸色有些苍白，有些兴奋，从那一双敏活的明眸里泄漏出一片伶俐的精锐。

仅仅如象电光一样的一瞥，使杰民联想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画家Caravaggio①的一张名画上来。那是一位青年

① 卡拉瓦乔(M. M. da. Caravaggio，约1573—1610)，意大利画家。作者把他的名字译作"克拉凡左"。

骑士和一位女相士的半身像。骑士戴着一顶插着鸵鸟毛的广沿帽，额上微微露出一些鬈发，左手叉在带着佩剑的腰上，把微微矜持着的抿着嘴的面孔偏着，把右手伸给旁边立着的一位女相士。那骑士面孔的表情，那全体的姿势，就象是把那位秀丽的女士铸出了的一个模型。

——“这 agitation① 的力量真是厉害！”少荪在向着他赞美汤姆。

汤姆的演说，极其简短，一句就是一个口号。他的声音非常宏亮，他的姿势非常热烈，虽是不懂英文的听众，看见他那样的精神，不待翻译者的翻译，早已经便受了感动。特别是在落尾高呼口号的时候，汤姆在裤包里面搜出了一张红色的大手巾来，拿在手里，当成手摇旗一样，不断地摇动，不断地高呼。一面叫，一面跳，足足怕叫了三二十遍，使全场化成了一个高度的熔矿炉。全场的人都在叫，都在跳。待到第二位的演员开口时，隔了好几分钟才象暴风刚过的海潮一样，渐渐镇静下去。

——“他做了四五十年的工人运动，毕竟不同。”

这汤姆是英国的一位矿工，他从十几岁做童工起，现在已经是七十多岁了。但他那如象纯银一样的白发，如象赤铜一般的面孔，和那坚实精干的短而横的身躯，就好象具体地表现出了未来的健康的社会。

——“群众心理，他很会操纵，就给雕塑家手里的粘土一样。”杰民又接着说。

---

① 作者原注：激动。

在杰民和少苏赞赏着汤姆的时候，那位女士向少苏耳语了一下，少苏便回头向杰民介绍：

——“这是金佩秋同志，市党部的妇女部长。”

佩秋把左手撑着腰际，把右手伸给杰民，微微地侧着面孔抿着嘴唇和他握手。

——“啊，你真是 Caravaggio 的年青的骑士！”

杰民握着她的手，心里在这样叫。

三天后的五月四号，夜里，已经十点多钟了。

杰民在后城马路参加了一个集会回来，路过后花街口，他忽然想起了住在那背街里面的一位女同志，万超华，他便枉道去看她。

三楼三底的房子，主人住在楼上。在楼梯上走着，早听见楼上有一群愉快的女性的笑语声拥着汤姆的声音。上了楼，果然看见那位白发童颜的汤姆老人杂在一群女性里面正在要告辞的神气，另外有一两位男同志在当翻译。那老汤姆照着他欧洲式的表示亲爱的仪节，要和女同志们拥抱，接吻，把大家都骇得逃跑起来，就好象一群燕子看见了一只老鹰。

——“Oriental, too oriental!”①

汤姆底礼节没有人敢接受，他微微表示着些轻淡的失望，这样说了几声，走了。汤姆走后，一群惊散了的燕子也跟着散了，只剩着两位女主人和一位来客的金佩秋。佩秋还穿着五一节的那一套装束，她和杰民虽然才见第二次面，但就好象是

① 作者原注：“东方式的，太东方式的！”

十年以上的旧友了。

——"杰民，"她招呼着，"你从实地招来，你今晚是来会那一位女主人的？"

——"我只认得超华，这另一位女同志，我倒还要请你们替我介绍一下。"

——"好的，我替你介绍，这是冯德贞同志。但我们更要拷问你，你是怎么认得超华的？"

——"最好让超华告诉你们罢。"

——"不行，不行，我们要来分审。德贞，你把超华拉到你房里去拷问她，我来拷问杰民。"

肥胖的近视眼的德贞，她的脚是缠过的，那人为的畸形愈见把她漫画化了。但她却很真挚，她快活地说："超华是早告诉过我的，且让我们马大主任说罢，看他们的话，相符不相符。"

——"好的，杰民，现在就该你招了。"

——"你们这些女同志真是 too oriental，我说了是会使你们失望的。"

——"不行，不行，你不要逃避！"佩秋和德贞争着说。

——"好的，我对你们说罢。去年十二月你们武汉的党部和民众团体，组织过一个'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超华是你们妇女协会的代表。她们到南昌来的时候，我们开过欢迎会欢迎她们。因此我认识了超华。"

——"还有呢？"审判官的佩秋问着。

——"还有就是她把住址告诉了我，我现在回到武汉来

了，今晚上第一次来访问她。”

——“就只这么一点吗？”

——“还有便只好做小说了。”

——“德贞，”佩秋又回问德贞，“她告诉你的是不是这样？”

——“大致不差。”

——“好啦，你看，”超华得着胜利地叫着，“你怕我们这些老太婆还会有你和少荪的那样罗曼史吗？”

——“嗳哟，你别倚老卖老，”佩秋不服输地回答超华，“你和徐同志的关系是怎样？杜白水同志不是又要找你去做女秘书吗？”

——“你造谣生事，造谣生事！”

——“我倒不会造谣呢，杰民，”佩秋又回过头向着杰民：“我要警告你，买主是已经定了的，你不得乱动手。”

——“多谢你的警告，但象我这样有了妻室儿女的人，买主就没有定，也是不中用的。”

——“老实说你的家眷是还放在广东的吗？”佩秋问。

——“是的，说不定怕已经到了上海，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

——“该没有甚么危险罢？”

——“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家都笑着反应了一声。

——“你的帝国主义者要是到了我们武汉来，我们天天要

拉她到群众大会去演讲，岂不很妙吗？”

——“妙是妙，但她恐怕不见得肯讲演，她也是 too oriental的。”

——“其实我们从前还不是一样，”佩秋说，“我想空气是可以转换人的，你的夫人到了这儿一定会跟着我们转换。”

——“转换也只是程度问题啦，刚才汤姆老人不是说你们太‘莪令答儿’①吗？”

——“真的是，”佩秋回答着。

——“你们为甚么不和他接吻呢？他那样七八十岁的老同志，你们就做他的孙女都是可以的啦。”

——“正所谓东方头脑呢，”佩秋说，“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习惯。”

——“他今晚怎的一个人到了这儿呢？”

——“因为他时常在说想领略一下东方的风味。……”

——“那他今晚不该失望了，东方的风味领略得十足。”

——“我们便叫这两位女军阀来请他。”

——“怎的，女军阀？”

——“你不知道吗？超华是陆军次长底太太啦，她的已经死了的丈夫在北京政府做过陆军次长。德贞底黄大哥，现在在第六军当团长啦。”

——“没想出才是这么出众的两位大人物。”杰民微笑着说。

---

① 作者原注：Oriental（东方式的）的译音。

——“大人物！哎哟，要你才是大人物！那个还有你大！”德贞和超华抢着说。

——“只有她们这儿还多少有点布置，所以我们便请她们作东。”佩秋仍继续着自己的话。“你莫看见我们武汉底女同志们住的地方呢，那里还有甚么东方的家庭风味。我们超华同志不愧是做过次长太太的人，她的烹调很拿手，杰民，你可以叫她请你吃一次啦，我们好来做陪客。”

——“叫她请我？可惜我不是国际代表。”

——“哎呀，”超华叫着，“你说那样的话。象你们做大主任的人，一天忙到晚，我们是怕牺牲了你的宝贵的时间。”

——“不请好了，真会说客气话。”

——“我是不作假的，你真的有空闲的时间吗？”

——“我回来才不久，我们的大主任董幸寅凡事是一手包办的。他要往河南去了之后，我才能代理他的职务。所以我这一向可说是无事忙，……”

——“你真的有时间，那我明晚便请你，好不呢？”

——“再好也没，我定要来领略我们次长太太的东方风味。”

——“你要说甚么次长太太，那我就不请。”

——“好的，得罪了，我们顶顶革命的万超华同志，东方的乐沙·鲁克森堡①。”

---

① 乐沙·鲁克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通译罗莎·卢森堡，生于波兰，一八九七年移居德国。妇女革命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杰民，”佩秋叫着，“我们超华同志真正是很好的同志咧，你不要奚落她的。超华，不用说我要来做陪客的了。”

——“那吗，”德贞含着笑说，“少荪免不得也要请的。”

——“那是不用说的啦，”超华说，“谁还把他们两个分得开呢？”

——“白水也当得请啦，”德贞又说。

——“自然咯，”这一次是佩秋说的，“谁还把他们俩分得开啦！”

——“我的话不用你来替我说，”超华说着，“杰民，你知道么，我们金佩秋同志今晚为甚么在这儿呆着？她是在等她的少荪的啦。你停一下便可以看见，少荪会来。她在她少荪旁边，真要叫你肉麻。你看她靠在他的肩头上，长一声‘阿哥’，短一声‘阿哥’……”

——“你这个女军阀，总是想图谋报复，”佩秋插断她。“我叫少荪‘阿哥’，有甚么好肉麻呢？因为我就觉得他真就象我的‘阿哥’一样。”她在“真”字上说得特别用力。

——“莫争闹了罢。”德贞排解着说，“还是请我们马主任谈些正经事情啦。”

——“是的，我早就想要问你的，”佩秋向着杰民说。“你在南昌已经发表了那篇拥护党权的文章，为甚么还跑到上海去？我们真替你担心了好久。”

在这儿杰民说他怎样在三月中旬由南昌到安庆，下旬又由安庆回南昌，在南湖边上朱德家里草就了那篇文章，本来便

打算回武汉的，走到九江之后，接到董幸寅底电报，诘责他为甚么还不到上海，他又才改船跑到上海。接着又说，到上海时已经是四月三号，上海底局面已经完全变了，他是主张武汉政府先东下而后北伐的，和上海底同志们接了头之后，第二天他便乘长江轮船折回武汉；但不料船到南京便停顿着了，因为当时北军反攻又夺回了浦口，南北两军底大炮正在隔江轰击，船在长江中心停了五天，直到四月十四号才到了武汉。

他把这些话扼要地谈着，又说：他在《中央日报》① 底副刊上曾有一篇《脱离以后》登载出来，所记的便是这一段的事体了。

三位女同志都听得很热心，尤其是佩秋，她象连气息都是凝着的一样，一直听完了他的说话才深呼吸了一次。

——“唉……”她说，“你真使我们担了不少的心呢。你那篇文章一从南昌带回了武汉之后，是同时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②、《革命军日报》③ 上发表的，把武汉三镇真是轰动了，党权运动就全靠了你那篇文章来做了结穴的。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就有人说你回了武汉，我们民众团体都在准备着替你开欢迎会。但是你并不见回来。后来有人说在汉口市上亲眼看见你坐在汽车里面，你回来了的消息又喧传了一下，但

① 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

② 指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汉口创刊的《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后，报社被迫改组，成为国民党的报纸。

③ 北伐时期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办的报纸，在武汉出版。

不久又阴消了。后来第三军的顾问由九江回来，才知道你已经到了上海，听了这个消息真是使人愁了不少，连那位俄顾问都受了非难，大家怪他为什么没有阻挡着你。后来又有人说你在上海死了，你真是惹了好多人替你流了眼泪呢。"

他们谈了好一会，已经快要到一点钟了，当着杰民正在告辞着要走的时候，楼梯上有着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那谈话的声音是宏亮的长沙调，口里就好象含着一个汤团在说的一样，一听便可以知道那是白水。

——"喂，他来了！"佩秋把下颐向上翘动，向着超华调皮地说。

——"唉，他来了！"超华却把头向下点着，回答她。

她们所说的"他"是代表着两个人的，一个自然是白水，一个是在白水后面跟着上来的少苏。白水是军委会的秘书长，少苏在兼任着他下面的机要科。

——"老大哥，恭喜你得到了一位女秘书啦！"杰民迎头招呼着白水。

——"An-xa-xa-xa-xa……"包着汤团的哄笑爆发着。"马大主任你在这儿吊儿郎当。"

——"我已经替你下了警告啦。"佩秋抢着说。

——"哎哟！"超华叫着，"赶快去叫你阿哥好了！"

——"你怕我不好叫，"佩秋反攻着，一车身跑去吊着了那默默无言的就象始终是愤慨着的少苏的肩膊。"阿哥，阿哥！超华同志明晚要请杰民同志吃饭，要请我们作陪。白水同志也要请的。我看白水同志是成功了，不过徐同志也快要回来

了，怕要成为二等边啦。”

——“An-xa-xa-xa-xa……二等边！”

——“老大哥，”杰民对着白水说：“她们刚才在说，我还不相信，我看你这时分陪着少苏来，少苏自然是来接佩秋的，你来不是很有意思吗？”

——“An-xa-xa-xa-xa……连你大主任都认起真来了。”白水笑着，一面搔着他的斑白的头发。“我是把汽车来尽义务的啦，帮忙少苏把我们的‘花’送回去的。”

——“什么花啦，杜老头子！”佩秋抗议起来了。“我不高兴这种把女性当成玩弄物的名词！”

超华和德贞在这时也同声响应了起来。

——“那吗，”白水说，“我以后就称你们为‘果’吧。好让我今天吃一簇葡萄，明天吃一条香蕉，你们看好不好呢？”

——“老头子的野心真不小啦，”杰民说着，在白水的笑声中又促着大家分手，于是乎主客六人便一窝蜂地簇拥下了楼去。

三

接着是五五的晚上，杰民到超华家里时已经是十点过钟，正中的客堂里面仍然是昨晚上的三位女同志。

——“嗳呀呀，好容易等到了！”两位女主人争着说。

——“你怎么到得这么迟？”佩秋说。

——“对不住。”杰民嗄声地道着歉。“今天是五五，是马

克思的生日，单是讲演我都讲演了十次。你们听，我的声音都成了破锣一样了。明天政治部的人要出发上前线，晚上在黄陂路开了部务会议，直到现在才抽出了空来。少苏和白水都还没来吗？”

——“那里，”佩秋回答着，“他们七点半的时候来过的了，等了你一阵不见来，他们又有别的事情走了。”

——“怕他们不会来了吧？”

——“那不会来！”德贞反驳着说，“至少少苏是定要来的。我们的佩秋同志和少苏两个人啦，一个不同坐，一个就不吃饭；一个不在家，一个就不睡觉。你还怕他不会来！”

——“你不要听她们的宣传。她的方大哥假如是在家，你怕她还有在这儿说话的时候？”

——“嗳哟，你要来俏皮我们这些老太婆！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五六岁了。”

——“嗳哟，你要在我面前卖老，我的孩子假如是在，也是会有五六岁的！”

——“怎么？”杰民很惊讶地问着，“你的孩子有五六岁？”——这句话的确是很使他吃了一惊的。因为他眼前的小巧的佩秋看来怕不过二十岁的光景，又听说她是今年正月才和少苏结合了的，怎么便有五六岁的孩子呢？

——“你很惊讶罢？”佩秋笑着说。“你昨晚把你的故事对我们讲了，今晚我要向你讲我的故事。”

——“那再好也没有。”

女主人的超华刚好替大家把茶斟好了。佩秋先端着茶喝

了，她说："我说的话你替我笔记下来吧。"

——"好的，我就替你当书记，"杰民说着便从军服的上衣包里抽出了一支红色的头号大的派克笔来，又从下衣包里搜出了一本抄本。"好的，你说吧。"

——"我呢，是湖南长沙底人。我的父亲是一位旧式的官僚，以前当过汉口铁路局底总理。我在很小的时候便订了婚，我的未婚夫名字叫邓佐周，他也是一位旧官僚底公子，不过他的父亲是早已过了世的。

——"我在满十六岁的一年夏天从长沙底周南女学校毕了业，邓家便提出婚期来，我们家里便允许了。我在那年的冬天便出了阁。我一过门去，才知道那比我只长得两岁的佐周，才是在吃鸦片烟的人，并且又还爱嫖，爱赌。我初过门的时候，他都还和我亲热，但不上两个月，他便把我厌弃了，在家里过夜的时候真是少。我那时候完全是一位东方式的女子，我所晓得的，是女子底生命应该讲三从四德。所以他虽然是厌弃我，想出种种方法来虐待我，但我总是尽我的心去体贴他，希望他有一天会回心转意。

——"但那人真是一位无情无义的男子，他自己明目张胆地做着些不好的事情，他偏忍得下心，诬枉我和我娘家底书僮有秘密的关系。因为我娘家有一次打发那书僮给我送了一些东西来，我不该亲手去接受了。他听见人讲起便拿这点来做诬枉我的根据。我没法只得写信回去告诉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才知道我在受着虐待，便亲自来把我带回娘家去，和邓家决裂了。那时我结婚以后还不上四个月，但我却已经怀了孕了。

在秋天，结婚之后的八个月上，产了一个月份不足的女儿，可恨那邓家底人更乘着这个机会在外边说这女儿不是邓家的种子。我的父亲起初也很怀疑我，自己弄得来也百口莫辩，惹得一家人都是闷气。那女儿生下地来没几天，也就死了。我自己在精神上肉体上受着种种严重的打击，我很伤心，时时想自寻短路，不久也就吐起了血来。

——"我的父亲不久做了汉口铁路局的总理，他很可怜我，便把我带到了汉口，放在他自己的身边教我读了些诗词和佛经。我在那样的生活中过混了四年，一直到去年的八九月间，革命军打到了我们武汉的时候。

——"我的父亲是跟着吴佩孚向河南逃走了的，家里就丢下我和母亲两个人。我在那时候，说也奇怪，却才得到了意外的解放。我到那时才知道在家庭之外还有社会，在个人之外还有民众。许多英勇的青年，为要改造社会，为要解放民众，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从事革命，自己怎的才藏在深闺里，在眼泪里过日子？自己对于自己的生活感觉得很惭愧起来，以前的生活就好象一刻都不能够再支持下去了。我那时候听说革命军里面是有很多女同志在做工作的，都是剪了发的人，我有一天便一剪子把自己的头发剪了，惹得我的母亲为我哭了几天。我也没有管她，便跑出来参加了妇女协会，后来我便入了市党部。我担任了汉口《民国日报》底妇女栏的编辑。

——"是的，我记起来啦，杰民，"佩秋仍然在继续着说，说到这儿她回头问着杰民，"《民国日报》底总编辑，起初不是定的是你吗？"

——“是的，但到快要出版的时候，我在去年的十一月十号便被调到江西去了。”

——“你的总编辑，后来就是由少荪代替的。少荪是那样刚愎不大讲话的人，但待我却很好。他爱提出一些题目来给我作，亲自指导我，我的文章也是要经他改削的。我很尊敬他，把他看待得就象我的一位师长一样。我们的工作是在夜里，有时夜深了便在报馆里面唯一的一尊床上过夜，但我们的关系是十二分严肃的，一直到今年的正月，我才知道他是那样热烈地爱着我。

——“今年正月我已经是被决定了派到俄国去留学的。我已经到了上海，在等船了，突然接到武汉的电报，说少荪要为我自杀了，无论如何要叫我转去。你是晓得的，少荪是一位很努力的同志，在前汉口的秘密工作他也做了很久，党里不好牺牲他，便强制着把我的留学的决定取消了。但我是受过男子虐待的人，我不愿意再同谁结婚，我便要求留在上海工作。少荪又闹到要求调上海的举动，党里便率性命令我再回武汉。回来之后，我们便简简单单地结了婚。没有用证婚人，也没有发出一张结婚的明信片。”

佩秋就这样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她自己很是感慨无量的一样，又加上了这样的话：“我的故事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是不是象一段小说呢？”

——“假如有小说家替你写出来的时候，那一定是很好的小说。”

——“那吗我要请你替我写。”

——“可惜我是不会写小说的啦。”

——“你要骗我。你不是小说家吗？你的作品我早就读过的。”

——“糟糕，我已经改行很久了，你还在把我当成小说家看待吗？这好象是犯过罪的人，无论怎样都是把过去的罪名洗不干净的啦。”

——“那不管！总之你把我的事情写成一篇小说吧，那我是很高兴的。”

——“我看吧，有机会的时候，或者可以写出来。”

——“哦，女主人！”佩秋掉向着超华说，“开饭啦，我的肚子饿了。”

——“喂呀，喂呀，”德贞连连地说，“今晚的佩秋同志是怎的？你不等少苏来便要开饭？”

——“等了这么久都不见来，没办法了。明天大家都是有工作的啦。”

——“好的，”女主人的超华说，“就请进我的房里去，我去叫女工下面。我今天是自己做的蛋青面，杰民，你在南昌不是说过，你喜欢吃面吗？”

——“呵啦，超华，”佩秋说，“你真体贴入微，就是我也是很喜欢吃面的。”

佩秋先立起来，领着路，走进了东首的厢房里，是超华的寝室，在一尊钢丝床前陈着一张红木方桌，桌上陈着很精细的几碟下酒菜。

超华把杰民安在首席上。佩秋坐在他的左边，超华坐在

右边，德贞是坐在对面的。四个人便把席面围聚着了。

在中国制的小磁杯里，斟满着金黄色的液体，杰民满以为是绍兴酒，举起杯来便喝了一满口，就象喝了一口极热的滚汤一样，立刻向地板上吐了。原来那才是白兰地。这使坐在旁边的佩秋向他嘲笑了起来。

——“你真是一个弱者！”

——“弱者？好不我们来比赛？”

——“好啦，再好也没有。怎么样比赛呢？”

——“随你怎样比赛都好，我总是奉陪。”

——“那么，我们这样吧。我喝一杯，你喝一杯。我们要不断气地一口一杯，看那个先醉。好不呢？”

这样一个猛烈的赌酒法，从那弱不胜衣般的佩秋口里说出，这在杰民，的确是一个惊异。他自己本勉强可以喝一瓶中瓶白兰地的人，刚才他喝了便吐出的，是因为出乎意外的原故。他受了佩秋的挑战，便先把自己的杯子举起来，一口喝尽了。

——“呀，你还可以喝！”佩秋也不免有点惊异，她也举起自己的杯子来一口喝尽了。

就那样接连喝了十几杯，佩秋的白皙的宁是近于惨白的面孔便晕起了红潮来，口似乎渴得很厉害，只在喝茶，喝面汤。

——“佩秋，我们不喝了，好吧？”杰民看见她那种情形，这样提议着。两位女主人也在从旁劝解。

——“只要你承认输！”好胜的佩秋这样说。

——“你那样好胜，我便要彻底地征服你。”

——"好吗，只要你能够征服。"

接连又喝了十几杯，连第二瓶的白兰地都快要到半瓶了。杰民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舌头麻木得不知酒味了。

——"杰民，好弟弟！"佩秋有点飘忽地叫着他。

——"你怎么叫我是'弟弟'呢？醉了吧？"

——"我那里醉！我是有一个阿哥，少荪是我的阿哥。你呢，就是我的弟弟。"

——"好的，只要你喜欢那样，便那样叫吧。"

——"弟弟，好弟弟！其实我今晚上是真诚地待你。我平常和别人拚酒的时候，我是要用奸计的。我喝一杯酒，要用手巾抹一次嘴，酒便吐在手巾里。可我今晚上是没弄这样的诡计的，你看我这手巾的确是干的。"

一张花边的白洋纱手巾，她伸在杰民的面前，手巾的确是干的。

——"多谢你的诚意，你真是好姐姐。"

——"你要记着，你要记着，你是叫了我'姐姐'的啦。我真个是你的姐姐，我是爱你的。"

佩秋突然立起了身来，把杰民的头抱着，在他的嘴上亲了一吻。

但接着又突坐下去，把头埋在席上，不能抬起来；隔不一会又听见哇的一声，吐了。

杰民和两位女主人忙把佩秋移到床上去，大家替她把脚上的胶皮鞋脱了。佩秋猛然地又抬起身来吊着杰民的颈子又和他亲吻了一次之后，痛哭了起来。

——“阿哥，阿哥，你还不来呀！少荪是我唯一的爱人，我除少荪以外是不爱任何人的。”

这一哭把杰民的酒哭醒了一半，他自己才意识到象是做出了一件很大的错事。另外的两位女同志却在关心他。

——“杰民，你怕也醉了？”超华问道，“你还吃点面好不？”

——“今晚真对不住，辜负了你们的盛意。但我实在也醉了，我打算就回去。”

——“你醉了，回去不方便啦，”超华又说，“今晚你不用回去吧。”

——“请你到我那边去躺一下啦，”德贞说，“我的前厢房里的那尊床是空着的。”

——“谢谢你们，可我非回去不可。”

——“不，杰民，你不许走！”佩秋突然在床上叫着，“你们都不许走，等少荪来了，我要你们做证人。”

正在这样叫着的时候，少荪忽忽地走进了房里来。

——“好了，”大家都叫着，“少荪来了！”

——“杰民，好弟弟，”佩秋又和缓了起来，当她看见杰民要退出房去的时候。“你今晚一定也醉了，你不要回去啦。德贞，超华，”她又招呼着两位女主人：“你们要关照他一下才好，他也是醉了的。”

杰民退出客厅来的时候，在痰盂里面也哇的一声吐了。两位女主人很殷勤地把他扶进对面的前厢房里，在一尊大铜床上，让他和衣地睡下了。她们也替他脱下了脚上的胶皮鞋。

当他昏昏朦朦地睡着，多少还有点意识的时候，佩秋又连

鞋都没有穿，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

——“杰民，好弟弟，你睡了？好的，你平平稳稳地睡。”说了又跑过去了。

失了知觉的杰民，醒来时已经是清早了。他瞥见寝床被人占据了的超华，还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睡着。他的头很重，想起来，怎么也很吃力。不一会面孔很惨白的佩秋走来了，少荪很懊丧地跟在她的后面，两眼充着血。

——“杰民，好弟弟，我回去了。我们一夜都没有睡。”留着这样的一句话，便一车身走了。

四

隔了两个多礼拜，杰民才第一次接到佩秋底来信，他立在自己的居室里展读着。

> 好久不见你了！自从那晚醉后，你又在甚么地方醉过没有？你，你的身体怎样？念念！
>
> 我们妇协打算出一种杂志，名叫《女同志》，我又被选为编辑。我知道你是爱弄笔墨的人，好弟弟，望你千万不要推辞，定要为我们撰稿！
>
> 我现在病着，睡在床上。这信写得很潦草，敬致革命的敬礼！
>
> 你的姐姐　金佩秋伏枕书　二十一号。

就这样本是极简单的一封信，但在他那已有几分醉意的脑识中唤起了那已经忘却了的几场剧景。他率性又把酒来喝了一两盅，想立地去看佩秋，但又想到回头有朋友要来，而

且没有预先通知便匆忙跑去，恐怕也有些不方便；他便坐下去，把桌面前的文件收检了一下，写起了回信来。

"佩秋"，他这样写着，没有称她是"同志"，也没有称她是"姐姐"。

时间跑得真快，我们不见也就三个礼拜了。这三个礼拜，唉！这三个礼拜！在这时期中是起了怎样的天变地异哟！潮头现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线下了。现在的所谓"领袖"们，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民众，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铲除贪官污吏，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不是新的贪官污吏？天天在喊铲除土豪劣绅，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没有和土豪劣绅勾结？民众现在成了革命底仇敌了。民众一提出要求，便说是甚么"幼稚"，甚么"过火"。几位投机的所谓"领袖"，被一些旧军阀底残余挟持着，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了。从前喊的是"革命军人不要钱，不怕死"，现在喊的是"保护革命军人底生命财产"，妈的，要命了！一提起政治工作，便成了那些人底眼中钉。他们说政治工作挑拨士兵对官长的恶感，挑拨民众对政府的恶感。妈的，真是要命了！

五月十八号的事情你该晓得罢？那天下午三时在开军事委员会，军委的参谋长报告鄂西底叛兵已经攻到了离武昌城十里的纸坊，骇得大委员们都惊惶失措，问他消息是从何处得来，他说是从武昌传来的。问他是几时得到的，他说是一点钟。适逢其会打到武昌的电话又打不通——这是常有的事情：因为过江电话线时常发生障碍。这样一来，更加是得到实证了。主席的T大老说："今天还要开甚么会呢？敌人怕都已经打进武昌城了！"于是乎便叫参谋长下命令叫第八军派兵把守江汉关，防备敌人渡江。有两位委员便中途逃了席。我很怀疑，武昌底形势假如有那样急迫，但

为甚么卫戍司令的叶挺没有信来，代英也全没有信来？我是怀疑这消息不确。我说最好先派人过江去打听消息。那参谋长说，到了现在还有什么人好派呢？我便自告奋勇，我说我去。于是大委员们便叫我去。待我跑过武昌，不消说什么变动也没有，我在南湖找着了叶挺和代英，但那有那回事呢？我们的前线已经到了汀泗桥，叛军络续在溃退。

叶挺很愤慨，他说："外敌易堵，内敌难防。"爱滑稽的代英说："万一汉口有甚么动静，我们倒要当第二刘玉春困守武昌城了。可惜武昌城有一部分拆毁了，应该赶快恢复起来。"我回到汉口，在国民政府里找着T大老的时候，我劝他渡江，他说："现在不成问题了，前两礼拜董幸寅那个孩子在闹土地问题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就那样那位鬼参谋长不知道是何居心要诳报军情。

不过这一诳报，的确是发生了一点效用。在中途逃了席的一位委员，他是在P地的大学当过教授的。政治部底编纂委员K以前和他是同事，他那天下午刚好由武昌过江来访他，看他在剪发，把头剃成了和尚。委员问到武昌底情形，才知道并没有那样的紧急，他很感谢K，他说："你来得真好，再迟两分钟，我的胡子都要剃光了。"据K说，这位委员在最近两三个礼拜，买长江轮船底大餐间都已经买过三四次。风声一紧便买船票，买了，不用说又废弃了。哼！妈的！这就是所谓"领袖"！

我早晓得武汉是这样，我真不该跑回来了。我留在上海就做一匹文氓，都比现在好得多。我恨我不是有枪阶级，假如我手里有兵，由得我的一意，我要把那些家伙杀得一干二净！现在的一些同志也真气人，开口在讲"策略"，闭口也在讲"策略"，开口在讲"退让"，闭口也在讲"退让"，枪尖子都逼在心上来了，我真不知道在干些甚么！我自己真是灰心！我每天奉行故事地过江去，过江来，我

有几次想跳进那黄鹤楼下的江水里面去淹死了！你还要叫我做文章吗？我们现在有甚么文章好做？你敢说一句甚么话？连我那篇《脱离以后》都不能够继续发表了。哼！奇怪，在革命政府之下，没有言论底自由！

你问我醉过酒没有？对不住，我天天都在醉，目前也正在醉。我除喝酒以外，没事可做啦。

你病了！甚么病？是从前的吐血病翻了？我希望你好生保养，我明晚打算来看你。

他一写便把一肚皮底牢骚都倾泻了出来，把信封好后，叫一位勤务兵来送了出去。自己觉得心头稍稍疏畅了一点，走到床边去把靴子脱了，正想倒下床上去躺一下，但门上有人扣门的声音。

——“是铁士吗？请进来！”

但进来的却是万超华。她穿着件白色的夏布旗袍，里面衬着件湖色的衬衫。那丰满的肉体，光润而皙白的面庞，两边口角上的两个笑窝在笑，浓黑而有光辉的一对眼睛也在笑，看来怎么也好象是一位活泼的处女。她大约是才洗过澡，一种有暖意的馥郁的气息刚开门便射到了杰民的鼻官。他又把靴子穿好，请超华坐在梭发上，自己在旁边的一只椅上坐下。

——“好久不见了，”他随便地说，“还好吗？”

——“好的，你又喝了酒啦。”

——“我近来每晚都在喝酒，不喝酒没有办法。”

——“怎的呢？会把身子喝坏的啦。”

——“喝坏了也没甚么，处在现在的局面里，不喝也还是

会坏的。”

——“你那样不好的，怕你是一个人住着，太寂寞了罢？”

——“寂寞？也怕有点。不过我是很感觉着愤懑和焦躁。”

——“你为什么要那样呢？”

——“为什么？很难说。”

——“我看你消遣一下好些呢。今晚你有没有空，我们去看看电影？”

——“看电影？”

——“是呢，法租界的××剧场听说在演着一簇好片子，我今晚上特来约你去看。”

超华说着把那黑油油的一双眼睛望着他，等着他的回话。他暂时沉默着了，在她那葱茏的好意和暖暖的肉息的氤氲中，使他感受着了一种内斗。他很想听她的劝诱，跟她一道去，就如象他要把自己沉溺于酒的一样，坐在她的旁边，在那馥郁的气息中沉醉下去。他把她那黑而清澄的一双眼睛凝视了一下，他自己的意识在那一对深潭中游泳了有五秒钟的光景，但终于凫上了岸来。

——“回头章铁士要到我这儿来，”他把手表看了一下。“已经八点半钟了，他不一会便要来的。”

——“你不好留个字条子，或者教你的卫兵说，有事往别处去了吗？”

——“那可不好。他是每晚都要来的，我们彼此要交换情报……”

正在这样说着，门上又有敲门的声音。

——“一定是铁士了。”杰民继续着说：“请进来！”

来的果然是铁士，但另外还有两位是白秋烈和他的夫人柳若英。

章铁士一进门，他那双和老鹰一样的眼睛便象弹丸一样向着超华射了出去。

——“喂！你们在做好事啦！”照例是他那象绍酒味道的声音。

——“你乱讲，”超华反斥着他。

若英跟着进来之后，便跑去拉着了超华的手，就和姊妹一样亲热起来。“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是的，我是刚来拜访他，而且今晚是第一次。我昨晚听你说，杰民近来似乎很寂寞，我是特来约他去看看电影的。”

——“你要注意啦，”绍酒味的声音又大口地说，“徐同志快要从南昌回来了啦。”

——“你真是爱多心，我真怕你。我要先走了。”超华说着，便起身往门外走。

——“怎么！身经百战的女军阀！”铁士又叫着，“要临阵脱逃吗？”

——“铁士，你太不行！超华是我们的好同志，你不能那样的奚落。”若英替超华声援。回头又向超华说：“你莫走，你怕他什么呢。我们回头告诉易力诗，要她惩治他。”

超华笑着没有作声，但终于向杰民和其余三人致了目礼，往门外走去。

——“我来代替主人送送客，”若英说着，两人都走出去了。

——“今天底情报呢？”铁士象把笑谈忘记了的一样，突然这样问。

——“在那些文件里面，你翻罢，我看那家伙是一个骗子，每天所报的事情都是可以想象得出的。”

铁士把桌上的文件翻了一下，翻出了一封通行纸用毛笔写的情报来，秋烈也伸过头去一同念着。

一，江面外国炮舰仍存四十七只，无甚动静，下午二时许有英舰二只略略移往下游，但仍未离去。

二，武汉三镇存米已无多，今日米价斗米卖至二元二角。

三，鄂西叛兵闻已窜往平江，有窜入江西之形势，……

若英在这时又转来了，她也攒过头来和大家一道看。那样的消息有得十来条的光景。铁士等大家看完后，又顺手抛在一边去了。

——“糟糕！这样的情报，真的，我闭着眼睛都可以写得出来。”铁士说。

——“老董干的事情总是这样不着边际，每个月费五百块钱，不知道干来做甚么用。”

——“你尽可以把他撤销了啦。”

——“老董用的人，我是不好移动的。”

——“怎么？”若英问，“你不是在代理他的事务吗？”

——“对了，我所代理的是他的事务啦，”杰民在“他的”两

个字上特别用力地说。

——“好了，大主任，”铁士又叫起来，“我们要揩揩你的油啦。”

——“什么？”

——“我们还没有吃夜饭呢。……”

——“哦，你不说我倒忘了，我都还没有吃；好的，我叫护兵去弄四个人底饭菜来，喝酒不喝呢？”他把壁上的电铃按着，立刻走来了一位勤务兵来。

——“秋烈是很可以喝的——”若英接着说。

——“秋烈能喝酒？”杰民听说那肺病已到第三期的秋烈公然能喝酒，很是诧异。

——“我还没同你喝过啦，不过你可以相信我总比金佩秋要强些的。”一直沉默着的秋烈一开口便和杰民开起了玩笑来。

——“好的，你去备四个人的饭菜，再拿一瓶白兰地来。”杰民吩咐了勤务兵，勤务兵退下去了。

——“金佩秋？”章铁士的绍酒坛子又破了。“怎样提起了她？”

——“你还不知道吗？这是惊动了武汉三镇的罗曼史！听说他们有一天晚上，就在刚才走了的万超华家里拚酒，杰民把佩秋拚醉了，他们两个抱着便亲起了嘴来。”

——“唉！满惬意来！老马，你有胆量吗？你敢于在秋烈面前和若英亲个嘴？”铁士脱轨地煽动着。

——“亲嘴和拉拉手不同是皮肤的接触吗？有什么敢不

敢呢？我只怕秋烈有点难乎为情。”

——“笑话，”秋烈的苍白的声音说。“又不是我的嘴，只要她高兴，你就抱着她睡觉，都是没有什么的。”

——“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

——“那吗，好，若英你有胆量？”

——“唬，只怕你没胆量。”若英笑着。

——“好的。”他猛可地抱着若英，便在她的嘴上亲了一吻，亲得满响。

——“呵，勇敢，勇敢，”铁士连连地说，“若英你公然要倒秋烈的戈！”

——“你不要那样乐天的，”若英反攻着，“易力诗同志真的要倒你的戈呢，你当心些呢！”

——“噫嘻，目前是倒戈流行的时代，佩秋倒少荪的戈，若英倒秋烈的戈，超华倒老徐的戈，力诗倒我的戈，我们公举老马做周武王。”

铁士的顽皮情趣，一发作了好象没有止息的光景。幸好在这时候，一位勤务兵进来报告，桌面已经布好，杰民便把大家招呼到外面的大厅上去。

大厅顶上的电风扇仍然在扇着，空气比窄隘的房间里的要清凉得多。在那绿呢面就的长餐桌的一端陈着几碟简单的下酒菜，是由邻近的菜馆里叫来的。

四人就了席，秋烈和杰民坐在一边，铁士一人坐在对侧，若英却坐在主位上。铁士不能喝酒，把饭菜催了一回之后，又

把他的绍酒风味的声音使三人满吃起来。

——“若英，你同杰民是到武汉来才认识的？”他问着，面孔上的表情是“怎么才认识，便亲密到那样？”

——“我们是在上海就认识的了，去年的三八节我们上海的妇协找过他讲演，是我到他家里去找他的。那次他在上海讲演‘三不从’，我们是很受了感动的。”

——“故尔便倒起了戈来了？秋烈呢？”

——“我们也是在上海，我比若英还要早。是前年的十月吧，光慈引我到他家里去谈过一次。你该记得吧？”他回向着杰民。“我那天到你家里，本是想谈些文学上的话的，你却向我谈了一些关于土耳其的政治问题。”

——“怎么不记得呢？”杰民回答着，“那问题在我依然还是悬案。”

——“是怎么的问题？”铁士严肃了起来。

——“我是觉得你们在政治上的宣传工夫还没有做周到。近时的国家主义者，他们的重要的主题便是效法日本和土耳其。日本在德川①末年和我们中国也相差不远，她一样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或候补殖民地，但她在短时期之内便强盛了起来。土耳其近年也从近东问题的焦点解放了出来，大大地在发挥着新兴国家的气势。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乃至准国家主义者便注目到这儿。他们的见解是日本和土耳其所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也应该能够办到。他们便在唯心的方面去求

① 即德川幕府，又叫江户幕府。日本德川家康打败丰臣秀赖一派后在江户（今东京）建立的政权（1603—1867）。

解答，不是说因为他们有圣君贤相，便是说他们的政治统制得法。结果是我们中国的改造应该从精神方面着手。这差不多是一般的通俗见解。事实上日本和土耳其所做到了的东西，我们中国焦躁了几十年实在没有做到。日本和土耳其之所以做到了，我们中国之所以没做到，真正是在精神上有了差异吗？我们中国认真地学习日本和土耳其，我们便可以富强吗？土耳其暂且不说，日本是自中东之战以来便被我们学习着的，每年有几千留学生送往日本，也有几千留学生由日本回来，然而学习的结果终竟还是白事。这儿不是应该另外去找理由的吗？”

杰民说到这儿停止着了，大家也沉默了一会，铁士又接着问他：

——“照你的意思是当作怎样解释呢？”

——“我的意思是，日本之所以成功，土耳其之所以得到解放，都是因为有了我们中国。有了我们中国这样个伟大的殖民地，所以日本那蕞尔三岛可以暗渡陈仓①，在短期间内未为先进资本国家所十分注意便把羽翼丰满了起来。土耳其之在近东问题的焦点位置，明明是因为有我们中国这个远东问题的焦点替它置换了的。在我的意思，我们现在要想学习日本和土耳其而得到成功，那是需得有第二个更大的‘中国’放在我们的旁边，或者是在别的星球上发现殖民地。那样的发

---

① 陈仓，古县名。秦置。刘邦用韩信之计，一面派兵“明修栈道”，迷惑敌人，一面则率领主力走小路，“暗渡陈仓”，打败了章邯、司马欣、董翳，占领了关中。

现当然不会有。中国目前所应该走的路也断断乎不是日本和土耳其的路。这便是我当年对秋烈谈及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似乎很少有彻底地对人们解答过。”

——“是的,”秋烈说着。“我们的人手太少,事情又忙,有好些工作实在是要你来做的。那次我不是劝你就把你的意见写出来吗?可是你似乎一直没有写出。”

——“我因为不久便到了广东,接着便是北伐,在这军事胜利的期中生出了自我陶醉,这样的问题便离开了我的意识焦点。今晚如你不提起,我几乎是想不起来的。”

在这时两个勤务兵把饭菜运送了来,铁士说他自吃过早饭以来还没有拿过饭碗,等不及菜碗上齐便盛了一碗饭来开始吃着。

秋烈和杰民两人仍然继续着在喝酒,若英陪着他们喝了一两杯也各自吃起了饭来。

——“你能喝酒,实在是出乎我的意外。”杰民向秋烈说,谈题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平角。

——“怎的?”

——“你的身子不是很虚弱吗?你的吐血病近来怎样了?”

——“今年春天大吐过一次,几乎死在上海。我刚好退院便跑到武汉来了。”

——“那你为甚么还要喝酒?”

——“我喝酒是偶尔的消遣,倒没有甚么,我听说你近来有点自暴自弃,天天都在喝酒,那倒是很危险的啦。”

——“处到我的境遇的,不自暴自弃的恐怕也没有人。”

——“笑话，你的境遇有什么难处？”

杰民被这一问，一下竟找不出话来回答，他迟疑了一下说：“总之目下的武汉的形势，是使我失望的。”

——“你的失望，出发点是由于认识不足，你以为以前的武汉政府是很革命的，现在反动了，是不是呢？……这种见解根本就是错误：武汉政府几时革过命？你到现在来才要失望。革命是在从此以后啦！”

杰民听了秋烈这几句扼要而有深意的话，他发了一番深省，突然在桌上打了一拳，口里叫着：“好的，我从此以后不再喝酒了！”

——“那不行的，”秋烈笑着说，“乘着醉兴把不可能的事情随随便便地便说出口。”

——“等我来替你修正一下，”铁士含着饭插进话头来，“以后不再喝自暴自弃的酒。”

——“对的，”若英也接着说，“杰民，你以后实在要保重才行，革命的事情留待你做的，还很多呢。”

——“好了，好了，”秋烈又说，“这些话还是放在一边去罢。今晚上我的目的是要来和他拚酒的。”

——“你要和我拚，那我可不退让！”杰民接着说。

——“你看你，”若英在一边笑着，“才说不再喝酒。”

——“我的提议不已经被你们修正了吗？我是服从多数的。”

两人又大口地干了几杯，把一大瓶白兰地已经喝光了。杰民正打算再进房间去拿酒来的时候，秋烈突然呈出了一种苦

闷的神情，连忙立起身，在近旁的唾盂里呵的一声便吐了起来。

——“怎么，醉了？”

——“不行，今晚饿着肚子，又喝的是急酒。”若英把秋烈扶进房里去了。

这时候铁士早已把饭吃完，在剥着枇杷。杰民也剥了几个枇杷，他也醉得来连枇杷底味道都失掉感觉了，饭是一点也不想吃。铁士接连着打了几个欠伸，他说：“真是够支持，每天的三餐吃不上两顿，一觉睡不满五个钟头。”

——“我羡慕你们哟。”杰民说着，他的忧郁又已经恢复转来了。

——“你又要发牢骚了吗？”铁士说，“对不住，我要去睡觉了。”铁士也走进房里去了。

杰民一个人在大厅上闷坐了好一会，看着一个勤务兵和两个马弁把席面收拾好了，他又才走进房里去。秋烈和若英睡在他的床上，铁士把门侧的梭发占据着，整天为工作疲劳了的三个人，已经睡熟了。

杰民悄寂地在房中立着，把他们左右地回顾了一下，心里这样想：“唉，要他们才是真正的战士！”

他走到床尾上把一床卷着没用的草席拿来，敷陈在地板上，把桌上的文件取了一大垛来做枕头；连电灯都没有熄灭，和着衣裳也倒下去睡了。

后　记

这篇小说是一九三〇年所写，全稿在十万字以上。一九三七年，曾加以整理，分期发表于《质文》①杂志。此杂志乃当时在东京之一部分留学生所办；仅出两期即遭日本警察禁止。此处所收即《质文》所登载者。未几抗战发生，余由日本潜逃回国，余稿亦随身带回。上海成为孤岛后，余往大后方，稿托沪上友人某君保管。忽忽八年，去岁来沪时问及此稿，友人否认其事。大率年岁久远，已失记忆，而稿亦已丧失。我已无心补写，特记其颠末如此。

1947年8月23日

① 东京左联分盟所办刊物之一。前身叫《杂文》，由鲁迅取名并题字。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日本创刊，出了三期即遭查禁。后郭沫若根据歌德的《质与文》一书改名《质文》，并亲自题字，又出了五期，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前后共出八期。作者此处所记时间、期数有误。

宾 阳 门 外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北伐军在连战连捷的威势之下，攻到了武昌城下。吴佩孚的残余部队，逃入武昌城据守着，阻止了北伐军的锐气。

五号的晚上又决定了要去大规模地爬城。南湖附近的农家的梯子，因第一次的爬城已被征发干净了，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鉴于前一次去迟了，招了失败，更不能不早些动手，在四号的上午便已经派人到咸宁附近去征发去了。主持这件事情的依然是总政治部的先遣部队。四号的晚上已经有梯子络续地送回来，堆积在南湖文科大学的南操场上，到五号的一清早便从事结扎。依然是梯长的两架扎成一架，梯短的三架扎成一架，扎好了便抬到学校门外去放着。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上海《光明》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题后原有小序，编入《沫若文集》第五卷时，删去了小序，增补了本篇开头的第一段文字。现将小序引录如下："这篇东西本来是《北伐途次》的缩写，在为日本《改造》杂志用日文缩写的《武昌城下》之前。原是应上海某杂志的征文写的。因该志停刊，原稿留在上海友人处已历年余。内容是怎样我自己已不大记忆，但那写法和《北伐途次》与日文的《武昌城下》都小有不同。这在自己的作品的制作过程上，是一项颇有趣的资料。读者或许会嫌与《北伐途次》重复，但内容虽是一事，而结构并不全同，我是认为有独立的性质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

梯数比前次的多，梯子的送来又是断断续续的，因此结扎的工事也就拖延着。直到黄昏时由各军挑拨出的混成敢死队在南操场上取齐的时候，又新送了一批来也非结扎不可，结扎的人们便只得移到学校门外去继续着工作。

天色黑下来了，天上没有丝毫的星月的光，全靠着十几只马灯在地面上照着。有好几只马灯的洋油恰在那时同时点尽了。灯光幽幽地快要熄灭的神气，总司令部里面是有灯油施发处的，设在文科大学正馆的楼下。在中堂背后，正对着上楼梯的那个地方。但是政治部的人大多是新到，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很少，又怕不重要的人走去要不出油来，我便把那些收集起来了的快熄的马灯一个人提了进去要油。进去时灯光很幽暗的，倒没感觉什么，出来时因为灯油充足了，灯光分外地明亮了起来，两只手各提着四五盏灯，连自己都觉得全身都要亮透了的一样。

提着灯走到了校门口，在那儿恰巧遇着一群军事上的重要人物走来，都是要上阵去督队的。在最前头走着是陈铭枢和张发奎，还挟着几位俄顾问，彼此都匆匆忙忙地擦身过了没打招呼。在那一群人的最后有一位年青的军官，脸色很白，身材长而细，骤看好象是政治工作人员，但我不认识他。他突然把我指着。

——"喂！你这个家伙！"是广东人的声音，"你点起那么多灯，真好玩啦！"

正在那时候在督着结扎梯子的邓择生走了来，要跟着那群军官们进里面去。那位骂我的年青军官没待我回答，又急

忙和择生打话。

——“喂！邓大主任，这位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尊驾啦！”

——“怎么样？”择生说。

——“毫没军事上的常识！在敌人面前点这么多灯，好做炮靶子吗？你看，他还不肯吹熄啦。”

——“你莫那样神经过敏，”择生回答他，“一座大学堂在后背挡着，敌人怕会有千里眼？现在不点灯，没绑好的梯子怎么办？”

——“好了，和你讲是讲不清的，我现在很忙。”军官说着便匆忙地向走上前头去的人赶去了。

——“那是谁？”我问择生。

——“是黄琪翔，你不知道他吗？”择生也匆忙地赶进去了。

我把灯分布开来，督着把梯子绑完好了的时候，队伍已经开了出来，仍然和前次一样，八个人扛一架梯子，八个人做护卫，两组人在途中是要交代的。把梯子扛好的便一队二队地向那漆黑的和死境相隔不远的夜空中消隐下去。

督队的军事上的长官们最后又涌了出来，其中有择生和政治部的顾问铁罗尼，翻译纪德甫。本是军人出身的择生，凡遇战斗总是要上前线的。铁罗尼也是骑兵将校出身，和择生是形影不相离的人。翻译的纪德甫本来没有去的必要，因为他们两人可以用德语会话，但他和前次一样没有回避了自己的任务。德甫是很沉默的一个人，故乡是在山东，自从由广东出发，尤其是由长沙出发以来的几天中，我们虽然时常在一

道，很少有谈话的机会。他的身材高长，瘦削，背略略有点弓；面孔也瘦削，带着黄色。年纪只有二十五六的光景，但和年纪不相称地大有萧索老成的气象。不过你假如肯留意看他，在他那双黑曜曜的眼睛里，是有青春和热情留寓着的。

择生和我拉了手，铁罗尼也和我拉了手，他们不期然地都用德国话来说：

“Wiedersehen, Morgen in Wuchan wiedershen!”①

纪德甫最后也来和我拉手，素来寡默而萧索的他却异常的高兴，他说，“这一次再不成功，我是不回来见你们的。”

——“好的，不用你回来，我们会跟上来的。”他说得很爽快，我也很爽快地回答了他。

他们和几位背着驳壳枪的护兵也走了，走不上十几步远，除掉有些步伐声之外，通和黑夜融成了一片。

* * *

敢死队出发后没上两个钟头的光景，炮火的声音猛烈地起来了。就那样终夜不断地继续着，直到快要天亮的时候，枪炮声才渐渐地竭了下来。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武昌城已经攻破了，正在城里巷战。但攻进去的城门，其说却纷纷不一，有的说是宾阳门，有的说是通湘门，有的说是武胜门；先攻去的军队也有的说是第八军，有的说是第一军，有的说是第四军。政治部的电话和前方失掉了连络，几次

① 作者原注：“再见，明天在武昌城内再见！”

打电话上前线去都打不通，从前线上也没有电话回来。我叫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到总司令部去探问了两次。第一次他回来的报告是见着了参谋长白崇禧，说是有攻进了城的消息，据说是第八军，但还没有得到前方的确报。第二次是见着了总司令，也说有攻进了城的消息，攻进城的是第一军。总司令正在向前方打电话探问实情。

得到了第二次的报告时已经是清早了，枪炮的声音早是停止了，我便决心把政治部的先遣队全部开发向前线，好赶进武昌城去作必要的政治工作。部员们在南操场整队的时候，我自己又向扎在正馆楼上的总司令部跑去，想探问最后的虚实。刚才跑到楼梯脚下，遇着已经任命为湖北财政厅长的陈公博由楼上下来，我问他情形是怎样，他说，消息是的确的，他也要立刻进城去了。

我便立地又折回南操场，把已经整列好了的部员们督率着开发。

胡公冕骑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马走在最前头，领率着宣传大队。其次是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我和几位重要的负责人在最后走着。走出文科大学的校门时大家都很有点威风，特别是骑在马上的胡大队长就俨然象一位凯旋将军一样。

路上有不断的逃难的人挑着家什行李的，由城坊跑来，我们便开始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城已经攻破了，不要逃难了，我们现在正是要进城的。”有些听了我们的话，很高兴地挑着担子便回头走，但有些也有点狐疑，或把担子放下，或驻一下脚又各自挑往前去了。

我们走到了那快要分路的三叉口上来，那儿有三条路好走，端直走去是通通湘门，左走是通保安门，右走是向洪山，通宾阳门。在那儿又遇着了陈公博，他骑在一匹枣骝马上正在踌躕；因为端直的那条路上是很惨淡的，不见一个人影。他是朝左手走去了，我们却和他反对地向通宾阳门的洪山方面走去。因为早就决定下了的，进城后总政治部的驻扎处是和宾阳门相近的旧省议会。

朝右走去，走不好远便要通过一段全无掩护的地面。公冕的那匹青马本来是毫没经过训练的驽马，但它的神经却是比人还要锐敏，从有掩护的小径上一要走进那段空旷的地面时，它立刻便罗唣了起来。无论怎样鞭打它，它都不肯前进，结局是人立了起来。弄得没法，公冕也只得跳下马来。那走在最前头的马被拉在最后头来了。

天气是很晴朗的，自从初到武昌城下的八月三十一号的晚上下过一次暴雨，以后接连都是晴天，土面干燥得和沙漠相仿佛。地里种的蕃薯，因为经过这几天来的队伍的践踏，已经残败得不堪，在正中处形成了一条小道，踏上那地面便可以看见武昌城，在白茫茫的朝阳中横亘着。地上有几乘单独的梯子，自然是因为没绑好，由昨夜的敢死队们所遗弃了的。这段路，我同公冕在前两天往前线上去视察的时候是走过的，去时因为只有三个人，不曾遇着什么，回来的时候适逢有一队伕子送中饭到前线，走到那正中处，敌人从城墙上放了三次大炮来，最后的一次打开了花，打伤了一名伕子，把我们带去的一位宣传员也打伤了。这回我们又走到这段路上来了。我们是

堂堂地整着队伍走的，宣传大队的旗子打在最前头，政治部的两面大旗打在正中，这在武昌城上当然是很明晰地可以看出的。

刚好走到正中处，突然轰窿地飞来了一声大炮，从队伍头上打过，在离四五尺远的地面上起了一阵土烟。炮弹幸好没有爆开，但是队伍却是爆开来了。胆怯的把手里携带着的传单和标语通同抛弃了，骇得四散。这四散却又正散到好处，轰窿的又是一声，这回的土烟正起在人四散开了的路上。这回也没开花。但就应着这第二次的一声，在地里却有一个人倒了。那是机要股的S，大约他平常是有肺病的，因为连吃两惊，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接着又吐了两口血。在他还没时间立起身来的时候，又是轰窿的一声，这回打得更近，在不及小路的地里起了土烟。但这一次也应该感谢那骗钱的帝国主义者，不知道那一国把不中用的废弹卖了给我们的军阀的，依然没有开花。

在受了那三声敬礼以后，好容易把那星散了的队伍督率着通过了那段危险的地带，城上也再没有动静了。

——“这回也是三炮，”在走到了对边有掩护处的时候我对公冕说，“我想怕是那段城墙上刚好安置了三尊大炮，一齐打了之后，要装弹，要瞄准，所以便再没有下文。你看是怎样?”

——“大约是，”公冕答应着，他接着又赞叹着说：“敌人还不错，城内在巷战，公然还有这样的镇静。”

——“怕靠不住罢？你相信城一定是攻破了吗?”

——“是老总亲自对我讲的啦。”

从前线上也有些零星的队伍回来，我们问他们，他们也说不准确。从洪山方面逃难下来的人是络绎不绝的。

我对于破城的消息终不免怀疑了起来，决定把部员们暂时停寄着不动，由我和公冕及其他自告奋勇的三五个人往前线上去探视。

* * *

走到离洪山不远的地方，从对面有一架扛架抬来，后面有一位提着驳壳枪的护兵跟着。看那情形自然是受了伤的官长。

我们和扛架愈见接近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黄色的雨衣把面孔和上身罩着的，两只脚露在外边，在黄色的马裤上裹着黑色的皮裹腿。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扛架上，心里在想着那受伤的人不知道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是那一军的军官。

当那扛架和我们擦身过的时候，那后面跟着的护兵突然向我屹立着，举手敬礼。

——“报告！”他叫着。

我注意看去，才知道他就是择生的护兵杨生，整夜在前线上的劳瘁使他的面孔黑得来几乎不能认识了。

——“主任……”

——“主任怎样？受了伤吗？”

——“无系，系是……”

没有等他的话说完，由那扛架上的服装立地唤起了我的

记忆和判断，我已经知道那扛架上的人是谁了。我连忙跑到扛架旁边，把那盖着面孔的雨衣揭开了来，现出了纪德甫的面孔。两只眼睛睁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黄色的面皮失掉了弹性，就象青铜铸就的一样，口是090着的。这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经死了。灼热的眼泪顿时在我眼眶里鼓荡了起来。

——“主任有信，”杨生从他的怀中搜出了一张纸片来给我，是从抄本上撕下来的一页。

××同志！

攻城计划又遭失败，敌人仍顽强抵抗，我军死伤甚众。德甫同志于今晨正六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至可伤悼。后事望兄从厚料理。

Yenda Den 七时十分于长春观。

择生的署名惯爱把自己的名姓用罗马字写成“演达·邓”的，他这几行诚恳的手书使在场的人象着了电一样，不期然地对着德甫的尸首把头低下去，沉默了一会。

攻进了城的消息不用说完全是谣传了。发生这种谣传的动机或许是有意识的，因为先攻进城的部队在论功行赏上是要掌握武昌以及湖北全省的统治权的。这儿充分地有容纳一种小小的阴谋的余地。

大家沉默了一会之后，又拥护着德甫的尸首回到部员们停寄着的村落上去。这回把旗帜收卷了起来，在通过那段危险地带时，用了散兵线零零碎碎地过去，城上的大炮是沉默着了。

在走回文科大学的途中，我始终跟着德甫的尸首，杨生也始终跟着我。我从他那很难懂的广东话中，不完不全地算把那夜袭的情形得到了一个大概。

敢死队在快要走到城下的时候，敌人却早有了准备。宾阳门附近的城墙上敌人点起了一带的火把，把城墙上下照得通明。枪炮不息地乱射起来，所有夜里的枪炮声大部分都是敌人的。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有一部分冲到了城边，更有少数的人爬上了城，但都被敌人劀下了城来。敌人的手榴弹机关枪打到天快亮都没有停止过。

邓主任骑的一匹马也被打死了。他们在前线上督战，马突然倒了，是一个子弹打中了马的头脑。那子弹从邓主任的左胁下穿过，把军服的左袖打穿了一个洞，但幸好没有受伤。

在天快亮的时候，他们上了长春观，那儿的地面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一个水平上，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他们躲在土墙背后，时而用驳壳枪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把头伸出去，向城墙上打一枪又赶快缩下墙来，敌人也晓得这边有人埋伏着，便时时用机关枪来扫射，子弹打在长春观的瓦上真个就和下雨一样。就在六点钟的时候，纪德甫又把头伸出墙去探望，正回过头来向坐在墙脚下的邓主任和俄顾问报告的时候，随着一声枪声他便向墙下倒去，邓主任和俄顾问赶快把他扶着。他们把他移在草地上睡下，问他怎样，他说：“我无系要紧，你们当心。”声音很微弱的，但就说了那一句话，便没有声息了。

杨生说着，在他的声音中含着哭的意思，特别是临终的那

两句话，他是返复说了几遍的。

——“我无系要紧，你们当心。”

*　　　　*　　　　*

德甫的尸首抬回了文科大学，停放在临着南操场上的一间楼上的讲堂里。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采办衣衾棺木，一方面得着几位部员的帮助把他身上的军服解开了来检验了他的伤痕。

枪弹是打中了后头部，但一个子弹却打穿了三处。从后头骨左侧打进，从后颈窝下穿出，又从右肩头打进胸部，由肩胛骨右下隅穿出；最后又打穿了右侧大腿的右侧的皮部，子弹的余势才尽了，融成了三个颗粒，笼在了马裤里面。

接着又检验了他随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类之外，手上有一架表，衣袋里有一个钱包。钱包是皮制的，是俄国制品，很旧。钱包里面所有的是——两张当票和两个铜板。这便是他所有的一切。当票是广东的当铺所开的，字很奇怪，不知道所当的是什么。但就情理推察，总不外是被服和书籍之类，因为要向前方出发，那些东西是不能够随身带走的。

*　　　　*　　　　*

德甫就在那天下午装进了棺材，暂时停寄在学校后庭的一个小小的格纳库里。第二天清早全体部员在格纳库前为他致祭，随着由几个同志把他送到邻近去殡葬的时候，他的棺材中已经有腐臭涨散出了。我因为工作忙，没有去送他，不知道

他的殡地是在那儿。但在殡殓了他的那天夜里，睡在那文科大学顶后一排的楼上的一间寝室中，做了几首哀悼他的诗①：

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
沉毅如君偏不禄，人间何处吊英雄？

回思夜袭临歧语：不破坚城矢不归！
今日成尸横马革，难禁热泪滴君衣。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

① 这几首诗最先见于《北伐途次》，后以《悼德甫》为题，收入《潮汐集》的《汐集》。

双　簧

这是一九二六年的双十节，北伐军攻破了武昌城时的一段插话——

*　　*　　*

北伐军在围城四十天之后攻破了武昌，生擒了刘玉春陈嘉谟，又恰逢着国庆纪念日，汉口民众的热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汉口的青年会在几天前早就决定下了在双十节的晚上要敦请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去作讲演，该会的执事们在遍街贴着红纸金字的布告招诱听众。但到了双十节的那一天晚上来，邓演达因军事上的劳顿，又因还有别的事务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会的人最后来催的时候已经九点过钟了，我便把当时宣传科的组织股长李鹤龄拉着，一道去代理讲演。

到了青年会，因为预定的时期早已过了，立地被引上了一个大讲堂，在那儿已经塞满了无数的听众。

刚好在讲坛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们来的一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东方文艺》第一卷第三期。

位人（大约是干事）向着另一位在坛上司会的高长大汉，骤看颇象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语之后，司会者略略向我们目礼了一下，便宣布开会。

这司会者不仅风格象西洋人，连说话的声调也是西洋式。

——“兄弟，现在，宣布开会。让我们大家起立，让我们唱赞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赞美歌的号数当得是先决定好了的，坛下右侧的前两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长者步到右隅斜横着的一架大风琴前坐下，奏起了乐谱来，歌声接着唱出。

赞美歌唱毕后，司会者又开始祈祷。祈祷过后又作开会辞。那开会辞是很庄严的，而且是很雄辩的。大抵青年会的干事都是雄辩家，他们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们的犀利的武器。

开会辞颇长，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钟。全辞自然是不能够记忆。但那主眼是在孙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会者说：“北伐军打败了北洋军。但北伐军的将领们是谁的信徒呢？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孙中山先生又是谁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稣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稣的便得到最后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是我主耶稣的胜利。”

接着用最上级的赞美词称扬着邓演达，说“他这位革命伟人象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① 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人物。”但

---

① 华盛顿（G.Washington，1732—1799），北美独立战争的总司令，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大革命时期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发动雾月政变，任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府第一执政。一八〇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

一转语仍不外是邓演达是孙中山的信徒，孙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论法。

司会者又说到邓演达的因为劳瘁不能到场，他说他是抱着很大的遗憾，他“将要在另一个机会上去请这位革命伟人来抒他的革命伟论。今晚上就只好听听我们这位革命伟人所派来的代表向我们演说。”

于是他便指挥我去讲演，演台下一遍狂涛般的鼓掌声。

目前的仪式本来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论理并不稀奇。邓演达在当时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总司令部行营主任，名实相符地有“三头六臂”的神气。青年会的那位大干事要称他为“空前绝后”的“革命伟人”，要请他来讲演以广基督教的宣传，要因他之不能亲来而抱着无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象我这样的无名小卒，自然也是万分在理的。但是当时是在“国民革命”高潮期中，而当时的指导精神之一是“反对文化侵略”的。我自己未到场之前心里满以为青年会是为革命的势力所慑所以才请老邓来讲演，纵使有意在利用，但总会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仪式免掉，免得讲演者作难。殊不知一到讲演场来，才是这样的一个严阵。司会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识径直把我当成了一匹赎罪的羔羊拉到这样庄严的基督教的祭坛来做燔祭。他说你是耶稣基督的徒孙，或者徒曾孙，你的革命的胜利是耶稣基督的胜利；你一个打着“反对文化侵略”的旗帜的人，不怕仅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么样？司会者对于他的宗教自然负有宣传的责任，但

你对于当时的“革命”不是也负有宣传的责任的吗？别人对于自己的责任，遵守得那样忠实，宣传得那样巧妙，而你就只能够成为一条赎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让那法利赛人① 加上柴火吗？

一自入场以后，听着唱赞美歌，听着司会者作祈祷，致开会辞，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于无法对付。鹤龄似乎也和我一样地惶惑，时时以含着怒气的眼睛望着我，是问我“究竟怎么办？”我的眼睛一直没找着答话来的时候，司会者已把开会辞讲完，挥我去讲演。

狂涛似的鼓掌声终竟把我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了坛前。

就和在写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飞来的一样，在我向着司会者和听众致了敬礼，燔柴正要着火的时候，我却得了一番天来的惠雨。

我先对听众说，“我自己的正式的讲演要留在后面，在讲演之前还得举行一次仪式。刚才司会者某先生所行的仪式是基督教的仪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仪式。但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革命军人在讲演之前也是有革命的仪式的。这仪式是要先推一个主席，由主席宣布开会，读总理遗嘱，默哀三分钟，然后才落到我的讲演。我们现在就先推李鹤龄同志为主席。”

这样一提出，听众径直热狂化了，鼓掌声比前两次的更高

---

① 希腊文 Pharisaios 的音译，古代犹太教中的一个派别。他们宣称恪守传统教义，实际上却不全然如此，所以基督教的《圣经》及西方文学作品中常常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更长，就象始终不肯止息。满场充满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听众已经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鹤龄起来，对大众宣布开会，大家才肃静了起来。

鹤龄本是极机敏的人，他做着临时主席把开会的程序执行如仪，于是才又挥我去讲演。

又是一阵狂烈的鼓掌声。

我的讲演怕有五十分钟的光景，详细的语句自然是不能记忆的，但大概的意思却还留在脑里：因为关于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观的事实至今还没有改变。

我说，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义的人。《新旧约全书》我都是读过的，而且有一个时期很喜欢读，自己更几乎到了要决心去受洗礼的程度。但我后来为甚么没有受洗礼呢？是因为我恍悟到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再受洗礼的必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中国人，自生下地来，已经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辈子都是实行着基督教义的。譬如，基督说，你要爱你的邻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有人如要剥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内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索性更让他打你左脸。① 这些爱的教义，我们中国人一直不假言说地是实行着的。怎见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们索性便让他租借九龙。有人夺去了越南，我们索性送他一条滇越铁路。有人占领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六章也有相同的记述。

了朝鲜，我们索性奉送以满蒙。[①] 我们中国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还要基督教徒。基督说：你要积天上的财，施舍你地上的财。有钱的人想进天国，比骆驼想穿过针眼还要难。[②] 我们中国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财老早抛得一干二净了。银行、矿山、铁路、邮政、内河航业、内海航业、工厂、商场……凡是可以生财的产业，没有一样不已经抛得精光。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瘦得来象一条线了，天国的门不怕就只有针眼那般大，我们是已经有充分的资格穿过去的。

我尽力说了一番隔的理论，大大地受了听者的欢迎，笑声，掌声，轰隆地不绝。

我最后是如那位魁梧的司会者之称邓演达为“革命伟人”一样，我称司会者为“传教伟人”。我说他以中国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双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还要基督。不过，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汉口，犹如基督是钉在十字架上，不能施展他的天才。他应该是往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那些地方去，让那些地方的“骆驼”充分地缩小起来，可以“穿过针眼”。

---

① “有人割去了香港”，指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规定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我们索性便让他租借九龙”，指一八九八年英国侵略者又向清政府强租九龙半岛。 “有人夺去了越南”，指一八八四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我们索性送他一条滇越铁路”，指法国侵略者于一九一〇年建成的自昆明至河口的窄轨铁路。旧称滇越铁路，后名昆河铁路。 “有人占领了朝鲜”，指一九一〇年日本吞并朝鲜。 “我们索性奉送以满蒙”，指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政府签字承认“二十一条”，将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主权出卖给日本。

②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说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把讲演作结。

“传教伟人”委实是一位魁梧的“传教伟人”。他乘着我把话讲完了便又向着听众赓续致词。

他这次特别恭维起我来，说我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雄辩家。然而我之所以善于雄辩，是因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请大家信仰基督，才能有这样的雄辩”。

这次倒把李鹤龄恼杀了。我的演说是客气的隔，鹤龄于是便也开始演说起来，他是率性不客气的不隔。

他说，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体，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曾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样的东西，是怎样害了中国，是怎样和革命不能两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饭的骗子是怎样胡说白道，东拉西扯，当场便是证据。他以他那从巴黎练习回来的广长舌，滔滔地卷了一个钟头，说得那位司会的“伟人”实在有点难乎为情。

接着鹤龄又叫听众起立，唱《国民革命歌》。

那简单的《国民革命歌》自从北伐军入了武汉以后，早就是传遍了的。鹤龄一提头，几乎满场的人都合唱了起来，连那位弹风琴的教会出身的女音乐家也把那简单的乐谱伴奏了起来。

接着是高呼口号，鹤龄喊一声，听众也跟着喊一声。他喊出“反对文化侵略的宗教政策！”的时候，右手最前两排的教会女生们似乎响应得特别高，她们就好象一向受人欺负，今晚才得到机会要图报复的一样。

口号一喊完，在无数的万岁声中热狂了的群众象溃了堤的海潮一样向会场外涌去。

“伟人”这才张皇起来了，带着哀怨的声音高叫着：“请大家没忙走，我们还要做祈祷，还要唱赞美歌啦！”

群众中只听有人在叫着：“要什么祈祷！要什么赞美歌！不唱了！不唱了！”

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澜，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够。

1936年6月4日夜追记

地下的笑声

金刚坡下

一

——是谁写出了这幕悲剧的呢？

史太太在她的心里这样想着。她抱着个半岁光景的婴儿，立在一家临着公路的大院子门口。

下了整天的微雨，绵绵地还没有止息，徐徐垂下的夜幕看看便要把那金刚坡上的一座碉堡笼罩了。

一位流亡的年青妇人，一手拖着个四岁的幼儿，一手挟着小小的包裹，在公路上冒着雨，以急凑的步武，向金刚坡走去。

另一位抱着一匹小黑羊羔的倔强农妇，也以急凑的步武，跟在她们的背后，向金刚坡走去。

思念羊儿的哀切的母羊的叫声，思念母亲的哀切的羊儿的叫声，难割难舍地，隔着墙，在互相呼应。

史太太禁不住流下眼泪来了，她低下头去，吻着她自己的婴儿，就以那样的姿势，被夜境吞灭了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二

这年青，没有什么经验的史太太，约莫在一个月以前，又疑自己是已经有孕了。她的先生在城里某一处机关当小职员，当然没有多的钱来替幼儿买奶粉——那已经卖到五十元一磅的克林奶粉。他们便想到买山羊来喂，山羊奶和人奶相近，这样也就省得雇奶妈的麻烦。

好容易托人买到了一匹母山羊来，是纯黑的，带着一匹小羊羔，也是纯黑的。

买的只是母羊，羊羔才生下地来十天光景，要满了五十天，断了奶，羊主——据说是附近的一位联保主任——便要来把它牵回去。

羊子买来没几天，史太太根据她后来的生理现象证明了是她自己的多疑闹了一场喜剧，已经没有再养的必要了。但她却是喜欢它们，尤其是那羊羔。

她所赁居着的本是一座农家院子的一部分，山羊母子就被养在那朝门里。喂养，全是她自己经手。

要是遇着晴天，她一早起来便要把它们牵到田地里去放，让它们去吃些青草和田里的谷桩上所迸出的三寸来往长的残稻。等待天色晚了，又去把它们牵回来。

那山羊母子间的慈爱，就这样，每天都要为她画出好几幅动人的图画。譬如当母羊拴在田里的时候，羊羔一跑远了，母亲便要恳切地呼唤，角还未出头的羊儿，就象一条小黑狗，但

嫌脚太高了一点，便四脚四爪一齐举起来跳跑到母亲跟前。跑得来真是快，而且有些不稳，令人替它担心着有打倒栽葱或横躺下去的危险。

这些，对于乡居颇感寂寞的史太太，除她自己的可爱的宝宝之外，是最廉价而又很高贵的安慰了。

三

是大前天晚上的事。

房主人的一位老太婆从外面引了两位难民母子回来。

——"史太太，你是做好事的人，你把她留在你这里待少爷吧，怪可怜的。"

母亲的一位只有二十七八光景，瓜子形的脸异常苍白，身材很瘦削而小巧，假使装束得整饬一些，很容易被人看为智识阶级的女性。觳觫的一件黑色的单衫，分明敌不着下雨天的十月的寒冷。

儿子的一位据说已经四岁了，却是臃肿得难以形容，穿着一件肮脏的大人的灰布棉军服，太长的两袖和腰身是缀短了一些的，但依然快要拖着地。脸色黄肿，打着一双赤足。

——"我是在桥头看见她，"老太婆继续着说，"她的娃儿在那儿哭啦。她说要上成都去，从城里搭了到金刚坡的卡车来，车子在金刚坡便把她们放下来了。又没有钱，成都怎么去得了呢？"

史太太的富于同情的心，立刻便被打动了，她详细地问起

了那难民母子的身世。

——"我是泸州的人，"母亲的说，"丈夫姓李，娘家姓赵。三年前丈夫被抽壮丁，出了川去打日本鬼子。在台儿庄打仗的时候，还有信寄回来，说是日本鬼子该遭天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又说仗火打得很紧，如果他是战死了，要我替他守寡，不要嫁，把儿子抚养成人，替他报仇。但自从台儿庄失陷以后，便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用着沉抑的声音，没有抑扬的口调继续着说，但她也没有什么特别悲哀的表情，就好象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那样。

——"我们在泸州开了一家香烟店，也还有些钱存放在亲戚人家生利，生活是过得去的。但不幸就在去年九月，泸州遭了日本鬼子的轰炸，店铺炸毁了，亲戚人家都炸死了，因此上落得人财两空。

——"我便带着儿子到重庆来，想找些职业，四个月前靠着一位荐头的介绍，把儿子寄放在歌乐山的保育院，自己呢在江北的纱厂里做女工。寄放儿子的时候，拿了一只金戒指去抵押，每月还送十元的保育费。……"

——"是你亲自送去的吗？"史太太插问着。

——"不，一切都是经过荐头老板。"

——"那你是受了骗啦，保育院那要什么抵押和保育费！"

——"是的，听说歌乐山的保育院很好，是不要钱的。我前天才从江北回到城里，找那荐头老板，本打算到歌乐山去看看儿子，但没想出儿子就坐在荐头老板的门口，黄肿得不成个人样，是儿子先跳起来喊我，我才把他认出。"

——“那你真是受了骗！没良心的人！”老太婆很抱不平地插说。

——“我问荐头老板，他告诉我是儿子在歌乐山打摆子，人家不收，送了回来。戒指呢？连药钱都不够啦！我便很伤心，工厂也不再去了，带着儿子到成都去，找我的表姐姐。……”

史太太听了她的诉说，决心把母子两人都留下了，但她心里是这样打算：儿子还是送到真正的保育院去，只把女人留着作伴，但也须写信去告诉她的先生，征求同意。

她回头进房里去拿了一个长方形的洋铁匣来，又从里面取了十来粒白色蓝记的奎宁丸，她交给那难民女子说：“今晚就把两粒给你孩子吃，明天起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两粒，孩子的病准定会好。”

女人接着药，但也没有表示怎样的感谢，反是老太婆高兴得就和自己受了恩惠的一样，合着掌，大声说着：

——“阿弥陀佛，史太太，你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①菩萨！”

四

难民母子相安无事地在史太太家里住了两天两夜，但就在这第三天的傍晚，城里有便人下乡，把史先生的信顺便带回来了。

那是答复史太太的信，说他赞成把李赵氏留下，并说明天

① 即观音，亦称观自在，佛教的菩萨名。

他要回家，路过歌乐山的时候，要到保育院去把交涉办好，下次进城，便好把她的孩子顺便带去。

史太太得到她丈夫这样亲切的回信是很高兴的，两天来她怕她丈夫反对，难以成为事实的念头，到这时候才放了心，敢于向李赵氏说出了。

——“李嫂，”她把她叫进了住房对她说：“先生有信来，他欢迎你留在我们家里啦。他明天要回来，要到歌乐山去办交涉，好让下次进城的时候，他亲自把你的孩子带进保育院去。”

——“什么？我的儿子又要送到歌乐山去吗？”出乎意外地那李赵氏显出了异常惊慌的颜色，两只眼睛也发着异样的光。

——“是呢，”史太太和婉地开导着说：“我们供养不起你们两母子呢。歌乐山离这儿很近，你可以常常去看你的孩子。”

——“不，歌乐山是不去的。”她坚决地说。

——“你大前天晚上不是说过，歌乐山的保育院很好吗？”

——“是的，歌乐山的保育院很好，但已经上了当，我是不去的。”

——“怎么呢？那是人家骗了你呀！”

——“因此，我不能再受骗，我和我的儿子一道死都可以，不能再到歌乐山！”

李赵氏说得声色俱厉地把史太太骇得不敢向她的眼睛正视了。

——“你们这些人都是骗子，都是骗子，我不能够再上当，我要走。我立刻就走。”

自言自语地说着便冲了出去，准备着走的步骤。

停了一会，史太太抱着婴孩，赶出房来时，看见她一手已经挟着了她初来时带着的一个小小的包裹，匆匆向着朝门走去，把她在和山羊一道作玩的幼儿抓着：

——“走，我们走！”

——“你到那里去呢？”史太太赶上前去问，“你何必这样着急呢？”

——“我要到磁器口，那里有我一位干姐姐。”就象丢出口来的一样，毫无滋润地回答着。

——“你何必那样急呢？天黑了，又在下雨，要走明天也可以的啦。”

——“不，我不能等到明天！”

说着便走，但就在这时候，从门外闯进了一位气势汹汹的中年农妇。

五

——“还我的羊羔来！……你们都是骗子！……我是一个钱花花也没有看见过。钱？钱是有本事的人得了，我已经一个月没有睡到安稳觉。……小羊儿你总得是还我的。……”

未满三十的茁壮的农妇，象高射炮一样，说着一些气头话；接着便伸出两只手把那正在吃着奶的黑羊羔抱着，回头就走。

这事情的内幕是很明显的，几天前从联保主任买来的母

山羊，事实上是从这农妇手里强迫拉来的。钱呢？是那联保主任中饱了。农妇只把羊羔抱走，没有牵走母羊，倒是透顶的公道了。

六

下了整天的雨，绵绵地还没有止息，徐徐垂下的夜幕看看便要把金刚坡上的一座碉堡罩着了。

等到史太太赶出朝门外来，向金刚坡的那一面望去的时候：

那位年青的流亡妇人，拖着她的儿子，正急凑地在公路上走着。

还有那位抱着黑色羊羔的倔强的农妇，也很急凑地在公路上走着。

思念母亲的哀切的羊儿的叫声，思念羊儿的母亲的叫声，难割难舍地，隔着墙，在互相呼应。

史太太禁不住流下眼泪来了，她低下头去吻着她抱着的婴儿，心里尽是这样想：

——这幕悲剧是谁个写出的呢？

1945年7月2日夜①

① 应为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夜。

月　光　下

一

孩子已经埋在土里了。

帮忙埋葬的两位老百姓荷着锄头已经回去了好一会，天空一片暗黑，只有东边的地平线上有增涨着的光潮，预告着月亮在准备出土。

丝毫风息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声音，四围的林木和稻粱在整天的炎热之下刚好渡过了来，依然还不敢喘气，炎热的余威明明潜伏在近处，说不定那月光的前驱怕还是太阳的残辉啦。

只有逸鸥的耳里时时听着凄凉的孩子的呻吟，那呻吟好象从远远的卫生所里面传来，也好象是从近近的小土堆里吐出，——这小土堆，这把孩子的尸骸掩藏着的小土堆，恨不得一抱抱回去，就和孩子裹在毛毡里那样的呀！

——真是奇怪，自己总以为会比孩子们早死的，怎么这个被结核菌已经烧枯了的身子偏支持了一年多，活鲜鲜的嫩苗仅仅五天工夫就死掉了呢！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桂林《人世间》第一卷第一期。

逸鸥坐在那小土堆前面的草地上，头垂复在两只撑在膝盖上的手里。大小不相应地成了小土堆前的一个石狮。

二

月亮从云头迸出来了，差不多快要整圆的一个月亮。但有一朵稠黑的云头从相对的一边天壁涌起，微微的在闪着电。

虫子的声音胆怯地在草丛里开始晚奏了。

几条粗细不等的光线，筛进了竹林来，投射在这人形的石狮头上。

假使没有另外的几条更粗大的，眼却不能见的线，同时来牵引着这石狮，他怕始终是不会动的吧？但那戴着英国式的米色盔帽的头，终于抬起来了，正受着透射进来的月光，窪陷着的两眼有点发红。两面的颧骨突露着很明显的轮廓。脸，呈着暗灰色，菲薄的嘴唇在痉挛。

右手探寻着旁边的一条竹根杖，逸鸥终于站立起来了。中等以下的小巧身材，穿着的一套米色西装和那米色的盔帽一样，记载着五年来的抗战的历史。它们是在五年前和它们的主人一道流亡到这陪都郊外的乡下来的。

逸鸥背着月光，向着新起的小土堆静立着。

——“你这小坟堆，我真想把你抱着，一抱抱回去呀，就给用毛毡裹着我的仪儿一样。”他心里又起了这个执扭的想念，以下便发出了声来。

——“也好，仪儿！你安静睡吧。我想你睡在这儿，比睡

在你肺结核患者的爸爸旁边，比睡在你劳瘁得和纸扎人一样的妈妈旁边，总要舒服些吧。没有蚊子再来咬你了。……也不会再有什么病痛和饥寒来苦你了。……你安安静静地睡吧。……”

——“仪儿，你爸爸反正不能长久保护你们的，不仅不能保护你们，反而要害你们。你妈妈也的确是太劳瘁了。抗战以来一年一个地生育了你们姐弟三人。由南京武汉而重庆，不断的在烽火中流离，衣食住都赖她一个人料理，现在还要服侍着我这个痨病的爸爸。仪儿，你是疼惜你妈妈的，你现在安安静静地睡，也用不着再要你妈妈替你打扇了。……”

似乎有想流眼泪的意思，但只如那人人都在望雨的天空，却仅空空地闪了几下电。

象浓烟一样涌起的稠云，也象浓烟一样，消散了。

月光在唱着胜利的歌。

三

瘦削的人拖着一条很瘦长的黑影在稻田埂上移动，黑影似乎很重，就好象一匹瘦削的马拖着一尊平射炮上坡。

竹根杖很义侠地在回答着青蛙们的鼓励：“对的，对的。我一定要帮助他到底。”

从稻田拖到了一条小河边上，在被水冲坏了的岸边上拖，好容易拖过了一条长长的石桥，又经过了一段稻田，折进一座坐西向东的农家院子里去了。

黑影掉了头，拖的人好象是嫌其太重，又在向前推，推到了院落右手的一间厅堂前面，月光没有照到的地方，黑影也卸下来了。

四

这儿便是逸鸥的家。

他喘息了一会，左手把头上的盔帽揭了下来，顺便用袖筒拭去了额上的汗。

厅堂里没有点灯，待他一跨进门限，却又有微弱的呻吟窜进了他的耳里。

这呻吟不是从卫生所那样远的地方来的，也不是由那卫生所旁边的竹林里来的，而是来自厅堂右手的房里。

他匆匆地走进房去，房里更加黑暗，在他眼前差不多什么都没有看见。进门不远处横着一把竹制的睡椅，虽然瘫着手等他去碰，却没有被他碰着。

呻吟是从那后首的一间大木床上发出的。他从逼窄的隙道走向床边，在黑暗里习惯了的眼睛看出了眼前的景物来。他看见他的夫人坐在一个小竹椅上，伏在床沿一面在替他睡熟了的大女儿抓背。床的这一头，“大”字形地睡着病了的第三个孩子。他把竹根杖倚在床柱边，连忙去抚摩孩子的额部，烧还没有退。孩子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坎肩，露骨的两腿和腹部都袒露着，他顺手把旁边的一个布片拖来了掩在他的腹上。

——“他要给你揭开的，他不盖。”母亲带着哭泣的声

音说。

果然孩子的左手一伸下来便把布片揭掉了。

逸鸥无可如何地伫立了一会。

——“你怕还没有吃饭吧?”他问他的夫人。

——“什么也吞不下啦,”哽咽着继续说:“刚才珍儿闹着要去看他阿仪弟弟,我拿了一个烧饼谎着他,把他哄睡着了。”

他的夫人在卫生所看护仪儿,看着孩子死了,在下半天又才把逸鸥换去办理了掩埋的事情。

逸鸥也是连中饭都没有吃的,但他并没有感觉有这样的需要。

有蚊烟香的熏人的气息。

——“你上床去睡吧。这蚊烟香熏着,俊儿也会难过。”逸鸥这样说着,把帐钩上挂着的火柴匣取来,擦燃了一枝火柴。接着把床头的一个书案上的菜油灯点燃了。

逸鸥夫人默默地移上了床去,用葵扇揙了一下蚊子,把蚊帐放了。罗纹的方形蚊帐,和主人的脸色一样呈着灰暗的颜色。

逸鸥把自己的竹根杖和盔帽挂在了床前靠壁的衣架上,把米色上衣也脱了下来挂好,顺手又把床下燃着的蚊烟香灭了。

书案上有七零八落的书籍和文件,也有小儿吃的药瓶和豆浆瓶。一束信件和报纸吸引着了他的视线。这是每天下午他所服务着的一个机关里要给他送来的。

平常他唯一的渴望是要看傍晚才能看到的陪都的报。他

最关心的是欧洲方面的战争的消息，其次是他喜欢的文艺栏。他把绳子解开了，但把报推在了一边，却先拿起了两封信。

一封很厚实，他连忙地打开了来，里面却抽出了一束钞票，外边裹着几张信笺，粗大的字迹。

逸鸥：

今天城里送了一千块钱来，是文艺奖助金保管委员会送给你做医药费的，望你收下，把收条写好寄去。

此事望你不要固执。朋友们都很关心你，保委会也完全出于诚意。这对于你作家的清高是丝毫不会损坏的。望你千万不要固执。

祝你阖家都好，小朋友们的病好了吗？

佟　烽　7月27日。

这事情他早就知道的。为他请求奖金的事情本酝酿了很久，但因为顾虑着他的洁癖，友人们颇为踌躇。最近因为两个孩子病了，朋友们也就打破了一切的顾虑，替他把这一件事体办妥了。

佟烽说的话，在逸鸥感觉着有不得不依从的义务。他是逸鸥的畏友，也是所服务着的机关里面的主管。逸鸥虽然卧病了一年多，但机关里面，并没有要他离职，他的业务由朋友们替他分担了。因此他特别爱他的机关，也特别对于佟烽怀着敬慕，但他还是在踌躇，他把信和钞票推在一边，又把第二封信取出来看。

这是一座大学的图书馆催缴书籍的信。两年前了，他曾经向那图书馆借了六本书。不幸在城里的机关被炸，那些书

连同自己的书物一道烧毁了。

这信引起了他的极深重的责任感。信上说："该项书籍目前在坊间无法购置，急望缴还以便参考。"——这怎么办？无法购置的书，怎么缴还法呢？他把眼光移到那钞票上去了。

又是一阵孩子的呻吟声。他把头掉过床那边去，突然看见映在蚊帐上的他那瘦削的黑影，连他自己都不免吃了一惊。

一种危险的思想象闪电一样在眼前闪了一下。

他看着床栏上套着一根麻绳，捆行李用的，不十分粗。他起身去抚摩了它一下，随着走到床前把蚊帐揭开来，看见他的夫人坐在床的正中，抚摩着孩子的肚腹，依然在流眼泪。

他又把蚊帐放下，退转来了。

倒在睡椅上躺着，开始在考虑一千块钱的用途。

五

一千块钱！可来得真好，接受了吧。

六本书本来是并不怎么名贵的文学书，在战前的价格顶多不过十块钱吧，但在目前怕要管两三百块钱了。是的，这是应该偿还的。就赔偿三百块钱吧。

书实在值得宝贵，自己就因为不善利用书，误过一批小朋友，"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① 我前年在儿童剧社讲过这首诗，把"田田"两个字讲错了。我以为田里种着荷花，一个田

---

① 见《乐府诗集·江南》。

又一个田的。后来无心之间翻到《辞源》，才发现这是形容荷叶之多。这是应该向小朋友们赎罪的。就送他们一部《辞源》吧。小型的，正续两编三册，时价怕要值两百块钱吧。好的，我就送他们两百块钱，让他们买一部《辞源》。

仪儿在的时候，本来是说好了要送到保育院去的。现在仪儿是已经死了。我多谢保育院的厚意，答应我的仪儿入院。假如我要替他置备衣物怕至少要费五百块钱吧。我就作为仪儿还在的一样，把五百块钱捐献给保育院吧。

六本文学书三百，小型《辞源》一部二百，捐献保育院五百，这已经是一千块了。但怎么办呢，今天掩埋仪儿的用费，向房东借了四百块钱还没有偿还！

一切都只好拜托佟先生了。一千块钱的处置只好拜托他，四百块钱的偿还，也只好拜托他了。

我现在只有拜托他，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六

他从睡椅上又撑起来了。走到书案旁边，找到了一张旧的原稿纸。只有插在铜套里面的一只小楷鸡狼毫保持得十分润泽。笔蘸在墨盒里了，一点一画地写出了秀丽的字与行。

佟烽先生：

我感激你。一千元，我就照你的意思领受了，可我要恳求你几件事。

一，我前年借了××大学图书馆六本书，不幸在城被炸，焚毁

了。今受该馆来函催缴（原函奉阅），无法缴还。我恳求你由这一千元内拨三百元寄去，以作赔偿。

二，未病前曾为儿童剧社讲书，讲错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田田"两个字。误了小朋友们，至今耿耿在心。我恳求你拨二百元献给该社，以作购置小型《辞源》之用。

三，仪儿已于今午夭折，仅仅四年的生命便夭折了。生前承你关心，已约好送保育院，可不幸已经夭折了。我作为仪儿还是在生的一样，恳求你拨五百元献给保育院，并以报答保育院允我寄托仪儿的厚谊。

四，仪儿死去，掩埋费用了四百元，系向房东告贷。我现在手中不名一钱，恳求你用你自己的钱为我偿还，我是感德无量。

以上种种请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原谅我，你也一定能够答应我。

祝你永远康乐。

逸 鸥 27日夜半。

他把信写好了，把钱和各种文件同装进一个大信封里，把信封面也写好了。

封面上写着："留呈 佟烽先生。"

危险的想念不断的在眼前闪电。他在信中虽然一字也没有提到，可那想念就和他投射在蚊帐上的黑影一样，是十分鲜明的。

他是想踏进那未知的世界里去，而且不仅是他一个人，还要连同着他的妻，他的还活着的一对儿女。

麻绳诱惑着他，他又掉过头去，但他的黑影使他吃了一惊。

七

——“珍儿的爹，你睡了吧。”他的夫人从蚊帐中叫出，“你的病再闹翻了，又怎么办呢？”

他又想哭了，但眼睛却很干涩。

把信来揣在裤包里，率性把菜油灯吹熄了，退在睡椅上躺着。

他是在等待，等待他的夫人睡熟，但他那疲倦不堪的身体却没有听从他的意志。

月亮从后壁的顶窗上照进了房里，斜射在衣帽架上，就给活物一样，在慢慢地移动。

逸鸥好一会都没有动静，等他的夫人下床来，替他把头上挂着的小圆帐轻轻地放下来罩着的时候，他丝毫也没有觉察。

虫子的声音不断地在四处叫。

1941年7月29日

波

一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武汉准备撤退前的第二天，有好几艘疏散市民的轮船，都在这天的清早，先后离开了码头向上游驶去。

这一只在平时充作轮渡使用的老船拖着满身的难民和行李，喘息着在江面上匍匐，匍匐，好半天了，但离武汉还不很远。

二

尽管是怎样的没有秩序，船一离了岸，上船时那种不可名状的骚乱镇定了下来，人们在逼窄的隙地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爱说话的人把话匣子打开了。

本来是有相熟的同路人自不用说，便是陌生的人只要座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位邻近便自然构成出一个个的社交环境。

话题是复杂多样的，抗战建国的前途，武汉三镇的命运，日寇的暴行，我军的勇敢，国际的同情，乃至油盐柴米，离合悲欢之类，就给水里的波澜一样，这边平了，那边起来，一个接上一个，一个掩盖一个，为那轮船底机音，那单调的独唱，构成着一片复杂混茫的伴奏。

谈倦了，斜倚在行李上或靠着船壁上便打起盹来，谈饿了，船上是没有饮食的配备的，用意周到的人便把随身带着的干粮和水瓶取出来吃喝。这些是间歇音符的一部分。轮船的机音始终没有停止，其它的伴奏也始终没有停止。

时而有小儿的尖锐哭声，这金属性的洋唢呐，正从船尾甲板上的一角又高举起来了。

三

一对年青的夫妇，坐在后甲板的一只角落上，那儿有一面小方格形的木阵，要比甲板高过一尺光景。

男的穿着一件日本式的学生装，是绀青哔叽的，连铜制的钮扣都还没有换掉，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才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年纪不过二十五六，身材细长而脸色苍白。

女的要年青些，人也矮小，没有化装的素脸，小巧而带着暮黄色，两边的颊上隐隐呈着褐色的晕斑。剪得短短的头发，高齐领缘，也毫未加以修饰。

两人都很寡默而带着焦躁，和年龄不相应地。

女的抱着一个七八个月的男孩，有一个营养不良的小猴儿一样的面孔，时时发出神经性的哭声。

两人太没经验了，也怕因为走得太仓猝吧，干粮和饮料丝毫也没有带。船已经走了大半天，两人都在为着饥渴而煎熬着。

更加不好的是婴儿要吃奶。

本是不足的母奶，因为饥渴，又加上心焦，很快地便被吸空了。一对橡皮嘴子一般的奶头，换来换去地把给婴儿咂，自无补于刻刻增进着的婴儿底饥饿。

婴儿不断地号哭。

年轻的父母只好换来换去地抱，抱也无济于事。哭得令人不耐烦了，便开始在心里互相埋怨，继而竟发出了声来，带着北边的口音。

——“早知道这样，留在汉口好了，反正是该饿死的！”男的埋怨着，这时候哭着的孩子是在他的手里。

女的埋着头没有理会。

——“明知道船上是不会开火的，干粮一点也没有带。买得听罐头牛奶也好啦。”男的在自言自语中，多少还含得有一些商量的口气。

——“你真有先见之明！”女的抬起了头来，愤愤地抗议着，又把哭着的孩子夺过手去；一面把奶头塞进他的嘴里，一面又继续着说：“你这小东西，你把我磨死就算事。”

——“谁个要磨死你啦！”男的也愤然起来了。

——“你天天在外边跑，怎么不买一点呢？”

——“钱是在你手里的，你要惜着用啦！”

——“不知道你究竟有多少钱哟！”

男的经这一反诘也就忍耐着沉默了。

——“我们那一千块钱呢？”停一下他故意用日本话来说了这一句。

——“缝在孩子的这斗篷里面了。”她很勉强的也用日本话来回答，并指着孩子身上穿的一件红色的小棉斗篷。

含着空奶头的婴儿，大约以为是受了欺骗吧，哭得可是更加火烈。

四

突然有飞机的拍音，隐隐从空中传来。

全船的人就象感了电一样，说话的也把话停了。

这时小儿的哭声便成为了众矢之的。坐在近旁的一位老婆婆念起佛号来，一面念着，一面也在戟指怒目地禁止小儿不要哭。

拍音愈来愈近，船上的空气愈见紧张，而啼饥的小儿的哭声也愈见火烈。

这可犯了众怒了，有好些激躁的人便向那对年青的夫妇唬吓了起来。

——“你们老是干涉，小孩子哭有什么办法呢？其实飞机上那里听得见！”留学生含着敌对的意思这样说。

——“造孽的！”旁边的那位念佛的婆婆发言了，“鬼子的

飞机上是有听话筒的，下面的什么声音都听得见啦。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另外有一位猛凶凶的男子闯上前去。“一定要那小杂种哭吗？我要给你丢下水去！”

说着，他出其不意的便从那女子手中夺了过去，那对年青的父母连抢也抢不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便被那凶汉投进江里去了。

母亲惨叫了一声，立地想越过船栏跳下江去，却被他的丈夫死死地抱着。

——“不要抱着我，快打救孩子！快打救孩子！”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红斗篷在波面上浮起了一下，很快的又被卷下去了。

——“呵，孩子，孩子！我的孩子！”母亲发狂般地大呼而挣扎，可是她的丈夫仍死死地把她抱着。

——“嘘！”大部分的人都在嘘。——“嘘！”

——“率性把这两个家伙一道掼下水去！”又有暴躁的声音这样说。

——“你们这些造孽的，没作声呀！”念佛的婆婆也在生气，“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为什么老是死死抱着我呢！”不断的挣扎着的母亲，也渐渐衰弱下来了。

丈夫呈着一个极其悲惨的面容，始终没有作声。

五

紧张了好一会，飞机的拍音渐渐低了，远了，卒至听不见了。

大约是敌人的侦察机飞来侦察了之后又飞转去了，再不，便是转换了方向。

大家都抽了一口气。

念佛的婆婆又雄辩起来了："还是观音大士有灵有验，我们的菩萨供得高。观音大士只要把眼睛一抬，敌机就要飞转去的。你们还不晓得哟，前一回日本鬼子炸长春观，下一个蛋来正对着观音菩萨的头，我亲眼看见观音菩萨伸出手去把炸弹接着，又扔回去，便把日本鬼子的飞机打下来了。"

年青的母亲还在抽咽着。

——"这位女太太，"念佛的婆婆转向着她，"你不要伤心了，你的孩子虽然丢了，但他打救了一船的人，打救了你两口子，观音菩萨会保佑他的啦，一定要收他去做金山童子①。你们还年青，明年他就会转胎来的啦。"

年青的母亲依然抽咽着。一两刻钟前还在发嘘的利己鬼们，现在好象都为孩子的母亲悯然起来了，连那位凶手大约是天良发现，或许也怕是害怕那父亲报复，在未经注意之间，也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

① 佛教无此佛弟子名，疑指善财童子。佛寺观音大士像侧，多立善财童子像。

母亲抽咽了一会，突然又号啕痛哭。

拥抱着她的丈夫结局是打破了沉默："不要哭了吧。我们也不怨恨谁，只怨恨日本鬼子残暴，只怨恨我们中国人没有教育。成千成万的儿童都被日本鬼子炸死了，我们的孩子也等于被日本鬼子炸死了的。不要紧，我们还年青，我们要报仇！……"

——"你们不用说也是有钱的人啦。"念佛的婆婆插了一句。

经这一句的插入，母亲的痛哭突然止住了。

——"你说什么？"她漠然的发问。

——"你们是出过东洋的人啦，有的是钱，到了四川重庆总是有办法的。"

——"哈哈，有趣！哈哈，有趣！"年青的母亲突然大笑了起来。"我们有的是钱，给娃娃一道带走了！给娃娃一道带走了！哈哈，有趣！有趣！给娃娃一道带走了！……"

差不多就和那念佛婆婆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样，这年青的母亲从此便老是念着这几句："哈哈，有趣！有趣！给娃娃一道带走了！"

六

这一对年青的夫妇到了沙市便登了岸。

女的老是笑，老是念那两句单调的话。

男的呢？也老是扶着他的夫人，一直是沉默着，沉默着。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

1942年7月14日

地下的笑声

你们要我自杀吗？哼，我偏不自杀！我要是自杀，那不是成为了你们的帮凶？你们害得我已经够苦，剩给我的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早迟是会死的，而且死已经逼在了我的面前了。但我偏不帮助你们把我赶快弄死。死了好做你们的肥料吗？好让你们的世界更干净些吗？在你们的乐园里面，至少还有我这样已经快要腐烂的活的尸骸存在，我感觉着起码的复仇的快活。

有什么悲惨可言呢？我并不感觉悲惨。要痛吧，痛得更彻骨髓一点。要痉挛吧，痉挛得更僵硬一点。瞎了的不是我，残废了的不是我！我倒庆幸我的指头把我打救了。它们真痉挛得出奇呀。我是那么崇拜小提琴的人。我抱着小提琴，胜过抱着我自己的心脏。我那么崇拜珂尔曼①，他真是我的宙司大神②，是他在统治着这个世界，这个丕达哥拉司③的音乐世界。当我醉心于练习提琴的时候，谁有过我那样的专心呢？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上海《文萃》第二年第十七期。

① 珂尔曼(A.Guilmant，1837—1911)，或译基尔曼，法国管风琴演奏家、作曲家。

② 宙司(Zeus)，通译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罗马神话中称为朱庇特。传说他威力无边，是诸神和人类的主宰。

秀的献身于我，或许有我那样的专心吧？我自己可以发誓，我就从不曾以那样的专心来对待过秀。秀呀，请你原谅我吧！尽管你为我害得要死，我为你也害得要死。不要误会啦，我们并不是在害相思病呀！笑话，那种十二世纪的病！晓得么，她是为我害了花柳病的？我也为她害了花柳病的，晓得么？出奇得很呀，而我的手指却在我最热中于珂尔曼的时候，我最热中于他那颤音，用尽我的苦心来练习的时候，而我的手指却在这时候开始痉挛了。啊，我听不得小提琴的声音，尤其是那颤音，我只要一听见了，我这好好的手指头就要痉挛得发直。这使我想成为提琴家的念头断了。我有办法吗？要想当提琴家，而手指却要罢工！我有办法吗？我为这，不知苦闷了多少。而我为了医治这，也不知费了多少力。大夫说我是神经病，我感受着侮辱。我倒曾经横过心，想拿把刀来率性斫掉这发神经病的手指。这家伙真是出奇，真是在发神经病。什么微妙的动作都可以做，却偏偏听不得提琴！可我今天感着庆幸了。手指向提琴罢工，我向人间乐园罢工。假使我的手指不那么出奇，它们就把我造成为珂尔曼第二，我不是替人间乐园锦上添花，站在红氍毹上死命地替那些从汗毛孔中分泌出黄色液体来的白塔油们④取乐吗？我今天算来了一个总罢

③ 丕达哥拉司（Pythagoras，约前580—约前500），通译毕达哥拉斯，古希腊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据说他用数学研究乐律，指出弦长的比数愈简单则其音愈和谐。他所创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曾盛极一时，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其影响仍未消失。

④ 白塔，即英文 butter 的音译，俗称黄油或奶油。这里借指吃黄油的生活优裕的阔人。

工，我的手指起了领导作用。

好家伙！就是那白塔油！他把淋病梅毒传染给了我的秀，又由我的秀传染给了我。他侵占了世界的一切，竟让他的巴西鲁士①也在我的血液里，我的骨髓里，我的大脑里，开拓了军事基地！好家伙！这急性的恶性大扩张！好家伙，他竟把我做成了他的殖民地了。不仅是我，还有我的秀啦。她是菲律宾。我呢？哼，我是大中华民国！请不要误会，我的秀是贞洁的。她比圣母玛丽亚还要贞洁，比我的提琴还要贞洁。我的提琴？谁知道它落在了那一位帮闲者的手里呢？我的亲爱的巴西鲁士呀，你是神圣的贞操换来的，我宝贵你。什么？"六零六"？什么？"九一四"？②哼，你们去找白塔油！我是大中华民国，就让我腐烂到底吧。腐烂在今天是神圣。腐烂在今天就是贞操。白塔油们会知道这个奇迹吗？

谁又能说不出奇呢？我只有一条腿，然而我的骨髓痛却是两条腿一道痛呀。我失掉了一条腿，我的秀失掉了一个女儿。我的腿虽然失掉而它还痛在我的身上，我的女儿虽然失掉，她不会还痛在秀的心上吗？她把她失掉了，而且也是为了我。哦我！我诅咒我自己！我诅咒那个"五四"③，那个大轰炸的"五四"！日本鬼子的炸弹，那不是美国废铁做成的吗？

---

① 作者原注：或作巴奇鲁斯；杆状菌学名的译音。

② "六零六"，亦称"洒尔佛散"（德文 Salvarsan 的音译）、"胂凡纳明"（英文 arsphenamine 的部分音译）。抗梅毒药。 "九一四"，即"新胂凡纳明"。系由"六零六"改进而成。

③ 作者原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与四日，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连续大轰炸。

它炸坏了我们的乐园，炸断了我的腿，炸掉了我的女儿。谁知道我们的女儿是随着我的腿一道失掉了呢？不，她是活着的。秀为了救护我，她把她交给了不认识的人，带到不认识的世界里去了。已经六岁了啦，算来。她一定没有死，而且在受罪。有人在用烤红的火钳来烙她。她也小小地便成了一个残废者，让那美好的乐园多着一件难看的东西！

哼！我是顽强的，谁说我是弱者！我的秀也是顽强的。东京的警察用电刑来拷问过我们，没有把我们拷问死。台儿庄脱围没有死，徐州脱围没有死，长沙大火也没有把我们烧掉。我们是顽强的。我们的女儿更是顽强的。她不是在她娘胎中便抗拒了我们的敌视？不，是社会的敌视，是白塔油的敌视，是侵略者的敌视。她不受欢迎，顽强地来到了这个世界。她来，一定不是叫这个世界成乐园，而是叫这个世界成为火山。她是顽强者。我不相信她会死，她是一定活着的，一定很顽强地残酷地活着的。我这失掉了的腿还在身上痛，我这失掉了的眼睛还这样能够透视，她不是还在这防空洞里面吗？谁个不相信？我就相信。

岩石里面开出了宫殿来，我赞美这一锤一钻打出来的地下宫殿。这冬暖夏凉的神仙洞府！谁说我值不得骄傲？警察来又把我怎样呢？特务来又把我怎样呢？保甲长管得了我吗？请你来拉壮丁吧！请你来征实吧！大隧道里面有一万四千壮丁，有四亿八千万根金条！不要笑啦，谁同你笑！你们的本领大得很，秦始皇向你们山呼，袁世凯向你们请安，汪精卫向你们举手。你们有的是“民主”，有的是“和平”，有的是“宪

法”，有的是“礼义廉耻”，有的是“忠孝仁爱”，而且有的是“美国物资”，“美国配备”，“美国精虫”，这使你们空前的“宽大”而且“伟大”。你们那一样还不“美”呢？冈村宁次① 都在向你们称臣了，多光荣呀！哼，我偏要在这儿独裁，我就看你们把我怎么样！我偏不做你们的抽水马桶，看你们把我怎么样！

秀呀，我真对你不住！你一个人做了我一个人的奴役。我今天对人间乐园总罢工，我首先要争取你的解放了。你还年青，你还可以有为，只要没有这个独裁者的累赘。我是太自私了。我就靠了吸你的血，卑鄙地但又骄傲地，一直活到了今天。我真感谢你呀！我感谢这打出了地府的人们。神圣的地上乐园容不下我，而我却能够在地底宫殿里和巴西鲁士们作最后五分钟的斗争。我恨我不能成为肉弹，不然，你怕我不能够把那联络官炸毁，把那些博士们炸毁，把那些白塔油们炸毁，把秦始皇、袁世凯、汪精卫炸毁吗？我领略着阵亡的滋味了。我崇拜着那些人们，那些为炸毁“和平”“民主”而成了肉弹的人们。秀呀，你是有资格的。我今天要争取你的解放！这首先就在解放我自己。我至少是成为了巴西鲁士的肉弹，使它们和我同归于尽。

我不是孤独的，秀，你也不是孤独的！天上要现彩虹，夜空中要出彗星。谁个说“叫化子死了天上不出彗星”啦？今天

---

① 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东京人。日本侵华期间，历任日军要职，直至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首要战争罪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曾充当蒋介石秘密军事顾问。一九四九年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

的天上已经不是那么势利的了。拉下来，把天上的一切拉下了地府。地府里有一万四千人的大合唱，在庆祝我进入地底的深渊。最下的最下是最上的最上。秀呀！你的精神同我永在！……

想念中的秀提着针线篮子回防空洞里来了。买来了几张烧饼和一炼奶筒子豆浆。她在附近的城门洞口做着针线过活，平常除掉一些小市民或士兵找她补补袜底之外，谁也不会多看她两眼的。她的鼻子已经被巴西鲁士吃掉了一半，但这在她先生的眼里却依然是三年前的希腊美神亚佛洛季蒂①的鼻子，那么样端正而又秀丽。年纪也不过三十左右吧，头发和眉毛都已经脱光了。一头不整齐的茸毛，就象才孵化出来的仔鸡，但这在他先生的眼里却依然是三年前的秀发如云。眉毛还是那样的清秀。上下眼睑都糜烂成了两条红线，依然是睫毛长长。朦胧的眼睛依然是明星灼灼。干瘪的两颊上依然开着玫瑰。生着冻疮的龟裂着的耳壳依然象一对蚌壳。烧黑的嘴照样的红，缺了的牙齿照样的白。一切都还是三年前的老样，不，还是六年前，十年前。

十年前，他们同在日本东京学习音乐。他们都是东北人。先生是想以提琴成家，先生的秀是在练习女高音的。他们在静冈海岸，和当时路过日本行将赴美深造的聂耳②，有过一两

---

① 亚佛洛季蒂(Aphrodite)，通译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② 聂耳(1912—1935)，原名守信，字子义，云南玉溪人。作曲家。作有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

次的接触。这使他们的精神上感了电，祖国爱逐渐地战胜了音乐爱。他们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界的爱国运动，成为了积极分子。就在这时候，秀的先生得了一种怪病。他是学提琴的，学得十分专心，而他按弦的左手无名指与小指，只要一听见提琴的声音就要抽搐，简直没有方法按弦。在东京医治了半年的光景，结果是无效。这是一种精神病，只要不拉提琴，是毫无痛痒的。提琴家于是更积极地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运动家。就在芦沟桥事变发生的那一年五月，他们俩遭了日本警察的检举，受过一些酷刑，结果是"敕令出境"了。

他们回到了上海。在"八一三"以后，一同参加了一个战地服务队，到过台儿庄和徐州，参加过激烈的战斗。在徐州脱围回武汉的途中，先生的秀有了孕。虽然用尽土法打胎，没有成功，因而也就只好一同退出了团体。由武汉的撤退，经过了长沙的大火，辗转由桂林贵阳而步行到重庆。这是一九三八年年底的事。一九三九年"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给了苟且偷安的重庆市民很大的威胁。音乐家的左腿就在"五四"那一天被一个炸弹的破片炸断了。那时候他的秀生下一位女公子才满两周月，她为了要救护自己的丈夫，仓惶地把女儿递给了在慌乱中逃警报的人，那样就作了永远的生离。失掉了腿的先生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两个月，性命虽然保着了，但因失血过多，营养不良，又染上了肺结核，以后便永远地荏苒床席了。

不幸的遭遇还没有达到它的最高峰。世间上确好象有这样的一个恶魔在作弄着他们，要使得他们证明这个地上乐园

确实是恶魔当道。秀是很美貌的，她不仅是音乐家眼中的亚佛洛季蒂，她那希腊雕像式的面貌和身材使她的一位同乡，美国博士，在做着一座民间银行的秘书，也把她选拔了出来，作为花瓶供奉。她以一个人的力量养着她们夫妻两人，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这位东方的亚佛洛季蒂却真象是一尊雕像。秘书几次约她去南泉或北碚洗温泉，她拒绝了。几次邀她去看电影的日场，她也拒绝了。而她在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却偏偏去参加了一次文化人的集会，被人怂恿着更参加了《黄河大合唱》。这使秘书抓着了机会了，一顶红帽子便把花瓶扔出了乐园。

失业的危险早在预料中的，倒也并不那么苦痛。好在他们的生活本来简单，摆摆地摊，变卖所有的衣物，再做些零碎的小食生意，尽管物价每天每天在那儿高涨，倒也可以勉强应付。但不幸在三年前的秋冬之交，音乐家又感染了普通的流行感冒，更转成了肺炎，经一位美国博士的诊断，只有打盘尼西林针才可以有救。盘尼西林在那时才到重庆不久，博士索价十五万，而且还要先付。当时的十五万要当今天的二百五十万了，一位失业的女人那里有这么多的钱？朋友吗？谁又能凑集得那么多？何况那年的秋冬之交正是日寇作最后的挣扎，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着湖南广西，大批的难民在朝重庆涌来，重庆的人们也正准备着作难民的时候！这怎么办？有一条捷近的路，但那路是很危险的。那便是走向银行秘书那里去向他借钱的路。她苦闷地踌躕了。但终于为了爱，为了要救自己的先生，她抱着舍身饲虎那样的心，却依然腼怯地走

了那条路。钱是借到了，十五万。秘书当场取了她的抵押，便是她的贞操。

这事情她是决心瞒着音乐家的，当然并不是存心欺骗，而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只要他的病能好起来，那她的这点牺牲应该是无足重轻的，她自己就象到妇科医生那里去受过一次诊察一样，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万一先生的病依然没救，那她也是决了心的，她要走另外一条更捷近的路——但不是死，而是走向认真抗战、认真做人、没有人吃人的地方。盘尼西林针打了。先生的烧退了。肺炎的征候也就果然消除了。先生问到了盘尼西林针的费用，先生的秀串通了医生，说是施疗，凡是抗战军人或其家属是不取费用的。事实本来是这样，但一切的东西只要进了目前尚黑时代的中国，便全部都进了黑市。先生一时是被瞒着了，但这隐瞒确只是一时。地里播下了种子不久便要迸芽，先生的秀仅仅一次的舍身，不幸的是竟受到两种细菌的感染，一种淋菌，一种是梅毒。这细菌的联合军真象美国人在全世界扩张军事基地一样，不久又侵略到音乐家的身上，而且极尽了恶性的扩张。起先是不注意，被淋菌侵犯了眼睛，一夜之间便使音乐家的双目成盲。继后又使他的右手的肘拐，得到了淋毒性的关节炎，使那个关节也硬化了。这悲惨的暴露使得先生的秀几乎发了狂，她伤心地把她那一次的舍身表白了。

我今天遇见一位熟人啦，喏，就是那位独身主义者的女医生鲁静芷大夫。我们已经六年不见了，喏，就是那位替我收生

的大夫啦。你不记得吗，她是山东人？她说她最近才从歌乐山搬进城，就在这七星岗附近开业。公家的事情她不肯干了，她看不惯那些贪污舞弊的情形。男的也贪污，女的也贪污，凡事属于官，必然就是贪。我们是在城门洞口遇见的啦。她公然认出了我，倒使我大吃一惊啦。她说，“你怎么变得这样了？该是先生做了些对不起你的事情吧？看情形你是梅毒第三期啦。”假使是在往年，我会痛哭一场的，这几年我倒奇怪，什么眼泪也没有，我象一团火成岩，滴不出一珠水浆。

我告诉她，“你不要误会，不是我的先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是我做了对不起我的先生的事。”她一听了我这样说，她那本来是很黑的脸上突然罩上了一层更黑的云，就象快要大雷雨那样的天。我又连忙向她说：“请你也不要误会，也并不是我自己堕落了。我们的际遇很悲惨，——我知道你不高兴说悲惨，但我为了方便啦。——你假如愿意听，又假如有工夫，我愿意把我们这六年来的惨史详细地告诉你。”她答应了我，要我跟着她到她诊所里去，我也就去了。我便把我们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老是摇头，叹气，埋怨我为什么不听她的话没有搬下乡去。她不是叫我在产后到乡下去住吗？又埋怨我为什么不写信通知她。既感染了那样的性病，为什么不赶快打针，赶快治疗？倒算她真会体贴人。她不让我说，她先就这样说：“结果怕还是没有钱吧？做医生的人有的比病菌还要可恶。他们也就给银行家一样，两只眼睛只看得见钱。病菌还有药可医，这种杀人的医生是没有药可医的。他们都在帮助病菌，也都在帮助日本鬼，帮助洋人。你先生的眼睛是没有

救的，手拐也没有救的，其实趁早治疗都是有办法的啦。我们产科收生，你该还记得吧？凡婴儿生下来，总要用硝酸银给他点眼，那就是怕他受了淋毒，成为风眼啦。趁早治是毫无问题的，现在可惜是太迟了。但你们还是应该赶快治，现在两种病都是有特效药的。”

你说，这位鲁大夫不是一位出奇的好人吗？她又说起她的母亲在生前受了她父亲的虐待，世间上的男子差不多都是坏人。她所以要成为独身主义者啦。她又说起，她回到山东去要办一个“武训义塾”①，她还是那样崇拜那位山东“义丐”。不过这位鲁大夫也出奇得可怪，她那样一位好人，却替山东的情形非常悲观。她说，前几天有一位山东同乡，也是一位美国博士啦，才从山东来，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那边还是在杀人放火。我问那位同乡是怎么逃出来的，她说，他是从临沂逃到南京，从南京坐飞机来到重庆。你想这样的人说的话怎么会不夸张？我是不相信的。假使那样的杀人不眨眼，他怎么能够逃出临沂？假使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怎么能够在南京坐上飞机？但是鲁大夫却单纯到那样，把他的话信以为真。她说，她是失望了，中国真没有救了。她所寄托的唯一的希望也没有了，杀人放火怎么能够救中国？殷纣王怎么能够打倒殷纣王？

我没有说什么话。我不想抵触她。我晓得她是真正爱中国的一个人，她是真正的一位好人。只有事实才能够证明她

① 武训（1838—1896），原名武七，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他通过乞讨、放高利贷等，积钱买地兴办“义学”，故称“武训义塾”。

的轻信，她见到事实的时候，一定容易改正她自己的轻信的。我虽然不相信那位美国博士的话，但我也拿不出事实来。我们又不在山东，我们又不在东北，我们是陷在重庆的啦。我们又不能够飞，我们是陷在重庆的防空洞里的啦。自己没有看见过的东西我总不相信。但我只好劝她："你赶快想办法回山东去吧。去看看那边的实际情形，假使真是坏，你也可以想想办法来挽救挽救啦。"她听我说，她倒笑起来了。她说："我在目前倒要想想办法来挽救你们。我要给你们打针，不要你们的钱。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有钱的。把你们的病赶快治好，不要使它更坏。"她问我："你们究竟住在那里？"我踌躕了，只说住在这附近，我要先回洞来和你商量，再去向她回话。

我是知道的，你是不愿意受人怜悯的，你也听不得人说打针。所以我不敢当面领她的盛情。但我在这样想啦。我想这鲁大夫究竟是一位好人，我们就受好人的帮助吧。你的眼睛虽然没有救，手足也残废了，但你依然是有作为的。你昨天不是还对我说：你要做一首《大隧道群鬼大合唱》吗？你不是要让那死在大隧道里面的一万四千人从地底发出声音来吗？只要我们的病好了，你把它做出来，我可以帮你誊写。苏联有一位作家，你是知道的，就是写出了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的儿子》的奥斯托洛夫斯基① 啦，你是知道的。他不是也瞎了眼睛，周身都神经痛，瘫在床上把那些著作写出来了的

① 奥斯特洛夫斯基（H. A. Островский，1904—1936），苏联作家。所著长篇小说《暴风雨的儿子》，通译《暴风雨所诞生的》。

吗？你是可以成为优秀的作曲家的。眼睛看不见，更加使你深入了音乐世界的核心啦。我们只要病好了，我怎么也要扶持着你。我们要想办法离开这儿，到那没有人吃人的地方去。尽管我们的肉体受了凌辱，遭了摧残，但我们的灵魂是洁白的，是洁白的呀，谁敢说我们不洁白呢？他们一定不会厌弃我们。就是一双破草鞋吧，我相信他们一定要想出办法来安顿，不会扔在路边上腐烂的。你说不是吗？是的啦，我们依然还是有出路的。好不好呢？我想今晚就去找那鲁大夫，我要把她引到我们这洞子里来，让她先给你打，再给我打。打“九一四”啦，鲁大夫说她是不要我们的钱的。当然我们也没有钱给她，但我们的病好了，我们可以做许多好事来报答她啦，做许多好事。……

象一场独白，先生的秀一进洞来坐在一磴石头上，不断地说。她是太高兴了，在地府的深渊里看见了光明。她依然是亚佛洛季蒂，而且生上了翅膀了。先生照例是不大说话的，他睡在一片竹篾床上。没有凳做床脚的竹篾床，就摆在防空洞的地面上，盖了一张军用毯子。

——“哦呀，豆浆都冷了！弋阳，你喝点豆浆吧？”

弋阳就是那音乐家的名字了。没有回音。回音当然是不会再有的，他已经睡在那儿僵硬了。

——“怎么？弋阳！你死了？”

哈哈哈哈哈……

防空洞里面轰传着雷霆一样的笑声。

1947年1月23日

豕　　蹄

漆园吏游梁

上

庄周① 自从他夫人死后，率性把漆园吏的微职丢掉，他的门徒们也就逐渐地风流云散了。

他回到宋国来，寄居在一所陋巷里面；把剩下的余钱去买了些苎麻来打草鞋过活。他一面打草鞋，一面却在瞑想着宇宙间消长盈虚的道理。

“苎麻的种子播在田地间，受着温暖的阳光护摄，受着清和的春风吹煦，无端地抽出了青春的苗条。苗条枯萎了，筋骨成了麻，我如今在把它打成草鞋。我这打成的草鞋，被人践踏穿了的时候，又要委弃在不知道甚么地方的污潴里了。……

“人的一生不就是这样的吗？青葱自乐的时代没有多时，成了可供人利用的器皿，也没有甚么荣幸。”

他一面瞑想，一面打他的草鞋，因此他的工程也进行得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七日上海《创造周报》第九号。原题《鹓雏》。收入《地下的笑声》时改今名。

① 庄周（约前369—前286），字子休，战国时宋蒙县（今河南商丘市）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漆园吏。其著作现存有《庄子》三十三篇。

慢。一双草鞋三天也打不成，五天也打不就。有时应该上耳绊的时候，他又打过了，只得退转来再打。退转来又把耳绊上歪了的时候也有。

好容易打好了几双草鞋，他自己穿起一件破了的大布衣裳，把麻头来做带子，带着他的草鞋到街坊上去卖。卖得好的时候，可以卖个一两双；卖得不好的时候，只有原样而去、原样而回，因为那时候的人已经在穿丝鞋珠履了。

苎麻真是没中用，但是乐得没中用。晚上回到他陋室的时候，乐得把剩下的草鞋来做枕头，倒在地上和着衣裳便睡。睡是再逍遥不过的神游了。有时化成蝴蝶在花丛中翻飞，有时又化成大鹏展着遮天盖日的翅膀，任一些小鸟儿们嘲笑。但是等到醒来的时候，他还是睡在他的草鞋枕上。

有一次，接连几天一双草鞋也卖不出，他是饿得不能忍耐了。他记起有一位旧友在管河堤的事情，他便挨着饿，提了几双草鞋想去向他贯两升小米。①

他好容易才走到了河边，他觉得不象他自己在走，好象有股风吹送一团野火在路上蔓延。那时候他实在是一团火，一团饥火好象把他身上穿的一件破布衣裳，把他手上提的草鞋都要燃毁了的一样。火看看快要熄了，被风一吹又渐渐燃炽起来，他好容易才燃到了河边。

河水是快要到结冰的时候，身上虽然单薄，但亏得有了这么一团火，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冷。有钱人不了解贫寒人何以

① 事见《庄子·外物》："庄周家贫，往贷粟于监河侯。"

能够耐冷，因为他们没有享受过这种火威的恩惠呢。他好容易走到了河边，他先在河水里面照了照自己的面孔。

——“啊，你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周夫子吗？我几乎不认识你了。你的颈子怎瘦得那么细长，就好象白鹤的颈子一样？你的面孔怎变得那么黄熟，就好象臃肿的南瓜？啊，假如你真是南瓜的时候呵！”

他向着他的影子，自行取笑了一场，他觉得他做寓言的工夫真正是古今无俩。

正当他在照影自嘲的时候，他听见有得得的马蹄声走来。他抬头一看，才看出就是那位做河堤监督的朋友。他这位朋友骑着马儿，不知道是来巡看河堤，还是出门闲散的。

他看见他的朋友，就好象炉火遇着油煤一样，热烈烈地便去接着：

——“啊啊，朋友，你来得真是恰好！我有好几天没吃馒头了。我这里有几双草鞋作抵押，请你贳几升小米给我煮粥吃罢！”

——“啊啊，朋友，你来得却是不凑巧。我这个月还没有领薪水呢！”河堤监督毫不踌躕地回答。

庄周只听了他这一句话掉头便跑，一直跑到听不见马蹄声的时候，他才稍微息了一息脚。但是等他息了一忽之后，他饿得来连动也不能动弹了。他便无意识地把手里提的草鞋来乱嚼，足足嚼尽了一只。但也奇怪，他觉得好象享用了太牢一样。

他从此便得了绝好的一个经验。草鞋卖不了的时候，他

便把麻屑乱嚼。

——"啊啊，我真感谢你这真宰！真是道在屎溺，道在瓦甓，而且道在麻屑了。"①

麻屑嚼多了，虽然可以勉强充饥，但是有时总想要点有血有肉的鲜味。有血有肉的鲜味！这在甚么地方可以找到呢？

他想起那回在山中访友的时候，他友人款待他的那只母鹅。

他想起在雕陵，正想要弹打的那只怪鸟。

他想起那回濠梁下的，从容出游的儵鱼，……②

他一面想，一面早把一个铁针来敲成钩，把麻条来续成线，在两个庞大的布袖中还装了两袖的麻屑。他趁着河水还没有结冰的时候，想去钓几只鱼儿。

——"蚯蚓呀，罪过，可怜你不该有能够引诱鱼儿上钩的体质。因为你有用，所以你才被人利用了。"

小河边上的田野中偃着一个髑髅，他把那髑髅翻开，又才发见了几条蚯蚓。

他把蚯蚓穿在针上，把麻线投在水里的时候，他看见水里面游着的鱼儿真是快活。鱼儿一对对地衔尾接首在水里面优

---

① 《庄子·知北游》："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

② 《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

游。这么一个简单的现象在他的心中激起了一个异常的变化。他直到这时候才回想起了他死去了的夫人。他直到这时候才为她挥洒了几行清泪。

他想起他夫人在生的时候，他待她真是太淡漠了，他总以为是受了她的拖累。因为有了她，所以不得不过些不洁的生活；因为有了她，才去做了一场小官；因为有了她，才教了几个无聊的弟子。但是，如今呢？他只对着孤影嚼麻屑了。

——“啊啊，我是饥渴着人的鲜味，我是饥渴着人的鲜味呀！”

他一连叫了几声，把钓缗投在河中，跑去抱起那个髑髅，热烈烈地接了好几个吻。

——“啊啊，我是饥渴着人的鲜味，我是饥渴着人的鲜味呀！”

下

庄周虽然穷，但是他的名声却是不小。

他从前到过楚国，楚国的国王要叫他做宰相，他谢绝了。[①] 他便回到宋国来，宋国的国王也聘请过他，他也谢绝了。[②] 他是太看穿了，他说他不愿意做别人的牺牲，他愿意拖

---

① 《庄子·秋水》：“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

② 《庄子·列御寇》：“（宋王）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着尾巴在泥涂中做只小乌龟。

他从前辞谢楚国的聘请的时候，和他的夫人也嚷闹过几回，但是他终竟任了他的一性，他把宰相的位置也辞掉了。

谁能辞掉宰相，他的身价自然是在相位之上；所以庄周虽然穷，只怕他是不想入世，他假如一想入世，无论他走到那一国，那一国的相位是并不稀罕他的。——这是当时的人对于庄周的一般的评判。

——“啊啊，我是饥渴着人的鲜味，我是饥渴着人的鲜味呀！”

他在河边上想起了他的夫人，他在髑髅中幻见了他夫人的面孔，但当他一回想起他夫人死时，他想起那时唯一的一个吊孝者来了。

——“茫茫天地中只剩下我一个孤另的人，惠施①哟！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他一想起他的惠施，便一连想起了从前和他两人的许多逸事。

“从前在濠梁上和他两个游玩的时候，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水里面的鯈鱼游得真是快活，濠水是那么清洁的，我们两人的影子，啊，那印在濠水里面的我们两人的影子，那是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那回我女人死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来吊孝。啊，那时候我真是狂妄呀！我才在箕踞鼓盆，还在唱歌！他教训我的

---

① 惠施（约前370—约前310），战国时宋（今河南东部）人。哲学家，名家代表人物　与庄周为友　为梁国相。

话，句句都是脚踏实地，我现在也还记得清楚。他和我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事事都脚踏实地，而我只是在无何有乡中盘旋。我只是在自己的脑袋子中打圈子，宇宙中的事物我知道了些甚么？啊啊，我是甚么也不曾知道！

“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从前我到楚国的时候，我看见有位郢人泥壁，泥水滴污了他的鼻端，如象苍蝇子的翅膀一般菲薄。他请来那高明的匠石，用起斧头如象使风一样，把他鼻上的泥翳斫了。① 啊，我的灵魂全蒙在一层如象苍蝇翅膀般菲薄的泥翳里，能够抓得到我的痒处的，四海虽大，只有你惠施一人。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我望你也如象匠石一样，把我全灵魂上的泥翳斫掉了罢！……”

他一想起他的惠施。恨不得立刻就飞去和他见面。但是，此刻的惠施呢？他在做梁国的宰相。梁国和宋国还有好几天的路程。庄周不再回他的陋巷去了，他赖着两袖子的干粮，提起那个髑髅，便一个人飘飘然往大梁走去。

——“一位提着一个髑髅的疯子！”

——“一位不吃面包，只嚼麻屑的骗子！”

庄周走一路，便引起一路惊怪的风声。有些人揶揄他，但他只觉得无知的人终是可爱。人问他是谁，他也不隐蔽他的名姓：因为他是素来不做这样匿名的勾当的。人问他要到甚么地方去，他便说要到大梁去，去见梁国的宰相惠施。

不知道庄周名声的人，只当他在说疯话。知道庄周名声的

① 《庄子·徐无鬼》：“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

人，只当他是诳人的骗子。堂堂乎天下的大人物庄周，连宰相也不肯做的人，岂肯做这些欺人惑俗的行径吗？他这个浪游的乞丐到底想讨些甚么？想讨人的极端的厌恶罢了！假人！假人！别有所求的骗子！

风声愈张愈大，人还没有走到大梁，风声早走到惠施的耳朵里了。

“哼，奇怪，老庄这一来，是想夺我的宰相了！管他是真是假，总要先事提防。”

梁国的宰相惠施一听了庄周来的风声，在他心里便这么打算了一下。凡事是要先发制人，要乘着他未见国王之前，先下他一个妖言惑众的罪名，捉拿这个庄骗子。

可怜饥渴着友情，饥渴着人的滋味的庄周，他一面嚼麻屑，一面走长路，人还没有走到大梁，惠施早搜拿了他三天三夜了。他才抵大梁城，便被人逮捕着，把他送到惠施的面前。①

庄周一见惠施，便说不出来的欢喜，正想走去诉说年来的契阔，诉说心境的变迁。但是惠施向着他，才厉声一番地骂道：

——“老庄呀！你真是太丑！你要来夺我的宰相，你正大光明地来就是了，何必要做出那种妖异惑俗的行径！”

——“啊，惠施！你这说的话，才是‘孤驹未尝有母’②啦！”

---

① 事见《庄子·秋水》。

② 语见《庄子·天下》。

——“你别要尽那样假装疯蒙！国法是国法，友情是友情。我已经捉拿了你三天三夜了！”

——“唉！”庄周到此才长叹了一声，他接着说道：“惠施！我实在是自己欺诳了我自己。你听我向你说一段趣话罢。南方有一种奇鸟名叫‘鹓雏’，他吃的是竹实，饮的是清泉，宿的是梧桐古树。他有一次从南海飞到北海，他是想着北海的冰天雪地何等清洁的。他在路上遇着一只含着死老鼠的鸥鸮，他因为都是同类便招呼了鸥鸮一下。鸥鸮鼓着两个鹅蛋大的眼睛，抬起头向上怒吼：‘哼，你是要来夺我的死老鼠啦！’——啊，朋友，你知道这死老鼠是甚么么？”

惠施被庄周抢白了一场，面上虽是发烧，但他也不能把庄周怎么样。因为那时的王侯将相都是以虚礼贤士为风气的，这次惠施的侮辱庄周，只是提防他来夺他的相位，本也不想就要怎么他的。如今宰相的位置是安然无恙，贤士却不可不虚礼的了，他便立刻倒堆一脸的笑容来向庄周赔罪：

——“朋友，我们打是心疼骂是爱呢，请你别误会罢。”

庄周默默不作一声，只是飘然走出大门。他举起手中的髑髅向白云流荡着的青天掷去：

——“唉，人的滋味就是这么样！人的滋味就是这么样！”

1923年6月22日

柱下史入关

盛夏的太阳照在沉雄的函谷关①头，屋脊上的鳌鱼和关门洞口上的朝阳双凤都好象在喘息着的一样。

关外有几株白杨，肥厚的大叶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辉。无数的鸣蝉正在力竭声嘶地苦叫。

遍体如焚的大地之上，只在这些白杨树下残留着一段阴影了。

在一株树荫中仰卧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两只瘦削如柴的手叉在胸上。头上的乱发和口边的乱须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没有两三苍蝇，时时飞去搅扰他的颜面，使他放在胸上的右手也时时举去招展时，人会疑心是中暑而死的游方乞丐。

那和地面贴近的两耳，好象听见了甚么声音从地底传来；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头是一部竹片订成的书籍。

——"啊，我所厌听的这人蹄的声音！在这么炎热的天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创造周报》第十五号。原题《函谷关》，收入《地下的笑声》时改今名。

① 战国时秦置关塞，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

气，连走兽也不敢出巢，只有这惯会趋炎附热的人们才能在路上窜跑。”

他这么叫了两声，随着便站立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他的两只眼睛突露，颈部的下段现出一个马蹄形的浮肿，伸张着的十个指头就好象白杨树叶一般在空中战颤。①

——“哦，柱下史② 老聃先生呀！”

——“啊，关令尹③ 呀！”

两种惊愕的声音同时叫出，两个奇怪的老人趋前紧相拥抱，就好象两枝枯藤相互纠缠着的光景。

缠绵了好一会，两人才分开了。后来者洼陷着的眼眶中蕴含着两眶眼泪。

这位后来的老人，便是老聃了。他的须眉比关尹更白，他的气色也比关尹更憔悴，他眉间竖立的许多皱纹表示他经受过许多苦闷的斗争，他向颚角而下垂的两颊，荡漾着时辰与倦怠的波澜。颧额和鼻端被太阳的光威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万补的蓝衣，和头上戴的一顶破帽，都布满着尘垢。

但他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惊人，最足以惊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的一只牛尾了。

---

① 作者原注：这些是白舍陶病(Bacedow)的症候，甲状腺肿，眼球突出，十指战闪。这种病人很易生怒。作者有意选了这种病人作为关尹的形象。

② 周代官名，如汉代的侍御史，职司侍立宫殿柱下，为君主奏闻行事得失，记之史册。

③ 函谷关关吏，名尹喜。相传为春秋末道家。

两人解抱后，相携在树荫下坐定。

——“老聃！你不久才那样决心地出了关去，你怎么又折回来了？”关尹开首向老聃问了一声，只听老聃百无气力地向关尹回答道：

——“嗳，关尹，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倾谈，我今天水粒都还不曾沾唇，请你把点现成的饮食给我。”

关尹听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两张麦饼来。

在那时候老聃把树荫下的竹简翻来在读。

——“啊，我真惭愧，你把我这部《道德经》① 倒不如烧了的好罢。”

——“那怎么使得呀！”关尹一面把饮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说：“自从你写了这部书给我，我是把它看得比性命还要珍贵。我是寸刻不曾离它。我一展开它来读时，这炎热的世界，恶浊的世界，立地从我眼前消去，我的脑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阵清风，吹爽我全身的脉络。我的灵魂就飘然脱了躯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门②。我白天读着你这部书时，太阳就好象变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忆起我幼时所亲爱的母亲的慧眼。我晚间读着你这部书时，我终夜可以不着枕席，我可以听见群星的欢歌，我可以看见许多仙女在天河中浴沐，这一列白杨都好象化成了美女，她们向我微笑，她们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读着你这部书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无涯的宇宙

① 相传为老子所撰，又称《老子》，言道德之义，凡五千余言。

② 《道德经》第五章：“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之根。”朱熹注：玄牝是神化之自然，“玄，妙也，牝，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

好象是从一粒种子里开放出的一朵莲花，它的芳香凝成音乐，它的色彩汇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满着香，充满着美，充满着爱情，充满着生命。——但是我如果一想到人类上来，我的兴致就立地要破灭了，我觉得莲花的心中好象生出了一群蠹虫，整个的美满看看便要被它们蠹蚀干尽。我在这时候又恨不得变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类和盘扫荡；恨不得头上生出两只角来，跑到人丛中去乱抵乱触，如象一只野牛。啊，一说起牛来，老聃，你从前骑着的那条青牛往那儿去了呢？”

老聃尽关尹在一旁赞美，他只把那水和麦饼尽量地吃喝，麦饼吃来只剩下半个了，他的精神，才渐渐恢复了几分，他又才低声地说道：

——“啊啊，可感谢的还是饮和食，可怜为我作了牺牲的是我的青牛了。关尹，你在问我的青牛吗？……”他说到此处，便把身旁放着的一条牛尾，拿给关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说：“可怜我的青牛只剩了这根尾巴了！”

——“啊啊，那是怎么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强人的打劫吗？”关尹到此才注意到了他的牛尾。

老聃把麦饼又吃了几口，把瓶里的水又呷了几下，他又慢慢地说：“我自从出了函谷关后，我一心一意想往砂漠里奔去。我是渴想着寥无人迹的砂漠。我在炎风烈日之中，骑在牛背上，昼夜兼程地向西北奔赶。亏我牛儿的努力，我到底走到了砂漠的地方。砂漠中人是诚然没有，但是一片黄砂茫茫，草没有一株，水没有一滴，可怜我的青牛它奔赶了多么远的路程，走到那儿便横倒在地上。我守看了它两天两夜，但无法可以

疗治它，它在第三天上终竟死了。

——“啊啊，可怜我这个忠实的牺牲！我在这部书里虽然恍恍惚惚地说了许多道道德德的话，但是我终竟是一个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说过，晓得善的好处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晓得较权善的好处。我晓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蒙瞽，以示彰明。我晓得重是轻根，静为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终日行而不离辎重。我要想夺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点小利去诱惑他。我要想吃点鲜鱼，我故意把它养活在鱼池里。啊啊，我完全是一个利己的小人，我这部书完全是一部伪善的经典啦！我因为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真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来，想到砂漠里去自标特异。啊啊，我的算盘终竟打错了。不出户，究竟不能知天下。可怜我想象中的砂漠和实际的砂漠是完全两样。我辛辛苦苦远来，我倒折了一条牛，还几乎断送了我的生命。我看待生命是很宝重的，但我偏又说没有身体便没有大患。啊，我真是一个伪善者！可怜我一条青牛为我这伪善者而牺牲了！”

老聃说着，他的热情渐渐激越起来。关尹在一旁只是沉默无声，一种不愉快的暗云渐渐罩满了他全部的颜面。

——“啊，我的青牛虽然为我死了，”老聃又接着说，“但是它提醒了我这个伪善者的良心。青牛它是我的先生呢。它教训我：人间终是离不得的，离去了人间便会没有生命。与其高谈道德跑到砂漠里来，倒不如走向民间去种一茎一穗。伪善者哟，你可以颓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它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教训。它的这条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经》还

要高贵得五千倍呢。关尹，你了解我吗？”

关尹没有回答。他的脸色愈见黑沉下去了。

老聃讲了半天，他口渴了起来，把瓶里的水又喝了几下，率性把剩下的麦饼吃了。他把两手拍了两拍，把水瓶交还了关尹之后，又把那青牛的尾巴拿在手中招展。

——“关尹，多谢你了。我现在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啊，究竟乐是不可不享的。这一瓶清水，两张麦饼，它们的功能更在欢乐以上了。亏了我从前对你瞎说，说什么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伤。①啊，我真是瞎说！五色何尝会盲人，五声何尝会聋人，五味何尝会伤人呢？我真是瞎说！有目不能不视色，有耳不能不听声，有口不能不味味。象这眼前丰富的色彩，这褐赭的关门，这青翠的树木，那深蓝的晴空，那皎白的云彩，那一样不是使我这两眼生快？这树上的清朗的蝉声又是何等悦耳！我如今见了听了，不见盲，不见聋。就是我才喝了的一瓶清水，我才吃了的两张麦饼，啊，那种形容不出的美味哟！假使我不吃不喝，我这条老命怕早已断送了罢。啊，我真是瞎说！我是为爱惜身体才怕盲目、聋耳、伤口。但是我所说的却句句都是死话，我要想目不视色，耳不听声，口不味味，我只好朝坟墓里去！我只好朝坟墓里去！啊，我真荒唐！我可知道了，我的根本谬误是在一方面高谈自然，一方面又万事都从利己设想。只要于己有利，便无论是甚么卑贱的态度都是至高的道德。啊，我于今忏悔了！我今回得到了

① 语出《道德经·检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一个实地经验，我真是由衷忏悔了！我以为跑到砂漠里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洁，我在这种行为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殊不知我反倒折了一条牛，还几几乎断送了我的老命。我如今得了这个体验而忏悔了，但是我这个体验是我的青牛先生赐给我的，我这条青牛的尾巴比我这《道德经》的五千言真是高贵得五千倍呢！

——“啊啊，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终为我这个利己的小人而牺牲了。它倒睡在砂漠中两天两夜，只是向我点头，向我流泪。我虽然知道它是想向我讨点饮食，但是在那上天如青铜，下地如火坑的地方，连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我何能兼顾得它呢？其实它在第三天上也还不至于便那么早死，实在是我作孽！我因为渴荒了，饿荒了，我心中藏着的一个利己的恶鬼教唆我去吸它的血液！我便在它的不能动弹的一只后腿上拚命割了几刀，它那时悲惨的鸣声，啊啊，使我心中的恶鬼也都战栗了。但是我还拚命地割，结局我割破了它一只大脉管，鲜红的血便和喷泉一样渍涌出来，我的恶鬼惨笑着教我吮吸。我吮吸了一肚皮，牛的悲鸣渐渐低沉了下去，就好象哭着的小孩儿渐渐熟睡了的一样。但到后来血液也不渍涌了，牛的四腿前后一伸，全身大动了一下，就那样便永无动静了。是，它便那样被我吸死了。我这条以身说教的神圣的青牛便完成了它的使命！嗳，我哀悼它，我感谢它，我要没世不忘它的恩德。我把它的尾巴割了下来，这要做我修道的人的永远的纪念呢。(听说后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拿着一只牛尾的蚊麈，便是从这儿开始的了。)我把牛血吸尽了，我的精神便振作了起来，我便

急忙回头，匆匆走着我的归路。

——“关尹，我现在要回到中原去了，回到人间去了。我从前说的话几乎句句都是狂妄。我说的道与德是不能两立的。我说的道是全无打算的活动的本体，我说的德却是全是打算的死灭的石棺。我现在忏悔了，我要回到人间去，认真地过一番人的生活来。我是有妻有子的人，你是晓得的。他们现刻住在魏国的段干，我现刻要往那儿去了。可怜我并没有甚么本事，我只有一肚皮的历史。我现刻要想养活我自己，我还当自行改造一下才行。我回到他们那里去便替他们扫地洗衣都可以，我再不敢傲视一切，大着面皮向人讲利己的道德了。”

老聃说了一长串的独白，想说的话大约也说完了。到这时候他才觉得关尹立在一旁始终不曾作声。关尹脸上堆着的一脸暗云，就好象暴风雨欲来时险恶的天势一样。他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来，自言自语地说：“我这部误人的《道德经》，只好让我自己拿去烧毁了。”他便把那编竹简挟在左胁下，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东南走去。

蝉子的声音仍然在白杨树上苦叫，日脚已渐渐偏西了。

关尹在树荫下沉默了好一会，他的眼睛愈见突露欲裂，颈上的浮肿愈见奋张，全身都在震栗作响。

——“哼！哼！虚伪！卑鄙！诈骗！我是受了这恶鬼的愚弄！……啊，他分明卖掉了他的青牛，偏要编出一长串的鬼话来骗去了我两张麦饼！……”

他愤恨地说了这几声，他的怒气愈见不能遏抑，他把手中

的水瓶拨打在一株白杨树上破成粉碎了。他怒张着震栗的两手向空中抓拿，朝着老聃所走去的方向大吼：

——“你这老家伙！有史以来的大猾头！你把你那伪善的经典抱去，又可以向书坊里去骗几张麦饼了！哼！哼！……”

蝉子的声音仍然在白杨树上苦叫，日脚已经渐渐偏西了。

1923年8月10日脱稿

马克斯进文庙

十月十五日丁祭①过后的第二天，孔子和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子路子贡②三位在上海的文庙③里吃着冷猪头肉的时候，有四位年青的大班抬了一乘朱红漆的四轿，一直闯进庙来。

子路先看见了，便不由得怒发冲冠，把筷子一掼，便想上前去干涉。孔子急忙制止他道：由哟，你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呀！

子路只得把气忍住了。

回头孔子才叫子贡下殿去招待来宾。

朱红漆的四轿在圣殿前放下了，里面才走出一位脸如螃蟹，胡须满腮的西洋人来。

子贡上前迎接着，把这西洋人迎上殿去，四位抬轿的也跟在后面。

于是宾主九人便在大殿之上分庭抗礼。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七号。

① 旧时尊孔，于每年阴历二月和八月上旬的丁日祭祀孔子，称为丁祭。

② 颜回（前521—前490），字子渊，春秋时鲁国人。　子路（前542—前480），仲由字，春秋时鲁国卞（今山东泗水）人。　子贡（前520—?），端木赐字，春秋时卫国人。

③ 奉祀孔子的庙。

孔子先道了自己的姓名，回头问到来客的姓名时，原来这胡子螃蟹才就是马克斯卡儿。

这马克斯卡儿的名字，近来因为呼声太高，早就传到孔子耳朵里了。孔子素来是尊贤好学的人，你看他在生的时候向著老子学过礼，向著师襄① 学过琴，向著苌弘② 学过乐；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不惟不肯得罪他，而且还要低首下心去领教些见识。要这样，也才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不象我们现代的人万事是闭门不纳，强不知以为知的呀。孔子一听见来的是马克斯，他便禁不得惊喜著叫出：

——啊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呀！马克斯先生，你来得真难得，真难得！你来到敝庙里来，有甚么见教呢？

马克斯便满不客气地开起口来——不消说一口的都是南蛮鴃舌之音；要使孔子晓得他的话，是要全靠那几位抬轿子的人翻译。孔子的话，也是经过了一道翻译才使马克斯晓得了的。

马克斯说：我是特为领教而来。我们的主义已经传到你们中国，我希望在你们中国能够实现。但是近来有些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不同，所以在你的思想普遍著的中国，我的主义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我便来直接领教你：究竟你的思想是怎么样？和我的主义怎样不同？而且不同到怎样的地步？这些问题，我要深望你能详细地指示。

① 师襄，春秋时鲁国乐官，善弹琴，击磬。

② 苌弘（？一前492），周景王、周敬王大臣刘文公的大夫。

孔子听了马克斯的话，连连点头表示赞意，接着又才回答道：我的思想是没有甚么统系的，因为你是知道的，我在生的时候还没有科学，我是不懂逻辑的人。假如先把我的思想拉杂地说起来，我自己找不出一个头绪，恐怕也要把你的厚意辜负了。所以我想，还是不如请你先说你的主义，等我再来比付我的意见罢。你的主义虽然早传到了中国，但我还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的书还一本也没有翻译到中国来啦。

——怎么？我的书还一本也没有翻译过来，怎么我的主义就谈得风起云涌的呢？

——我听说要谈你的主义用不著你的书呢，只消多读几本东西洋的杂志就行了。是不是呢？你们几位新人！（孔子公然也会俏皮，他向著那四位大班这样问了一句；不过这几位新人也很不弱，他们没有把孔子的话照样翻译出来，他们翻译出来的是“不过大家都能够读你的原书，就是这几位大班，德文和经济学都是登峰造极的啦”。就这样马克斯和孔子也就被这四位学者大班瞒过去了。）

——那也好，马克斯说，只要能够读原书也就好了。

——难得你今天亲自到了我这里来，太匆促了，不好请你讲演，请名人讲演是我们现在顶时髦的事情啦！至少请你作一番谈话罢。

——好的，好的，我就先作一番谈话，谈谈我的主义罢。不过我在谈我的主义之先，不得不先说明我的思想的出发点。我的思想对于这个世界和人生是彻底肯定的，就是说我不和一般宗教家一样把宇宙人生看成虚无，看成罪恶的。我们既生

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应当探求的，便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能够适合于我们的生存。我是站在这个世间说这个世间的话。这一点我和许多的宗教家，或者玄学家不同，这一点我要请问你：究竟你的思想和我是什么样？假使这个出发点我们早就不同，那吗我们根本上走的是两条路，我们的谈话也就没有再往下继续的必要了。

马克斯刚好把话说完，子路不等孔子开口便先抢着说道：

——是呀，我夫子也是注重利用厚生①之道的人；我夫子最注重民生，所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②的呀。

——是的，孔子又才接着说下去：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不过你要想目前的世界适合于我们的生存，那吗要怎样的世界才能适合，要怎样的世界才能使我们的生存得到最高的幸福呢？你定然有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的。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样的呢？

——你问我的理想的世界吗？好啊，好啊，你真问得好啊！有许多人都把我当成个物质主义者，他们都以为我是禽兽，我是只晓得吃饭，我是没有理想的人。其实我正如你所问的一样，我是有一个至高至远的理想的世界，我怕是一个顶理想的理想家呢。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们生存在这里面，万人要能和一人一样自由平等地发展他们的才能，人人都各能尽力做事而不望报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无饥寒的忧

① 《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② 语见《易·系辞下》。

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这样的社会假如是实现了的时候，那岂不是在地上建筑了一座天国吗？

——啊哈，是的呀！这回连庄重的孔子也不禁拍起手来叫绝了。——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你请让我背一段我的旧文章给你听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 这不是和你的理想完全是一致的吗？

孔子拉长声音背诵了他这段得意的文章来，他背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两句，尤为摇头摆脑，呈出了一种自己催眠的状态。但是马克斯却很镇静，他好象没有把孔子这段话看得怎么重要的一样，孔子在他的眼中，这时候，顶多怕只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罢？所以他又好象站在讲坛上演说的一样，自己又说起他的道理来。

——不过呢，马克斯在这一个折转的联接词上用力地说：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我的理想不是虚构出来的，也并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我们先从历史上证明社会的产业有逐渐增殖之可能，其次是逐渐增殖的财产逐渐集中于少数人

① 语见《礼记·礼运》。

之手中，于是使社会生出贫乏病来，社会上的争斗便永无宁日。……

——啊，是的，是的。孔子的自己陶醉还未十分清醒，他只是连连点头称是。——我从前也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① 的呀！

孔子的话还没有十分落脚，马克斯早反对起来了。

——不对，不对！你和我的见解终竟是两样，我是患寡且患不均，患贫且患不安的。你要晓得，寡了便均不起来，贫了便是不安的根本。所以我对于私产的集中虽是反对，对于产业的增殖却不惟不敢反对，而且还极力提倡。所以我们一方面用莫大的力量去剥夺私人的财产，而同时也要以莫大的力量来增殖社会的产业。要产业增进了，大家有共享的可能，然后大家才能安心一意地平等无私地发展自己的本能和个性。这力量的原动力不消说是赞成废除私产的人们，也可以说是无产的人们；而这力量的形式起初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而至于国际。这样进行起去，大家于物质上精神上，均能充分地满足各自的要求，人类的生存然后才能得到最高的幸福。所以我的理想是有一定的步骤，有坚确的实证的呢。

——是的，是的！孔子也依然在点头称是。我也说过“庶矣富之富矣教之”② 的话，我也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③ 的

① 语见《论语·季氏》。

② 语出《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③ 语见《论语·颜渊》。

为政方略(说到此处来，孔子回头向子贡问道：我记得这是对你说的话，是不是呢？子贡只是点头。)我也说过“世有王者必世而后仁”①，我也说过“齐变至鲁，鲁变至道”，②我也说过“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③呢。尊重物质本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洪范八政④食货为先，管子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⑤所以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总要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才来均分，所以我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啦。我对于商人素来是贱视的，只有我这个弟子(夫子又回头指着子贡)总不肯听命，我时常叫他不要做生意，他偏偏不听，不过他也会找钱啦。我们处的，你要晓得，是科学还没有发明的时代，所以我们的生财的方法也很幼稚，我们在有限的生财力的范围之内只能主张节用，这也是时代使然的呀。不过，我想就是在现在，节用也恐怕是要紧的罢？大家连饭也还不彀吃的时候，总不应该容许少数人吃海参鱼翅的。

——啊，是的！马克斯到此才感叹起来：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

---

① 语出《论语·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② 语出《论语·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③ 语见《大学》。

④ 《书·洪范》，旧传为武王伐殷后命箕子所作，作者疑为战国时儒者作。洪范，意为大法。八政，指《洪范》所订《农用八政》：“食(粮食)、货(财货)、祀(祭祀)、司徒(民政)、司空(工部)、司寇(司法)、宾(外事)、师(军事)。”

⑤ 语见《管子·轻重甲》。

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哎！孔子到此却突然长叹了一声，他这一声长叹真个是长，长得来足足把二千多年闷在心里的哑气一齐都发泄出了。——哎！孔子长叹了一声，又继续著说道：他们那里能够实现你的思想！连我在这儿都已经吃了二千多年的冷猪头肉了！

——甚么？你的意思是中国人不能实现你的思想吗？

——还讲得到实现！单只要能够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会反对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了。

——啊，是那吗我要……

——你要做甚么？

——我要，回去找我的老婆去了。

在这儿假使是道学家眼中的孔子，一定要大发雷霆，骂这思念老婆的马克斯为禽兽了。但是人情之所不能忍者，圣人不禁，我们的孔圣人他不惟不骂马克斯，反而很艳羡地向他问道：

——马克斯先生，你是有老婆的吗？

——怎么没有？我的老婆和我是志同道合，而且很好看啦！

满不客气的马克斯，一说到他的老婆上来，就给把他的主义吹成了理想的一样，把他的老婆也吹到理想的了。

夫子见马克斯这样得意，便自喟然太息而长叹曰：人皆有老婆，我独无呀！

子贡的舌根已经痒了好半天了，到这时候才赶快插说一句道：四海之内皆老婆也，夫子何患乎无老婆也？

到底不愧是孔门的唯一的雄辩家的子贡，他把孔子的话改用过来，硬把孔子说笑了。

没明其妙的是马克斯。他盘问了一回，才知道孔子是自由离了婚的人，他觉得孔子这个人物愈见添了几分意义了。

回头孔子又接着向马克斯说道：不过我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① 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人，所以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老婆了。

马克斯听了骇得大叫起来：喂，孔二先生！我只是提倡共产，你公然在提倡共妻！你的思想比我更危险啦！好，我不敢再惹你了！

马克斯说了这几句话，赶快把四位大班招呼著，偬偬地便临阵脱逃起来，真好象他留在欧洲的老婆立刻就要被孔子去共了的一样。

师弟四人立在殿上，看见马克斯的大轿已经抬出西辕门了，自始至终如象蠢人一样的颜回到最后才说出了一句话：

——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今日之夫子非昔日之夫子也，亦何言之诞耶？

夫子莞尔而笑曰：前言戏之耳。

---

① 《孟子·梁惠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于是大家又跟着发起笑来。笑了一会，又才回到席上去，把刚才吃着的冷猪头肉从新咀嚼。

十一月十七日脱稿

孔夫子吃饭

孔夫子和他的门徒们困在陈蔡之间已经有七天没有见饭了，不唯没有见饭，甚至连菜汤水都没有见过。①

大家都饿得来不能动了，东倒西歪地在一座小村落外的山林子里睡着。

他们在七天前初到那儿的时候是傍晚时分，因为走得疲乏而且口渴得难耐，有几位弟子便满不客气地从邻近的瓜田里偷了几个香瓜来让先生和大家解渴。他们当晚便在那儿露宿。但不料第二天清早醒来，他们却为当地的农民们所包围着了。偷瓜的时候是被人看见了，故尔惹出了这场乱子。

纯朴的农民以为他们是伙盗，只是把他们包围着，却不敢更进一步怎么他们。他们师弟间却又没有胆量足够的人敢跑去向农民疏通。就因为没有胆量，因为怕死，象孔子那样的大圣人固不用说，连最勇敢的子路，最能辩的子贡，都毫不中用了。

就这样一群人便不能不干饿下去，饿了足足七天，还能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东京《杂文》杂志第二期。作者原注："此故事出处，见《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篇。"

① 《吕氏春秋·任数》："孔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

动的人实在就只剩下一个颜回了。

颜回究竟不愧是“其心三月不违仁”的大贤，饿到了第八天上的清早，趁着孔子还在睡觉的时候，他鼓起了他的仁者必有的勇气，把一张白布片来拴在孔子的拐杖上作为投诚的旗号，他拿在手里走出林子去向农民军投诚。

纯朴的农民究竟是好说话，看见颜回那个慈祥的和农民的愚鲁相差不远的面孔，又听着他以朴讷的言辞说出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才晓得是出于误会，便立地把围解了。而且还可怜他们，送了些白米给颜回，让他拿去煮给他的先生和同学们吃。

颜回真是喜欢得什么似的，他在心里真真是给了农民以无限的祝福，无限的感谢。他把米拿着回林子去，见了先生，把详细的情形说了，不用说我们的圣人和他的大贤们也是喜欢得什么似的。孔夫子心里想：究竟颜回是不错，他这人是在我之上。但他没有说出口来，他说出口来的是：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有天老爷看承的呀。”

好在林子里的柴火方便，颜回回头便去一手一足地把米淘好，搬了几块石头来做成灶孔，便煮起稀饭来。因为他想到，肚子饿久了的人，顿时吃硬饭是不行的。

孔夫子和一群弟子们不用说仍然没有动，但他们都安了心，没有什么焦愁的了。有几位稍微还有点焦愁的，是看着颜回的一举一动太纡徐，好象故意在和他们的肚子作弄；又怕的米太少，稀饭不够吃。

这样淡薄的焦愁，在我们圣人的心中也在所不免。我们

的孔夫子睡在一株大树下一段高的地方，看着同样饿了七天的颜回在那儿有神没气的煮饭。看他煮了好一会，把锅盖揭开了来，但使他感觉着了很大的不愉快。他看见颜回揭开了锅盖来，便把另一只手在锅里掏了两指头的饭来送进口里。这下便很伤了孔子的尊严。因为孔子是一团人的领袖，连我领袖都还没有吃的时候，你公然就先吃！这是孔子在肚子里斥责颜回的话，但他没有说出口来。

颜回把稀饭煮熟了，先舀了一碗来陈在孔子的面前。孔子这时候又存心要试验颜回一下，看这人究竟虚伪到了怎样的程度。

孔子说："回呀，我刚才梦见了我的父亲。（不用说是圣人临时扯的谎。）有饮食要先敬了长上，然后再吃。你替我在露天为我的父亲献祭罢。"

颜回赶快回答道："先生，今天的饭是不好拿来敬神的。"

——"为什么不好拿来敬神？"

——"我听先生说过'粢盛①必洁'，今天的稀饭不干净，不好拿来祭神。"

——"为甚么不干净呢？"

——"刚才我揭开锅盖的时候，飞了一团烟渣进去，我赶快用指头把它拈了起来。但丢掉又觉得可惜，我的指头也烫了，所以我便送进了口去。……"

孔子听到这里，才突然"啊哦"地叹了一口气。他赶快抢

① 用于祭祀，盛于祭器内的谷物。

着说：

——“好的，好的，回呀，你实在是一位圣者，连我都是赶不上你的。”

他说了这话，又对着弟子们把自己的一片疑心和对于颜回的试验，和盘告白了一遍。

孔子借着这一番的告白来和缓了他自己良心上的苛责。但他同时更感受着一种下意识的安慰：

——“我的领袖的尊严，并没有受伤。”

1935年6月3日草此

孟夫子出妻

孟夫子一清早起来，打着赤膊在园子里养他的“浩然之气”。他把两手按着肚皮，就象雄鸡要叫的一样，把颈子伸起来向后屈，仰望着天，闭着嘴用鼻孔纳气，有得五秒钟的光景用口吐出着把头复还原位。就这样反复着在一吐一纳。当他纳气时，他那瘦削的胸廓从凹陷下的肚皮上挺出，一片片的肋骨是可以数得清楚的。那种的工夫，在古时候的人是称为“熊经鸟申”①，直译出来是说“老熊吊颈，鸡公司晨”，意译出来就是“深呼吸”。

但他深呼吸了好一会，头脑总是昏蒙蒙的，就象在头骨下面有一张布帕把脑髓包裹着了的一样。鼻也发燥，眼也发干，他的目的是要保存着那清清凉凉的“夜气”，而在他的全身中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东京《杂文》杂志第三期。

篇前原有“作者白”，编入《沫若文集》时删去，现引录于后：“这篇东西是从《荀子·解蔽篇》的‘孟子恶败而出妻’的一句话敷衍出来的。败是败坏身体的败，不是妻有败德之意，读《荀子》原文自可明瞭。孟子是一位禁欲主义者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一向为后世的儒者所淹没了。而被孟子所出了的‘妻’觉得是尤可同情的。这样无名无姓的做了牺牲的一个女性，我觉得不亚于孟子的母亲，且不亚于孟子自己。”

① 古时的一种气功术。《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却涨漫着一团的燥气。他的四肢也无力，特别是十个指头，那里面就象有微温的汤水在鼓胀着的一样。

这理由他自己是很明白的，他突然叹息了一口气来。

——“啊，我的精神如能象那蝉子的声音那样的清洌而玲珑呀！”

他羡慕起在园角上的一株桑树上叫着的蝉子，自然在孟子的时代，人还没有知道凡是昆虫的作声其实是含有性爱的要求的。

——“先生，饭已经弄好了，请上来吃早饭啦！”

年纪怕正当三十的孟夫人，和孟夫子成一个极端的对照，她和夏天的清晨一样，丰满而新鲜。她上面穿着白色的葛衣，下面穿着绿色的布裙，打扮得就有点象现今的朝鲜妇人。她打着赤足，捧着一个食案，走到临着园子的廊沿上来，请孟夫子上来吃饭。

孟夫子不大高兴地把头掉过来看了她，蹙着额，只把头点了一下没有作声。但他那无力的脚也被拖着，走上正房来了。他先进侧室去穿上了衣服，又回到正房来坐在正中处孟夫人所安好了的席上。这席不用说并不是如后人的桌椅，乃是字的本义所表示的席。古人的席地而坐的起居，现今还在“日本”这座活的古物馆里面保存着，凡是到过日本，或看过日本生活的照片画片的人，请把来提醒在眼前，便可以仿佛得孟子和夫人的生活情景。

孟夫人在这时候又从厨里捧了一个小小的饭甑来。

孟夫子虽然是穷人，但他是儒者，很讲礼节的——这样的表现却未免太硬，实则古人的所谓讲礼节就是现今人所说的“玩点官派”，说得更摩登一些时，便是要发挥些贵族的风味。因此他是正襟危坐着，让和颜悦色的孟夫人跪着在一边替他盛饭。孟夫人不用说是不敢和他一道吃的，要等他吃完了，收拾下去，在厨房里面自己背着吃。就是盛饭时也不能用亲手授受，要用木盘来作中介，递木盘时也要埋着头双手捧出去。

就在那样的情景中孟夫子吃饭，因为他喜欢淡泊，也喜欢吃鱼，吃得倒也简单，是一杯鱼羹，一碟姜片，一盘凉拌的绿豆芽。这都是孟夫人所经心做出的洁白潇洒的菜。然而菜虽潇洒，而孟子却吃得异常矜持，他的视线只笔直地由饭碗移到食案，又由食案移到饭碗，把跪在旁边的夫人竟连在眼角上也都不挂一下。

这是什么道理呢？孟子是那样的顽冥，那样的把孟夫人看不起吗？是孟夫人有了什么失德？不是的，都不是的。这理由在矜持着的孟子和怡悦着的夫人都是很明白的：因为昨晚上的情形和今晨的是全然不同。昨晚孟夫子爱抚我们的孟夫人不是就给吃甜瓜的一样，连浆液的一滴都要爱惜的吗？然而，就因为有昨晚的爱抚，故尔有目前的矜持。事实本是这样矛盾着的。

原来孟夫子立志要为圣贤，他的入手的大方针便是要求“不动心”，要求“存夜气”，然而在他夫人的身旁，特别是在夜间，他的心却不能够不动。动了，在第二天清早便一身都充满着燥气，他心目中的孔夫子便要来苛责他，于是便有这矜持的

脾气发作起来。他尽力矜持，他的夫人便愈显得天真，在人格上不只高他数等，这使他倍感着自己的劣败。尤其使他难于支持的，是他的夫人要遵守礼节跪在他的旁边，使他的眼睛一点也不敢正视。然而不正视也不济事。他夫人的全身，那赤裸的全身，其实是充塞着他的感官的全部。那从葛衫下鼓出的一对隆起的乳头，那把他的秘密什么都看透了的一双黑耀石般的眼睛，那和怡，那柔软，那气息，那流线……他就给受了千重的束缚一样，一点也动颤不得。

"啊啊，恶魔！我是孔夫子的弟子，不是你的弟子啦！"

他一面吃着饭，一面在心里这样反复着叫。

当他快要把第一碗饭吃完的时候，他的夫人又恭敬地把托盘递过去，要接他的饭碗。但他再不能忍耐了。他硬着干燥的喉嗓说："请你下厨房里面去，盛饭让我自己盛！"

孟夫人早就觉悟着他是有这一着的，和顺地向他行了一个礼，把甑移近他身旁，照着他的吩咐走下去了。

然而孟夫子的发作却没有因此而被解消：因为她所留下的氤氲在她走了之后却专门在他的嗅觉上作用起来。无论碗盏，饭甑，菜蔬，他身上穿的衣裳，他手中拿着的竹筷，一切都有他夫人的气味，那似香非香，似甜非甜，似暖非暖，有点令人发痒的气味。孟夫子急得涨红起了面孔来，把碗筷一掷，一翻身向着背面的壁上挂着的孔子像叩起了头来。

"孔夫子哟，孔夫子哟，你提挈我，提挈我！我一定要做你的弟子。我知道，你是把夫人出了的，你的儿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你的儿子的儿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我是孔门的嫡传，

这一层我无论怎样要学到。你请保佑我，给我以力量，使我今天就得以和我的夫人断绝关系，使我得以成为圣人之徒。”

他发出了哭声来在那里祷告着。他的夫人在听见他掷碗筷的时候，吃惊着连忙跑来看他，不料跑到邻室来，却听见了他的这番祷告。她踌躕了一下，但终于决了心向孟夫子面前走去。孟夫子还伏在圣像前的席上，没有抬起头来。

——“先生，你怎么了？”孟夫人跪在刚才跪过的地方，踌躕了一下，这样问了一声。

孟夫子到这时才突然吃了一惊地把头抬了起来，眼圈子有点微红。“我叫你到厨房里去，怎的又转来了？”他反问着。

——“我没得到先生的命令便转来，很是失礼，但是先生，你请饶恕我，我转来的时候听见先生又在祷告。”

孟夫子没有话说。

——“前回先生生气的时候，我不是向先生说过，请先生把我当成先生的弟子或仆人，让我在先生面前服侍，先生不是许可了我吗？”

孟子隔了好一晌回答不出来。

——“先生，你不要把我看成你的妻，也不要把我看成女子，这是办不到的吗？……先生的周围没有我，我恐怕先生是会不方便的。……先生，你真的把我当成弟子或仆人啦。……”

孟子长太息了一番，自语一般地说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①

---

① 语见《孟子·告子上》。

这是孟子所爱说的话，只说了一半便沉默着又把头埋下去了。聪明的孟夫人是理会了他的意思的，晓得他这时是把鱼来比女色，把熊掌来比圣贤，二者不可得兼，他是想舍老婆而取圣贤的。

孟夫人到这时候，觉得孟子委实可怜了起来，她向他动了一番母性爱，觉得那个圣贤非由她产生出来不可。她是决了心要成全他的意志的。

——“先生，你的意思我是明白了，我是要顺从你的意思的，我今天就可以离开先生回到我的娘家去。我日后做女工也可以过活，万望先生务必成为圣贤。”

孟夫子把头垂着没有说话。

——“先生，你请继续用饭啦。”

孟夫子依然没有作声，只是把头摇了一下。

——“那么，我好撤下去。”

夫人说了，行了一次礼，把饭甑加在食案上一并搬下去了。

孟子依然在把头埋着，但他这时候的矜持已经老早地轻解了。他在他的夫人的行动中看出了他的已经死去了的母亲。他自己觉得惭愧了起来。他一觉得惭愧，便感着了一个不小的恐慌——便是他的夫人一走，所有油盐柴米的经理，该什么人来承办？他到这时候，才觉悟到了一个极浅显的真理：一个人要成为圣贤，乃至要想行深呼吸，都是有别的人作着些低贱的劳动来垫底的。

他低回着想了怕有二三十分钟的光景，最后是决了心走

到厨房去，要向他的夫人转圜。

但待他走到厨房时，看见厨房收拾得很干净，而他的夫人却不见了。他的恐慌愈见增加了起来，“她真的就不告而去了吗？”他在心里惊疑着，把壁上挂着的孟夫人的一件下厨的围腰取了下来，捧到鼻端来，尽力地嗅，感受着怎么也说不出的一种憧憬。

正当他陷没在那种憧憬的时候，孟夫人由外面回到厨房来了。她看见孟夫子在捧着她的围腰，她连忙的说：

——“先生，你用不着亲自下灶啦。我刚才打从背道向万章①先生家里去来，我拜托了他家里人以后每天要关照先生的衣食。他们立刻便要来看先生的。”

可怜孟子就象一个乖觉的小孩子做错了事向母亲求饶的一样，他把围腰抛开，突然在孟夫人面前跪下去了。

——“师母，你不去，好么？我刚才的话是不足数的。”他两手抓着了她的两手。

孟夫人赶快把他搀扶了起来，她那双黑耀石般的眼睛，加上了一番润湿的光明。

——“不，我多谢你。先生，你是天下的师表，不是我一人所能私有的。我留在这儿，于先生没有好处，我走了于先生有好处。只要于先生有好处，就是向火里走，我也要去。”

孟子在这样很寻常的话中，却深切地感受了启示。他平常口口声声地在讲仁说义，谁知道他的夫人并不立言说，已经在

---

① 万章，战国时齐人。孟子弟子。

实践躬行。他顿时感觉得他的夫人，好象比孔夫子还要伟大。孔夫子能够周游天下，去宣传他的教义，恐怕也是孔夫人之所赐罢？假使孔夫人不让他说出就出，他岂不是会有家庭之累？是的，不言而行，实践！实践！我与其去远师孔子，我应该近法我的夫人。……

外面万章来了，孟夫子只得和他的夫人分了手，走出了厨房来，但他此时的心中已经酝酿着了率领着万章们到齐梁诸国去宣传教义的计画。

1935年8月6日

秦始皇将死

秦始皇又发了羊儿疯，在船上突然倒了。

那是他的五十岁的那年的七月，他带着丞相李斯①，车府令赵高②，少子胡亥巡游了云梦会稽琅邪和芝罘③之后要西回咸阳，正在渡着旧黄河的平原津的时候。因为时当盛暑，在他所坐的大船上他的座位的两侧安置着有两个巨大的青铜冰鉴④，盛着有很多的冰块。他正和着几位亲幸的宦者在唱他所喜欢的《仙真人》诗，突然倒了下去，后头打中在一个冰鉴上，把冰鉴打翻了，四处都溅的是冰块。

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可怜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残废者。他幼时是一位软骨症的孩子，时常患着气管支炎，所以他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东京《质文》杂志第四期。

① 李斯（？一前208），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为始皇丞相，定郡县制，下禁书令，变籀文为小篆。始皇死后，为赵高诬陷，下狱死。

② 赵高（？一前207），秦宦官。始皇死，与李斯合谋，伪诏杀始皇长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二世，高为丞相，秉朝政。不久弑二世，立子婴，后又谋杀子婴，事败被诛。

③ 分别在今湖北、浙江、山东各省。

④ 作者原注：古人用天然冰，盛冰的盆称为冰鉴，这样的古器在现今都还有遗存的。

长大了来别人说他胸部和鸷鸟一样，声音和豺狼一样。① 仅仅这样的一点残废，倒还没有什么，但他还有一种残疾在他的脑膜里面，自壮年以来便时时有羊儿疯的发作，近来是发作得愈见厉害了。

因为小时便有残疾，他是被人娇养惯了的。而且有了这些残疾，虽然做着元首也没可奈何，其结果是诱导出了两种反常的行为：一种是仇视别人的健康，养成了嗜杀的暴虐性；另一种是迷信神仙，甘心受方士们的欺骗。

他这回正在唱着《仙真人》诗，突然为发作所袭，便倒了下去。

宦者们是习惯了的，看着他的脸色翻白，嘴唇转青，口中涌着白泡，和死狗一样在四溅着的冰块中横陈着，倒也没有人惊惶，大家反觉得只有这一刻时候才得到自由的一样，含着冷冷的微笑，把下颐向上点着作招呼，意思是说：羊儿疯又发作了。

他们把冰块收拾了，把失了意识的秦始皇扶着，不一会也就渡过了黄河。

平常每发作一次，大抵只有得两刻工夫便可以恢复，恢复之后就和一觉醒来的一样，倒也没有什么异状，然而这回的发作却有不同。在船抵了岸，便停了三刻工夫他才醒了转来，醒后总是呕吐，诉说着头痛，晕眩，发烧。

同路当然是有一批御医的。那些骗鬼的医生，甲走来讲

---

① 作者原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尉缭说："秦王为人蜂准，长（马？）目，鸷鸟膺，豺声。"第三项今称鸡胸，是软骨症（Rachitis）的特征。

了一篇阴阳五行，乙走来讲了一篇大鱼为祟，丙要治标，丁要治本，闹得一个乌烟瘴气，但他们所一致着的是教秦始皇休息下来调治，不要再赶着归路。然而秦始皇却没有听他们的话，他命令宦者们把他扶上了温凉车①，叫一行人兼程地前进，从此以后他就没有下过车来一步了。

他睡在车上被摇动着，头痛得愈剧烈，呕吐愈见地频繁，热候愈见地增高，他自己感觉到了这一次会再没有命活，以刚愎自用的他，公然暗暗地吞起了眼泪来。说也奇怪，这眼泪似乎浸润了他那槁暴的良心，竟有类似忏悔的想念在痛得要命的脑筋中往来起来了。

"我自己完全是一个有残疾的不值半文钱的庸人。我全靠我父亲的本领得到了秦人的基业，才做到了皇帝。我即王位的时候仅仅十三岁，不是有我父亲做了十几年的相邦②，招集了天下的贤士，充足了秦国的兵食，我那儿就能够兼并天下？但我叫我的父亲自己毒死了！"

他这时的心目中的父亲便是他的真正的父亲吕不韦③，是他在即位后的第十二年上所赐死了的。死后已经二十五年，他偶尔也有想到他来的时候，但总是怀着忿恨，觉得他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恶人，奸了他的母亲，还想篡他的王位。这

① 应作辒辌车，一种息卧的车子，可以开闭车窗，调节气温。《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均有记载。

② 作者原注：相邦即相国，因汉人避刘邦的讳，才改邦为国。

③ 吕不韦（?--前235），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秦时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秦公子异人（子楚）在赵为人质，不韦助其归秦，后嗣位，为庄襄王，以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庄襄卒，子政嗣位为始皇，尊之为相国，后畏罪自杀。

回这样地怀起了他的恩德来，却要算是第一次。

“我的母亲本来是我父亲的爱人，是有权势的人（他是指的他的嗣父秦庄襄王）替他夺了的。父亲后来又要和母亲发生关系，这本来是正当的，我为甚么要妨害他们，甚且把我两个同父同母的胞弟活活地抛出宫墙外碰死了？可怜还有那位嫪毐①，他本来是宦者出身，是不通人道的，我因为不好说那两位兄弟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便诬枉着他，硬说是他的，把他逼反了，杀了，还连累了好些人。……

“唉，最该死的要算是我的焚书坑儒，我烧毁了百家的书，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几个人，我想来统一思想，想使天下的人都对我心悦诚服，其实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侧目，连我左右的人几时要谋害我都是难以保定的。天下的人不是都在咒我死吗？不是都在咒我死了之后便国破家亡吗？我的统制的效果是在那里呢？只弄得一朝的人都是讲阴阳五行神仙妖异的方士，他们成群结党的来欺骗我。……最混蛋的是那个李斯，焚书坑儒这两项亘古不能洗刷的蠢事都是他教唆我干的，干了的罪名乐得我来承担，而他自己仍然带着一个周公孔子的面孔。妈的，我真是蠢啦，我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大黄瓜啦！……

“假使我的父亲（吕不韦）不死，他是绝不会让我做出那两件蠢事的；更假使我早死得几年我也不会干出那样的蠢事，嬴

① 嫪毐（？一前238），战国时秦人。吕不韦舍人，封长信侯。始皇九年，起兵叛乱，事败被杀。

得一个千秋万岁的骂名。我知道天下的人都在骂我；我一死，天下便会动乱起来，千秋万岁后的人也都会骂我。我相信千秋万岁后决不会再有我这样的一个傻瓜，来干统制思想的这样的蠢事。妈的，天下的书你那里烧得完，天下的思想家你那里活埋得完呢？就算烧完了，活埋完了，你又有什么？你乐得做一群鬼方士们的傀儡！呵，妈的，那狗彘不如的李斯，我怎么没有叫他早死？妈的，我这狗彘不如的吕政，你怎么又没有早死几年呢？

“李斯那家伙，他勾结起一些方士来骗我，装着一个忠诚的样子，谁知道他怀的是什么鬼胎？我的大儿扶苏早就劝我疏远他，但我反听了他的话把扶苏遣去戍边去了，把蒙恬① 疏远了起来，十几年都没有让他回朝。在二十几年前还杀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韩非②，也是李斯那狗子教唆我的。妈的，如今有良心的人都离开了我，剩下的都是他的一派狐群狗党。我现在危在旦夕，我知道他们是在干些什么鬼事呢？……”

本来人在患着热症的时候，大抵是要起一种“喜坡哄届里亚”(Hypochondria)的现象的，便是神经过敏，过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觉得是死到了临头的一样。秦始皇睡在温凉车中，在他有热候的脑子里所往来着的这些想念，要说是和这种现象相当也未尝不可，但他的病症的确是很沉重。

① 蒙恬（？—前210），战国时齐人。为秦将。始皇时将兵三十万北逐戎狄，筑长城，防匈奴。始皇死，赵高伪称遗旨赐死，被迫自杀。

② 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时韩的公子。著《韩非子》十余万言。秦王欲重用之，为李斯所忌，毁之下狱，使人遗药，逼非自杀。

看他前后所起的征候，很可以安心地下一个诊断：是“结核性脑膜炎”(Meningits tuderculous)。他在巡游的途中早就消瘦得很厉害，血色也不好，时常便闭，特别是睡眠不能安稳，时常梦见些海产的怪兽怪鱼来和他打仗。结核菌早就是侵犯了他的本来是不健全的脑膜的，不幸他在渡平原津的时候又有羊儿疯的发作，而头又跌打在了青铜冰鉴上，大脑与脑膜和前头骨生了冲击，结核菌的威势乘着这外伤便突然地急进了起来。这是不治的病，大约在两三礼拜之内便要死，秦始皇帝实在是得到了这死的预感了。

在头一两天，热度虽然高，但意识还清醒，李斯赵高等虽然屡次劝他息下来在途中将养，但他没有听从他们的话，他仍然是叫人兼程前进，连夜间都不准休息。他的目的是想早赶到咸阳把扶苏召回来付以后事。他晓得扶苏一回来，一定是要除去李斯这一批人的。但在第三天的清早，意识便有点昏蒙起来了。他更预感到他会赶不到咸阳便要丢命。他便背开了人，自己亲笔写了一封木简的手诏给他的长子扶苏：

>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不幸归途疾发。今命在旦夕，其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连丞相李斯都没有让他知道，只叫管符玺事的赵高把木简拴好了，盖上了封泥，赶快派专使送到上郡去。从此以后他便陷入于昏睡状态里去了。

热度照常是高，在车上滚来滚去地睡不安稳，颈子是硬直着的，牙齿不断地锯着，两个膝拐弯起来总是没有拉直过。杀

人如麻，威加海内的这位大皇帝，到了这田地也委实可怜。他时而好象安静得一下，但时而又突然发出呓语来。

"父亲，父亲，你饶了我，你饶了我。……啊，燕太子丹，荆轲，田将军，① 你们把头首顶在你们的颈上去罢，不要那样骇人。……两位小弟弟，你们口里为甚么流血？呵，鼻子里也在流血啦，眼睛也在流血啦，怪可怜的，是谁把你们打伤了？呵，你们的脑袋子是破了的，脑浆子也在流呵，怪可怜的。你们……你们不要一次那样多的人涌来打我啦，哦，你们有四百六十几个！……你们怪不得我，你们去找李斯，你们去找李斯。……你们要放火？要烧阿房宫？要烧死我？赶快把你们手中燃着的竹简息掉罢，那不是书吗？……你们怎么要拿来烧了？那不是书吗？……"

象这样没有联络的一些呓语，使一些亲幸的宦者们个个都害怕，不愿意和他同车。在第四天上他们率性各自乘了几乘车在前后左右跟着，让秦始皇一个人在那温凉车里瘫着。

秦始皇就这样在半死半活的状态中被人遗弃着的时候，他所预感着的阴谋在李斯赵高之间却活跃了起来。赵高把始皇写给扶苏的手诏扼着没有发出，他主张立胡亥，便和李斯串通起来，把那诏书的内容完全改换了。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可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

① 燕丹（？—前226），战国末燕王喜的太子。曾在秦为人质，后逃归，力主抗秦。秦军破燕时，被燕王斩首献秦。 荆轲（？—前227），战国末年刺客。受燕太子丹派遣去刺秦王，不中，被杀。 田将军，即田光（？—前227），战国末燕国侠士。因荐荆轲于太子丹，丹请其不要泄漏消息，遂自杀身亡。

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他们在这通假诏上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秦始皇名政，秦人连“正”字都要避讳，正月是改称“端月”。他们却用了“匡正”这个动词，故意来犯讳，表示是秦始皇自己的口气，使扶苏和蒙恬不得怀疑。他们把诏书改了，但也不敢立地发出，怕的秦始皇万一会恢复转来。他们照常是昼夜兼程着，在昼间要打间的时候，总要去看秦始皇一次。起初看见他时常在痉挛的状态中，但到第五天来呈出了麻痹状态了。身体的痉挛缓和了下来，呓语也不发了，眼睛是凝着的，身子是瘫着的，除掉鼻孔下微微有点不整的气息之外，和一条死尸全无差别。乌鸦对于尸臭特别敏感，在人未死的前几天它们早就要闻着。每逢秦始皇的温凉车一停，总和李斯赵高要来看秦始皇的死活一样，乌鸦也时而飞来在他的车顶上盘旋。乌鸦的叫声和李斯们心中的笑声是唱和着的。

就那样在第五天的夜里赶到了沙丘①，大家都赶得很疲乏了，以为纵横秦始皇是没有知觉的，便不约而同地主张在沙丘过夜。

在沙丘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李斯和赵高两人跑去把温凉车打开来，看见始皇的右耳流着黑血，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

① 作者原注：今河北广宗。

经硬得来和石头一样了。

结核性的脑膜炎论理是要支持三两礼拜的，但秦始皇为什么那样早死了？这除胡亥一个人而外，连李斯赵高都不知道。不用说当时也没有人验尸，自然更说不到尸体解剖。假如是在现代，解剖的小刀是可以发现出秦始皇的右耳里面有一条三寸长的铁钉的。

1935年9月24日

楚霸王自杀

连日的大雪把乌江浦①附近的江岸化成了一片皑白。对岸的牛渚山白壁山一带，也含着矜骄的意气在反抗着新生的清早的太阳。

四处都没有人迹，连飞鸟也不见一只。

周围的村落因近来的战事人都逃光了，耳目所及的分野内看不出一缕炊烟，听不出一句鸡鸣。

未向那白雪表示降服的就只有那毫无倦意的长江和天上的太阳了。

长江滔滔荡荡地鼓着它的血样的水，流着。在它沉毅的声浪中，对于两岸的白雪似乎在说：

"你们的胜利只是片时的，你们不久便要被阳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这里来。你们尽管挟着污秽一道流来罢，我是能容纳你们的。你们趁早取消了你们那矜骄的意气，只图巩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气，快来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颂歌。"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东京《质文》杂志第五、六期合刊。

① 在今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边。

突然，从西北角上隐隐地起了一片声息，有点象是从大海的中心不断地向着岸头涌来的海浪，不断地涌来，涌来，声音逐渐地高，逐渐地明起来了。

是一片杂乱的马蹄声。

这马蹄的浪子终竟涌到了江边，人和马都现出了视野来。一共是二十七个人和二十七匹马。人的鼻孔和马的鼻孔都猛烈地呼着白色的气柱，雪花在马蹄下蹴得乱飞。

为首的是一位大汉，骑着一匹青白的马。其他的二十六个人，虽然稍有逊色，也大抵是些雄壮的男子，骑的马有黄的，青的，白的，黑的，斑的，各色都有。他们各人都戴着黑盔，披着黑甲，脚上穿着芒鞋，右手拿着一条有红缨的长矛，左手一个圭形而有虎头纹的铜盾。除掉芒鞋之外，一切的东西都有久经血战的烙印。

他们拚命地跑着，真象浪花一样，一涌到江边来，便停止着，洄旋着，溃散了。黑色的人和杂色的马散乱在江边，就象潮退后的杂色的海苔和蚌壳。

他们的来势虽然猛，但一下了马来之后，人和马的情形都是很狼狈的。二十七个人和二十七匹马都是受了伤的，虽然轻重不同。有几匹马等骑者一下马来便向雪堆着的石碛上倒下去了。看那情形并不是要去擦背，而是去就它们的长眠。有几个人似乎脚上受了伤，站不稳，下马后便把铜盾抛在地上坐着，或则两只手把矛杆拄着。其中又有一个更把盾和矛都抛了，踉跄地走到江边，伏着想喝水，但伏着便不能爬起来，就象一条死尸一样，不动。

为首的那位高长大汉，有七尺长① 的光景，算是一群人中的最倔强者。他的马也和它的主人相称。马象是恨那眼前的长江限制了它的逸足，屹立着不断地把前蹄在石碛上蹴，喷着白色的蒸汽不断地嘶风。它的主人下了马后，立在马旁面着长江不动了一会。他把长矛竖在石碛上，把铜盾放在马鞍上；接着又把黑色的铁盔解了下来，在铜盾上放着。头上露着一个浓黑的椎髻，巧克立色的脸下绕着一簇短短的黑须。颊上受着两处伤，带着两条黑色的血斑和胡髭混淆着。看他那年纪是只有三十岁的光景。

大汉把两个眼仁在充着血的内眼角上对着②，忿恨地把长江睥睨了一下，又向同行的人睥睨了一下。

但除嘶风的马而外，大家都没有作声。

不一会，从近旁的小港里，有打桨的声音。

倔强的大汉惊竦了一下，他的两手把左边的侧腹所挂着的玉饰剑按着了。

港里划出了一只没篷的小船。划船的是一位中年人，虽然也打扮着船家模样，但他的风度却和寻常的船家不同。他的面貌清癯，在广宽的额下一双眼睛含着智的光辉。

他一直沿着江边，把船撑到了倔强大汉的面前，碇着了。

---

① 作者原注：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长八尺余”，汉时一尺约合今八寸，故称为“七尺长”。

② 作者原注：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是“重瞳子”，大约就是现今所说的“对眼子”的意思，作者是作这样解释。

他在船头立着，向着大汉打拱。

——“大王，”划船者叫着，“我相信我不会错，你一定就是我们的西楚霸王。你快请上船来罢。后面的追兵快要到了。”

被称为“大王”的那位倔强大汉，原来就是自号为“西楚霸王”的项羽，他那紧张着的面孔愈见有不可掩的惊疑的神气。

——“你是谁？”沉宏的声音向船上问。

——“我是这乌江的亭长，姓名随后再说吧。这儿乌江的人早都逃干净了，上下都没有船只，就只有这一只小船。昨晚你们到了镇上，我便趁夜弄了这只船来，打扫好了，在这儿等你。请你快上船，你们昨晚是不应该在镇上过夜的。”

楚霸王依旧惊疑着。他本来是一位木强的人，但因为打了败仗以来的经验却使他聪明了好些。他自从由垓下①败退了下来，赶了两天一夜赶到了阴陵②，迷失了路径。他问了一位老农夫，那老农夫骗了他，叫他向西走。朝西走去，才走到了一处大水塘，无路可通，终于为汉兵所追上。格杀了一阵，弄得来手下的队伍只剩下了二十八骑。他从那儿又折回东走走到了东城③，又为汉兵所追及。格杀了一阵又失掉了两骑。他带着二十六骑从东城南窜，冒着大雪赶了两天，又才赶到了这乌江。沿途的村落都是逃光了的，他们在路上只好任意闯进人家去拣了些现存的粮食来吃。他们又都受了伤，实在是有点筋疲力尽了。现在，在楚霸王心中所恨的，与其是汉王刘

---

① 作者原注：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

② 作者原注：在安徽定远县西北六十里。

③ 作者原注：在安徽定远县东南。

邦，宁是那阴陵的老农，宁是那沿途逃走了不肯箪食壶浆来迎接他的居民，宁是那看见他败走着还要下雪来苦恼他的天公。他觉得这天公是最可恶的，而且那阴陵的老农，那沿途的无情的居民，都是天所作成，也就是和他作抗的天公的化身。

——“是的，这天的化身又来了，眼前的这长江和这位亭长！”

有骗过他失了路的阴陵老农在前，使他感觉到：这千巧万巧地艤船相待的乌江亭长，不外是刘邦的奸细而已。

——“你这船不是太小了吗？”

——“是的，我就只寻到这样一只小船，要载马时怕只能容得一人一马。”

“这家伙愈见是奸细无疑，他是晓得我不习水性，想把船摇到江心，把我弄下水去淹死的！”楚霸王心里这样想着，照他平时的暴躁的脾气，他会拔出剑来，立即把那亭长斫死——他按着剑的手中筋肉，的确也受着命令，这样动了一下。但接着是“把他杀了又怎样呢？我不习水性，跟我来的都是北人，也一样的不识水性，结果还不是死！”他的脑神经中枢的命令到这时立刻转变了。奇妙的是起了一种宗教样的念头。“不行，天老爷终竟是比我强，我实在敌不过他。”他的手从剑柄离开，在胸前叉起来了。

——“大王，”亭长看见他在狐疑而不作声，又开始敦促着，“你请赶快上船，时机一刻也不可遗失。你赶到江东去，江东虽然小还有几十万人，还尽可以让你卷土重来。请你赶快上船，就有追兵来，是找不着船渡江的。”

楚霸王竟莞尔地微笑了起来。这微笑，他至少是忘记了有一个月的。在最近的几天，他的心中尤其充满了怨天恨人的怒气，但他现在却恬然起来了。

——“亭长，我多谢你。”他温和地回答着，但又自言自语起来，操着手只是把头摇着。“这是不可抵抗的，不可抵抗的。天老爷一定要亡我，是不可抵抗的。我同叔父从会稽起事，我们带领了八千江东子弟渡江，转战了八年，身经七十余战，如今死得来一个也没有了。我的叔父也早是在定陶战死了。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回到江东去，纵使江东的父老可怜我，依然拥戴我，但我有什么面目和他们见面呢？”

——“大王，请你不要迟疑，”亭长又敦促着，“追兵万一赶到了……”

——“不行，不行，”项羽依然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起初起兵的时候，随处都有人来参加，随处都有人来欢迎，我们是没有愁过兵马和粮食的缺乏的。现在不同了。我们每到一处，人都逃得精光。没有逃的，连乡里种田的老百姓都要欺骗我。这正是天老爷在作弄我。呵！”——他长叹了一声，把两手握成拳头，向空中举了一下，眼仁对得来几手全是白眼，望着天。“我还有这么大的气力，就要消灭了吗？”

——“大王，”亭长又说，“天是助成你的，请你不要迟疑。你身经百战仍还健在，不正是天意吗？”

——“不行，不行，”项羽又摇起头来。“我是晓得的，亭长，你一定是好人，但我有什么面目回到江东去呢？哦，是的，是的。”——他这时心机转了一下，看到了伏在江边不能起来

的他的那位部下。他指着他说："那是锺离昧①啦，他腰上受了伤，不能动了。亭长，就请你把他打救了去吧。"

有两个部下走去把锺离昧搀扶了起来，替他把铁盔解了，一脸都呈着土色。他是在东城落了马，把腰部跌伤了的，因为这两天没有得到静养，痛得来已经不能行动了。

——"还有我这匹乌骓马啦，"项羽接着又指着他的那匹青白色的马说，"这马我骑了五年，我很爱它，它也很爱我，我不忍杀它，这也让亭长把它打救了吧。"

锺离昧鼓着他的余勇，表示他不愿意和乌骓马一道生，他愿意和楚霸王一道死。但是楚霸王叫他的部下强制着把他扶上了船，再把他的武器也送上去了。接着，自己去把放在马鞍上的盔和盾取了下来，把马拉到船边。

——"亭长，"项羽叫着，"我把这匹马送你，请你把锺离昧和马一同带到江东去啦。"

马由旁人的帮助也拉上了船。锺离昧坐在船尾，马立在船腹。但船前船后还有点隙地可以容得一两个人，一直沉默着的亭长对于项羽试了他最后的劝解：

——"大王，我看你的仁心是很可动人的。但我觉得你不好在那种感伤的陶醉里沈湎。古话说得好，'天道远，人道迩'②，我们应该先尽人事，然后再听天命吧。只要你把你目前的这种仁心，能够推广出去，真真正正把天下的人打救起来，真真正正把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天下的老百姓放在你的

① 钟离昧，项羽名将。素与韩信善，羽亡复归信。后为信所杀。

② 语见《左传·昭公十八年》。

念头上，以你的雄才大略专于用来救世济人，我看不要说天，什么人都是会帮着你的，江东的父老也一定会帮助你的。现在还不迟啦。……”

在这时候从西北角上又隐隐腾出了一片声息，和刚才项羽的一群人马所激起来的声音相仿佛。项羽的眼仁又对了一下，其他的二十五个人也紧张了起来。连坐在船尾上的锺离昧都想要挣起身，然而却挣立不起。

——“大王，”亭长叫着，“不要再狐疑，你赶快上船！赶快上船！”

项羽没有作声。他的左手把盾牌拿着了。其他二十五名的壮士就象受了命令的一样，也一同拿起了盾牌。

声息愈见逼近了，听得出是一大群人马的马蹄声，比前次的愈见高，愈见大，愈见杂乱。由那声息听来是有几百人的光景。

项羽的两个眼仁愈见对紧了，把剑拔出了鞘来，向空中举起。二十五名的壮士也不期而同地把剑拔出了鞘来向空中举起。二十六道和四围的冰雪争着寒意的剑光，在朝阳中交织着了无数的虹彩。

人马的声音终和潮头一样涌进视野里来了。

二十六个人呐喊了一声，也和潮头一样，迎接着涌上了前去。

两个猛烈的大浪接了头，迸出了猛烈的浪花。

亭长这时候把船离开了岸，隔得一箭远的光景，又停着了。他爬在乌骓马的背上去观起战来，对着坐在船尾上焦急

着的锺离昧似报告非报告地传达着他的所见。

——“……就给冲进了羊牢的一群猛虎一样啦。哦，只见人在倒，马在倒，敌人溃乱了，就象一群朝王的蜂子啦。”

——“项王呢？项王呢？”锺离昧焦急着问。

——“看不清楚啦。……这马有点罗唣，船又不紧。……哦，还在，还在。他最厉害。他是没有戴将军盔的。……”

——“哦，那不危险！”

——“真不愧是身经百战，力能拔山的大王。……二十五个都不弱。……哦，真巧妙，真灵敏，真神速呵，二十六个人就象有二十六双手足的一个人啦。不是人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哦，只见人在飞！那是怎的啦？……”

——“项王呢？项王呢？项王没受伤吗？……”

——“……哦哈，他把盾牌也抛弃了，抓着敌人在当盾牌。只见人在飞，人在飞，真象肉弹子啦。他把手里抓着的人象弹子一样乱掷！真不是人所能办到的，真不是人所能办到的。……敌人都闪开了，没人敢应战，把他们重重围困了起来。遍地都是死伤啦。……哦哈，黑盔甲倒了一个，又倒了一个！……”

——“项王呢？项王呢？”

——“他没有倒。但他的头受了伤，满脸都是血，他还是提着人在掷。……哦，抛起马来了！他把剑都丢掉了，一双手提起马在掷啦。……他们只剩下几个人了。哦哈，黑盔甲绊倒了几个！……地下的伤者在斫他们，斫他们的脚。他们在地上相斫啦。……哦哈，又倒了几个！”

——“项王呢？项王呢？”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还在提着他周围的死人死马乱掷，一片都是死伤啦。……敌人围着他就象在看戏法一样，谁都不敢动。他一脸都是血，一脸都是血。……他不再掷了。他的身边就只有几个黑盔甲的尸首偃伏着，一个敌人的尸首也没有。他现在拾起了一把剑来了。……哦，你注意听，他好象在说话，他指着一个敌人好象在说话。……”

项羽激战了一刻钟的光景，部下的二十五个人都已经战死了，他自己的头上和脚下也受了不少的重伤。他自己很明白，他的短而粗的生涯也快要了结了。他在那时候，看见了在敌人中的一位和他一样魁梧的绿盔绿甲的人。他指着他叫着，敌人此刻都肃静了起来。

——“……吕马童①，你不是吕马童吗？我认得你。你穿戴的盔甲是我送你的，是我从前穿戴过的东西。你是我的老朋友，我现在再送你一点最后的礼物罢。我听说刘邦悬着千金的赏格，购我的头首，得到我的首级的还可以封万户侯。你从前对于我是有过好处的，我现在就把我这个首级送给你罢。……”

这一片宏大的声音，几乎是一字一顿吐出的，连船上的人也听得清楚。锺离昧早已经硬着颈子在吞眼泪，亭长依然还在马上看。

——“呵哈，”亭长最后叫着，“项王刎了喉，在一群黑盔甲

① 吕马童，原为项羽之友，后从刘邦，迫死项羽。

的尸首里面，倒了。”

亭长的脸上也悬着了凄怆的眼泪，他不忍再看了，从马上下来，把船起了碇，向江心摇去。

岸上的汉兵们看见项王死了，都争先恐后地去抢项王的头首。他们自相践踏地又踏死了几十个人。最后是把二十六架黑盔甲的尸首分得五零四碎。抢着了一片肢体的就象抢得了一片残骨的饿狗一样，各自回头跑；想去争夺那一片肢体的人便簇拥着一团跑去。转瞬之间几百人分成了几十个小团，通同跑干净了。

岸上的泥雪中狼籍着一片的剑和戟，人和马的死尸。

亭长仍然在摇着船，但不是摇过江去，而是摇回了岸来。

锺离昧发生了惊异。

亭长把船摇拢了岸，他到船尾去和锺离昧并坐着，表白了他自己的来历。

——“锺离昧将军，我现在对你说出真话罢。”亭长镇静地说着。“我自己并不是什么亭长。我只是这儿的一位读书人。不过亭长已经跑了，我就算是亭长，也可以的。我今天来本是没有怀好意的。……”

锺离昧愈见惊愕了，把剑按着。

——“但你也不要误会，”亭长忙慰解着，“我也不是汉王的奸细。你要晓得，现今的老百姓，尤其我们读书人，对于项王，那一位还怀着有好意呢？是他自己把民心失掉了。他起初是很好的，很得民心的。我们受着秦始皇的暴政，天下的人

都在想推翻秦人的统制，所以能够顺从民意的项王便得了天下人的同情。大家都不惜身家性命来帮助他，拥戴他，所以不两年便把秦人的暴政推翻了。但是，这是谁的力量呢？……在你或者还以为是项王这位盖世英雄的力量罢？英雄仅是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末路是怎样，今天是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的。……项王就是因为成功的暴速，他自己生了一个幻觉，他自己以为是他一个人的拔山盖世的力气，把秦人歼灭了的。秦人的暴政颠复了之后，他的行动就完全不同了。他入了咸阳之后把秦人的宫室典籍通同烧光，并连烧了好些民房，又抢了好些财宝妇女出关，这不比秦始皇的烧书更厉害吗？他以前在新安坑秦降卒二十余万，那还可说是坑的秦兵以防后患，但他后来对着友军依然照着老章法，把齐的城郭宫室烧了，把田荣①的降卒通同坑了，又俘虏了老弱男女，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这所加害的不是我们老百姓吗？这不比秦始皇的坑儒更厉害吗？秦人亡后这几年的战乱，都是他引起来了的。他因为自己想做霸王，把楚义帝②杀了，对于汉王加以监视，亲信秦人的降将，嫉妒自己的同僚。昨天的敌人，只要肯做扶持自己的爪牙，今天便封王裂地；今天的同志，只要和自己的权势有点抵触，明天便视为敌人。老百姓这两年来的苦难是该什么人来负责？……所以这两年来我们老百姓对他，就和从前对

---

① 田荣，齐的后人。自立为齐王，为项羽所灭。

② 楚义帝（？一前205），名心，楚怀王之孙。项梁初起兵，立心为王，仍称楚怀王。秦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后，立心为义帝，并追杀于郴县（今属湖南）。

于秦始皇是一样！你要晓得啦，天下的人都在反对他。我们虽不是汉王的奸细，也可以说都是汉王的奸细。凡是可以打倒他的人，我们都是愿意帮助他的。我对你说出真话罢，我今天来，本是想把他诱到江心去，我到江心再把船弄翻，然后和他两人同归于尽。我也是死了心来的呢，我现在这样说出真话，你就要杀我，我也是不怕的。”

自充亭长的说到这儿停了好一会，等待着锺离昧的处决。但锺离昧把头垂着了。

——“不过呢，”他又接着说起来，“据我今天的经验，我看项王依然是一个好人。我后来也把对于他的态度改变了，真的想把他送到江东去。不料他却起了那样的短见。他的短处是在太年轻，而且——恕我不客气罢——是有点‘不学无术’。我听说他在小的时候，他的叔父项梁①教过他读书，他没有读成器便丢了。没有点学问经验便要想统制天下，那是一定要坏事的。可惜的是他的叔父太死早了，以后便没有人能够驾御得他。这便把他害了，也害了中国，害了天下的百姓。……我看他的才器最好是做一员大将。他不该生出了野心要来做天下的统治者。假使他的叔父不早死，恐怕天下早已经平定了吧。以后他所闹出的乱子，说来有点伤心，实在伤了我们中国的不少的元气。……人民的死亡在百年之内或者还可以复元；但学术上的损失，就再隔一千年怕也不能复原罢。秦始皇烧的书是烧的天下的私书，楚霸王却把秦人存下的公书也一

① 项梁（？—前208），楚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项羽叔父。以杀人避仇于吴中，后在会稽与项羽起兵反秦。

火而焚了。秦宫三月火不灭，你是晓得的，你想，那里面是烧了多少的书史呢？……”

说话者又沉默了好一会；锺离昧也沉默着，深深地把头垂着。

——“锺离昧将军，但今天的项王对于你和这马的态度，我真是受了感动啦。一个人临到生死关头，能够顾朋友而不顾自己实在是很少的。想来你也晓得的罢，我们听说汉王刘邦在逃难的时候，连他自己的儿女都要推下车去。这大约是普通人的常情。项王在这些地方却比刘邦更有仁者之心了。他这种心肠假使能够推广，他是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的。但他始终不悟，他偏以为是天老爷要亡他，那晓得是他自己做错了，怎么怪得天呢？天是不说话的，项王名下的是这个天，汉王名下的也是这个天。但是老百姓却要说话，只顾自己的权势，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是走着自杀的路。项王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啦。……”

锺离昧这时候撑着了自己的腰干，好容易跪下去了。

——“项王！项王！”锺离昧向着天，流着眼泪叫着，“是我们误了你，是我们这些不学无术的武人误了你。我们误了天下的人，我们误了中国。中国的元气在千百年后都不能复原，这不是天大的罪恶吗？我们是比秦始皇还要该死。项王，你请等着我。”

他用力把腰间的宝剑拔出了鞘来，但是坐在旁边的亭长却把他的手挽着了。

——“锺离昧将军，你不要也寻短见。”亭长劝着他，“一个

人最怕是不觉悟，觉悟了是有办法补救的。啊，锺离昧将军，你听我说。你是武人，我是文人，但我们做人的标准却只有一个。我们要抛弃了自己去利益他人，利益了他人也就成全了自己。你现在要自杀，已经做到了抛弃自己的工夫，但于人是没有益处的。一个人要善于利用这个自己，要使为这个自己受益的人愈多而所受的益愈大。死是随时都可以死的，但应该把死作为自己的最好的利用。我们随时抱着必死的心去做着利人救世的事，不是很好的做人的路吗？……我的家离这儿不远，我所以把船摇回了来，是想把你引到我家里去养伤，养好之后好让你再去尽你做人的责任。现今天下的人还在水火里面，北方的匈奴尤其在跳梁，我们现在正是需要着有不怕死的精神而以济人救世为怀的武人的。你的责任还很重大，不应该做这样无责任的事。……你听我说罢，项王最后的不觉悟，我看，也就在这一点。他晓得不怕死，而且晓得利用死，但他把死利用来只是把自己装饰成一个英雄。他始终都是为的他那个'自己'。他没有想到我们天下的人，没有想到我们中国。……我看你不要再蹈他的复辙罢。……"

锺离昧被"亭长"挽着的手早已消失了抗拒的力气，但头依然深深地垂着。

"亭长"到这时候把他的手中的剑取了来，替他插进了鞘里，接着又说："我们回去罢，汉兵已经走得很远了。"

他说着便离开了锺离昧，先把马拉上了岸去。在观战时一直罗唣着的马，大约因为外在的刺激消灭了，此刻也镇静了下来。回头锺离昧也被背上了岸，费了莫大的力气，被扶上了

马背。

一个无名无姓的读书人领导着一位骑在马上的受了伤的战士，替他荷着长矛，拿着盾牌，从血泊着的死尸中踏过，登上了他们的做人的路上去了。

太阳还未晌午，除刚才的战地有尸骸狼籍之外，岸上的景色和战前无殊。

白色的积雪依然含着矜骄的意气在反抗着愈加温暖了的阳光。

滔滔荡荡的长江依然在沈毅的声浪中吐出它赤诚的劝告：

“你们的胜利只是片时的，你们不久便要被阳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这里来。你们尽管挟着污秽一道流来罢，我是能容纳你们的。你们趁早取消了你们那骄矜的意气，只图巩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气，快来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颂歌。”

亭长所遗留下的小船，就象在替长江击拍，应着波声，无心地在那儿荡漾。

1936年2月28日

齐勇士比武

一

古时候齐国的即墨有两位勇士，一位住在城东边叫东郭勇士，一位住在城西边叫西郭勇士。

两位勇士都是好勇斗狠的，但他们两人不怕同生长在一个地方却从没有见过面。

因为自从他们独霸一方以后，他们的部下便故意让他们规避起来，怕的是一接了头要消灭了一边的势力。

二

不久齐国遇到大难。

燕昭王报仇，把齐国打破了，只剩下即墨和莒这两座城池未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丛报》诞生号，题为《中国的勇士——一段从古书上翻译出来的故事》（故事见《吕氏春秋》卷十一《仲冬纪·忠廉》篇）。编入《地下的笑声》时，正题改为《齐勇士比武》；编入《沫若文集》第五卷，又将副题改作题注。

两位勇士都很奇怪，他们平时在决斗上尽管勇敢，但临到国家危殆的时候却不肯去打仗，他们都逃起了难来。但别的人逃难都逃进了城，他们却逃向海边去了：因为怕进城去彼此碰了头。

大约是运命在和他们作弄吧，不期而然地他们都逃到了青岛。

三

两位勇士都是喜欢喝酒的，而且喜欢养狗，他们一出门总有好几条狗跟着，更有好几位部下背着硬壳葫芦。

时候是在夏天。

他们有一天终竟在海岸上碰头了。

两人虽不相识，但彼此的部下是相识的。

那一边的人叫着："哦呀！前面是东郭勇士来了！"

这一边的人叫着："哦呀，前面是西郭勇士来了！"

两位勇士都不免咬紧了一下牙关。

四

东郭勇士说："难得相见，我们先来比比酒量吧。"

西郭勇士说："难得相见，我们先来比比酒量吧。"

五

两人各各带着自己部下和狗，在海边的沙岸上坐下了。

部下们各把葫芦解了下来。

但当两人在对斟对饮的时候，部下们却不约而同地，阴一个，阳一个，逃走干净了。

两人的周围只剩下互相敌视着的狗们。

六

酒饮了几葫芦，两边都有点醉意了。

东郭勇士说："可惜你没有下酒菜，我也没有下酒菜。"

西郭勇士说："其实你就是下酒菜，我也就是下酒菜。"

好在都打着赤膊，用不着再脱衣裳。

更好在是坐在海边上，盐水是不会缺乏的。

两个人各把匕首抽出来了，你在我的身上切一片肉来沾点盐水做下酒菜吃，我在你的身上切一片肉来沾点盐水做下酒菜吃。

七

酒还没有喝完，两边勇士同在海岸上倒了。

忠实的狗们替他们行了葬礼。

东郭的狗把西郭的残骸埋在了肚子里面。

西郭的狗把东郭的残骸埋在了肚子里面。

狗们的下落呢？后来通同被燕国的兵士所屠食了。

1936年3月4日

司马迁发愤

那是汉武帝天汉四年①的正月。有一天司马迁②正在书房里席地而坐，埋着头写着他的《史记》的最后一篇《自叙传》的时候，他的外孙杨恽，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进来匐着向他报告：

——“任少卿③先生来了。”

司马迁把头抬了起来，脸色寡白而微胖，很象中年妇人，他回答了一句：“你把他引进来罢。”连声音也和妇人的相仿佛。

在司马迁把书案上的稿件略加整理着的时候，杨恽引了一位中等身材的胖子来，有几根稀疏的胡须在嘴边画成八字，肚子挺得很高。这胖子便是做着益州刺史的任少卿了。当时的地方官每年正月要进京朝见一次，他是才从四川来到咸阳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上海《文学界》杂志创刊号。

① 公元前九十七年。

②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武帝时为太史令。李陵兵败陷匈奴，迁因极言其忠，忤帝意，被腐刑下狱。后出狱为中书令，著《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言。

③ 即任安，汉荥阳（在今河南郑州市西）人。因巫蛊之祸获罪，被判死刑。

司马迁立起身来迎接着他，两人拱手对揖。

——“少卿你几时进京的？”

——“刚到，还没息脚就跑来看你。（是一种带着鼻音所谓“嘶音”。）你的胡子呢，子长？”

——“胡子吗？唉……”司马迁含糊着没有回答出下文来。

——“我记得你要长我两岁的，我今年三十七，你不是三十九岁吗？”

——“是啦。”

——“但你看来却只有三十岁的光景啦。你从前是一位有长胡子的瘦子，如今你长得这样白皙而肥胖起来了，你大约是应着‘心广体胖’的那句古话啦。你们过着宫廷生活的人真好。你的声音也变了。子长，宫里的姑娘们一定是很欢迎的罢？吓吓。”

一见面便一味唠叨着的这位任少卿，全没有想到他说的话，句句都打中了司马迁的伤痕，司马迁对于这位本来不大喜欢的官气十足的朋友，增加了新的厌恨。

——“你请坐罢，坐下之后再慢慢讲啦。”

原来司马迁在天汉二年的夏天，他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因为李陵① 的老母为李陵的兵败失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诛戮，他不免在汉武帝面前多说了几句话，说李陵的投降怕是策略的投降，因此便触犯了皇帝的怒气，连把他也投在了天牢里。在

---

① 李陵（？—前74），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武帝时名将，征匈奴兵败陷敌，被迫投降，后病死匈奴。

牢里关了半年，在第二年的正月，终于受了宫刑，他的睾丸被人割了。

但在那年的三月，汉武帝要到泰山去封禅①，需要有长于文笔的人做自己的宣传工具，割了睾丸的司马迁却特别被皇帝看中了，便被超拔了起来，拜为“中书令”，就是皇帝御用的秘书长。这在当时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的很荣耀的职分。汉武帝对于刑余之人的这样重视，不用说是看上了司马迁的文才，然而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司马迁已经没有睾丸了。皇帝的周围是有很多妃嫔的，假如要选用有文才而又有睾丸的人，那岂不是自寻烦恼吗？

司马迁就这样失掉了睾丸而得到了大官。在他下了狱而受了刑的当时深怕受了连累，就象忌避瘟病一样把他一家人也忌避了起来的一些亲戚故旧，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来加倍地巴结起来。他们都说司马迁的睾丸是“塞翁之马”②；甚至于有好几个中年的朋友想自己割掉自己的“塞翁之马”，要司马迁向皇帝介绍，用他们做部下的。

司马迁的感触却和寻常不同。得官的重大原因是由于没有睾丸已使他感觉着双重的侮辱。那些反掌炎凉的亲戚故旧的态度又使他愤慨着不可救药的人性的卑鄙。这些侮辱，这些愤慨，他是很想努力把它们忘记的，然而总有些东西要时常向他把它们提起来，那便是自从他受了宫刑以后，他的身体上

① 指帝王登泰山祭祀天地。

② 《淮南子·人间训》：“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

所起的种种生理上的变化了。声音已由雄而雌，体质已由瘦而肥，以前自己矜夸的美髯渐渐地脱落干净了，一位昂藏的男子变成了半个女性。

任少卿一和司马迁对坐着，又好象突然想起了的一样，向司马迁叩了一个头。

——"我还忘记了啦，我们的中书令大人，我们的天官冢宰，我诚心诚意地向你恭贺。"

这又是射中了伤痕的一箭。

——"老兄的荣升，真是我们交游辈的光宠啦。去年正月我进京的时候，老兄还受着委曲，我们无从见面。仅仅相隔一年，老兄竟成了天上人了。"

司马迁的愤慨这时候又被任少卿激发了起来。去年少卿进京的时候自己在狱里受刑，诚然没有缘分见面，然而家中的儿女是没有得到他的光顾的。

——"少卿，"司马迁说着，"你假如和我还有点友谊，希望你莫提起那以往的事情。我受了宫刑便做了中书令，你以为我是受着皇上的知遇吗？哼，真是自古以来所未曾有的知遇啦！我受了皇上的知遇，是因为我没有睾丸，你明白吗？"

少卿听着司马迁的这般愤愤的语句，他惊愕了起来。连忙摇着头说："老兄，老兄，我看，你，你这样的话……唉，'君子无易犹言，耳属于垣'① 啦！"

——"哼哼，"司马迁笑着说，"少卿，你用不着那样害怕。

① 语出《诗·小雅·小弁》："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

我这两年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随时都可以死，只是我有一件挂心的事，便是我所写的这一部《史记》(他指着他房中堆积着的一百几十卷的原稿卷子)。这部书我费了十年的功夫来写，但在未下狱之前的几年间我是写得很懒散的，在下狱之后我在一年半的期间中便把全部整理了出来，我如今连最后一篇的《自叙传》都已写了一半了。我先把这全书的目录给你看罢。"

司马迁说着在稿卷堆中取了一卷① 出来展开了。

——"这便是目录啦，你看，一共是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我对你是用不着客气的，我这部书寓《春秋》② 的褒贬之意，而比《春秋》详明。我这是永远不朽的书。有权势的人能够在我的肉体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够腐化我的精神上的产品。我要和有权势的人对抗，看我们的生命那个更长，我们的权威那个更大，我们对于天下后世的人那个更有功德。有些趋炎附热的糊涂蛋在藐视我们做文学的人，我要把我们做文学者的权威提示出来给他们看。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这儿。这儿是自有中国以来的政教礼乐，学术道义的结晶。我的肉体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被人寸断，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地上的权势，我笑杀它。哼哼，我笑杀它。"

——"是，是，是。"少卿被司马迁的气焰压倒了，连连地点着头，但在那头的上下动中分明有些左右动。

---

① 作者原注：古时的书是裹成卷轴的，就和如今的字画横轴一样。

② 孔子据《鲁史》编成的一部编年史书。

——“这《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①两篇是我最近的快心之作啦。”司马迁又继续着说，“我赞美游侠，赞美朱家郭解。天下的人假如都是游侠，都是急人危难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朱家郭解，世间上那儿会有不合理的权势存在？权势是什么？在财神面前叩头，把人的生命作为供祭品的，那便是权势。秦始皇时候的乌氏倮，巴寡妇清，你该是记得的。乌氏倮本是遣到长城去戍边的穷光蛋，因为他会做生意，把中国的丝织品和匈奴的牛羊兑换，匈奴人替他把牛羊寘山满谷地赶来，他便成了富豪。秦始皇那家伙看见他发了财，便和他称兄道弟，请他时常进京城来游玩。巴寡妇呢，这是你属下的人啦，她就靠着掘丹砂，找了大钱。她虽然是寡妇，有了钱自然有寡公去奉承她。就连那不要脸的软骨症的秦始皇也跑去向她送秋波，称赞她是‘贞妇’，替她作‘女怀清台’来表彰她。哼，这便是所谓权势啦！妈的，向着书籍放火，向着牛羊叩头，向着读书人头上洒尿，向着有钱的寡妇捧玉带，这便是权势啦！哼哼，我笑杀它！我不愿意天下的人都是不学无术，但我愿意天下的人都有钱。假使我是有钱，我的朋友中有得一两个人是朱家郭解，少卿，我同你讲，我那里会至于受宫刑，我那里稀罕得他这个臭中书令！文学家假如是有乌氏倮巴寡妇那样的豪富，权势会自行割掉卵袋子来奉侍文学，那里会让文学被割掉卵袋子去奉侍权势？我稀罕得他这个臭中书令，我做着这项割了卵

---

①《史记》篇名。下文提到的朱家、郭解，皆《游侠列传》中游侠好义之士；乌氏倮、巴寡妇清、成都的卓氏程氏，皆《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秦代豪富的工商业者。

袋子的奉侍工作，你以为我是得意的吗？哼，我就是专意为要完成我这部书啦，在我这部书未完成之前，我是什么耻辱都可以忍受的。这是我心坎中最深处的话，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敢告诉你啦，少卿。”

任少卿仍然唯唯诺诺地听着，又象在点头，又象在摇头。听到不绝口地骂倒权势，觉得就象在骂自己，因为他在蜀中也正是时常地去巴结成都的卓氏程氏那几家富豪的，他为吊扫巴寡妇墓也特别到过涪陵。这些他本打算拿来作为谈资的，但因司马迁的一骂，便阴消下去了。又听到说出朋友中没有一两个朱家郭解，觉得自己的脸皮微微地烘热了一下。但最后又听到司马迁仍称他自己为“朋友”，这才略略地放了心，他于是乎也就加意地呈出了一番“朋友”样的面孔。

——“子长，”少卿两手按着自己的挺出着的肚子说，很象要把自己一肚子的真诚按出来的一样。“你真是永远不朽的，你真是我们当今的孔子。现今正流行着一种游戏叫着‘秋迁’，我相信这一定是你和孔子并称的先兆：因为‘秋’不就是孔丘的‘丘’，‘迁’不就是司马迁的‘迁’吗？”

任少卿的这一段胡诌，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心，但把兴奋着的司马迁却说得破颜一笑了。少卿由这一笑得到了不少的力气，又接着说：“不过呢，朋友，有一件事情你是应该提防的，便是秦始皇的焚书啦。”他这样说着把上半身摇了几摇。

——“多谢你的关心，”司马迁回答他。“这层我是早已预防着的。我的书每写定了一卷便要抄成副本，有我可爱的外孙儿杨恽替我帮忙。这儿的都是副本，大抵也就是恽儿抄的。

那孩子可聪明，他抄了一遍便能成诵，他自己已经就是我的一部活的副本。我的正稿都已经装进了石匣，另外埋藏在别处的，不怕就有天灾人患，一时也不能毁灭它。假如我的书将来一传播了出去，那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副本，就有一千个秦始皇出来也不能把我怎样啦。”

——“是，是，是，”任少卿又连连地点起头来。“你很周到，你很周到。我改天也很想来抄一部副本带到益州去啦。益州虽然偏僻，大有贵本家司马相如① 的遗风。我来的时候，我特别从临邛贵本家的老店里买了几斤大曲酒来，已经交给令外孙去了。我晓得你老兄是喜欢嗑酒的啦。近来酒量怎样了？”

司马迁到这时候把兴奋消解了好些，含笑地回答着说：“多谢你的厚意，但我已经把酒戒了。我自己立了一个誓，要把我这部《史记》写完之后，然后再开戒。”

——“你现在不是快要写完了吗？今晚上好开戒啦。”

——“好的，今晚上我来陪你嗑一次酒。”

任少卿听到司马迁这样和气地和他应答，他又高兴得扬眉眨眼起来，愈加用力地按着肚子。

“那是很光荣的，”他得意地说，“不过我的酒量敌不过你，怕又要醉得一塌糊涂了。”

——“你在益州是很幸福的，益州的风物是天下之冠啦。”

少卿听见益州的风光这样被称赞着，觉得非客气一下不可。他说：“其实也只有那个样子，有些山，有些水，有些平原

①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曾任孝文园令。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大坝而已。尽管怎样说，总不过是穷乡僻境。其实照我自己的兴趣说来，我与其在益州做皇帝，我宁在首都做宦官啦。……”

一突口说出了这“宦官”两个字，他才好象突然记起了司马迁是受了宫刑的人，赶快把两手搓着，向司马迁陪起罪来。

——“呵，老兄，我说失了口，你千万不要多心。其实我自己是很想来做老兄的一名部下的。老兄是我们当今的天官冢宰，要请你特别抬举一下。我的才情本来有限，老兄是知道的，不过我很能牺牲，不怕就要割掉那话，我也是不怕的。我们胖子的那话纵横是有若无，实若虚的，老兄是知道的啦，吓吓吓吓。”

司马迁老不高兴了，率性下起来了逐客令来。

——“少卿，假如你另外没有什么要紧话，我要请你原谅，我现在是要赶着做文章的啦。”

——“是，是，是，”少卿连忙把手撑在席上回答着，“现刻我也还要去拜望贰师将军①，我晚上再来陪你嗑大曲酒。”

两人立起了身来，走出房门去了。

不一会司马迁又回到了自己的书房来。

兴奋还未十分解除，颊上还潮着微红。

他俯就着自己的书案把刚才写着的原稿的末尾几句念了一遍。

……七年，而太史令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

① 指汉武帝时名将李广利（？—前88），西汉中山（今河北定县）人。太初元年封为贰师将军。

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念到这儿，他赶快把笔提了起来，趁着自己的愤慨的余势，写出了下面的几句：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①《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写到这里觉得很得意，不免把左手伸到嘴上去，向下抹了一抹。这是他往年有胡子时的习惯，文章做到得意处，总不知不觉地要理理胡子。然而他的左手往下一抹，却是抹了一个空。

——“哼！”他愤愤地从鼻孔里吐了一口气，又提起精神，一口气，便把他那篇《自叙传》写到了底。

1936年4月26日

① 《国语》，传为周代左丘明所作的史书。　《兵法》，指《孙膑兵法》，孙膑著。　《吕览》，即《吕氏春秋》，为吕不韦集门客所著。因书中有《八览》，故亦简称《吕览》。　《说难》、《孤愤》，均为《韩非子》中的篇名。

贾长沙痛哭

贾谊① 自从受了一些老头子的嫉妒，在汉文帝面前中伤了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之后，总是爱哭。

他本来是腺病质的人，失意以来对于摄生既毫不注意，而长沙又是卑湿的地方，是结核菌的最良的培养园地，不知几时那种微细的菌芽已经窜进了他的肺部，和那些残刻的老头子们响应了起来，正在内外夹攻。贾谊早就预料到他自己是不能长寿的。他在长沙忧郁了四年，自己的身子总是一天一天地消瘦，晚上爱发微微的热候，夜里爱出盗汗。这样的情形使他愈见伤心，他觉得对于老头子们是败北了，因此便想效法他的精神上的先生屈原，跑去跳进湘水里淹死的，也不知道有多少次。

在汉文帝的前元八年②，贾谊谪贬长沙的第五年上的夏天，天上出了彗星。这一来便弄得人心惶惶，以为天下会又要闹到三二十年前的刘项争霸时的那样的大乱子，连汉文帝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东京《东流》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① 贾谊（前 201—前 169），汉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人。文帝召为博士，任太中大夫。为旧臣所妒，黜为长沙王太傅，世称贾长沙。后迁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堕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岁余亦死。其著作编为《贾谊新书》。

② 汉文帝，即刘恒（前 202—前 157）。　前元八年，即公元前一七二年。

有点疑神疑鬼起来了。贾谊在那时候正随着长沙王入朝，进了京城咸阳，文帝便忽然想起了他，要特别召见他，叩问他关于彗星的意见。这事情是没有受阻止的，因为嫉妒贾谊的那些老头子，如灌婴死于病①，周勃死于狱②，冯敬死于暗杀③，大多已经不在人世，而贾谊自己自从被谪以后也没有往年那样的受人嫉妒了。

在一天晚上，几个彗星正在东方拖长尾巴的时候，文帝在宣室里召见贾谊，旁边只有一位胖子丞相张苍④侍坐。

贾谊是荀子学派⑤的嫡系，他是一位合理主义者，对于鬼神妖异是取着否认的态度的。他对着文帝直率地表示了他的这种意见。

——“彗星是不足怕的，”他说，“彗星这种东西只是稀罕的自然现象，怪异诚然是可以怪异，但用不着害怕，因为它于人事的休咎并没有关系。没有智识的人因怪而生畏，狡黠的

---

① 灌婴（?—前176），汉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人。汉初功臣，封颍阴侯。文帝时拜太尉，后绛侯周勃免相就国，婴为丞相。曾将骑八万五千击匈奴。匈奴去，济北王反，诏乃罢婴之兵。后岁余，婴以丞相卒。

② 周勃（? —前169），汉沛（今江苏沛县）人。从高祖定天下，封绛侯。高祖死，平诸吕之乱，为文帝右丞相。有人告勃欲反，曾入狱。后得赦免，旋卒。

③ 冯敬，名忠直，冯无择之子，汉文帝御史大夫。据贾谊上汉文帝陈政事疏云，冯敬欲奏淮南厉王，适启其口，为刺客所杀。

④ 张苍（? —前152），汉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人。秦时为御史，后降汉，封北平侯。文帝时为相。

⑤ 荀子，即荀况（约前313—前238），周时赵（今山西、陕西、河北一带）人。游学于齐，为祭酒。时人尊为荀卿。为我国古代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著有《荀子》三十二篇。荀子学派，是儒家中的一派。下文所说的《天论》，是《荀子》中的一篇。

人便乘着这种机会图谋不轨；这样一来，便象两者之间果然是有密切的关系，愚民们便会响应起来，于是乎也就可以酿出大乱。执政的人在这时候是应该加以善导的。开发民智自然是根本的办法，但这种办法不能应急。有应急的办法是利用民众的常识来加以新的解释。譬如彗星象扫箒，就说这是除旧布新的意思，是天老爷提起了扫箒来扫除天下的弊端，扫除国家的外患。这样一来，一般没有智识的人便可以得到安心，狡黠者也就无机可乘了。”

他这番意思，不用说是荀子的《天论》的祖述，但在文帝是闻所未闻。文帝真是高兴得什么似的，他于得到安心之后，便于彗星之外更探问了好些天文上的事情，一谈便谈到了夜半。

兴奋着的贾谊早是忘记了自己的病体的，他只觉得自己的精神不知怎地分外地振作。文帝听得也真是专心，在贾谊说话的时候，把自己的坐席向前移动了好几次，几乎和贾谊接起了膝来。

但是，胖子丞相的张苍却有点不大安稳了。张苍是习天文律历的人，他在旁边听着贾谊的“除旧布新”的话，觉得就象是在暗射自己，又看到文帝的那样地倾心，隐隐感觉着自己的位置和权威有点动摇，但他一点也不露声色。

室中的铜壶漏[1]滴了三下。张苍这时候才很稳静地说：“贾先生的除旧布新的话是极应该采纳的，明天便好下出诏书布告天下。但今晚已经夜深了，贾先生身体不甚健康，皇上也

[1] 古以铜壶盛水，自细孔点滴漏出到另一容器，刻有度表，用以计时，称为铜壶滴漏。

不好过劳，我看今晚的谈话可以告一终结了。”

文帝听了张苍这话才觉察到了贾谊的病体上来，他看他瘦削而苍白得和蜡人相仿佛，但两颊泛着红潮，两眼放着极有深度的黑光。

——“是的，”他应着张苍的话说，“贾生，你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今晚你请休息，明晚我们再谈。”

贾谊便先退下去了。之后，文帝又对着张苍吐露了一下自己的对于贾谊的倾心。

——“贾生毕竟是一位天才，”他说，“很久不见他，以为我自己的识见是超过了他的，但今晚听起他的话来，当今的人实在是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他的。”

——“是，是，是，”张胖子回答着，“贾先生的确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天才。有天才的人是不同凡俗的，因此也有好些人不了解他，嫉妒他。我记得他在长沙做过一篇《吊屈原赋》，那文字真真是屈原再来。那里面有几句是‘呜呼哀哉，遭时不祥，鸾凤伏窜，鸱鸮翱翔’，真是契合屈原的身世；但一般的人便不很了解他，说他明明是借题发挥，存心毁谤朝廷；说他把自己比成屈原，把陛下比成楚襄王；真真是‘曲高和寡’呢。贾先生如再涵养得几年，我看是愈会得到人望的。贾先生终竟是未来的大器啦。”

就这样，贾谊又受了老头子的一箭。

贾谊经过一次召见之后，他的意见果然遭了采纳，他的位置也得到超迁：他由长沙王的太傅被调为了梁王的太傅。同是

藩王的太傅本来是没有什么高下，但梁王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少子，而梁与京师的距离也比长沙的更近了。这番调动的确是一种实质上的超迁。因此贾谊的精神比起从前来也就愉快得很多了。

文帝是把张苍的话照着字面解释的，他的确想为贾生养蓄资望，好让他做张苍的后继者。他让他做了梁王太傅之后时常召他进京咨询，直率的贾谊照旧是慷慨淋漓地对于权势者毫不客气，他那篇有名的万言的《陈政事疏》，在两千年后的今日虽然都还虎虎有生气，但在当时的权贵者却字字都是眼中钉。别人正在歌舞升平的时候，而他偏要“痛哭”，要“流涕”，要“长太息”，因此便有人造出谣言来，说他是精神病者。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地等待一个机会来，给他一个总攻击。

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虽然隔了两千多年，但情形却相差不远。中国的内部是封建割据的形势，各国的侯王拥着大兵互相倾轧，并随时都在企图着想夺取中央的政权。外部呢？广东的南越还没有统一，北方时常受着匈奴的压迫，那时的匈奴的气焰真真是高到不可思议，好象随时都有吞并中国的可能。汉高祖有一次带着三十二万大兵去征讨过，但弄得连自己都几乎遭了生擒。从此以后汉室的朝廷便不敢再和匈奴抗衡，年年岁岁只是奴颜婢膝地送些子女玉帛去求和。甚至在吕后称制的时候，匈奴的冒顿单于给了她一封侮辱到极端的信，要她去陪他睡觉。但她也没可如何，只好写了回信去求饶，说：年纪老了，又不好看，不好污秽了单于的下体。另外还送

了好些礼物去。① 待到汉文帝时，情形是更加险恶了。那时出了一个汉奸叫做中行说，他本是被派遣着送公主去和亲的一位宦官，但他一到了北边便投降了匈奴，并且教导匈奴拒绝中国的子女玉帛以图自强，于是乎连和亲的门路也就闭塞了。汉文帝有一次也想去亲征，到太原去驻扎了几天，然而济北王兴居乘着机会便造起了反来打他的后路，弄得他赶快把北征的兵罢了，算把济北王也讨平了。不用说有功的将士又受了一次论功行赏。就这样在强敌的凭凌之下，中国人在内部自相残杀，而一些朝中的大官也在努力粉饰太平——这样的情形，是不是足以令人流泪呢？

贾谊的眼泪虽然多，身体虽然弱，但志气却异常的雄。他的《陈政事疏》中论到"可为流涕者"之一的对付匈奴的那段文字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 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

这些话真可称为最早的"国防文学"，但在当时的胡涂虫却都是嗤之以鼻。——"哼哼，精神病的发作！诗人的梦话！"

贾谊的病自然不是精神病，但他也不是徒说"梦话"的"诗人"。他自已是着着地有所准备的，这在他对于梁王的教育上便可以看出。梁王本是喜欢读书的青年，但他却不让他专门

① 作者原注：这些史实见《史记·匈奴传》。

读书，要教他习骑马射箭。他自己也不惜鞭策着自己的病躯陪着梁王练习这些武艺。这用意不消说是很明白的，他所期待于梁王的，是要他成为一个有文事又有武备的全才，以抵御中国的外患，预防中国的内乱。然而谁能料到贾谊这样的善人，终竟只能成为一幕悲剧的主角呢？

他在梁国住了将近四年，在前元十一年的六月又陪着梁王入朝。他们是一路骑着马进京的，临到咸阳城下，刚好入冠的梁王有意矜示自己的英武便纵马飞跑起来。但不幸在咸阳桥上马失前蹄，梁王便坠了马，把脑袋跌破了，死了。

贾谊看到梁王的死，由于突然的冲击和过分的失望，顿时在马上便吐了几口血，他的肺结核一跃便窜进了第三期了。

老头子们得到了下总攻击的绝好的机会，他们的非难的箭丛集在可怜的贾谊的病躯。

"究竟是少不经事，丧心病狂。——教育方针根本错误啦，文不习武事啦，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啦，何况是皇子，是帝胄，是一国的元首。——做先生的人不以诗书礼乐为本，而以骑箭驰突为务，根本是违背圣道。——这罪是值得连诛九族的。——他自己应该跳下咸阳桥去以一死谢陛下。——他还腆颜人世，装病吐血啦。——那血有人说是他把嘴皮咬破了吐出来的，又有人说他那时正在嚼槟榔，其实吐的是红口瀺啦。——我看最好把他送到匈奴去，让他去打中行说的背。——到底不愧是天才，天才，天字第一号的蠢才。……"

贾谊的病已经没有再起的希望了，自然被罢免了，回到了

他的洛阳的老家。以后便一直没有起过床来。

他在病床上荏苒了有一年的光景，每天所萦怀着的都是些悲哀的往事。他想到梁王的死，想到天下的不安和匈奴的披猖，想到一些老头子对于他的忌刻，想到他自己努力一生而毫无结果，想到他仅仅三十三岁便不得不败北。……他愈感觉着自己的败北，便愈见悲愤，弄到后来连晚上的睡眠都被剥夺了。

在有一天晚上行将破晓的时候，他一个人睁着眼睛仰卧着。颜面骨上只蒙着一层羊脂玉一样的皮肤。他自己感觉着就象有千斤重的石头系在自己的脚上，要把他的身子沉下无底的深渊里一样，怎么也禁止不住想要入睡，但他在争斗着，不愿意沉落下那深渊。他突然看见虚空中有一位很憔悴很瘦削的人，年纪怕有六十岁的光景，颈上带着一串秋兰穿成的花圈，上衣是荷叶集成的，下面的裙子是白色的荷花瓣子集成的，但看不见有脚。那人很亲蔼地埋下头来看着他，他听见他在向他打招呼，是他听惯了的长沙附近人的声音。

“贾先生，你认得我么？”

贾谊的深陷着的两眼中闪出了一丝有润意的微笑。

“呵，你不就是屈原先生吗？”他叫了出来，声音是嘶的，脱气脱气地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难得你老人家远来。……我有一肚子的话正想对你老人家说。……我看，我是败北了。……我活了三十三年，……自从有了知觉以来，我自己问得过良心，……我从不曾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我读书是专心一意地……实事求是，我不曾假充过内行。……我

不曾把我所不懂的东西说我懂。……我求学问……总要把学问融化成为了自己的血液……然后才表现出来。……我不曾一知半解地……东抄西扯地……扯来把我自己……粉饰成一个权威。……我不曾造过别人的谣言。……我不曾为图增高自己的地位……而陷害别人，我不曾为自己私人的利益树立朋党。……我自从受廷尉吴公的知遇，……受皇上的知遇，……我在职务上是竭尽了我自己的心力的。……我没有一刻不在为天下大局作想。……我自己有了一点好的想法，便立即表白出来……总想别人能早一刻因此而得到好处。……我见到别人的不好处……我也很直辟地指摘，希望他们赶快朝好处改。……我并不曾倾轧过人，并不曾想把别人挤掉让我自己称霸。……我教梁怀王骑马射箭，是念到天下的局面十分阽危，……内患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外患没有一天的止息，……我希望梁王成为真正的国家的柱石。……然而……谁料得梁王……竟因此而夭折呢？……我自己努力了一辈子，……尽心竭力想做一个'人'……然而，仅仅三十三年，……唉，仅仅三十三年……我便弄得满身疮痍，不能不败北了。……这到底是什么在作弄我呢？……屈原先生，我真不明白，……那一些老先生……究竟是什么心肠，他们总要忌刻我，排斥我，不许我在这世间上有两只足站立的余地！……现在我病得不能动了，……时常有人从京师……写着匿名的信来骂我，……我相信一定是那些老先生唆使的。我到底因为什么得罪了他们，他们是这样执拗地残刻呢？……内忧和外患……一天一天地加紧了，而他们不管，……他

们却只晓得来攻击我这个不能还手，也不屑还手的人。……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心肝呢？……屈原先生，我实在是不明白，我要请你告诉我。”

贾谊气喘吁吁地唱着独白，就象真的在说梦话一样，但屈原的影子仍然在他的眼里，而且又在向他说话。

“贾先生，你太兴奋了，”长沙口音在对他说。“你是很聪明的人，你所问的一切，我相信你自己都是已经明白了的。你怪那些老人们为甚要忌刻你，这理由不是很明白的吗？就是因为你太聪明，太高尚。你受人忌刻，是应该引以为安慰的啦。因为你比他们强，故尔他们怕你，觉得他们的地位和权威会被你夺掉，为求自己的安全计，他们不得不企图着一种水平运动，要把比他们强的人降低下来或者消灭掉，这是不限于你的啦。只是你太倔强了，所以便成为众矢之的。你是应该引此为自我完成的力量的，他们的攻击你，忌刻你，事实上是看起了你，怕你。你何必要同他们计较，把他们的毒箭自己拿来插在心上呢？他们忌刻你，你便因此而愤恨以戕贼自己的身心，岂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诡计？他们是希望你的肉体和精神赶快停止作用的，你的正当的防御，应该是保重你的身体，坚强你的精神，把他们的攻击看成一群蚊虻过耳。你哀怜他们罢，因为他们生成是蚊虻，只能有点蚊虻的本领。你千切不要学我，我从前也是和你一样，受过蚊虻的患害来的，我终竟败北了，自己跳了水。你应该自己振作起来，不要自承认是败北。天下赞成你的人很多，忌刻你的人究竟少数，你应该为赞成你的多数的人保重，你应该把他们领导起来作安内攘外的工作。

你的精神和主张已经为多数明白的人所景仰，你千切不要自己承认败北啦。千切不要承认；你是胜利了的。”

这一番话，其实是贾谊自己心里的话，他是起着了幻觉的现象，把自己脑中的屈原客观化了。

“是的，先生，”贾谊伸出了手来，白珊瑚一样的手和空中的幻影作把握的形势。他又叫着：“你的死决不是败北。我也不承认自己的败北了。先生，你虽然死了，但你永远是我们中国人的力量，是我们中国人的安慰。我们中国人的正义感是由先生的一死替我们维系着的。先生死了已经百年，但先生没有死，我相信就再隔千年万年，先生也永远不会死。我们在先生的精诚之下团结了起来，先生，你把死来战胜了一切了。我要跟着你来，先生，我要跟着你来。”

贾谊愈见用力握着拳头，象要从床上起来的样子，但他的身子突然象一段洋烛一样向枕上反倒下去了。

床头的矮桌上一盏如豆的灯光，为倒下去的风势所扑灭。室中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是东壁的窗缝里漏进了一些破晓的光线。

1936年5月3日

山 中 杂 记

菩 提 树 下

一

我的女人最喜欢养鸡。她的目的并不在研究遗传，并不想有甚居积，充其量只是想给孩子们多吃几个鸡蛋罢了。

因此之故她总是爱养母鸡。每逢母鸡要生蛋的时候，她真是欢喜极了，她要多把些粮食给它，又要替它做窝。有时候一时要做两三个窝。

鸡蛋节省着吃，吃到后来母鸡要孵卵的时候，那是她更操心的时候了。孵卵的母鸡每隔一天要飞出窝来摄取一次饮食，她要先替它预备好；又要时常留心着不使母鸡在窝里下粪，因为这样容易使孵卵腐败。还有被孵抱着的鸡卵她也要常常把微温的盐水去试验，在水上可以浮起的便是腐败了的，她便要取出，沉下去的便仍使母鸡孵抱。象这样足足要操心三个礼拜，等到鸡卵里面可以听出啾啾的叫声了，那时候她有两三天是快乐得不能安定的。

我们养鸡养过五六年，鸡雏也不知道孵化过好几次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年6月8日晨写于日本博多湾畔"。

但是孵化了的鸡雏不是被猫鼠衔去，便是吃米过多得脚气病死了。自己孵化出的鸡雏从不曾长大过一次。

我们又是四处飘流的人，遇着要远徙他方的时候，我们的鸡不能带着同走。在那时我们的鸡不是送人，便是卖给鸡贩子去了。自己养过的鸡怎么也不忍屠杀。所以我们养鸡养了五六年，自己所养的鸡从不曾吃过一次。

所养的鸡也并不多，至多不过四五只；我们除把些残菜剩饭给它们外，平常只听它们去自行渔食罢了。

二

养了五六年的鸡，关于鸡的心理，我也留下了不少的幽凉的记忆。鸡的生活中我觉得很有和人相类似的爱的生活存在。

假如有一群鸡在园子里放着的时候，请把一些食物向鸡群里洒去罢。这鸡群里面假使有一只雄鸡，你可以看出它定要咯咯地呼唤起来，让母鸡去摄取那食物，它自己是决不肯先吃的。这样本是一个很平常的现象，但这个很平常的现象不就有点象欧洲中世纪的游吟诗人(troubadour)① 的崇拜女性吗？

有一次我们养过三只牝鸡，两只雄鸡。这两只雄鸡中只有一只得势，把那三只母鸡都占有了。那不得势的一只，真是孤苦得可怜。得势的一只雄鸡不消说要欺负它，便连那些娥皇

① 即行吟诗人。十二、十三世纪以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为中心的一派抒情诗人，他们的诗歌一般咏唱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世称骑士抒情诗。

女英①们也不把它看在眼里。它有时性的冲动发作了，偷觑着自己的情敌不在，便想方设计地去诱惑它们。分明是没有食物的，它也要咯咯地叫，或者去替它们梳理羽毛，但它们总不理睬它。它弄得焦急了，竟有用起暴力来，在那时它们一面遁逃，一面戛着惊呼求救的声音，呼唤它们的大舜皇帝。等到大舜皇帝②一来，那位背时的先生又拖着尾巴跑了。

——啊，你这幸福的大舜皇帝！你这过于高傲了的唐璜(Don Juan)③！你占领着一群女性，使同类多添一位旷夫。

那回是我抱了不平，我把得势的一只雄鸡卖了。剩下的一位旷夫和三位贞淑的怨女起初还不甚相投，但不久也就成了和睦的夫妇了。

还有一件更显著的事情，要算是牝鸡们的母爱。牝鸡孵化了鸡雏的时候，平常是那么驯善的家禽，立地要变成一些鸷鸟。它们保护着自己的幼儿是一刻也不肯懈怠的。两只眼睛如象燃着的两团烈火。颈子时常要竖着向四方倾听。全身的神经好象紧张得要断裂的一样。这样加紧的防御。有时还要变为攻击。不怕你便不怀敌意走近它们，它们也要戛出一种怪的叫声，飞来啄你。摄取饮食的时候，它们自己也决不肯先吃，只是咯咯地唤着鸡雏。假如有别的同类要来分争，不管是雄是雌，它们一样地总要毫不容情地扑啄。睡眠或者下雨的时

---

① 相传是唐尧的两个女儿，都嫁给虞舜为妃。

②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号有虞氏，通称虞舜。

③ 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欧洲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多数作品把他描写成放浪风流的“花花公子”。

候，要把自己的鸡雏抱在自己的胸胁下，可怜胸脯上的羽毛要抱来一根也没有存在的程度。象这样的生活，要继续两三个月之久。在这时期之内，它们的性的生活是完全消灭了的。

三

啊，今年的成绩真好，我们现在有两只母鸡，十六只鸡雏了。

我的女人在二月底从上海渡到福冈来的时候，便养了两匹母鸡：一匹是黄的，一匹是如象鹰隼一样。

我们住在这博多湾上的房子，后园是很宽大的。园子正中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树。四月初间我来的时候还没抽芽，树身是赤裸着的，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字。我们猜它是栗树，又猜它是柿子树。但不久渐渐转青了，不是栗树，也不是柿树。我们问邻近的人，说是菩提树。

在这菩提树成荫的时候，我们的母鸡各个孵化了九只鸡雏。这鸡雏们真是可爱，有葱黄的，有黑的，有淡黑的，有白的，有如鹌鹑一样驳杂的，全身的茸毛如象绒团，一双黑眼如象墨晶，啾啾的叫声真的比山泉的响声还要清脆。

啊，今年的成绩真好，我们本有十八只鸡雏，除有一只被猫儿衔去，一只病死了外，剩着的这十六只都平安地长大了起来。现在已经是六月尾上了，鸡雏们的羽毛渐渐长出，也可以辨别雌雄了。我们的这十六只鸡雏想来总不会被猫儿衔去，不会病死了罢？鸡雏吃白米过多时，会得白米病，和人的脚气

病一样，好端端地便要死去，但我们现在吃的是麦饭，我们的鸡雏们总不会再得白米病了罢。

——“啊，今年的成绩真好。”

我的女人把吃剩着的晚饭，在菩提树下撒给鸡群吃的时候，她笑着向我这样说。

鸡雏啾啾地在她脚下争食，互相挤拥，互相践踏，互相剥啄着。

芭　蕉　花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① 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年8月20日夜，写于福冈”。

① 杜琢章(1814—1857)，号宝田，四川乐山县人。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进士，历任贵州省广顺等县县官。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死于黄平任内。

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罢。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象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

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①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象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②。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

---

① 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② 海神名。据迷信传说，宋代莆田(今属福建)林愿的第六女，死后曾多次显灵于海上，元代至元中封天妃神号，清代康熙时又加封为天后。旧时沿海地带多为她立庙，有天妃庙、天妃宫、天后宫等。

一朵大黄花，就象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来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甚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不知为甚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甚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甚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罢？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甚么使我

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铁　盔

——"曾先生是F家里的良师。"

F家里人是这样说，F村上的人也是这样说。

曾先生在F未出世以前十一年便到了他的家里，在F五岁发蒙的时候，在他家里已经教出了不少的"顶子"了。

F有次对我说过一段逸事，是他才发蒙时候的事情。

——"曾先生爱打人，尤爱打我们的脑袋。他的刑具是从篱栅上抽下来的斑竹。他一发作起来，便把那斑竹打在我们的头上，打一下，断一节。我们又不敢大声哭，哭大声了，他愈打得厉害。

"小小的脑袋打出一头的疱块。晚上回家痛得不能着枕，只是嘤嘤啜泣。

"我们的母亲知道了，母亲最可怜我，大约因为我年纪还小的原故，母亲便替我寻出了一顶硬壳帽子来。那帽子怕是我们的父亲或者祖父的年青时候戴旧了的。帽子既是硬壳做成，里面还有四个毡耳。

"这顶硬壳帽子便成了我的'铁盔'了。先生打起人来只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8，21，晨，写于博多湾上"。

是打得空响，脑袋一点也不痛。

“这个秘密在第三天上被我二哥知道了。他当时也不过才八九岁光景，他和我便要争戴这顶‘铁盔’。在家里时母亲不许他，进家塾时他在路上便替我夺去了，我竟伤心地哭了起来。弄到后来这个秘密连先生也知道了。

“我们的曾先生终不愧是贤明的人，他以后打我们的头脑不再隔着帽子打了。他要先把我们的帽子揭下，然后再打。

“小小的脑袋又被先生打出一头的疱块，晚上睡觉，痛得不能着床，又只是嘤嘤啜泣。

“母亲也无法可想了，只是安慰我们说：‘乖儿，乖儿，以后好生听先生的话，不再挨打便好了。……’

“我们的头脑便是这样打出来了的。在我们几位哥哥的头上，疱块虽然变成了‘顶子’，而在我自己不幸的是在十二岁的时候便开办了中学，我便和‘顶子’永远绝缘了。”

F的话便是这样。

但是F家里的人到现在也还在这样说，F村上的人到现在也还在这样说：

——“曾先生是F家里的良师！”

鸡　雏

七年前的春假，同学C君要回国的前一晚上，他提着一只大网篮来，送了我们四匹鸡雏。

鸡雏是孵化后还不上一个月的，羽毛已渐渐长出了，都是纯黑的。四只中有一只很弱。C君对我们说：

——“这只很弱的怕会死，其余的三只是不妨事的。”

我们很感谢C君。那时候决心要好好保存着他的鸡雏，就如象我们保存着对他的记忆一样。

嗳，离了娘的鸡雏，真是十分可怜。它们还不十分知道辨别食物呢。因为没有母鸡的呼唤，不怕就把食物喂养它们，它们也不大肯进食。最可怜的是黄昏要来的时候，它们想睡了，但因为没有娘的抱护，便很凄切地只是一齐叫起来。听着它们那啾啾的声音，就好象在茫茫旷野之中听见迷路孤儿啼哭着的一样哀惨。啊，它们是在黑暗之前战栗着，是在恐怖之前战栗着。无边的黑暗之中，闪着几点渺小的生命的光，这是多么危险！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年9月10日写于博多湾畔”。

鸡雏养了四天，大约是C 君回到了上海的时候了。很弱的一只忽然不见了。我们想，这怕是C 君的预言中了罢？但我们四处寻觅它的尸骸，却始终寻不出。啊，消灭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消灭了一点微弱的光。

又到第六天上来，怕是C 君回到他绍兴的故乡的时候了。午后，我们在楼上突然听见鸡雏的异样的叫声。急忙赶下楼来看时，看见只有两只鸡雏张皇飞遁着，还有一只又不见了。但我们仔细找寻时，这只鸡雏却才窒塞在厨房门前的鼠穴口上，颈管是咬断了的。我们到这时才知道老鼠会吃鸡雏，前回的一只不消说也是被老鼠衔去的了。一股凶恶的杀气涨满了我们小小的住居，我们的脆弱的灵魂隐隐受着震撼。

啊，消灭了，消灭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又消灭了一点微弱的光。

叹息了一阵，但也无法去起死回生。我们只好把剩下的两只鸡雏藏好在大网篮里，在上面还蒙上一张包单。我们以为这样总可以安全了，嗳，事变真出乎意外。当我们正在缓缓上楼，刚好走到楼门口的时候，又听着鸡雏的哀叫声了。一匹尺长的老鼠从网篮中跳了出来，鸡雏又被它咬死了一匹。啊，这令人战栗的凶气！这令人战栗的杀机！我们都惊愕得不能说话了。在我们小小的住居之中，一匹老鼠便制造出了一个恐怖时代！

啊，齿还齿，目还目，这场冤仇不能不报！

我们商量着，当下便去买了一只捕鼠的铁笼，还买了些“不要猫”的毒药。一只鸡腿被撕下来挂在铁笼的钩上了。我

们把铁笼放在鼠穴旁边，把剩下的一只鸡雏随身带上楼去。

拨当！发机的一声惊人的响声！

哈哈！一只尺长的大鼠关在铁笼里面了，眼睛黑得亮晶晶地可怕，身上的毛色已经翻黄，好象鼬鼠一样。你这仓惶的罪囚！你这恐怖时代的张本人！毕竟也有登上断头台的时候！

啊，我那时的高兴，真是形容不出，离鸡雏之死不上两个钟头呢。

我把铁笼提到海边上去。海水是很平静的，团团的夕阳好象月光一样稳定在玫瑰色的薄霞里面。

我把罪囚浸在海里了，看它在水里苦闷。我心中的报仇欲满足到了高潮，我忍不住抿口而笑。真的，啊，真的！我们对于恶徒有甚么慈悲的必要呢？那么可怜无告的孤儿，它杀了一只又杀一只，杀气的疯狂使人也生出了战栗。我们对于这样的恶徒有甚么慈悲的必要呢？

老鼠死了，我把它抛到海心去了。恶徒的报应哟！我掉身回去，夕阳好象贺了我一杯喜酒，海水好象在替我奏着凯歌。

回到家来，女人已在厨中准备晚餐了。剩下的一只鸡雏只是啾啾地在她脚下盘绕。一只鹞形的母鸡，已经在厨里的一只角落上睡着了。

——“真对不住C君呢。”我的女人幽幽地对我这样说。

——“但也没法，这是超出乎力量以上的事情。”我说着走

到井水旁边去洗起我的手。

——"真的呢，那第二次真使我惊骇了，我们这屋子里就是现在也还充满着杀气。"

——"我把那东西沉在海里的时候可真是高兴了。我的力量增加了百倍，我好象屠杀了一条毒龙。我起先看着它在水里苦闷，闷死了，我把它投到海心里去了。啊，老鼠这东西真可恶，要打坏地基，要偷吃米粮，要传播病菌，还要偷杀我们的鸡雏！……"

饭吃过后，我的女人在屋角的碗橱旁边做米团。

——"毒药放进了吗？"

她低着声说："不要大声，说穿了不灵。"

我看见她从橱中取出几粒绿幽幽的黄磷来放在米团的心里。那种吸血的凄光，令我也抖擞了一下。啊，凶暴的鼠辈哟，你们也要知道人的威力了！

第二天清晨，我下楼打开后面窗户的时候，看见那只鹞形的母鸡——死在后庭里面了。

——"哦呀，这是怎么的！你昨晚上做的米团放在甚么地方的呀？"

我的女人听见了我的叫声，赶着跑下了楼来。她也呆呆地看着死在庭里的母鸡。

——"呀！"她惊呼着说，"厨房门还关得上好的，它怎么钻出来了呢？米团我是放在这廊沿下面的。"她说着俯身向廊下去看，我也俯下去了。廊下没有米团，却还横着一只死鼠。

——"它究竟是怎么钻出来的呢？"我的女人还在惊讶

着说。

我抬头望着厨房里的一堵面着后庭的窗子，窗子是开着的。

啊，谁个知道那堵导引光明的窗口，才是引到幽冥的死路呢！

我一手提着一只死鼠，一手提着一只死鸡，踏着晓露又向海边走去。路旁的野草是很青翠的，一滴滴的露珠在草叶上闪着霓虹的光彩，在我脚下零散。

海水退了潮了。砂岸恢复了人类未生以前的平莹，昨晚的一场屠杀没有留下一些儿踪影。

我把死鼠和死鸡迭次投下海里去了。

鸡身浮在水上。我想，这是很危险的事，万一邻近的渔人拾去吃了的时候呢！……

四月初间的海水冷得透人肌骨，但是在水里久了也不觉得了。我在水里凫着，想把死鸡的尸首拿回岸来。但我向前凫去，死鸡也随着波动迭向海心推移。死神好象在和我作弄的一样。我凫了一个大湾，绕到死鸡前面去，又才把它送回了岸来。上岸后，我冷得发抖，全身都起着鸡皮皱了。

我把那匹死鸡埋在砂岸上了。舐岸的海声好象奏着葬歌，蒙在雾里的夕阳好象穿着丧服。

剩下的一只鸡雏太可怜了，终日只是啾啾地哀叫。

人在楼上的时候，它啾啾地寻上楼来。

人下楼去的时候，它又啾啾地从楼上跳下。

老鼠虽不敢再猖獗了，但是谁能保证不又有猫来把它衔

去呢？不久之间春假已经过了。有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家，唯一的一只鸡雏又不见了！啊，连这一只也不能保存了吗？待我问我的女人时，她才说："它叫得太可怜了，一出门去又觉得危险；没有法子，只得把它送了人，送给有鸡雏的邻家去了。"

心里觉得很对不住C君，但我也认为：这样的施舍要算是最好的办法了。

卖　书

我平生受苦了文学的纠缠，我想丢掉它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①、《庄子》、《史记》、《唐诗》②，但在一九一三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一九一四年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③。这是一三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走的时候本来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一两年，它被丢在我的箱里，没有取出来过。

在日本住久了，文学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

那是一九一八年的初夏，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文学书籍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1924年9月17日夜侨居于日本九州佐贺县北一小山村中写此"。

① 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为作章句。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七篇。

② 这里泛指唐代的诗歌。

③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先秦至齐梁间的诗文集，共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

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

我下了决心，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送给了友人。当我要离开冈山的前一天，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①两书还在我的手里。这两部书我实在是不忍丢掉，但又不能不丢掉。这两部书和科学精神实在是不相投合的。那时候我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我想起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这两部书或者可以卖得一些钱。

那是晚上，天在下雨。我打起一把雨伞走上冈山市去。走到一家书店里我去问了一声。我说："我有几本中国书……"

话还没有说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在怀里操着两只手，粗暴地反问着我："你有几本中国书？怎么样？"

我说："想让给你。"

——"哼，"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下颚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罢，我不是买旧书的人！"说着把头掉开了。

我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很失悔。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钱了！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也犯不着以这样侮慢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抱着书仍旧回到寓所去。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候，我突然对于它生出了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斯宾诺沙、太戈尔、伽比儿、歌德、海涅、尼采②诸人的地方。我

---

① 《庾子山全集》，当为《庾子山集》，北周庾信（字子山）作，十六卷。《陶渊明全集》，东晋陶潜（字渊明）作，四卷。

② 斯宾诺莎(B.Spinoza，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太戈尔(R.Tagore,1861—1941)，通译泰戈尔，印度诗人。 伽比儿(Kabir，1440—1518)，通译卡比尔，印度禅学家和诗人。 海涅 (H.Heine，1797—1856)，德国诗人。 尼采(F.Nietzsche，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的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我一下了决心，便把书抱进馆去。那时因为下雨，馆里看书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向一位馆员交涉，说我愿意寄付两部书。馆员说馆长回家去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觉得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便把书交给了馆员，说明天再来，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我把书寄付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恬静，非常轻松。雨伞上滴落着的雨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啊，那爽腻的感觉！我想就是耶稣脚上受着玛格达伦用香油涂抹①时的感觉，也不过这样罢？——这样的感觉，到现在好象也还留在脚上，但已经隔了六年了。

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冈山。我在那天不消说没有往图书馆去。六年来，我乘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也经过冈山五六次，但都没有机会下车。在冈山三年间的生活回忆时常在我脑中苏活着；但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

啊，那儿有我和芳坞②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③同住过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去

---

①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记载：当耶稣在伯大尼的一个人家坐席时，“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另外，此事在《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八章中也有记述。

② 即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教育家。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与作者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学。

③ 即作者的日本夫人佐藤富子，又名安娜，一八九四年生，日本仙台人。两人一九一六年底在冈山开始同居。

划船的旭川，那儿有我每天清早上学、每晚放学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火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但我现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集》和《陶渊明集》的两部书呀！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是否安然寄放在图书馆里？无名氏的寄付，未经馆长的过目，不知道是否遭了登录？看那样书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少有罢？即使遭了登录，想来也一定被置诸高阁，或者是被蠹鱼蛀食了。啊，但是哟，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你们不要埋怨我的抛撇！你们也不要埋怨知音的寥落！我虽然把你们抛撇了，但我到了现在也还在镂心刻骨地思念着你们。你们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在，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总要幸福得多罢？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旧友们哟！现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时候，我寄居在这儿的山中，也和你们冷藏在图书馆里的一样。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

你们的生命是比我长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借着你们永在。

路 畔 的 蔷 薇

路畔的蔷薇

清晨往松林里去散步，我在林荫路畔发见了一束被人遗弃了的蔷薇。蔷薇的花色还是鲜艳的，一朵紫红，一朵嫩红，一朵是病黄的象牙色中带着几分血晕。

我把蔷薇拾在手里了。

青翠的叶上已经凝集着细密的露珠，这显然是昨夜被人遗弃了的。

这是可怜的少女受了薄幸的男子的欺绐？还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轻狂的妇人的玩弄呢？

昨晚上甜蜜的私语，今朝的冷清的露珠……

我把蔷薇拿到家里来了，我想找个花瓶来供养它。

花瓶我没有，我在一只墙角上寻着了一个断了颈子的盛酒的土瓶。

——蔷薇哟，我虽然不能供养你以春酒，但我要供养你以清洁的流泉，清洁的素心。你在这破土瓶中虽然不免要凄凄寂寂地飘零，但比遗弃在路旁被人践踏了的好罢？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一)·路畔的蔷薇》，作者自注写于“八月十四日”。

夕　暮

我携着三个孩子在屋后草场中嬉戏着的时候，夕阳正烧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经出现在鲜红的云缝里了。

草场中牧放着的几条黄牛，不时曳着悠长的鸣声，好象在叫它们的主人快来牵它们回去。

我们的两匹母鸡和几只鸡雏，先先后后地从邻寺的墓地里跑回来了。

立在厨房门内的孩子们的母亲向门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来。

母鸡们咯咯咯地叫起来了，鸡雏们也啁啁地争食起来了。

——"今年的成绩真好呢，竟养大了十只。"

欢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霭中游泳。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二)·夕暮》，作者自注"八月十七日东京"作。

水　墨　画

天空一片灰暗，没有丝毫的日光。

海水的蓝色浓得惊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群鱼喋噏的声韵。

这是暴风雨欲来时的先兆。

海中的岛屿和乌木的雕刻一样静凝着了。

我携着中食的饭匣向沙岸上走来，在一只泊系着的渔舟里面坐着。

一种淡白无味的凄凉的情趣——我把饭匣打开，又闭上了。

回头望见松原里的一座孤寂的火葬场。红砖砌成的高耸的烟囱口上，冒出了一笔灰白色的飘忽的轻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三）·水墨画》，作者自注"九月二十八日，东京"作。

山　茶　花

昨晚从山上回来，采了几串荚实、几簇秋楂、几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它们投插在一个铁壶里面，挂在壁间。

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荚实衬着浓碧的山茶叶——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的一种风味。

黑色的铁壶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样了。

今早刚从熟睡里醒来时，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种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气。

这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呀？——

原来铁壶中投插着的山茶，竟开了四朵白色的鲜花！

啊，清秋活在我壶里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四)·山茶花》，作者自注“十月十二日，东京”作。

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里徘徊，在一株老松树下戏筑了一座砂丘。

我说，这便是我自己的坟墓了。

我便拣了一块白石来写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来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两旁还移种了两株稚松把它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来，又一人走来凭吊。

但我已经走遍了这莽莽的松原，我的坟墓究竟往那儿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尸骸哟，哭墓的是你自己的灵魂，我的坟墓究竟往那儿去了呢？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五）·墓》，作者自注“一九二四，十，十二东京”作。

白　发

许久储蓄在心里的诗料，今晨在理发店里又浮上了心来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你的名姓我不曾知道，你恕我只能这样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罢？你替我剪了发，替我刮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涂了香膏。

你最后替我分头的时候，我在镜中看见你替我拔去了一根白发。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飘泊者自从那回离开你后又飘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1925年10月20日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六）·白发》，作者自注"24·10·20东京"作。

① 应为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

芍药及其他

芍药及其他

芍　　药

昨晚往国泰后台去慰问表演《屈原》的朋友们，看见一枝芍药被抛弃在化妆桌下，觉得可惜，我把它拣了起来。

枝头有两朵骨朵，都还没有开；这一定是为屈原制花环的时候被人抛弃了的。

在那样杂沓的地方，幸好是被抛在桌下没有被人践踏呀。

拿回寓里来，剪去了一节长梗，在菜油灯上把切口烧了一会，便插在我书桌上的一个小巧的白磁瓶里。

清晨起来，看见芍药在瓶子里面开了。花是粉红，叶是碧绿，颤葳葳地向着我微笑。

4月12日

水　　石

水里的小石子，我觉得，是最美妙的艺术品。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成都《笔阵》(半月刊)第四期。

那圆融，滑泽，和那多种多样的形态，花纹，色彩，恐怕是人力以上的东西吧。

这不必一定要雨花台的文石，就是随处的河流边上的石碛都值得你玩味。

你如蹲在那有石碛的流水边上，肯留心向水里注视，你可以发现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那个世界实在是绚烂，新奇，然而却又素朴，谦抑，是一种极有内涵的美。

不过那些石子却不好从水里取出。

从水里取出，水还没有干时，多少还保存着它的美妙。待水分一干，那美妙便要失去。

我感觉着，多少体会了艺术的秘密。

4月12日

石　池

张家花园的怡园前面有一个大石池，池底倾斜，有可供人上下的石阶，在初必然是凿来做游泳池的。但里面一珠水也没有。因为石缝砌得严密，也没有迸出一株青草，蒸出一钱苔痕。

我以前住在那附近，偶尔去散散步，看见邻近驻扎的军队有时也就在池底上操练。这些要算是这石池中的暂时飞来的生命的流星了。

有一次敌机来袭，公然投了一个燃烧弹在这石池里面，炸

碎儿面石板，烧焦了一些碎石。

弹阬并不大，不久便被人用那被炸碎了的碎石填塞了。石池自然是受了伤，带上了一个瘢痕。

再隔不许久，那个瘢痕却被一片片青青的野草遮遍了。

石池中竟透出了一片生命的幻洲。

4月26日晨

母　爱

这幅悲惨的画面，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是三年前的“五三”那一晚，敌机大轰炸，烧死了不少的人。

第二天清早我从观音岩上坡，看见两位防护团员扛着一架成了焦炭的女人尸首。

但过细看，那才不只一个人，而是母子三人焦结在一道的。

胸前抱着的是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儿，腹前拳伏着的又是一个，怕有三岁光景吧。

母子三人都成了骸炭，完全焦结在一道。

但这只是骸炭吗？

1942年4月30日晨

银　杏

银杏，我思念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叫公孙树。① 但一般人叫你是白果，那是容易了解的。

我知道，你的特征并不专在乎你有这和杏相仿佛的果实，核皮是纯白如银，核仁是富于营养——这不用说已经就足以为你的特征了。

但一般人并不知道你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进，你的花粉和胚珠具有着动物般的性态，你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了下来的奇珍。

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但你依然挺立着，在太空中高唱着人间胜利的凯歌。

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中国才有呀，一般人似乎也并不知道。

我到过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华侨，你侨居在日本大约已有中国的文化侨居在日本的那样久远了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古代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复姓公孙，因银杏生存年代久远，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等，所以人们称银杏为“公孙树”。一说因其生长期缓慢，公公种下的树，要到孙子长大时才能吃到果实，所以取了这个名字。

你是真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的呀，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的喜欢你。

但也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的特产，我才特别的喜欢，是因为你美，你真，你善。

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多么的莹洁，多么的精巧呀！

在暑天你为多少的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你也为多少的劳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

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

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

熏风会媚妩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来聚会。

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

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但你丝毫也没有令人掩鼻的那种的江湖气息。

当你那解脱了一切，你那槎枒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的时候，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避易。

那是多么的嶙峋而又洒脱呀，恐怕自有佛法以来再也不曾产生过象你这样的高僧。

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而你也并不荒伧；你的美德象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但你并不隐遁。

你的果实不是可以滋养人，你的木质不是坚实的器材，就是你的落叶不也是绝好的引火的燃料吗？

可是我真有点奇怪了：奇怪的是中国人似乎大家都忘记了你，而且忘记得很久远，似乎是从古以来。

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很少看到中国的诗人咏赞你的诗，也很少看到中国的画家描写你的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你是随中国文化以俱来的亘古的证人，你不也是以为奇怪吗？

银杏，中国人是忘记了你呀，大家虽然都在吃你的白果，都喜欢吃你的白果，但的确是忘记了你呀。

世间上也尽有不辨菽麦的人，但把你忘记得这样普遍，这样久远的例子，从来也不曾有过。

真的啦，陪都不是首善之区吗？但我就很少看见你的影子；为什么遍街都是洋槐，满园都是幽加里树① 呢？

我是怎样的思念你呀，银杏！我可希望你不要把中国忘记吧。

这事情是有点危险的，我怕你一不高兴，会从中国的地面上隐遁下去。

在中国的领空中会永远听不着你赞美生命的欢歌。

银杏，我真希望呀，希望中国人单为能更多吃你的白果，总有能更加爱慕你的一天。

1942年5月23日

---

① 即桉树(eucalyptus)，常绿乔木。

蚯　　蚓

我是生于土死于土的蚯蚓，再说通俗一点吧，便是所谓曲蟮子，或者再不通俗一点吧，便是“安尼里陀”（ Annelida ，即蠕虫类）的一属。

我的神经系统是很单纯的。智慧呢？说不上。简直是不能用你们人类——你们“活魔、撒骗士”(Homo Sapiens，即人类)的度量衡来计算。

因此我们并不敢妄想要来了解你们，但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误解或至少对于你们有关系的事物更能够了解得一点。

你们不是说是万物之灵吗？尤其是你们中的诗人不是说是“灵魂的工程师”① 吗？那岂不又该是万人之灵了？

前好几天，下了一点雨，我在一座土墙下，伸出头来，行了一次空气浴。隔着窗子我听见一位“灵魂的工程师”在朗诵他的诗：

——蚯蚓呀，我要诅咒你。你的唯一的本领，就是只晓得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据日丹诺夫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在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斯大林一九三二年秋同作家会晤时，曾称“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打坏辛苦老百姓们的地皮。

诗就只有这么几句，但不知道是分成廿行卅行。听说近来一行一字——甚至于有行没字的诗是很流行的，可惜我没有看见原稿。

诗翻来复去的朗诵了好几遍，虽然有几个字眼咬得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朗诵得确是很起劲。

照我们蚯蚓的智慧说来，这样就是诗，实在有点不大了解，不过我也不敢用我们蚯蚓的智慧来乱作批评。但我们蚯蚓，在“灵魂的工程师”看来，才是这么应该诅咒的东西，倒实在是有点惶恐。

我们也召开了一次诗歌座谈会，根据这首诗来作自我批评。可我们蚯蚓界里对于诗歌感觉兴趣的蚯蚓，都不大十分注重这件事。

大部分的同志只是发牢骚，他们说：“活魔”是有特权的，只要高兴诅咒，就让他们诅咒吧。

有的说：我们生于土、死于土，永远都抬不起头，比这还有更厉害的诅咒，我也并不觉得害怕了。

有的又说：假设我们打坏地皮于他们是有害，那就让这害更深刻而猛烈一点。

发了一阵牢骚没有丝毫着落，我们还是要生于土，死于土，而且还要受“灵魂的工程师”诅咒。这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我是这样感觉着，因而便想到自杀。

“活魔”们哟，你们不要以为连自杀都是只有你们才能够有的特权吧，你们看吧，我们曲蟮子也是晓得自杀的。

不过我们的方法和你们的是正相反，你们是钻进土里来或钻进水里来，便把生命庾死了，我们是钻出土外或钻出水外去，便把生命解放了。

今天是我选择来自杀的一天，我虽然晓得太阳很大，在土里都感受着它的威胁，但我知道这正是便于自杀的一天。

我实在气不过，我要剥夺你们“活魔”的特权。你诅咒我吧，我要用死来回答你。

我怀着满怀的愤恨，大胆的从土里钻出去，去迎接那杀身的阳光。

我一出土，又听见有人在朗诵。——哼，见鬼！我赶快想缩回去，但没有来得及，那朗诵的声音已经袭击着我：

——……达尔文① 著的《腐植土和蚯蚓》里面曾经表彰过蚯蚓，说它们在翻松土壤上有怎样重大的贡献。……

吓?!我们还经过大科学家表彰过的吗？我们在翻松土壤上才是有着很大的贡献吗？这倒很有意思，我要耐心着听下去。

——蚯蚓吞食很多的土壤，把那里面的养分消化了，又作为蚯蚓的粪，把土壤推出地面上来。在蚯蚓特别多的肥沃的园地里面，每一英亩约有五万匹之谱，一年之内会有十吨以上的土壤通过它们的身体被推送到地面，在十年之内会形成一片细细耕耨过的地皮，至少有两英吋厚。……

对啦。要这样才象话啦！这正是我们蚯蚓界的实际情形。

---

① 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主要著作有《物种起源》等。

我虽然已经感觉着太阳晒到有点难受了，但我冒着生命的危险，还要忍耐着听下去。

——用达尔文自己的话说吧："犁头是人类许多最古而最有价值的发明之一，但在人类未出现之前，地面实在是老早就被蚯蚓们有秩序地耕耨着，而且还要这样继续耕耨下去，别的无数的动物们在世界史中是否曾经做过这样重大的贡献，象这些低级的被构造着的生物们所做过的一样，那可是疑问。"

我受着莫大的安慰，把自杀的念头打断了。太阳实在晒得太厉害，差一点就要使我动弹不得了，我赶快用尽全身的气力，钻进了土里来。

我在土里渐渐喘息定了，把达尔文的话，就跟含有养分的土壤一样，在肚子里咀嚼，愈咀嚼愈觉得有味。究竟是科学家和诗人不同，英国的科学家和中国的诗人，相隔得似乎比英国到中国的距离还要远啦。

平心静气的说，我们生在土里，死在土里，吞进土来，拉出土去，我们只是过活着我们的一生，倒并没有存心对于你们人要有什么好处，或有什么害处。

因而你们要表彰我们，在我们是不虞之誉；你们要诅咒我们，在我们也是求全之毁。

我们倒应该并不因为你们的表彰而受着鼓励，也并不因为你们的诅咒而感到沮丧。

不过你那位万物之灵中的"灵魂的工程师"哟，你那位蚯蚓诗人哟，一种东西对于自己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你至少是有灵魂的，当你要诅咒，或要开始你的工程之前，请先把你的

灵魂活用一下吧。

或许你是不高兴读科学书，或许甚至是不高兴什么达尔文；因为你有的是屈原、杜甫、荷马、莎翁。① 这些人的作品你究竟读过没有，我虽然不知道，但你是在替老百姓说话啦，那就请你去问问老百姓看。

老百姓和我们最为亲密，他也是生于土而死于土，可以说是你们人中的蚯蚓。

几千年来，你们的老百姓曾经诅咒过我们吗？他曾经诅咒过我们，象蝗虫，象蟊贼，象麻雀，象黄鳝，乃至象我们的同类蚂蝗吗？古今中外的老百姓都不曾诅咒过我们，而你替老百姓说话的人，你究竟看见过锄头没有？

老百姓自然也不曾称赞过我们，因为他并没有具备着阿谀的辞令，不象你们诗人们动辄就要赞美杜鹃，同情孤雁那样。

其实杜鹃是天生的侵略者，你们知道吗？它自己不筑巢，把卵生在别个的巢里，让别的鸟儿替它孵化幼雏，而这幼雏还要把它的义兄弟姊妹挤出巢外，让它们夭折而自己独占养育之恩，你们知道吗？

离群的孤雁是雁群的落伍者，你们知道吗？你们爱把雁

---

①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战国时楚国人。诗人。代表作有《离骚》、《九章》、《九歌》和《天问》等。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唐代诗人。有《杜工部集》。　荷马（Homeros，约前九至八世纪），古希腊诗人。相传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为他所作。　莎翁，指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戏剧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汉姆雷特》等。

行比成兄弟，其实它们是要争取时间，赶着飞到目的地点，大家都尽所有的力量在比赛，力量相同，故尔飞得整齐划一，但假如有一只力弱，或生病，或负伤，它们便要置之不顾，有时甚至要群起而啄死它。这就是被你们赞美而同情的孤雁了，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顾客观的事实，任意的赞扬诅咒，那在你们诚然是有特权，但你们不要把我们做蚯蚓的气死了吧。

不要以为死了一批蚯蚓算得什么，但在你们的老百姓便是损失了无数的犁头啦。

我们是生于土而死于土的，有时你们还要拿我们去做钓鱼的饵，但不必说，就是死在土里也还是替你们做肥料，这样都还要受诅咒，那就难为我们做蚯蚓的了。

但是我现在只不过是这样说说而已，我是已经把自杀的念头抛去了的。达尔文的话安慰了我，从死亡线上把我救活了转来。我还是要继续着活下去，照他所说的继续着耕耨下去。在世界史上做出一匹蚯蚓所能做到的贡献。

我们有点后悔，刚才不应该一肚子的气愤只是想自杀，更不应该昏天黑地的没有把那位读书的人看清楚。他是倚着一株白果树在那儿站着的，似乎是一位初中学生。

我很想再出土去看清楚他来，但是太阳实在大得很，而且我生怕又去碰着了蚯蚓诗人的朗诵。

算了吧，我要冷静一点了，沉默地埋在土里，多多的让土壤在我的身体中旅行。明天会不会被那一位“活魔”挖去做钓鱼的饵，谁个能够保证呢？

小　麻　猫

一

我素来是不大喜欢猫的。

原因是在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清早醒来，一伸手便抓着枕边的一小堆猫粪。

猫粪的那种怪酸味，已经是难闻的；让我的手抓着了，更使得我恶心。

但我现在，在生涯已经走过了半途的目前，却发生了一个心理转变。

二

重庆这座山城老鼠多而且大，有的朋友说：其大如象。

去年暑间，我们住在金刚坡下面的时候，便买了一只小麻猫。

雾期到了，我们把它带进了城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桂林《文化杂志》第二卷第四期，题为《小麻猫之归去来》。

小麻猫虽然稚小，却很矫健。

夜间关在房里，因为进出无路，它爱跳到窗棂上去，穿破纸窗出入。破了又糊，糊了又破，不知道费了多少事。但因它爱干净，捉鼠的本领也不弱，人反而迁就了它，在一个窗格上特别不糊纸，替它设下布帘。然而小麻猫却不喜欢从布帘出入，总爱破纸。

在城里相处了一个月，周围的鼠类已被肃清，而小麻猫突然不见了。

大家都觉得可惜，我也微微有些惜意：因为恨猫究竟没有恨老鼠厉害。

三

小麻猫失掉，隔不一星期光景，老鼠又猖獗了起来，只得又在城里花了十五块钱买了一只白花猫。

这只猫子颇臃肿，背是弓的。说是兔子倒象些，却又非常的濡滞。

这白花猫倒有一种特长，便是喜欢吃馒头，因此我们呼之为“北京人”。

“北京人”对于老鼠取的是互不侵犯主义。我甚至有点替它担心，怕的是老鼠有一天要不客气起来，竟会侵犯到它的身上去的。

四

就在我开始替“北京人”担心的时候，大约也就是小麻猫失掉后已经有一个月的光景，一天清早我下床后，小麻猫突然在我脚下缠绵起来了。

——啊，小麻猫回来了！ 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了的。

家里人很高兴，小麻猫也很高兴，它差不多对于每一个人都要去缠绵一下，对于以前它睡过的地方也要去缠绵一下。

它是瘦了，颈上和背上都拴出了一条绳痕，左侧腹的毛烧黄了一大片。

使小麻猫受了这样委屈的一定是邻近的人家，拴了一月，以为可以解放了，但它一被解放，却又跑回了老家。

五

小麻猫虽然瘦了，威风却还在。它一回到老家来依然觉得自己是主人，把“北京人”看成了侵入者。

“北京人”起初和它也有点敌忾，但没几秒钟就败北了，反而怕起它来。

相处日久之后，小麻猫和“北京人”也和睦了，简直就跟兄弟一样——我说它们是兄弟，因为两只都是雄猫。

它们戏玩的时候，真是天真，相抱，相咬，相追逐，真比一对小人儿还要灵活。

就这样使那濡滞的“北京人”也活跃起来了，渐渐地失掉了它的兔形，即恢复了猫的原状。

跳窗的习惯，小麻猫依然是保存着的。经它这一领导，“北京人”也要跟着来，起先试练了多少次，便失败了多少次，不久公然也跳成功了。

三间居室的纸窗，被这两位选手跳进跳出，跳得大框小洞；冬风也和它们在比赛，实在有些应接不暇。

人是更会让步的，索性在各间居室的门脚下剜了一个方洞，以便于猫们进出。这事情我起初很不高兴，因为既不雅观，又不免依然替冷风开了路，不过我的抗议是在洞已剜成之后，自然是枉然的。

六

小麻猫回来之后，又相处了有一个月的光景，然而又失掉了。

但也奇怪，这一次大家似乎没有前一次那样地觉得可惜。

大约是因为它的回来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失掉也就只好听其自然了吧。

更好在“北京人”已被训练成为了真正的猫，而不再是兔子了。

老鼠已经不再跋扈，这更减少了人们对于小麻猫的思慕。

小麻猫大概已被人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吧，它是怎么也不会回来的了。——人们也偶尔淡淡地这样追忆，或谈

说着。

七

可真是出人意外，小麻猫的再度失去已经六七十天了，山城一遇着晴天便已感觉着炎暑的五月，而它突然又回来了。

这次的回来是在晚上，因为相离得太久，对人已经略略有点胆怯。

但人们喜欢过望，特别的爱抚它。我呢？我是把几十年来对猫厌恶的心理，完全克服了。

我感觉着，我深切的感觉着：我接触着了自然底最美的一面。

我实在是受了感动。

回来时我们正在吃晚饭，我拈了一些肉皮来喂它，这假充鱼肚的肉皮，小麻猫也很欢喜吃。我把它的背脊抚摩了好些次。

我却发现了它的两只前腿的胁下都受了伤。前腿被人用麻绳之类的东西套着，把双方胁部的皮都套破了，伤口有两寸来往长，深到使皮下的肉猩红地露出。

我真禁不住要对残忍无耻的两脚兽提出抗议。盗取别人的猫已经是罪恶，对于无抵抗的小动物加以这样无情的虐待，更是使人愤恨。

八

盗猫的断然是我们的邻居：因为小麻猫失去了两次都能够回来，就在这第二次的回来之后都不安定，接连有两晚上不见踪影，很可能是它把两处都当成了它的家。

今天是第二次回来的第四天了，此刻我看见它很平安地睡在我常坐的一个有坐褥的藤椅上，我不忍惊动它。

昨天晚上我看见它也是在家里的，大约它总不会再回到那虐待它的盗窟里去了吧。

九

我实在感触着了自然底最美的一面，我实在消除了我几十年来的厌猫的心理。

我也知道，食物的好坏一定有很大的关系，盗猫的人家一定吃得不大好，而我们吃的要比较好一些——至少时而有些假充鱼肚骗骗肠胃。

待遇的自由与否自然也有关系。

但我仍然感觉着，这里有令人感动的超乎物质的美存在。

猫子失了本不容易回来，小麻猫失了两次都回来了，而它那前次的依依，后次的怏怯都是那么的通乎人性。而且——似乎更人性。

我现在很关心它，只希望它的伤早好，更希望它不要再被

人捉去。

连“北京人”我也感觉着一样的可爱了。

我要平等的爱护它们，多多让它们吃些假充鱼肚。

1942年5月6日

雨

六月二十七日《屈原》决定在北碚上演，朋友们要我去看，并把婵娟所抱的一个瓶子抱去。这个烧卖形的古铜色的大磁瓶，是我书斋里的一个主要的陈设，平时是用来插花的。

《屈原》的演出我在陪都已经看了很多回，其实是用不着再往北碚去看的，但是朋友们的辛劳非得去慰问一下不可，于是在二十六日的拂晓我便由千厮门赶船坐往北碚，顺便把那个瓶子带了去。

今年延绵下来了的梅雨季，老是不容易开朗，已经断续地下了好几天的雨，到了二十七日依然下着，而且是愈下愈大。

二十七是星期六，是最好卖座的日期。雨大了，看戏的人便不会来。北碚的戏场又是半露天的篷厂，雨大了，戏根本也就不能上演。因此，朋友们都很焦愁。

清早我冒着雨，到剧社里去看望他们，我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沉闷闷地，就象那梅雨太空一样稠云层迭。

有的在说："这北碚的天气真是怪，一演戏就要下雨。听说前次演《天国春秋》和《大地回春》① 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天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重庆《大公报》。

① 《天国春秋》，阳翰笙一九四一年写的历史剧，描写太平天国的内部斗争。 《大地回春》，是陈白尘创作的剧本。

天都在下着微雨的。”

有的更幽默一些，说：“假使将来要求雨的时候，最好是找我们来演戏了。”

我感觉着靠天吃食者的不自由上来，但同是一样的雨对于剧人是悲哀，对于农人却是欢喜。听说今年的雨水好，小麦和玉蜀黍都告丰收，稻田也突破了纪录，完全栽种遍了。

不过百多人吃着大锅饭的剧人团体，在目前米珠薪桂的时节，演不成戏便没有收入，的确也是一个伟大的威胁。

办公室里面云卫[1]的太太程梦莲坐在一条破旧的台桌旁，没精打采地在戏票上盖数目字。

桌上放着我所抱去的那个瓶子，呈着它那黝绿的古铜色，似乎也沉潜在一种不可名状的焦愁里面了。

突然在我心里浮出了一首诗。

——“我做了一首打油诗啦。”我这样对梦莲说。

梦莲立即在台桌上把一个旧信封翻过来，拿起笔便道：“你念吧，我写。”

我便开始念出：

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
敢是抱瓶成大错？梅霖怒洒北碚苔。

梦莲是会做诗的，写好之后她沉吟了一会，说：“两个‘抱

① 即应云卫（1904—1967），浙江慈溪人。戏剧、电影导演。

瓶'字重复了，不大好。"说着她便把第三句改为了："敢是热情惊大士①。"她说："是你把观音大士惊动了，所以才下雨啦。"

——"那吗，索性把'梅霖'改成杨枝吧。"我接着说。

于是诗便改变了一番面貌。

邻室早在开始排戏，因为有两位演员临时因故不出场，急于要用新人来代替，正在赶着排练。

梦莲和我把诗改好之后走出去看排戏。

临着天井的一座大厢房，用布景的道具隔为了两半，后半是寝室，做着食堂的前半作为了临时的排演场。有三尺来往高的半壁作为栏杆和天井隔着，左右有门出入。

在左手的门道上，靠壁有一条板凳，饰婵娟的瑞芳②正坐在那儿。

梦莲把手里拿着的诗给她看。

——"这'怒'字太凶了一点。"瑞芳看了一会之后指着第四句说。

——"我觉得是观音菩萨生了气啦，"我这样说，"今天老是不晴，戏会演不成的。"

——"其实倒应该感谢这雨。"瑞芳说，"你看，演得这样生，怎么能够上场呢？"

我为她这一问略略起了一番深省。做艺术家的人能有这样的责任心，实在是值得宝贵；也唯其有这样的责任心，所以

---

① 佛教称佛和菩萨为大士。

② 即张瑞芳，一九一八年生，北京人。话剧、电影演员。

才能够保证得艺术的精进吧。

——“好的，我要另外想一个字来改正。”我回答着。

——“婵娟出场了！婵娟！”导演的陈鲤庭①在叫，已经在开始排第四幕，正该瑞芳出场的时候。

瑞芳应声着，匆匆忙忙地跑去参加排演去了。我便坐到她的座位上靠着壁思索。我先想改成“遍”字。写上去了，又勾倒过来，想了一会又勾倒过去；但是觉得仍旧不妥贴，便又改为“透”字。“杨枝透洒北碚苔”，然而也不好。最后我改成了“惠”字。

刚刚改定，瑞芳的节目演完了，又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

——“改好了吗？”她问。

我把改的“惠”字给她看。

——“对啦，这个字改得满好，这个字改得满好。”她接连着说，满愉快而天真地。

梦莲在旁边似乎也在思索，到这时她说：“那吗‘惊’字恐怕也要改一下才好了。”

——“用不着吧？惊动了的话是常说的。”瑞芳接着说，依然是那么明朗而率真。

雨到傍晚时分虽然住了，但戏是没有方法演出的。有不少冒着雨从远方来看戏的人，晚上不能回家，结果是使北碚的旅馆，一时呈出了人满之状，“大士”的“惠”，毫无疑问地，是普

---

① 陈鲤庭，一九一〇年生，上海人。剧作家、电影导演。

济到了一般的小商人了。

第二天，二十八日，星期。清早九点钟的时候，雨又下起来了。四处的屋檐都垂起了雨帘。

同住在兼善公寓一院里面的王瑞麟①，把鲤庭和瑞芳约了来，在我的房间里同用早点。

瑞芳突然笑着向我说："那一个字又应该改回去了。"

我觉得这话满有风趣。我回答道："真的，实在是生了气。"

瑞麟和鲤庭都有些诧异，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我把故事告诉他们。同时背出了那首诗：

> 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
> 敢是热情惊大士？杨枝惠洒北碚苔。

不过这个字终竟没有改回去。因为不一会雨就住了，痛痛快快地接连又晴了好几天。好些人在看肖神，以为《屈原》一定无法演出的，而终于顺畅地演了五场。听说场场客满，打破纪录，农人剧人皆大欢喜。惠哉，惠哉。

1942年7月8日

---

① 王瑞麟（1905—1956），陕西汉中市人。话剧演员，话剧、电影导演。

小 皮 箧

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七月十三日。

清早我一早起来去打开楼门，出乎意外的是发现了一个钱包夹在门缝里。待我取来看时，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两年前所失去了的那个小皮箧。

一种崇高的人性美电击了我。

两年前，央克列维奇还在做着法国驻渝领事的时候。因为他对于中国新文学有深刻的研究，又因为他的夫人尼娜女士会说日本话，我们有一段时期过从很密。

每逢有话剧的演出，我们大抵要招待他们去看，也招待他们看过电影的摄制，看过汉墓的发掘。

尼娜夫人是喜欢佛寺的，陪都境内没有什么有名的佛寺，还远远招待他们去游过一次北温泉，登过缙云山，以满足她的希望。

他们也时常招待我们。在那领事巷底的法国领事馆里面有整饬的花园，有葱茏的树木，又因为地址高，俯瞰着长江，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重庆《大公报》。

有很好的眺望。他们在那儿飨燕过我们，也作过好些次小规模的音乐会和茶会。

五月以后，空袭频繁了起来。我们的张家花园的寓所在六月尾上被炸，便不得不搬下了乡。不久法国领事馆也被炸，央领事夫妇也就迁到清水溪去了。

我的日记还记得很清楚，是七月二十七的一天。我在金刚坡下的乡寓里接到尼娜夫人的来信，要我在第二天的星期日去访问他们，我便在当天晚上进了城去。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千厮门码头。雾很大，水也很大，轮渡不敢开。等船的人愈来愈多，把三只渡船挤满了，把趸船也挤满了，栈道和岸上都满站的是人。天气炎热得不堪，尽管是清早，又是在江边，我自己身上的衬衫，湿而复干，干而复湿的闹了两次。

足足等了三个钟头的光景，雾罩渐渐散开了，在九点多钟的时候才渡过了江去。

雇了一乘滑竿，坐登着上山的路。

路在山谷里一道溪水的左岸，一步一步的磴道呈着相当的倾斜。溪水颇湍急，激石作声，有时悬成小小的瀑布。两岸的岩石有些地方峭立如壁，上面也偶尔有些题字。最难得的还是迎面而来的下山的风。那凉味，对于从炎热的城市初来的人，予以难忘的印象。

约略有一个钟头的光景便到了清水溪。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镇上也有好几百户的人家，好些都是抗战以来建立的。

央克列维奇是住在镇子左边的一座山头上。一座西式平

房，结构相当宏敞。山上多是松树，虽然尚未成林，但因地僻而高，觉得也相当幽静。

主人们受到我的访问是很高兴的，特别是那尼娜夫人。尽管太阳很大，她却怂恿着她的丈夫，要陪着我出去散步。

在附近的山上走了一会，还把镇对面的黄山、汪山为我指点而加以说明。她说：那儿是风景地带，有不少的奇花异木，有公路可通汽车，住在那儿的人不是豪商便是显贵。我那时还不曾到过那些地方，听她那样说，仿佛也就象在听童话一样。

桐子已经有半个拳头大了，颇嫌累赘地垂在路旁的桐子树上。

——“这是什么果子树呀？”尼娜夫人发问。

我尽我所有的智识告诉了她。

对于什么都好象感觉新奇的外国夫人，她从树上折了一枝下来，说：“要拿回去插花瓶。”

被留着吃了中饭，嗑了葡萄酒。

尼娜夫人首先道歉道：本来是应该开香槟的，但都装在箱子里面还没有开箱，他们有一个誓约，要等到巴黎光复了，才开箱吃香槟酒。

听了这样的话觉得比吃香槟酒还要有意思，因为巴黎陷落已经一个半月了，巴黎的人连吃面包都在成问题的时候，代表巴黎的人能有这样悲壮的誓约，也是应该的。

同席的还有好几位法国朋友，但因彼此的言语不大相通，只作了些泛泛的应酬而已。

中饭用毕后我正要告辞了，突然发出了警报，于是便又被留着。

其他的人都进了防空洞，只央克列维奇和我两人在回廊上走着，一面走，一面谈。也谈了好些问题，主要的还是关于文学这一方面。

央克列维奇的关于中国文学的造诣是使我惊异的。他在中国仅仅住了六年，最初在北京，其次是海南岛，最后来到重庆。他不仅对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知道得很详细，而且对于旧文学也有相当的研究。尤其是他喜欢词，对于宋元以来的词家的派别和其短长，谈得很能中肯。这在一个外国人的确是可惊异的事情。不，不仅是外国人，就连现代的中国新文学家能够走到了这一步的，恐怕也没有好几位吧？

两点钟左右警报解除了，我又重新告别。

临走的时候尼娜夫人送了我一首用英文写的诗，那大意是：

这儿有两条蜿蜒的江水，
　　就象是一对金色的游龙，
环抱着一座古代的山城，
　　有一位诗人住在城中。
这诗人是我们的朋友呵，
　　他不仅爱做诗，也爱饮酒。
李太白怕就是他的前身吧；
　　月儿呀，我问你：你知道否？

用极单纯的字面表现出娓婉的意境，觉得很是清新，但这样译成中国字，不知道怎的，总不免有些勉强而落于陈套了。

我深深的表示了谢意。

坐着他们所替我雇就的滑竿，又由原道下山赶到了码头。码头上和轮船上，人都是相当拥挤的，因为是星期。

过了江来，又坐滑竿上千厮门，待我要付滑竿钱的时候，才发觉我的钱包被人扒去了。在江边购船票的时候，分明是用过钱包的，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扒去的，我怎么也揣想不出。

好在我在裤腰包里面还另外放有一笔钱，因此在付滑竿钱上倒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我感觉着十分可惜的却是尼娜夫人的那首诗也一道被扒了去。这是和钱包一道放在我左手的外衣包里的。

整整隔了两年，谁能料到我这小皮箧又会回来呢？

皮箧是旧了，里面还有十二块五角钱和我自己的五张名片。

诗稿呢？一定被扔掉了。

两年来我自己的职务是变迁了。住所也变迁了。

我现在住在这天官府街上一座被空袭震坏了的破烂院子的三楼，二楼等于是通道。还我这皮箧的人，为探寻我的住址，怕是整整费了他两年的工夫的吧？再不然便是他失掉了两年的自由，最近又才恢复了。

这人，我不知道他是年老的还是年青的，是男的还是女

的，是本地人还是外省人，在目前生活日见艰难，人情日见凉薄的时代，竟为我启示出了这样葱茏的人性美，我实在是不能不感激。

两年前的回忆绵延了下来。

一位瘦削的人，只有三十来往岁，头发很黑，眼睛很有神，浓厚的胡子把下部的大部分剃了，呈出碧青的皮色，只留着最上层的一线络着两腮。这是浮在我眼前的央克列维奇的丰采。据朋友说：他本是犹太系的法国人，而他的夫人却是波兰籍。

尼娜夫人很矮小，大约因为心脏有点不健康，略略有些水肿的倾向。头发是淡黄的，眼色是淡蓝的，鼻子是小小的，具有东方人的风味。

究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故，就在一九四〇年的年底，法国的贝当① 政府免了央克列维奇的职。

免职后的央克列维奇，有一个时期想往香港，因为缺乏旅费，便想把他历年来所搜藏的中西书籍拿来趸卖。他曾经托我为他斡旋，他需要四万块钱左右便可卖出。但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购买力，我所交际的人也没有这样的购买力，结果我丝毫也没有帮到他的忙。后来我听说他这一批书是被汪山的某有力者购买去了。

央克列维奇不久便离开了重庆，但他也并没有到香港，是往成都去住了很久，去年年底，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时

① 贝当(H. P. Pétain，1856—1951)，曾任法国元帅、陆军部长。一九四〇年六月任总理，对德投降，组织傀儡政府。一九四五年八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候，我在中一路的街头，无心之间曾经碰见过他和他的夫人。他们一道在街上走，他们是才从成都回来，据说，不久要往印度去。

我邀请他们看戏，他们照例是很高兴的。戏票是送去了，但在当天晚上却没有看见他们。他们是住在嘉陵宾馆的，地方太僻远，交通工具不方便，恐怕是重要的原故吧。自从那次以后我便没有再和他们见面了。

皮箧握在我的手里，回忆潮在我的心里。

我怀念着那对失了国的流浪的异邦人，我可惜着那首用英文写出的诗……

但我也感受着无限的安慰，无限的鼓舞，无限的力量……

我感觉着任你恶社会的压力是怎样的大，就是最遭了失败的人也有不能被你压碎的心。

人类的前途无论怎样是有无限的光明的。

1942年7月20日

竹阴读画

傅抱石①的名字，近年早为爱好国画、爱好美术的人所知道了的。

我的书房里挂着他的一幅《桐阴读画》，是去年十月十七日，我到金刚坡下他的寓所中去访问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七株大梧桐树参差的挺在一幅长条中，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图。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流。桐树之间，补以绿竹。

图中白地甚少，但只觉一望空阔，气势苍沛。

来访问我的人，看见这幅画都说很好，我相信这不会是对于我的谀辞。但别的朋友，尽管在美术的修养上，比我更能够鉴赏抱石的作品，而我在这幅画上却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沫若先生惠临金刚坡下山斋，入蜀后最上光辉也。……

本篇最初收入重庆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小说散文集《波》，题为《十月十七日》。

① 傅抱石（1904—1965），江西新余人。画家、美术教育家。

抱石在画上附题了几行以为纪念，这才真是给与了我“最上光辉”。

我这一天日记是这样记着的：

十月十七日，星期日。

早微雨，未几而霁，终日昙。因睡眠不足，意趣颇郁塞。……

十时顷应抱石之约，往访之，中途遇杜老①，邀与同往。抱石寓金刚坡下，乃一农家古屋，四围竹丛稠密，颇饶幽趣。展示所作画多幅，意思渐就豁然。更蒙赠《桐阴读画图》一帧，美意可感。

夫人时慧女士享以丰盛之午餐。食时谈及北伐时在南昌城故事。时慧女士时在中学肄业，曾屡次听余讲演云。

立群②偕子女亦被大世兄亲往邀来，直至午后三时，始怡然告别。……

记得过于简单，但当天的情形是还活鲜鲜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的。

我自抗战还国以后，在武汉时代特别邀了抱石来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得到了他不少的帮助。武汉撤守后，由长沙而衡阳，而桂林，而重庆，抱石一直都是为抗战工作孜孜不息的。回重庆以后，政治部分驻城乡两地，乡部在金刚坡下，因而抱石的寓所也就定在了那儿。后来抱石回到教育界去了，但他依然舍不得金刚坡下的环境，没有迁徙。据我所知，他在中大或

① 即杜国庠(1889—1961)，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笔名，广东澄海人。哲学家、历史学家。

② 即于立群(1916—1979)，原籍广西贺县，生于北京。作者的夫人。

艺专任课，来往差不多都是步行的。

我是一向象候鸟一样，来去于城乡两地的人，大抵暑期在乡下的时候多，雾季则多住在城里。在乡时，抱石虽常相过从，但我一直没有到他寓里去访问过，去年的十月十七日是唯一的一次。

我初以为相隔得太远，又加以路径不熟，要找人领路未免有点麻烦；待到走动起来，才晓得并不那么远。在中途遇着杜老，邀他同行；他是识路的，便把领路的公役遣回去了。

杜老抱着一部《淮南子》①，正准备去找我，因为我想要查一下《淮南子》里面关于秦始皇筑驰道的一段文字。

我们在田埂上走着，走向一个村落。金刚坡的一带山脉，在右手绵亘着，蜿蜒而下的公路，历历可见。我们是在山麓的余势中走着的。

走不上十分钟光景吧，已经到了村落的南头。这儿我在前是走到过的，但到这一次杜老告诉我，我才知道村落也就叫金刚坡。有溪流一道，水颇湍急，溪畔有一二家面坊，作业有声。溪自村的两侧流绕至村的南端，其上有石桥，名龙凤桥。过桥，再沿溪西南行，不及百步，便有农家一座，为丛竹所拥护，葱茏于右侧。杜老指出道，那便是抱石的寓所了。

相隔得这样近，我真是没有想出。而且我在几天前的重九登高的时候，分明是从这儿经过过的，那真可算是“过门而

① 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撰。《汉书·艺文志》著录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今存内篇。

不入”①了。

竹丛甚为稠密，家屋由外面几乎不能看出。走入竹丛后照例有一带广场，是晒稻子的地方，横长而纵狭。屋颇简陋并已朽败。背着金刚坡的山脉，面临着广场，好象是受尽了折磨的一位老人一样。

抱石自屋内笑迎出来了，他那苍白的脸上涨漾着衷心的喜悦。他把我们引进了屋内。就是面临着广场的一进厅堂，为方便起见，用篱壁隔成了三间。中间便是客厅，而兼着过道的使用，实在不免有些逼窄。这固然是抗战时期的生活风味，然而中国艺术家的享受就在和平时期似乎和这也不能够相差得很远。

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对于活着的艺术家的优待，大约就是促成他穷死，饿死，病死，愁死，这样使得他的人早点更贵重些，使得他的画早点更值钱些的吧？精神胜于物质的啦，可不是！

抱石，我看是一位标准的中国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篆刻，又会书画，长于文事，好饮酒，然而最典型的，却是穷，穷，第三个字还是穷。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他的艺术虽然已经进步得惊人，而他的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进。“穷而后工”②的话，大约在绘事上也是适用的吧？

---

① 语出《孟子·滕文公上》：“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

② 语出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抱石把他所有的制作都抱出来给我看了，有的还详细的为我说明。我不是鉴赏的事，只是惊叹的事。的确也是精神胜于物质，那样苍白色的显然是营养不良的抱石，那来这样绝伦的精力呵？几十张的画图在我眼前就象电光一样闪耀，我感觉着那矮小的农家屋似乎就要爆炸。

抱石有两位世兄，一位才满两岁的小姐。大世兄已经十岁了，很秀气，但相当孱弱，听说专爱读书，学校里的先生在担心他过于勤黾了。他也喜欢作画，我打算看他的画，但他本人却不见了。隔了一会他回来了，接着，立群携带着子女也走进来了，我才知道大世兄看见我一个人来寓，他又跑到我家里去把她们接来了的。

时慧夫人做了很多的菜来款待，喝了一些酒，谈了一些往事。我们谈到在日本东京时的情形。我记得有一次在东京中野留学生监督周慧文家里晚餐，酒喝得很多，是抱石亲自把我送到田端驿才分手的。抱石却把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是："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是旧历的大除夕。"

抱石在东京时曾举行过一次展览会，是在银座的松坂屋，开了五天，把东京的名人流辈差不多都动员了。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家中村不折，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文士佐藤春夫辈，①都到了场，有的买了他的图章，

---

① 河井仙郎（1871—1945），号木僊、荃庐，日本篆刻家。清末曾到中国，师事吴昌硕。有《荃庐印谱》上、下、续三册刊行于世。　横山大观（1868—1958），日本画家。　中村不折（1866—1943），日本洋画家、书法家。　正木直彦（1862—？），曾任日本帝国美术院院长，东京美术学校校长。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作家。主要作品有《田园的忧郁》、《都会的忧郁》等。

有的买了他的字，有的买了他的画。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

我去看他的个展时是第二天，正遇着横山大观在场，有好些随员簇拥着他，那种飘飘然的傲岸神气，大有王侯的风度。这些地方，日本人的习尚和我们有些不同。横山大观也不过是一位画家而已。他是东京人，自成一派，和西京的巨头竹内栖凤①对立，标榜着"国粹"，曾经到过意大利，和墨索里尼②拉手。他在日本画坛的地位真是有点煊赫。自然，日本也有的是穷画家，但画家的社会比重要来得高些，一般是称为"画伯"的。

抱石在东京个展上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我题的诗，有一张我自己在看画时的背影。他拿出来给我们看了，十年前的往事活呈到了眼前，颇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趣。

我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他说他有这个意思，但能卖出多少却没有一定的把握。是的，这是谁也不敢保险的。不过我倒有胆量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因为毫无问题，在将来抱石的画是会更值钱的。

午饭过后杂谈了一些，李可染和高龙生③也来了，可染抱了他一些近作来求抱石品评。抱石又把自己的画拿出来，也

---

① 竹内栖凤(1864—1942)，日本传统画家，曾为西部日本画坛的指导人物。

② 墨索里尼(B.Mussolini,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之一。

③ 李可染，一九〇七年生，江苏徐州人。国画家、美术教育家。　高龙生(1903—1977)，山东蓬莱县人。漫画家。

让二位鉴赏了。在我告辞的时候，他捡出三张画来，要我自己选一张，他决意送我，我有点惶恐起来。别人的宝贵制作，我怎好一个人据为私有呢？我也想到在日本时，抱石也曾经送过我一张，然而那一张是被抛弃在日本的。旧的我都不能保有，新的我又怎能长久享受呢？我不敢要，因而我也就不敢选。然而抱石自己终把这《桐阴读画》选出来，题上了字，给了我。

真是值得纪念的"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抱石送我们出了他的家，他指着眼前的金刚坡对我说："四川的山水四处都是画材，我大胆地把它采入了我的画面，不到四川来，这样雄壮的山脉我是不敢画的。"

——"今天的事情，你可以画一幅'竹阴读画'图啦，读画的人不是古装的，而是穿中山装的高龙生、李可染、杜守素、郭沫若，还有夫人和小儿女。"我这样说着。

大家都笑了。大家也送着我们一直走出了竹林外来。

当到分手的时候，抱石指着时慧夫人所抱的二岁的小姐对我们说："这小女儿最有趣，她左边的脸上有一个很深的笑窝，你只要说她好看，她非常高兴。"

真的，小姑娘一听到父亲这样说，她便自行指着她的笑窝了，真是美，真是可爱得很。

时间很快的便过去了，在十月十七日后不久，我们便进了城；虽然住在被煤烟四袭的破楼房里，但抱石的《桐阴读画》却万分超然的挂在我的壁上。任何人看了都说这幅画很好，但这十月十七日一天的情景，非是身受者是不能从这画中读出来的。因而我感觉着值得夸耀，我每天都接受着"最上光辉"。

丁　东　草（三章）

丁　东

我思慕着丁东——

可是并不是那环佩的丁东，铁马的丁东，而是清冽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里的那种丁东。

清冽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里，井上有大树罩荫，让你在那树下盘旋，倾听着那有节奏的一点一滴，那是多么清永的凉味呀！

古时候深宫里的铜壶滴漏在那夜境的森严中必然曾引起过同样的感觉，可我不曾领略过。

在深山里，崖壑幽静的泉水边，或许也更有一番逸韵沁人心脾，但我小时并未生在山中，也从不曾想过要在深山里当一个隐者。

因此我一思慕着丁东，便不免要想到井水，更不免要想到嘉定的一眼井水。

住在嘉定城里的人，怕谁都知道月儿塘前面有一眼丁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五日广州《文艺生活》第三卷第四期。

东井的吧。井旁有榕树罩荫，清冽的水不断的在井里丁东。

诗人王渔洋曾经到过嘉定，似乎便是他把它改为了方响洞的。① 是因为井眼呈方形？还是因为井水的声音有类古代的乐器“方响”？或许是双关二意吧？

但那样的名称，那有丁东来得动人呢？

我一思慕着丁东，便不免要回想着这丁东井。

小时候我在嘉定城外的草堂寺读过小学。我有一位极亲密的学友就住在丁东井近旁的丁东巷内。每逢星期六，城里的学生是照例回家过夜的，傍晚我送学友回家，他必然要转送我一程；待我再转送他，他必然又要转送。象这样的辗转相送，在那昏黄的街道上也可以听得出那丁东的声音。

那是多么隽永的回忆呀，但不知不觉地也就快满四十年了。相送的友人已在三十年前去世，自己的听觉也在三十年前早就半聋了。

无昼无夜地我只听见有苍蝇在我耳畔嗡营，无昼无夜地我只感觉有风车在我脑中旋转，丁东的清彻已经被友人带进坟墓里去了。

四年前我曾经回过嘉定，却失悔不应该也到过月儿塘，那儿是完全变了。方响洞依然还存在，但已阴晦得不堪。我不

---

① 王渔洋，即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清代诗人。据《嘉定府志》卷五《古迹》记载：将丁东水（即作者所说丁东井）改名为方响洞的，是宋代诗人黄庭坚（1045—1105）。黄庭坚诗《题丁东水》：“古人题作丁东水，自古丁东直到今。我为更名方响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敢挨近它去，我相信它是已经死了。

我愿意谁在我的两耳里注进铁汁，让这无昼无夜嗡营着的苍蝇，无昼无夜旋转着的风车都一道死去。

然而清洌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里，井上有大树罩荫；你能在那树下盘旋，倾听着那一点一滴的声音，那是多么清永的凉味呀！

我永远思慕着丁东。

1942年10月30日

白　　鹭

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

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

白鹤太大而嫌生硬，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也觉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

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

那雪白的簑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

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钓鱼，整个的田便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田的大小好象是有心人为白鹭设计出的镜匣。

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绝顶，看来象不是安稳，而它却很悠然。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

好。人们说它是在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吗？

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清澄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

或许有人会感着美中的不足，白鹭不会唱歌。但是白鹭的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不，歌未免太铿锵了。

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

1942 年 10 月 31 日

石　榴

五月过了，太阳增加了它的威力，树木都把各自的伞盖伸张了起来，不想再争妍斗艳的时候；有少数的树木却在这时开起了花来。石榴树便是这多数树木中的最可爱的一种。

石榴有梅树的枝干，有杨柳的叶片，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这风度实兼备了梅柳之长，而舍去了梅柳之短。

最可爱的是它的花，那对于炎阳的直射毫不避易的深红色的花。单瓣的已够陆离，双瓣的更为华贵，那可不是夏季的心脏吗？

单那小茄形的骨朵已经就是一种奇迹了。你看它逐渐翻红，逐渐从顶端整裂为四瓣，任你用怎样犀利的劈刀也都劈不出那样的匀称，可是谁用红玛瑙琢成了那样多的花瓶儿，而且还精巧地插上了花？

单瓣的花虽没有双瓣者的豪华，但它却更有一段妙幻的

演艺，红玛瑙的花瓶儿由希腊式的安普剌① 变为中国式的金罍，殷、周时古味盎然的一种青铜器。博古家所命名的各种锈彩，它都是具备着的。

你以为它真是盛酒的金罍吗？它会笑你呢。秋天来了，它对于自己的戏法好象忍俊不禁地，破口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的皓齿。那样透明光嫩的皓齿你在别的地方还看见过吗？

我本来就喜欢夏天。夏天是整个宇宙向上的一个阶段，在这时使人的身心解脱尽重重的束缚。因而我更喜欢这夏天的心脏。

有朋友从昆明回来，说昆明石榴特别大，子粒特别丰腴，有酸甜两种，酸者味更美。

禁不住唾津的潜溢了。

1942 年 10 月 31 日

---

① 作者原注：是英文ampulla的音译，即一种尖底胆瓶。

飞　雪　崖

重九已经过去了足足七天，绵延了半个月的秋霖，今天算确实晴定了。

阳光发射着新鲜的诱力，似乎在对人说：把你们的脑细胞，也翻箱倒箧地，拿出来晒晒吧，快发霉了。

文委会留乡的朋友们，有一部分还有登高的佳兴，约我去游飞雪崖，但因我脚生湿气，行路不自由，更替我雇了一乘滑竿，真是很可感激的事，虽然也有些难乎为情。

同行者二十余人，士女相偕，少长咸集，大家的姿态都现得秋高气爽，真是很难得的日子呵，何况又是星期！

想起了煤烟与雾气所涵浸着的山城中的朋友们。朋友们，我们当然仅有咫尺之隔，但至少在今天却处的是两个世界。你们也有愿意到飞雪崖去的吗？我甘愿为你们作个向导啦。

你们请趁早搭乘成渝公路的汽车。汽车经过老鹰崖的盘旋，再翻下金刚坡的曲折，从山城出发后，要不到两个钟头的光景，便可以到达赖家桥。在这儿，请下车，沿着一条在田畴中流泻着的小河向下游走去。只消说要到土主场，沿途有不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重庆《大公报·战线》。

少朴实的农人，便会为你们指示路径的。

走得八九里路的光景便要到达一个乡镇，可有三四百户人家。假使是逢着集期，人是肩摩踵接，比重庆还要热闹。假使不是，尤其在目前天气好的日子，那就苍蝇多过于人了。——这是一切乡镇所通有的现象，倒不仅限于这儿，但这儿就是土主场了。

到了这儿，穿过场，还得朝西北走去。平坦的石板路，蜿蜒得三四里的光景，便引到一条相当壮丽的高滩桥，所谓高滩就是飞雪崖的俗名了。

桥下小河阔可五丈，也就是赖家桥下的那条小河——这河同乡下人一样是没有名字的。河水并不清洁，有时完全是泥水，但奇异的是，小河经过高滩桥后，河床纯是一片岩石，因此河水也就顿然显得清洁了起来。

更奇异的是，岩石的河床过桥可有千步左右突然斩切地断折，上层的河床和下层相差至四五丈。河水由四五丈高的上层，形成抛物线倾泻而下，飞沫四溅，惊雷远震，在水大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壮观。这便是所谓飞雪崖了。

到了高滩桥，大抵是沿着河的左岸再走到这飞雪崖。岸侧有曲折的小径走下水边，几条飞奔的瀑布，一个沸腾着的深潭，两岸及溪中巨石磊磊，嶙峋历落，可供人伫立眺望。唯伫立过久，水沫湿衣，虽烈日当空，亦犹濛雨其蒙也。

河床断面并不整齐，靠近左岸处有岩石突出，颇类龙头，水量遍汇于此，为岩头析裂，分崩而下，譬之龙涎，特过猛烈。断床之下及左侧岩岸均洼入成一大岩穴，俨如整个河流乃一

宏大爬虫，张其巨口。口中乱石如齿，沿绕齿床，可潜过水帘渡至彼岸，苔多石滑，真如在活物口中潜行，稍一不慎，便至失足。

右岸颇多乱草，受水气润泽，特为滋荣。岩头有清代及南宋人题壁。喜欢访古的人，仅这南宋人的题壁，或许已足诱发游兴的吧。

我们的一群，在午前十时左右，也走到了这儿。在我要算是第五次的来游了。虽久雨新晴，但雨量不多，因而水量也不甚大，在水帘后潜渡时遂无多大险厄。是抗战的恩惠，使我们在赖家桥的附近住上了四个夏天和秋天，而我是每年都要来游一次，去年还是来过两次的；可每次来都感觉着就和新来的一样。

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便看到清代的一位翰林李为栋①所做的《飞雪崖赋》，赋文相当绮丽，是他的学生们所代题代刊在岩壁上的，上石的时期是乾隆五年。当年曾经有一书院在这侧近，现在是连废址都不可考了。李翰林掌教于此，对这飞雪崖极其心醉。赋文过长，字有残泐，赋首有序，其文云：

> 崖去渝郡六十里，相传太白、东坡皆题诗崖间，风雨残蚀，泯然无存。明巡按詹公朝用，阁部王公飞熊，里中人也。凿九曲池，修九层阁，极一时之盛游。而披读残碣，无一留题。……

的确，九曲池的遗迹是还存在，就在那河床上层的正中，

① 李为栋，四川巴县人。清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年）进士，曾任蒲州府知府。

在断折处与高滩桥之间，其形颇类亚字而较复杂。周围有础穴残存，大约就是九层阁的遗址吧。

但谓“披读残碣，无一留题”，却是出人意外。就在那《飞雪崖赋》的更上一层，我在第二次去游览的时候，已就发现了两则南宋人的留题。一题“淳熙八年正月廿七日”，署名处有“李沂”字样。这一则的右下隅新近修一观音龛，善男善女们的捐款题名把岩石剜去了一大半，遂使全文不能属读，但残文里面有“曲水流觞”及“西南夷侵边”字样，则上层河床的亚字形九曲池，是不是明人所凿，便成问题了。另一则，文亦残泐，然其大半以上尚能属读：

> (飞)雪崖自二冯而后，未有名胜之
> (游)，(蜀)难以来，罕修禊事之典。
> (大帅)余公镇蜀之九年，岁淳祐辛亥，太
> (平)有象，民物熙然。灯前三日，何东叔，
> (季)和，侯彦正，会亲朋，集少长，而游
> (其)下。酒酣笔纵，摩崖大书，以识
> 岁月。……………
> ……………

末尾尚有两三行之谱，仅有字画残余，无法辨认。考“淳祐辛亥”乃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西纪一二五一年)，所谓“余公镇蜀”者，系指当时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事之余玠。余玠字义夫，蕲州人，《宋史》中有传。蕲州者，今之湖北蕲春县。余玠治蜀，大有作为，合川之钓鱼城，即其所筑；当时蒙古势力已异常庞大，南宋岌岌乎其危，而川局赖以粗安。游飞雪崖者谓为

“太平有象，民物熙然”，足征人民爱戴之殷。乃余玠本人即于辛亥后二年（宝祐元年癸丑）受谗被调，六月仰毒而死，史称“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① 盖有以也。

这两则南宋题壁，颇可宝贵，手中无《重庆府志》②，不知道是否曾经著录，所谓“二冯”亦不知何许人。在乾隆初年做《飞雪崖赋》的翰林对此已不经意，大约是未经著录的吧。我很想把它们捶搨下来，但可惜没有这样的方便。再隔一些年辰，即使不被风雨剥蚀，也要被信男信女们刬除干净了。

在题壁下留连了好一会，同行的三十余人，士女长幼，都渡过了岸来，正想要踏寻归路了，兴致勃勃的应对我说：“下面不远还有一段很平静的水面，和这儿的情景完全不同。值得去看看。”

我几次来游都不曾往下游去过，这一新的劝诱，虽然两只脚有些反对的意思，结果是把它们镇压了。

沿着右岸再往下走，有时路径中断，向草间或番薯地段踏去，路随溪转，飞泉于瞬息之间已不可见。前面果然展开出一片极平静的水面，清洁可鉴，略泛涟漪，淡淡秋阳，爱抚其上。水中岩床有一尺见方的孔穴二十有八个，整齐排列，间隔尺余，直达对岸，盖旧时堰砌之废址。农人三五，点缀岸头，毫无惊扰地手把锄犁，从事耘植。

---

① 《宋史·余玠传》：“宝祐元年（一二五三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② 清王梦庚修，寇宗纂。九卷。

溪面复将曲折处，左右各控水碾一座，作业有声。水被堰截，河床裸出。践石而过，不湿步履。

一中年妇人，头蒙白花蓝布巾，手捧番薯一篮，由左岸的碾坊中走出，踏阶而下，步至河心，就岩隙流澌洗刷番薯。见之颇动食兴。

——"早晓得有这样清静的地方，应该带些食物来在这儿'辟克涅克'①了。"

我正对着并肩而行的应这样说。高原已走近妇人身边，似曾略作数语，一个洗干净了的番薯，慷慨地被授予在了她的手中。高原断发垂肩，下着阴丹布工装裤，上着白色绒线短衣，两相对照，颇似画图。

过溪，走进了左岸的碾坊。由石阶而上，穿过一层楼房，再由石阶而下便到了水磨所在的地方。碾的是麦面。下面的水伞和上面的磨石都运转得相当纡徐。有一位朋友说：这水力怕只有一个马力。

立着看了一会，又由原道折回右岸。是应该赶回土主场吃中饭的时候了，但大家都不免有些依依的留恋。

——"两岸的树木可惜太少。"

——"地方也太偏僻了。"

——"假使再和陪都接近得一点，更加些人工的培植，那一定是大有可观的。"

——"四年前政治部有一位秘书，山东人姓高的，平生最

---

① 作者原注：英文 Picnic，野餐之意。

喜欢屈原，就在五月端午那一天，在飞雪岩下淹死了。”

——“那真是‘山东屈原’啦！”

大家轰笑了起来：因为同行中有山东诗人臧云远①，平时是被朋侪间戏呼为“山东屈原”的。

——“这儿比歇马场的飞泉如何？”

——“水量不敌，下游远胜。”

一片的笑语声在飞泉的伴奏中唱和着。

路由田畴中经过，荞麦正开着花，青豆时见残株，农人们多在收获番薯。

皜皜的秋阳使全身的脉络都透着新鲜的暖意了。

1942年10月25日夜

① 臧云远，一九一三年生，山东蓬莱县人。作家。抗战期间，在重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诗歌创作活动。

附：

补 记①

《巴县志》(民国二十八年向楚新修)，关于飞雪崖已有比较详细的纪录，今一一揭之如次。

一、《飞雪崖石壁文》(卷二十《金石》)

“里中民毛安节，李沂，冉星×，×舒史，丁东耶，同游者何肃，异其形势凛然，故更其名为飞雪崖(原误为岂)××××而不可得。崖涵数百丈，飞溅××，‘题’识岁月，可谓阙无。因是(原误为之)沂×欲×××滩之曲水流觞，前人之好事者×××游之后人不忘再世之旧，相×××高宿名英，邑乡之俊彦，皆先×交云后人林相肴送于栖真洞，回州，以西南夷侵边故也。冯晋粹父自霜台移节‘西×’。

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录。

(上缺)李沂欲相大书×××而沂深刻之，亦可谓好事也。”

“飞雪崖自二冯而后未有名胜之游。蜀难以来，罕修禊事之典。大帅余公镇蜀之九年，岁淳祐辛亥，太平有象，民物熙然。灯前三日，何东叔，季和，侯彦正，会亲朋，集少长而游其下。酒酣纵笔，磨崖大书，以识岁月。时何明甫、原履、君惠、老×正×杰，侯安道，征官鱼梁剂智叔，酒官古汾何君玉，同游。何祥麟时老，侯坤文侍行。”

(原注)“按《王志》古迹载淳熙八年状元冯时行纪游，里人李沂

① 《补记》收重庆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波》，未见单独发表过。

为之刻壁，日久残蚀，清李为栋有赋，叙云‘崖去渝城六十里，相传太白、东坡皆题诗崖间，风雨残蚀，泯然无存’（互见《水道》）。今据《王志》录淳熙淳祐碑文。”

二、《梁滩河》（卷一《下水道溪流》）

“县西梁滩河为东西两山岗之一大干流……迤西流数里至土主乡，达王家坝，又折而北，趋至圆塘高滩桥。……水势浸壮大。穿高滩桥出，约半里许，至飞雪崖。《王志》载崖在梁滩坝高滩桥下。石涧断截，河水陡泻数十丈，望若飞雪，相传太白、东坡皆题诗崖间，风雨残蚀，泯然无存。”

三、《流杯池》（卷三《古迹》）

“《王志》云：在飞雪崖上，溪中有平石丈余。宋淳熙间状元冯时行修层阁于崖畔，复于溪上凿九曲池，引水流觞，以资胜赏。明大学士王飞熊、巡按詹朝用等，重游于此，复识流风。今阁圮，池犹存。”

据此可知赖家桥下之小河实为梁滩河。淳祐刻石中所谓“二冯”即冯时行与冯晋（粹甫）也。

时行在志中有传，乃宣和六年（一一二四）进士，授外职。后因不附秦桧和议被敕免官，“坐废者十八年”。于绍兴二十七年复被起用，后“擢右朝请大夫，提点成都府路刑狱。经划边事，井井有条，……民庆更生。隆兴元年（一一六三年）卒于任。民立祠祀之（祠在雅州，古城）。”

今案隆兴元年下距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已十有八年，《向志》中两引《王志》（案乃前清乾隆年间王尔鉴所修旧志），称“淳熙八年状元冯时行纪游”，“宋淳熙间状元冯时行修层阁……凿九曲池”云

云，实为失考。

淳熙刻石所标志之“淳熙八年”，应为李沂录刻之年月，文当为时行纪游文，细绎之，燕游在前而补刻在后。二冯之游当在时行“坐废者十八年”之里居期间，即宋高宗绍兴十年至二十七年之期间。九曲池似尚为“前人之好事者”所凿，并非成于二冯手。

1942年12月13

影　子

午后，屈楚① 与林辰② 二君来访。

——“假使抗战没有起来，你恐怕还是没有机会回国吧？”

八年来我接受过不知道多少次数的这样问话，又由林辰向我重提了一遍。

我回忆起十年亡命期中在日本江户川上所住过的那座小屋。

我手栽的那株大山朴，怕已经长成乔木了。应该是紫薇树开花的时候。

那座小屋的背后，隔着一条公路，是一带小丘陵，有好些古老的松树在上面。松树下是附近一个小村落的公墓。

我每当写作疲倦了，或者忧郁不堪的时候，便登上那小丘在松林和墓丛中徘徊。“我结果怕也只好成为这墓丛中的一座了！”这样的想念在我的脑子中不知道徘徊过多少遍。

当我把这样的回忆诉述了一遍之后，林辰突然背起了两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屈楚，一九一九年生，四川泸县人。剧作家、诗人。当时任群益出版社编辑。

② 林辰，原名王诗农，一九一二年生，贵州郎岱（今六枝）人。鲁迅研究家、作家。

句旧诗来：

——“‘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你当年的心境是保存在这首诗里面的啦。”

诗句和我很熟，费了好几秒钟的缭绕，我才慢慢地记起是我自己的诗，但上下文都不记忆了。

——“这诗你是在什么地方看见的？”我问着。

——“不记得是在你的什么书上了。开首的两句是‘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① 因为我近来的生活和这相仿佛，所以我爱读它。”

——“下文呢？”

——“不记得了。”

诗确实是我自己的诗，抗战发生前三两年在日本写的，当时也觉得相当适意。回国以后的这几年间，生活环境完全改变了，一次也不曾记起来过，渐渐被抛进“忘却”的仓库里去了。

诗是五律，后四句呢，真好象追寻一段残梦一样，愈追寻，愈是渺茫。

晚间，同立群往银社去看《不夜天》②。

---

① 这首诗系作者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所作。今收本全集文学编第二卷，题《信美非吾土》。

② 西渭（李健吾，1906—1982）作，四幕话剧。剧本于一九四五年六月由美学出版社出版。

路曦①演着剧中的主角，一位女伶。

——“路曦真是会演戏，演得多么自然。”立群不断地赞赏着。“今年雾季她演的两个戏都很好，《离离草》②和这《不夜天》。”

戏里有唱京剧的一段插曲。

——“路曦会唱京剧吗？”我问。

——“她一定会唱的，她很会唱歌。她也很会弹钢琴呢！”

不错，我想起了。立群说过她和路曦一道学弹钢琴的时候，两人互相勉励，死不放松，夜里弹倦了，有时候就伏在钢琴上睡熟了。

观众多，座场窄，纸烟四起，空气不流通，象进了浴室一样。看到第四幕的时候，头便有点隐痛。这是炭酸瓦斯中毒的征候。

在这样的时候，我又在追寻着那首旧诗，依然没有着落。

十一点钟光景，戏演完了。我们随着人的潮浪流了出来。立群也说她的头有点微痛。

上坡，经过望打隧道，步上街头。

被清冷的夜风微微吹拂着，头痛渐渐平复了。

立群紧紧挽着我的左肘，步行到精神堡垒附近的时候，有一群人拥在街心。

---

① 即杨路曦，一九一六年生，北京人。话剧演员。

② 夏衍在一九四四年写成的四幕话剧，反映东北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

是一位美国兵喝醉了。一名警察去扶他，力量不够，结果是醉者倒在街心，画了一个“大”字。口里说着Iam sorry(对不住)，一个街头的小孩子学舌：“俺梭了！”

——“美国兵也忧郁吧？”立群这样问着。

——“或许，”我回答着，“但他们有的是金钱，有的是健康，而我们中国有的是酒，或许也是在尽情地享乐吧？”

——“我们到‘心心’去喝杯牛奶？”

——“很好。”

正好走到“心心”门口，门外停了好几部汽车。隔着门上的玻璃窗，看见里面坐满了的人。

——“哦，好多的人！”我惊叹着。

——“那么，我们不进去吧。”

——“怕什么。”

我们还是推开门窗进去了。柔软的音乐在从胶片中荡漾出来。男的女的坐满了一个大敞间，但没有一个相熟的面孔。

我们选了一张靠边的长条桌上坐着，尽量避免人们的注意。叫了两杯牛奶。

——“一个熟人也没有。”我又张望了一会之后这样说。

立群隔着席面，把头埋过来，低声地回答我：“我们圈子里面的人，够资格来的很少。”

无言地喝着热牛奶，身上微微发起汗来了。无怪乎四桌的都是冰淇淋，汽水，半裸体，短袖衬衫。

突然，那首旧诗的最后两句象深水里的气泡一样浮起来了。——“何当挈鸡犬，共得一升腾”。

然而第三第四两句，却是迷离恍忽的，象是已经到了门外，但还隔着一层不透明的帘幕。

街头的电灯雪亮，奇异的还没有停电。

讲起了朋友，泛泛的交游，大家都是很多，但要能够影响彼此的心灵，规范彼此的生活，临到患难时，不惜抛弃自己的生命的，实在很少。

《不夜天》的情节还在脑中留连。女伶金小玉因为要救自己的爱人，不惜准备牺牲自己的贞操，而结果刺杀了仇人，同归于尽了。……

突然，旧诗的第五和第六两句象气泡一样又浮上来了："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心里感觉着轻松。立群仍有力的挽着我的左肘，等于在搀扶着我的一样。

街头很清净，影子忠实地伴随我们，在水门汀上颠来倒去。

1944年5月10日

下　乡　去

一　卡车追逐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乡下还留下了一批朋友，想下乡去看看他们。

还是初夏，前两天的太阳突然炽烈了起来，室内的气温竟高过了九十度。

大家都在发愁，十九号准备下乡的卡车是没有篷的，在刚烈的阳光里晒两个钟头下赖家桥，恐怕谁都要晒成干鱼了。

十八号的半夜过后，闪击了一番雷电，微微洒起了雨来。风大，把开着的窗门吹打得震响，我被惊醒了。又在作别种担心，没有篷的卡车，不会淋成水老鼠么？

好在雨没有洒好一会也就住了，十九日的清早显示出是一个不晴不雨的阴凉天。

——“究竟我们都是几员福将呀，天都看承啊！”我同立群走上了市民医院的门口的时候，向着已经上了车的几位朋友们，有意幽默地这样说。

本篇收入重庆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波》以前，未见发表过。

车上的朋友是翰笙、乃超、海观、湘楼[1]和其他。

两位司机同志要我坐司机台，我让立群坐立群也不坐，我们便一同爬上了车厢。

——“太太愿与士卒同甘苦啦。”有人向立群调侃，颜面的动作担负了解释的任务，表明所谓“士卒”主要指的是我。

在车的前头不很远忽然发见邓初老[2]坐在中英科学合作馆[3]的轿形小卡车里面，他坐在车后的中门旁边靠右手的末位，侧面正当窗口，所以把他看得很清楚。

——“初老，你们往那里去呀？”

——“往北碚。你们呢？”

——“回赖家桥。”

——“好啦，我们能同一段路。”

——“你们那边还有空位子吗？好不让郭老嵌上去？”翰笙的这句话没有被初老听得清楚。

——“好啦，不要麻烦人家。”我连忙制止着了。

我们的卡车先开。立在敞车上招摇过市，想起了上海战役时赴前线救护的情形。车开到李子坝附近的时候，初老们

---

① 翰笙，即阳翰笙，原名欧阳继修，笔名华汉，一九〇二年生，四川高县人。剧作家，戏剧电影运动领导人之一。　乃超，即冯乃超（1911—1983），祖籍广东南海县，出生在日本横滨市。作家、诗人。　海观，即朱海观（1908—1985），安徽寿县人。文学翻译家。　湘楼，即骆湘楼，浙江人。抗战时曾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五十年代初病逝。

② 即邓初民（1889—1981），湖北石首县人。社会科学家，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

③ 抗日战争期间英国设在重庆的文化机关。

的车子把我们超过了。彼此哗叫了一下。

有一段路我们的车子紧跟着追，有点象电影里面的侦探场面，我把右手比成手枪形，不断地向初老放射。福态的初老始终笑容满面地向着我们。

本来已经是落后的，车子在化龙桥停了一下，跑在前头的初老，永远跑上前头，看不见了。

二 林园访友

过了山洞，在林园前面不远，我们把车子停了下来，准备去访问李侠公①。

侠公同翰笙一样是文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他在三月初回贵州奔母丧，最近才回重庆，回来时文委会早被解散了。面临着公路的一栋有楼的民房，侠公的家在那靠左的一部分。楼上楼下一共只有三间。他前年担任过陆大的政治部主任，为了和学校相近，赁居在这儿。主任解职之后，这层便宜虽然失掉了，但为迁移的困难，仍旧没有动。

向左手走上了几步石坎，侠公的大的两个小孩子在侧近玩耍，我招呼他们，他们似乎不认识我了，没有走近身来。经过一个没有墙的院落，走到楼房的屋檐下。

——“侠公！在家吗？”

——“哦，你们来了！”窗口上侠公露出了半个头来，惊喜

① 李侠公，一八九九年生，贵州贵阳市人。社会科学家。大革命时期，曾任东征军第一政治部主任。后从事著译工作。

地叫了一声，头又缩下去了，但有好一会没有次一动作。

一位前任勤务兵在院落里挑粪，看见我们来便火速转向屋后去了。

侠公一面扣着长袍，一面从书房门口露出，邀我们进去。

还未周岁的一位小公子坐在竹轿椅里，头很大，面色暗暮，营养不十分好。两只眼睛睁得很开，望着我们，但也并没有惊惶的意思。

——“太太不在家吗?”

——“唉，她刚才出去买东西去了。”

——“你们搬下乡来住了?”

——“不，是乃超要把他乡下的家具搬进城，我们是带便来看看乡下的朋友们的。还有，今天中午，我们文委会的朋友们在赖家桥聚餐，你也去吧?”

——“好的，我一定去。”

很朴实的那位前任勤务兵绕进书房里来准备献茶。我极力阻挡着，但也无效。来客太多，要费大量的茶水，我心里很不安，一口也没有嗑。但我看见有一两位朋友却嗑得很泰然。

——“你所要的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史》①，”我忽然记起这件事又向侠公说，“我已经得到苏联朋友的回信，说一定要请对外文化协会寄赠。信上还说着尽‘可能设法成功’的话，可惜我忘记把信带来。”

---

① 卢森堡(Д. И. Розенберг，1879—1950)，通译罗森别尔格，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史》，凡三卷，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出版。

——“那好极了，”侠公回答着，“只要有原书，我就可以完成一项翻译的工作，而且也可以顺便解决一部分的生活问题啦。”

卢森堡的三大册《政治经济学史》，侠公早已翻译了一册出版问世，但中、下二册因为没有原书，便把工作停顿了。要译完全书是一项相当大的工程，侠公有这样的雄心，我是极力怂恿他的，但可惜原书总不容易到手。

我很匆匆忙忙地催着大家走，当我们走出书房门时，侠公夫人回来了，她和立群分外地亲热。原来用了一年多的女佣人今天才走了，我想，大约是看见侠公失职，在别的地方另有了高就吧。心里不免有点黯然。

在书房旁边是食堂兼会客室，我和立群顺便穿堂而过，去看屋后因坡而成的菜圃。据说都是那位朴实的前任勤务兵亲手栽种的。

——“这一向这儿的燃料起恐慌，”侠公在院落里和我并排地走着，他这样说，不记得是谈到了什么话触动了这个问题，“煤也买不到，柴也买不到，我们已经向人借用了四百斤煤炭了。”

——“哦？乡会不是领了些煤炭下来还堆在那里吗？今天去将就这卡车给你运些来不就好了。”

侠公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和初看见我们来了的时候那种由衷的喜悦差不多。

三 白果树下

卡车在金刚坡山道上盘旋，愈接近赖家桥愈发生着好象回到了故乡的感觉。

金刚坡下的田畴坦陈着，大地在开朗地微笑。

那株高大的白果树又显出来了。那儿便是文委会的院落，它是那院落的老阍人，我真爱它，我真爱那白果树，我爱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劲的姿态，我爱它那鸭掌形的碧叶，那如夏云静涌的树冠，当然我也爱吃它那果仁。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往年做的七七幼稚园的园歌应着卡车的节拍，不调和地从我嘴里哼着。

车转下平畴了。跑完了一段大抛物线形的弧道，经过了中西清真孤老院，公路平直了起来。

水牛山上的银杏亭也看见了，山上的芭蕉依然青翠，这是文委会所经营出的小公园。临着公路边上的一道园门，和门

上的横额我所写的水牛山三个字，都还没有拆毁。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唱歌。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

《七七幼稚园歌》的第二节又在我嘴里哼。卡车煞车了，已经停在了白果树下。

大家连忙跳下车。"尹家湾五十号"张着大口和我们亲吻。

宏敞的外院打扫得很干净，并不怎么显出经过了风波的样子。空气清新得很。小白花狗已经长大了。它有点怕我，见到我没有表示亲热的欢迎，但也没有拒绝。这是因为我向来不大喜欢狗的原故。我愈朝前进，它愈朝后退，最后索性各自掉头走向远远一边去了。

西北角上的七七幼稚园早就停办了，我所写的园额是还存在着的。推进门去，两间房间里，前间堆积着一些柴，后间是空的。壁上用有色纸剪贴的一些星星和新月，"儿童乐园"几个字还存在。窗户没有开，阴森肃杀之气在这儿特别严重。

转进西侧的内院看了一遍，再穿向东侧的内院里去。侠

公，翰笙，及其他几位驻乡会友在大礼堂门前站着。内院也都打扫得很干净。尤其这东内院，因为去年年底房主人庆祝七十双寿，整个黑漆了一道，又在四处加了一些匾对，很显得金黑辉煌。

办公室，除掉西厢房一间办报销的清理室外，都是空的。办公室的桌椅及一切用具已经点交，还集中封存在原作图书阅览室的一间大房里面，就在大礼堂的右手。

礼堂里，总理① 遗像和遗嘱都已经撤消了。两名看守家具的卫兵，摆了两尊床，在那儿昼寝。

——"家具为什么还不搬去呢?"我问原任秘书何成湘②，他是经常驻乡的，惰性地还以秘书的资格照顾着善后事务。

——"据总务处说，还没有卡车运。"

——"乐得两位卫兵，闲得没法，白天只是睡觉。"另一位朋友这样插说。

一位卫兵大概是受了惊扰，侧身起来，揉了揉眼睛，望了望我们，又躺下去了。

我在萦念着：七七幼稚园至少应该维持下去才好，小孩子们受着这样的打击，未免过于残酷。但是会被解散了，会友们自然会分散，大家的儿女也就随着散开，幼稚园的必要似乎也就没有了。

---

① 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

② 何成湘(1902—1967)，四川珙县人。抗战时曾任作者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办公室主任。

——"这房子是政治部发给我们的吗?"侠公忽然这样发问。

——"那里,在文委会成立以前,我就住在这里面了。"我回答着。"房主人把整个的院子租给了我,年租二千元。"

——"哦,年租?"侠公大吃一惊。"山洞的房子月租一千元,我还以为便宜得很呢。"

——"但有趣的是,"另一位朋友说,"这院子政治部却打算收回,目前是'准予清理室暂住'。"

四 塞翁之马

散居在附近的会友和眷属,陆续都聚集拢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但男的和女的却自然分成了两组。

朝门外,白果树荫下,一段阶沿,在前本来是卫兵站岗的地方。平常一出一入,对卫兵的答礼总不免要举手或点头,而且匆匆而过。今天没有这样的麻烦了。男的一组十几个人,不期然地品排着坐在这阶沿上,面临着公路聊天。

谈谈国内,也谈谈国际;谈谈身外,也谈谈切己。

国内究竟是在进步的,"民主"这个词至少是可以不犯禁了。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大家目前虽然闲暇,有为的日子还在后头。

都在参错着谈,谈得无拘无束。

我自己痛骂了四川历史上的几位大文人,司马相如,扬

雄，三苏父子。① 他们专门做帝王的花瓶，而三苏父子尤其是反对王安石② 新政的死党，可谓胡涂透顶。

有一位女同志来了，看见我们便爽朗地说：

——“真是‘无官一身轻’呵！平时谁也不会坐阶沿坎，今天大家都在这儿坐着。”

也有人说明：平时有卫兵站岗，当然不好在这儿坐。这话微微有些抗议的性质，是说平常也很平民化，并不是因为丢掉了“官”才平民化起来的。

我忽然想起，我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有官本不重，无官身更轻。”

卢鸿基③ 也来了，坐着滑竿，大家都起来让了路，让滑竿一直抬进院子里去。

鸿基并不是一个人来，他是随带着了和我们争夺朋友的死敌。他的肺病发作已经三年了，一直睡在乡下静养——其实静或有之，养是说不上的。他的脸色惨白，有点浮肿。随在他身后的这个敌人在狞笑：机关裁撤了，看你这个俘虏朝那里走？

---

① 扬雄（前 53—18），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有《扬子云集》。 三苏父子，指苏洵（1009—1066）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眉山（今属四川）人。俱北宋文学家，并同列“唐宋八大家”。苏洵有《嘉祐集》、苏轼有《东坡七集》、苏辙有《栾城集》。

②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

③ 卢鸿基，一九一〇年生，广东海南岛乐会（现名琼海）县人。雕刻家。抗战时在三厅工作。

五 离合欢悲

从礼堂暂时把两位卫兵老爷请了出来，设下了四张席面，坐得满满的。

厨房大司务老金的手腕真不错，今天的席面做得特别可口而又丰富。他是成都人，五十多岁了，以前来会的时候本不识字，做了四年多大司务公然能写能读了。他是住会的，当我每年在乡下住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黄昏时候都看见他在大礼堂门前的天井里读《新华日报》①。文委会虽然解散了，清理室还有几个人留着，他便不肯离开。

已经遣散了的勤务兵，凡是在附近居住的人都跑来帮忙。我失悔在初关照乡下朋友的时候，没有说多备一两席。各家的小朋友们都没有可能来，也是一件憾事，不然的话，不是还可以听听他们唱《七七幼稚园歌》和其它的儿歌吗？

大家都吃得很高兴，有酒，也划了拳，和往日一有纪念集合时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两样，但似乎也有两样。

饭用过后，多数的朋友都集中到我们的住房里闲谈。那本是外院北墙下的一座原有堆栈，坐北向南的土墙长条房子。我们把它隔成了三间，开了些窗眼，觉得也还适意，每年暑间我们都是回到这儿来住的，住到雾季的时候又搬进城去。因

---

①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重庆，出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此所有一切动用的家具都还保存着的，但今年是不是下乡来住，却在考虑。

院子很大，做研究院倒很适宜。可惜离城太远，交通不方便，而且太孤单了。

研究院有希望么？

很难说。要想找有财力的人资助文化事业，中国似乎还没有现代化到那步田地。即使有也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鹿地研究室的山川君①来了。中午的聚餐本来是邀约了他们的，也因着顾虑，没有出席。我走出房门外迎接着他，他不愿久留，只站在院子里谈了一会。

他不久要同鹿地一道到昆明，是受了美军的邀请。但阻碍却很多。研究室附近，近来白天有怪人换番巡逻，甚至连夜里也有。

研究室相距不上半里路，在公路的那一边，靠近金刚坡的山麓，是我在三厅时代建立的，其后事实上隶属文委会，文委会裁并了，管理情报工作的二厅在继续照管。

白花狗走来亲近，它亲近的是山川，不是我。它是由研究室里要来的孤儿，它的母亲在去年暑天早就被那儿的卫兵打去吃了。

往年我只感觉着居乡有打狗棍的必要，今年我感觉着居

---

① 鹿地，指鹿地亘(1903—1982)，日本作家。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从事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宣传工作。　鹿地研究室，国民党当局取消“日本人民反战大同盟”以后，由作者建议成立的机构，隶属军委政治部，主要从事敌情研究。因领导者为鹿地亘，故名。　山川君，原名及川，是由俘虏中挑选出来的有觉悟的“日本人民反战大同盟”盟员，鹿地研究室工作人员。

乡有狗的必要了。

朋友们知道我有午睡的习惯，在中堂和西首书房里的人都准备告别了。卢鸿基一人坐在东边的睡房里一座藤沙发椅上。我坐在床沿上陪着他。他从西装的内衣包里取出了一张像片出来，是我五十岁分送大家的纪念品。他要我在像片上签上他的名字，我签了。他颇觉吃力地，扶着杖，站了起来，眼睛里的笑发着冷光。似乎想说什么话，但终竟没有说出什么话。

朋友们照拂着他上了滑竿走了。

六 夜来风雨

本来打算当天就回城的，因为乃超的行李收拾费时，改在明天的清早。

侠公在我们午睡的时候，搭公路车回山洞去了。在他自然是不便久留，女佣人走了，家里有三个小孩，而他又是好爸爸。

我们也收拾了一下行李，作的是留去双关的步骤。假使下乡来住，因为大的一个孩子在进小学，也要到七月初才能来，东西留着不能不加一番检点。假使不来，那就等日后有交通工具的时候方便运走。

黄昏时分，我同立群，还有其他的朋友，一道到赖家桥去散步。两位司机同志在院外调理着卡车。房主人的黄老头子就在院墙脚下的田坎上督耕，那田本来是我们租用的菜圃，交

还了他，他在赶耕，大约是想插秧子。

——“你们的铺位都在里面铺好了。”同行的前任副官卢鸿谋① 向司机同志说。

——“不，我们要在车上睡。”

——“把车门锁上不就好了吗?”立群插说着。

——“不行的，胎被偷掉一个也就不得了。”

——“从前在长沙大火的时候，”我说，“周副部长② 的车子便被人偷过一次，后来到了桂林才找着。门就锁着，内行是有办法打开的。”

朝西走，在成渝公路上走不上三百步光景便是赖家桥，一道石桥架在一道小河上，这儿是一个车站，另外有两三家店铺，卖饭食杂货的。立群在一家店子里面买了点糖果和茶叶。

天黑下来了，乡下没有电灯，森森然好象回到了原始时代。

走回院子的时候，司机同志正从院里把铺陈抱了出来。

督耕的黄老头子还在那儿督耕。水牛都疲倦得不耐烦了，耕到墙脚的石坎边不肯转身，黄老头子站在石坎上帮忙拉着牛鼻索，死命地在那儿拖。

立群有点不大舒服，她先去睡了，我在书房里，在鱼烛光下，展开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读。

我读完了《关于列宁主义底基础》，又读完了《关于辩证唯

---

① 卢鸿谋，广东琼海县人。抗战时曾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作者的副官。

② 指周恩来(1898—1976)。抗战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被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夜境很岑寂，心境也很岑寂，但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人。

壁上挂着的一张斯大林的照片俯瞰着我，我自己丝毫也没有睡意。

夜半过后突然刮起了大风，又在飘着雨粒，立群也惊醒来了。我关心着车上的两位司机同志。我想出去看看他们。

——“怕朝门关了，他们在车上会淋雨的。”

——“门不会关的吧，怕狗咬你呢！”

我实在也有点怕狗，把中堂门开了一下，外边是漆黑的。雨并不大，风倒相当猛，把鱼烛吹灭了。

七　新的果实

二十号的清早醒来，已经五点过钟。雨却下得很大。

——“糟糕！司机同志们不晓得怎么样了？”

我赶着，冒着雨跑出去。朝门果然是关着的。

——“糟糕！”

我赶快去打开朝门。两位同志就在屋檐下碍难容一人睡下去的干地上面打着地铺。看情形他们是靠着门坐了一个半夜。

我说了千万声对不住，请他们进来。天已经亮了，卡车也用不着看守，便把他们请到内院的休息处去，请他们再休息。

雨不断地下着，似乎有绵下去的样子。我们有点后悔，晓得是昨天赶着回城去就好了。我和立群商量，想搭公路车回

去，立群也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四个小孩子留在城里，实在也放心不下。

算好，雨下到九点钟左右也就开始住了。行李陆续搬运上车，最后替侠公运了一些煤。连人带行李把卡车堆积成一座山了。

我们要上车的时候，立群邀我同上水牛山去。路很淋漓，山上的花木已经呈出荒芜的现象。银杏亭已经倾斜，带皮松木所缀成的花栏已经零落。银杏亭三个字还在，署的日期是“甲申六月”。这是我去年下乡时写的。那时，亭才完成，山也才从坟堆中开辟出来不久。因为我爱银杏，因为我爱水牛，所以我就借它们来作为了亭名与山名。还不及一年便呈出了这样凋零的现象。

各色的花带着雨还寂寞地开着，大都是经过了攀折的残余，而被人委弃着的。

立群主张折些回城去插花瓶，我感觉着有点不忍。

——“要关照一声秦奉春① 才行吧？”

——“回头关照他好了，丢在这儿，结果还是被人折去。”

折了一些柳穿鱼，金贝介，美人蕉，和一些常见而我不知名的黄花。

一株矮矮的花石榴，高还不及两尺，仅仅在一茎枝条上开着一朵花双瓣而鲜红，还有几颗蓓蕾。看来一定是今年才开始开花的。它引动了我。我想折下来，但又踌躕了。枝子有

① 秦奉春，字侠农，一九一〇年生，江苏无锡人。工艺美术家。

点垂，我起初还以为受了雨，花朵重的原故。待我低下头去细看时，它才是早被人折断了的。我便下了决心，索性把它折了下来。

立群还在菜园里面买了一箩筐四季豆，又一箩筐黄芽白，是向合作社买的。合作社是文委会办的，只留了一位朋友在结束后事。合作社租了好些田地栽瓜种菜，也在一些荒山上垦了好些地面。租的退租，垦的半就荒芜了。我们所买的只是一些残余。

立群说："买回去可以犒劳佣人。另外我已经买了好些猪肉，可以让他们大打一次牙祭。"

走回卡车的时候，秦奉春也在那儿送行，我拿着花向他打招呼："奉春，我们折回去插花瓶。"

——"好的。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好花了。都被人偷了去。文委会被解散的消息一传出，菜也被人偷，花也被人折。开始是折，后来索性连根和土的搬走了。"

奉春说着这话时的表情和声调，不是愤激而是忧郁。水牛山公园是他一手一足经营出来的，连水牛山和银杏亭两个匾额都是他刻的字。他是美术家，做事很精细，因而也就徐缓，同人们背地里称之为"施乐先生"。施乐是英文 Slow（慢）的音译。他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经营，结果遭了蹂躏。这心情，我能够了解，决不会是寻常的。

——"是些什么人来偷的？"立群问得相当愤慨。

——"还不是附近机关里的人，毫无办法。"奉春仍然以迂徐的调子熏郁着。

卡车快要开了，我再进院子里去绕了一趟，看忘记了什么东西。中庭里好些被昨夜的狂风吹折下来的银杏桠枝。我怀着惜别的意思拾起了一枝来，也想拿回城去在花瓶中供养。有一个青青的果实，没有想出还在枝头。

1945年6月4日

其　他

寄生树与细草

寄生树站在一株古木的高枝上，在空气中洋洋得意。它倨傲地俯瞰着下面的细草说道：

"你们可怜的小草儿，你看我的位置是多么高，你们是多么矮小！"

细草们没有回答。

寄生树又自言自语地唱道：

"啊哈哟，我是大自然中的天骄。有大树做我庇护，有大树供我养料。我是神不亏而精不劳，高瞻乎宇宙，君临乎小草，披靡乎浮云，揖友乎百鸟。啊哈哟，我是大自然中的天骄。"

一场雷雨，把大树劈倒了。寄生树和古木的高枝倒折在草上。细草儿们为它哀哭了一场。

寄生树渐渐枯死了。每逢下雨的时候，细草们便追悼它，为它哀哭。

寄生树被老樵夫捡拾在大箩筐里，卖到瓦窑里去烧了。每逢下雨的时候，细草们还在追悼它，为它哀哭。

1924年①，在上海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上海《创造周报》第十号，作者自注"7月3日"作。

① 应为一九二三年。

昧　　爽

"他们真是残忍的怪物，……真是喝着血液的怪物！……啊，我们是太怯懦了。……我们不知道甚么原故，见了血总是害怕。……"

模模糊糊地有一种微弱的声音在我耳边诉说，我半意识地醒了转来。一个人睡着的一楼一底的后楼里，昏昏蒙蒙中并没有看见甚么人影。我只觉得左边项上有些作痒，我微微搔了几下，已经起了好几个疙瘩了。话声又微弱地继续了起来：

"怪物们不知道流了我们多少血了。……他们看见我们就要屠杀。……前几天我几乎被一个小怪物刺死了，幸亏我逃得快，逃在一个悬崖下躲着，一点声息也不敢哼出来。……"

在这些声音里面，有两三种不同的音调可以辨别出。好象是女人的声气，但是室中除我而外，不说没有女人，连人的影子也没有。要说是邻居的谈话，声音很微弱，不应有如此清晰。我便冷飕飕地打了几阵寒噤。我虽是不信鬼的人，但这种先入的迷信观念总不免要浮上意识界来。我把十年来寒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上海《创造周报》第二十一号，作者自注"中秋节前一日"作。

不曾离身的一床脱尽了毛的毛毡引来把头脑蒙着，但是说话的声音仍然间隔不断。

“我的姐姐是被他们刺死了，同时还死了几个幼儿。……他们真是残忍，一伤害起我们来便甚么手段也不选择；无论火也好，水也好，毒药也好，兵器也好，打扑也好，用尽百般手段，只是想流我们的血。……啊，这仇是不能不报的！……”

我睡的床是一尊旧床，是从旧货铺里辗转买来的。这床的年龄至少怕有七八十岁了。在这床上，以前不知道睡过些甚么样的人。难产死了的年少的母亲，服了堕胎药可怜与胎儿同归于尽的处子，被浪子骗了抑郁而死的少妇，……她们的呻吟声，她们黑灼灼的眼光，苍白而瘦削的面庞，随着那些话声便一一现到我眼里来。我好象浸在水里。不知道是甚么时刻了，我希望是在做梦，但我伸手去悄悄摸我左项的疙瘩时，还依然隆起着。我用力掐了两下，自己也觉得疼痛。这怕不是梦了。啊啊，她们还在说！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结健为雄。……”

我把《诗品》的《雄浑》① 一篇来当着符咒一样默念。我并不是相信这篇东西可以避邪，我是想把我的意识集中在别一个方向去，不使我的耳朵旁听。啊，但是，你们怎么不听命哟，我的耳朵！

“……但是我们是些无抵抗的人呀。……啊，我们是太怯弱了，我们见了血总是怕。……只有他们流我们的血的时候，

---

① 《诗品》，唐代司空图著，共二十四则。《雄浑》乃第一则，上引四句即出自这一则，原文是：“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

没有我们流他们的血的时候。……我们这么爱和平的族类！……”

说话的声音似乎移到我脚一头的西北角去了。——说不定怕就是《聊斋》①上常见的狐狸罢？楼下当当地打了四下钟，啊，救星！天是快要亮了。我大胆地把头伸出毛毡来，但仍然是一房空洞，一房昏暗。说话的声音仍然在西北角上幽咽，我又打了几下寒噤。我就好象变成了那位游历小人国的辜理法(Gulliver)②一样，有许多纸人豆马在身上爬。上海这个地方真是无奇不有了。但我听见他们说是爱和平的族类，倒使我安了几分心。他们说的残忍的怪物我不知道是指甚么。我的恐怖倒隐隐转移到这怪物身上来了。怪物！喝着血液的怪物！但是这类的东西太多了，我的联想的力量就好象浮在一个茫茫的大海里。我突然想到我们四川的“小神子”来。

据说小神子这样东西你看不见，但它一缠绕了你，它要做出许多险恶的事情来。分明是一甑饭，它立刻可以替你变成蛆。分明没有起火的原因，它立刻可以烧你的房子。这东西的气量非常褊小，你千万不能出语冲犯它。它也可以藏在空中说人话。

“……啊啊，我们是爱和平的族类呀……”

好混蛋！你们这些爱和平的族类，怎么扰乱了我一清早的和平呢？你们到底是甚么？鬼？狐？小人国的小人？还是

---

① 即《聊斋志异》，清代蒲松龄著，短篇小说集。通行本为十六卷。

② 通译格列佛。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该书的第一部分即描写他游历小人国的情景。

四川的小神子？我是不甘以弱者自居的，你们要揶揄人，尽管现出形来，不要在空中作怪！我出声骂了起来，只听西北角上微微起了一阵笑声。

我的惊惧变成了愤怒了。我把毛毡一脚蹬开，不料力太用大了，竟蹬出了一个大框。但是我已经起床来了。房中已经薄明，黑暗还在四角强项。我先看了床底，把怀中电灯一照，并没有发见甚么。我又愤愤地把草席揭开了。啊，奇怪！我在床角上才发见了几员大大小小的赤金色的大腹便便的——臭虫！啊，就是这样的爱和平的族类么？怪不得我，我正是喝着血液的怪物！我等不及寻找甚么家具，便用我的右手一一把它们扑杀了。啊，痛快！流了一大滩的血！其实是我自己的血！

天色还早，我便依然盖着毛毡睡了。

听着外边叫报的声音，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八点钟了。我疑心天将明时做的是一场梦，但我右手的中指和次指上居然带着了一些血，闻了一下居然还有几分余臭。啊，我的毛毡不知道怎么样了？……啐！可不是有这么一个大洞吗？十年相随的老友哟，可怜我忍不下一时的不平，竟连累了你受了这么一次蹂躏。请你恕我罢！

唉，没中用！眼泪快要流下来，我又把它喝转了去。——还是去买些针和线来，把我的旧友补好罢。……

1924年①，在上海

① 应为一九二三年。

梦与现实

上

昨晚月光一样的太阳照在兆丰公园的园地上。一切的树木都在赞美自己的幽闲。白的蝴蝶、黄的蝴蝶，在麝香豌豆的花丛中翻飞，把麝香豌豆的蝶形花当作了自己的姊妹。你看它们飞去和花唇亲吻，好象在催促着说：

"姐姐妹妹们，飞罢，飞罢，莫尽站在枝头，我们一同飞罢。阳光是这么和暖的，空气是这么芬芳的。"

但是花们只是在枝上摇头。

在这个背景之中，我坐在一株桑树脚下读太戈尔的英文诗。

读到了他一首诗，说他清晨走入花园，一位盲目的女郎赠了他一只花圈。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创造周报》第三十二号，作者自注"十二月十八日"作。

① 指泰戈尔《园丁集》第五十八首。全诗共四行（谢冰心译）：

有一天早晨，一个盲女来献给我一串盖在荷叶下的花环。
我把它挂在颈上，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我吻了她，说，"你和花朵一样地盲目。
你自己不知道你的礼物是多么美丽。"

我觉悟到他这是一个象征，这盲目的女郎便是自然的美。

我一悟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眼前的蝴蝶都变成了翩翩的女郎，争把麝香豌豆的花茎作成花圈，向我身上投掷。

我埋没在花园的坟垒里了。——

我这只是一场残缺不全的梦境，但是，是多么适意的梦境呢！

下

今晨一早起来，我打算到静安寺前的广场去散步。

我在民厚南里的东总弄，面着福煦路的门口，却看见了一位女丐。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衣背上几个破孔露出一团团带紫色的肉体。她低着头踞在墙下把一件小儿的棉衣和一件大人的单衣，卷成一条长带。

一个四岁光景的女儿踞在她的旁边，戏弄着乌黑的帆布背囊。女丐把衣裳卷好了一次，好象不如意的光景，打开来从新再卷。

衣裳卷好了，她把来围在腰间了。她伸手去摸布囊的时候，小女儿从囊中取出一条布带来，如象漆黑了的一条革带。

她把布囊套在颈上的时候，小女儿把布带投在路心去了。

她叫她把布带给她，小女儿总不肯，故意跑到一边去向她憨笑。

她到这时候才抬起头来，啊，她才是一位——瞎子。

她空望着她女儿笑处，黄肿的脸上也隐隐露出了一脉的

笑痕。

有两三个孩子也走来站在我的旁边，小女儿却拿她的竹竿来驱逐。

四岁的小女儿，是她瞎眼妈妈的唯一的保护者了。

她嬉顽了一会，把布带给了她瞎眼的妈妈，她妈妈用来把她背在背上。瞎眼女丐手扶着墙起来，一手拿着竹竿，得得得地点着，向福煦路上走去了。

我一面跟随着她们，一面想：

唉！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那围在腰间的两件破衣，不是她们母女两人留在晚间用来御寒的棉被吗？

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去寻找，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

得得得的竹竿点路声……是走向墓地去的进行曲吗？

马道旁的树木，叶已脱完，落叶在朔风中飘散。

啊啊，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

我跟随她们走到了静安寺前面，我不忍再跟随她们了。在我身上只寻出了两个铜元，这便成了我献给她们的最菲薄的敬礼。

1923年冬，在上海

孤山的梅花

一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我们也可借此得以一叙。

“我对于你正象在《残春》里从白羊君口中说出的‘得见一面虽死亦愿’一样，正渴望得很呢。

“你如有回信请寄杭州某某女学校余猗筠小姐转，因为我没有一定的住处。

“你到杭州后可住钱塘门外昭庆寺前钱塘旅馆。那个旅馆只要三角钱一天(且可住二人或三人)，又是临湖的。我到杭州后也住那里。我明日不动身，后日一定动身，由此至杭须一日半的路程，预计十三日我总可抵杭了。

“啊，你恐怕还不知道我这个人罢？但是，要这样才有趣呢！”

这是我在正月十四的晚上接着的一封信，信面写着“由新登三溪口寄”，信里的署名是“余抱节”。这位余抱节的确我是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四日、七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三月十八日追记”。

“不知道”的。我接受未知的朋友们的来信本来不甚稀奇，但不曾有过象这封信一样这么“有趣”的。

这信里的文句写得十分柔和，并且字迹也是非常秀丽，我略略把信看了一遍之后，在我的脑识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个想象来，便是这“余抱节”的署名便是那位“猗筠小姐”的化名了。

——啊，这是一定的！你看她已经写明了住钱塘旅馆的，为甚么叫我写信又要由学校转交呢？这明明是怕我不回她的信，或者是怕信到后被别人看见了，所以才故意化出一个男性的假名来。这真是她用意周到的地方了。

——啊，她这人真好！她知道我素来是赞美自然而且赞美女性的人，所以她要选着月圆花好的时候，叫我到西湖去和她相会。她并且还知道我很穷，她怕我住不起西湖的上等旅馆，竟把那么便宜而且又是临湖的旅馆也介绍了给我。啊，她替我想的真是无微不至了！

我捧着信便这么痴想了一遍，我的心中真是感觉得有点不可名状，心尖子微微有点跳。

——啊，在风尘中得遇一知己，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何况这位知己还是一位年青的女性呀！

——不错，她一定是年青的，你看她自己不是写着“小姐”吗？小姐这个名词，我素来是不大高兴的，但经她这一写出来，我觉得怎么也很可爱的了。啊，这真是多么一个有雅趣的名词哟！这比甚么“女士”，用得滥到无以复加的“女士”，真是雅致得不知道几千百倍了。

——但是她怎么会知道我现在的住所呢？……

这个问题把我难着了，我实在不知道她何以会知道我现在的住所。我从前很爱出风头的时候，我的住址是公开的，容易知道。但我这回回国来，我一点风头也不敢再出了，除极少数的几位朋友之外，没有人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她却是从甚么地方探听到的呢？或者是我的朋友之中有同时是她的相识的人告诉了她？或者是我最近在友人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一两篇文章，她从那编辑先生的地方函询得到的？

我想了一阵得不出一个线索来，我也无心再在这个问题上琢磨了。

——不管她是从甚么地方打听来的，她总是我的一位很关心的知己，而且是一位女性的知己呀！

——啊，这杭州我是一定要去的，我是一定要去的！

二

把去杭州的心事决定了，但也有不能不费踌躇的几件事。

第一，跟着我回国来的一妻三子，她们是连一句中国话也不懂的，家里没有人；我的女人在一二月之内也快要做第四次的母亲了。虽说到杭州，今天去，明天便可以回来，但谁能保得他们不就在这一两天之内生出甚么意外呢？假使我是有什么不能不去的紧急事情，那还有话可说，但我只是去看花，去会一位女朋友的，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女人，更怎么对得起我的三个儿子呢？……

责任感终竟战胜了我的自由，我踌躇了。踌躇到月轮看看已经残缺，孤山的梅花也怕已经开谢了的时候，那已经是接信后的第四天了。那天午后，我已经决了心不去，我把猗筠小姐的来信，当成一个故事一样，向我的女人谈。啊，可怪的却是我的女人。她听我念出了那封信后，偏要叫我去。她说不要辜负人家的一片好心，去了也还可以写出一两篇文章来，这正是一举两得的事。啊，我的女人，你是过于把我信任了！我被她这一说，又动摇了起来。但我为缓和我的责任感起见，我要求把我大的两个孩子一同带去，一来可以使孩子们增些乐趣，二来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保险的护符。我的女人也满心地赞成了。

我有这样的一位女人，难道还不感谢她吗？她竟能这样宽大地替我设想！好，杭州是准定去了。

我在那天下午便直接写了一封信去回答猗筠小姐，约定十九动身，并且说有两个大的孩子同路。我为甚么要缓到十九，而且要说明有孩子同路呢？我是有一个不好的私心，我是希望她到车站上来接我，在稠人广众中，我的两个孩子恰好可以做她认识我的记号呢！

啊，我这个私心真是对不住我的女人，我是把她的爱情滥用了！但是我又有甚么办法呢？已经滚下了山头的流泉，只好让它愈趋愈下了。

把去的方针和去的日期都决定了，但还有一件紧要的事，便是去的旅费。

我手里一共只剩着十五块钱了。我这一去至少要耽搁一

两天，在良心上也不能不多留点费用在家里。我假如在这十五块钱中要拿出十块钱去花费，只剩下五块钱在家里，心里怎么也是过意不去的。我便决计到闸北去，向我的一位友人告贷。

三

出乎意外的是北火车站和宝山路一带，满眼都是皮帽兵！商家有许多是关着铺面的，街上的行人也带着十分恐慌的样子。

回国以来我从没有心肠看报，友人我也少有会面，竟不知道这些皮帽兵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我在宝通路会见了我的朋友了，我先问他那些皮帽兵的由来，我才知道江浙这次又打了一次足球。的确是很象打了一次足球呢。第一次的江浙战争是齐燮元从南京来打卢永祥，把卢永祥打败了，逼到日本的别府温泉去休养去了。这一次却又掉换了阵门，是卢永祥从南京来打齐燮元，把齐燮元打败了，也把他逼到日本的别府温泉去休养去了。[1]他们的这两回球战算来是各自占了地利，还没有分出胜负。看来，他们的脚劲都好，都是很会跑的。等几时再来掉换过一次阵门接

---

① 齐燮元(1879—1946)，字抚万，直隶宁河(今属天津市)人。北洋直系军阀，曾任江苏督军。　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浙江督军。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齐燮元和卢永祥混战，齐胜。次年元月，齐又被卢打败。

战，这未知鹿死谁手①了。

皮帽军原来就是卢永祥从奉天领来的足球队员，听说甚么张宗昌啦、张学良啦、吴光新啦，②一些脚劲很好、很会跑的健将，都已经到了上海。

哦，原来如此。但这是事关天下国家的游戏，用不着我来多话；我是要往西湖去会女朋友的，那管得他们这些闲事呢？

我把我要往杭州的意思向友人说了，并且把那“余抱节”的信向他默诵了一遍。

我的朋友也和我的意见相同，他说那信一定是那猗筠小姐写的。但他的结论却和我相反，他却不赞成我去。他连连说“危险！危险！”

我说：“我要把两个大的孩子带去保险的呢。”

他说：“那更不行，这两天风声很不好，奉军和浙军说不定要开战，小孩子是无论如何不能带去的。万一你走后便打起仗来，连逃走都不好逃走呢！”

他坚决地反对着，我要向他借钱的事怎么也不好再说出口了。好，不借钱也不要紧，反正还有十五块钱，花了十块钱再说。这回的仗火我也不相信终会打成，就打成了带起孩子们逃难也是一种特别的经验。

---

① 《晋书·载记·石勒下》：“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② 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　张学良，字汉卿，一九〇一年生，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　吴光新（1881—1939），字自堂，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一九二四年底曾就任段祺瑞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兼训练总监。

钱，我没有借成。晚上回到家里，我不该把外边的风声对我女人说了一遍，孩子们，她竟不肯要我带去了。

——也好，不把孩子们带去，也可以少花几块钱，我来回坐三等，加上一天的食宿费，有五块钱也就够用了。

就这样费了不少的踌躇，等到十九的一天清早，我才赶到北站去乘早车。吓，真个是好事多磨呵！我到了北站，才知道好久便没有开往杭州的车了。要往杭州，要到南站去坐车。但我看见沪杭线上明明有一架车头，正呼呼呼地时时冒着烟正待要开发的光景。

——说没有车怎么又有车要开呢？

——那是陆军总长吴大人的专车呀！

——吴大人？那一位吴大人？

——吴光新，吴总长，你还不知道吗？

啊，我到这时候才晓得现在的陆军总长就是吴光新，我真是长了不少的见识。但是这些见识究竟又有甚么用处呢？把我到杭州的佳期又阻止了。啊，我真想当一位陆军总长的马弁呀！即使我将来就无福做到督军，至少我在今天总可以早到杭州！

要往南站时间也来不及了，慢车不高兴坐，夜车听说又没有，没有办法又只好回到自己的窝里。

四

足足又等了一天，等到二十日的清早，天又下起雨来了。

我睡在床上又在踌躇。到底还是去，还是不去呢？下雨我倒不怕，打仗我也不怕，不过万一那“余抱节”并不是猗猗小姐，这不是把满好的一个幻影自行打破了吗？他已经等了我一个礼拜了，我并没有直接回他一封信。我走去了，他又不在，岂不是也是一场没趣吗？西湖并没有甚么趣味，梅花到处都有，何必一定要去孤山？那猗猗小姐，我写封回信给她罢，把情况说清楚，她定能原谅我的。以后她如果要和我常常通信，那就好了。我何必一定要去见她？不错，神秘是怕见面的，神秘是怕见面的！

我这么想着，又决定不再去了。不过我这个决定总有点象悬崖上暂时静止着的危石，一受些儿风吹草动，便可以急转直下，一落千丈。当我正在踌躇的时候，我的女人又在催我了。她说我陷在家里一个钱的事也没有，诗也没有做，文章也没有写，倒不如去转换下心机的好。——这转换心机是她平常爱说的话，这一来又把我大大地打动了。一个同情于我的未知的女性，远远写了一封优美的信来，约我在月圆时分去看梅花。啊，单是这件事情自身不已经就是一首好诗么？的确，我是不能不去的，我不能辜负人家的好心。去了能够写些诗或者写篇小说，那是多么好！对，不能不去，去有好处，下雨时去更有好处，我一定要去！

“说时迟那时快”——这句旧小说的滥调恰好可以用在这儿。我经我女人一催，立地起来把衣服穿好了。唯一的一套洋装穿在身上，我自己恨我没有中国的冬天的衣裳，但也没有办法了。坐上黄包车，被车夫一拉拉到南站，恰好把早车赶

上。我便买了一张三等票跨进车里去了。

啊，舒服！舒服！我是要往诗国里去旅行的，我是要去和诗的女神见面的呀！……

不过坐在三等车里，也不是甚么好舒服的事情。一车都好象装的是病人，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看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个有点健康的颜色。坐在我对面的便是一位患着黄疸病的病人，面孔全部好象飞了金的一样，连眼珠子也是黄的。旁边有一位骨瘦如柴的人和他谈话，替他介绍了一个医方。他说，到碗店里面去买江西稻草煅灰来吃是千灵万灵的，但要真正的江西稻草。说的人还说，从前他自己也害过黄疸病，就是吃江西稻草吃好了的。我很奇怪他这个医方，我也推想了一下这里面的玄妙，但总是就和读《易经》① 的一样，推想不出那里面的玄妙来。照我学过几年医学的知识说来，这黄疸的症候，或者是由于肝肿，或者是由于胆石，或者是由于外尔氏病(鼠咬病)，或者是由于过食所引起的一种发炎性的黄疸。前面的两种不用外科手术是不会好的，外尔氏病的病源虫是一种螺旋菌，难道稻草的灰里有杀这种病菌的特效成分吗？不过象发炎性的黄疸，经过两三礼拜是自会好的，恐怕稻草先生是用到这种病症上占了便宜。

咳嗽的人真多。天气太冷了，三等客车里面又没有暖气管(恐怕头二等车里也没有罢？我没有坐过，不知道)，喀哄喀哄地，满车的人都在合奏着支气管加达儿的赞美歌。在我斜

① 又名《周易》，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儒家经典之一。

对面，靠着对边窗角上的一位瘦骨嶙峋的人，眼睛黑的怕人，两颊上晕着两团玫瑰红，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肺结核的第三期了。他也不住地呛咳，并且不住地把他的痰吐在地板上。啊，他老先生又算作了不少的功德了！至少是坐在他旁边、时而和他谈话的那位苍白面孔的妇人总该感谢他的：她再隔不久，她的两颊也不消涂胭脂，也不消贴红纸，便会自然而然地开出两朵花来的呢！

啊，我真好象是坐在病院里一样的呀！病夫的中国，痨病的中国，这驾三等车便是缩小了的中国！

在病人堆里所想的几乎都是病的事情，病神快要把我的诗神赶走了。啊，谈何容易！她的信是带在我的衣包里呢！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

啊，好文章！好文章！这是多么柔和的韵调，多么美丽的字迹哟！这是一张绝好的避病符箓！学医的同志们一定会骂我堕入迷信了罢？但是笑骂由他们笑骂，这符箓的确是符箓。我一把她的信展开来，甚么病魔都倒退了。我的思索不消说又集中到猗筠小姐的想象上来。

——她怕是寒假回家去又才出来的了。不知道她到底是那女学校的先生呢，还是学生？想来怕是学生的多罢？能够喜欢我的文章的人一定不是老人，不消说不会是老人，她不是已经写明是"小姐"了吗？在中国的社会里面也决不会有old miss（不结婚的老小姐）的！并且我的文章也只能诳得小孩子。好，不要太自卑了！我的文章得了她这样的一位知己，也

怕是可以不朽的呢！

——今天她一定是不在车站上的了，昨天一定冤枉了她空等了一天！我见了她的面时，不消说应该先道歉。但是，以后又再说甚么呢？……我是先到她学校里去，还是直接到钱塘旅馆呢？怕她已经不在那儿了。不在那儿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五

我的想象跟着火车的停顿而停顿了，已经是硖石。对面的月台上整列着两排军队，几个军乐手拿着喇叭在左手站住，几个军官拿着指挥刀在前面指挥。他们凝神聚气地在那里在等待着甚么。——是要等上行火车开往上海的吗？上海方面难道已经开了火吗？我这场危险真是冒到火头上来了！身上只有两块多钱，家里只留下十块！啊，我真不该来。来了是落陷在陷阱里了！

心里不免有些着急，火车仍然停着。停了怕有二十分钟的光景，月台上的军人呈出活动的气象了。一位军官拔刀一挥，军乐齐奏，全队的军人都举枪行礼。不一会才从南方飞也似的来了一部专车，一驾车头拉着两乘头等车座，两乘里面都只稀舒地坐了三四个人，但看也还没有十分看明，又如象电光石火一样飞也似的过去了。我们的车跟着又才渐渐地动起来。月台上的军人已经看不见了，喇叭的声音还悠扬地在那里吹奏。

我的旁边有一位老人向我说："怕又是那一位大人到上海去了。"

"一定是吴光新吴大人呢，他昨天到了杭州。"

"不错，一定是他，真好威风！"

老人说着好象很有几分愤慨的样子，但我却没有这样老稚了。我自己心里只是这样想：德国的废帝威廉三世① 真蠢，他在欧战剧烈的时候，时常在柏林坐街市电车，他老先生可惜没有及时享福呢。

硖石过后，雨也渐渐住了。车外的风物只呈着荒凉的景象，没有些儿生意。身子觉得有些疲倦，靠着车壁闭了一会眼睛。有时竟苦睡了一下，车一停又惊醒了。最后只好把带着的法国作家费立普 (Charles Louis-Philippe)② 的短篇小说集来读了好几篇，一直读到了杭州。

六

杭州车站到了，我下了车。注意着月台上接客的人，但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也没有一个来认识我的人。

坐了一乘黄包车，我却先上东坡路的一位友人的医院里去了。车夫就好象拉着我在黄海上面走着的一样。雨落过后

① 当为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乃威廉一世之孙。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一八年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逃亡荷兰，同年十二月被废黜。

② 费立普(1874—1909)，通译菲力普。著有小说《蒙巴那斯的比比》、《克罗基尼奥勒》等。

的杭州城，各街的街道都是橙红色的烂泥，真正是令人惊异。

在友人的医院里吃了一杯茶，听说今年天气很冷，孤山的梅花还没有开。但是我来，并不是为看梅花，我也不管它开也不开了。我只问明了到钱塘旅馆的车价告辞了出来。我自己主意是已经决定了。我先到旅馆去，假如遇不着她，然后再向学校打电话或者亲自去会她。

原来钱塘门却是挨进宝石山那一边的，从东坡路乘黄包车去也还要一角钱的车钱。我坐在车上当然又是想着，愈走愈觉得有些兴奋。……一到旅馆，遇着的果然是她呀！啊，那真是再幸福没有了！梅花既然还没有开，孤山是可以不必去的。……最初当然是要握手的。其次呢？……月亮出得很迟了，或者我们在夜半的时候，再往孤山去赏月，那比看梅花是更有趣味的。……假使她是能够弹四弦琴或者曼多琳①，那是再好也没有。不消说我是要替她拿着琴去，请她在放鹤亭上对着月亮弹。她一定能够唱歌，不消说我也要请她唱。……但我自己又做甚么呢？……我最好是朗吟我自己的诗罢。就是《残春》中的那一首也好，假使她能够记忆，她一定会跟着我朗诵的。啊，那时会是多么适意哟！……酒能稍喝一点也好，但她如不愿喝，我也不肯勉强。我想女子喝酒终怕不是好习气？……

钱塘旅馆也终竟到了，实在是很简陋的一层楼的构造。当街是一扇单门。推门进去，清静得好象一座庵堂。一边壁上挂

① 英文Mandolin的音译，又译为曼陀林。一种琴身呈半梨形，有六弦或八弦的乐器。

着一道黑牌，上面客名共总只有两个人，但没有姓余的在里面。

看样子，这也不象是小姐能住的旅馆了。

我问是不是有位余抱节先生来住过，柜上回来说没有。柜上是有电话的，我便打电话到某某女学校去，也说并没有“余猗筠小姐”这个人。有趣，真是有趣。

孤山的梅花呢？还要等两三天才能开。这怎么办？

东坡路上的朋友也不好再去找他了。我折回车站，赶上了当天开往上海的晚车。

1925年正月30日

鸡之归去来

一

我现在所住的地方离东京市不远，只隔一条名叫江户川的小河。只消走得十来分钟的路去搭乘电车，再费半个钟头光景便可以达到东京的心脏地带。但是，是完全在乡下的。

一条坐北向南的长可四丈、宽约丈半的长方形的房子，正整地是一个“一”字形，中间隔成了五六间房间，有书斋，有客厅，有茶室，有厨房，有儿女们的用功室，是所谓“麻雀虽小而肝胆俱全”的。

房子前面有一带凉棚，用朱藤爬着。再前面是一面菜园兼花圃的空地，比房子所占的面积更还宽得一些。在这空地处，象黑人的夹嘶音乐般地种植有好些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蘘荷花和番茄结着邻里……这样一个毫无秩序的情形，在专门的园艺家或有园丁的人看来自然会笑。但这可笑的成绩我都须得声明，都是妻儿们的劳力所产生出的成果，我这个“闲

本篇最初收入上海乐华图书公司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的《沫若自选集》，题为《鸡》。

士惰夫”是没有丝毫的贡献参加在里面的。

园子周围有稀疏的竹篱，西南两面的篱外都是稻田，为图儿女们进出的方便，把西南角上的篱栅打开了一角，可以通到外面的田塍。东侧是一家姓S的日本人，丈夫在东京的某处会社里任事，夫人和我家里来往熟了，也把中间隔着的篱栅，在那中央处锯开了一个通道来。那儿是有桂花树和梅树等罩复着的，不注意时很不易看出。但在两个月以前，在那通道才锯开不久的时候，有一位刑士走来，他却一眼便看透了。“哦，和邻家都打通啦！”他带着一个不介意的神情说。我那时暗暗地惊叹过，我觉得他们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不同，好象一进人家，便要先留意那家主人的逃路。

屋后逼紧着是一道木板墙，大门开在墙的东北角上。门外是地主的菜圃，有一条甬道通向菜圃过边的公路。那儿是可以通汽车的，因为附近有一家铁管工场，时常有运搬铁管或铁材的卡车奔驰，这是扰乱村中和平空气的唯一的公路。公路对边有松林蓊郁着的浅山，是这村里人的公共墓地。

我的女人的养鸡癖仍然和往年一样，她养着几只鸡，在园子的东南角上替它们起了一座用铁丝网网就的鸡笼，笼中有一座望楼式的小屋，高出地面在三尺以上，是鸡们的寝室。鸡屋和园门正对着，不过中间隔着有好些树木，非在冬天从门外是不容易看透的。

七月尾上一只勒葛洪种的白母鸡抱了，在后面浅山下住着的H木匠的老板娘走来借了去，要抱鸡子。

不久，在中学和小学读书的儿女们放了暑假，他们的母亲

把他们带到近处的海岸去洗海水澡去了。这意思是要锻炼他们的身体，免得到冬天来容易伤风，容易生出别的病痛。他们的母亲实际是到更偏僻的地方去做着同样的家庭劳役，和别人避暑的意义自然不同。我本来也是可以同去的：因为这一无长物的家并值不得看守，唯一值得系念的几只鸡，拿来卖掉或者杀掉，都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我有成为问题的事，便是在我一移动到了新的地方便要受新的刑士们的“保护”——日本刑士很客气把监视两个字是用保护来代替的。——这可使妻儿们连洗澡都不能够自由了。所以我宁肯留在家里过着自炊生活，暂时离开他们，使他们乐得享点精神上的愉快，我也可以利用这个时期来做些活计。

他们在海岸上住了不足一个月，在八月尾上便回来了。九月一号中、小学一齐开学，儿女们又照常过着他们的通学生活了。大的两个进的中学是在东京，要为他们准备早饭和中午的“便当”，要让他们搭电车去不至迟刻，他们的母亲是须得在五点前后起床的。

在九月十号的上午，H 老板娘把那只白母鸡抱回来了。老板娘已经不在浅山下住，据说是每月五块钱的房费，积欠了九个月，被房主人赶走了，现在是住在村子的东头。

母鸡借去了五个礼拜，反象长小了好些。翅子和脚都被剪扎着，拴在凉棚柱下，伏着。

那时是我亲自把那马丹·勒葛洪解放了，放回了笼子里去的。

鸡们相别五个礼拜，彼此都不认识了。旧有的三只母鸡

和一只雄鸡都要啄它，就连在几天前才添的两只母鸡，自己还在受着旧鸡们欺负的，也来欺负起它来。可怜这位重返故乡的白母鸡，却失掉了自由，只好钻进笼里打横着的一只酱油桶里去躲着。

第二天午后，我偶然走到鸡笼边去时，那只白母鸡便不看见了。我以为是躲藏在那上面的小屋里的，没有介意。我告诉安娜时，她也说一定是在那小屋里躲着的。本来只要走进鸡笼去，把那小屋检查一下便可水落石出的，但那只雄鸡是一匹好斗的军鸡，把笼子保守得就象一座难攻不破的碉堡。只要你一进笼去，它便要猛烈地向你飞扑，啄你。因此就要去取鸡蛋，都只好在夜间去偷营劫寨的。

到了第三天下午，那只母鸡仍然没有出现，我们以为怕是被啄死在鸡屋里了。安娜把那雄鸡诱出了笼来，走进笼去检查时，那只母鸡是连影子也没有的。

这鸡的失踪，是几时和怎样，自然便成了问题。我的意见是：那鸡才送回来的十号的晚上，不知道飞上那小屋里去，伏在地上被鼬鼠衔去了。安娜和儿女们都不以为然。他们说：鼬鼠是只吸血的，并不会把鸡衔去；纵使衔去了，笼里和附近也会略见些血迹。安娜以她那女性的特别锐敏的第六感断定是被人偷了。她说，来过一次，定然还要来二次；鸡可以偷，别的东西也可以偷的。自从发现了鸡的失踪的十二号起，她是特别地操心，晚间要把园门上锁，鸡的小屋待鸡息定后也要亲自去关闭了。

二

今天是九月十四号。

早晨在五点半钟的时候，把朝南的第一扇雨户打开，饱和着蘘荷花香的朝气带着新鲜的凉味向人扑来。西南角上的一株拳曲着的古怪的梅树，在那下面丛集着的碧叶白花的蘘荷，含着花苞正待开放的木芙蓉，园中的一切其它物象都还含着睡意。

突然有一只白鸡映进了我的眼里来，在那东南角上的铁网笼里，有开着金色花朵的丝瓜藤罩着的地方。

（该不是失掉了的那只鸡回来了？）

这样的话在脑神经中枢中刚好形成了的时候已经发出了声来。

——“博，你去看，鸡笼里有只白鸡啦，怕是那只鸡回来了。”我向着在邻室里开着雨户的二儿说。

——“那不会的，在前原是有一匹的。”阿博毫不踌躇地回答着，想来他是早已看见了那只白鸡。

——“旧的一匹带黄色，毛不大顺啦。”我仍然主张着我的揣测。

接着四女淑子也从蚊帐里钻出来了，她跑到我的跟前来。

——“那儿？白鸡？”她一面用两只小手在搓着自己的眼睛，一面问。待她把鸡看准了，她又说出阿博说过的同样的话：“不会的，白鸡是有一匹的。”

小儿女们对于我的怀疑谁都采取着反对的意见，没人想去看看。我自己仍然继续着在开放雨户。

面孔上涂着些煤烟的安娜，蓬着一个头，赤着一双脚，从后面西北角上的厨房里绕到前庭来了。她一直向着鸡笼走去，她自然是已经听见了我们的谈话的。她走到笼子外面，立着沉吟了一会。

——“是的吗？”我站在廊沿上远远问着。

她似乎没有回答，或者也怕回答的声音太低，没有达到我这半聋的耳鼓里。但她走转来了，走到我们近旁时她含着惊异地说：“真的是那只母鸡！”

这惊异的浪子便扩大起来了，儿女们都争先恐后地要去看鸡。

鸡自然是被人偷去又送转来的，来路自然是篱栅上的那两处切口了。但妻儿们在园子中检查的结果，也没找出什么新的脚印来。

一家人围坐在厨房里的地板上吃早饭的时候，话题的中心也就是这鸡的归来。鸡被偷去了又会送回，这自然是一个惊异；但竟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可惊异的事，尤其是等于一个奇迹。这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奇迹呢。……

——“一定是那H木匠干的，”我说，“那老板娘把鸡借去了很久，大约是那H不愿意送还，所以等到那老板娘送还了的一晚上又来偷了去。那鸡笼不是他做的吗？路径，他是熟悉的啦。大约是偷了回去，夫妻之间便起了风波，所以在昨天晚上又才偷偷地送回来了。”

安娜极端反对我这个意见，她说："那H老板娘是讲义理的人。"

——"是的啦，唯其是讲义理的人，所以才送转来。"

——"分明知道是我们的鸡又来偷，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

——"H老板娘做不出，我想那木匠是能够做出的。他现在不是很穷吗？"

安娜始终替他们辩护，说他们目前虽然穷，从前也还富裕过。他们是桦太岛的人，在东京大地震后的那一年才迁徙来的，以为可以揽一大批工作，找一笔大钱，但结果是把算盘打错了。

吃过了早饭后，大的四个孩子都各自上学去了。安娜一面收拾着碗盏，一面对我说："你去看那鸡，那好象不是我们的。勒葛洪种的鸡冠是要大些的。"

但我把岁半的鸿儿抱着要走去的时候，她又叮咛着说："不要把上面的小屋门打开，不要放出别的鸡来，我回头要去找H老板娘来认那只鸡。"

她要去找H老板娘来，我是很赞成的。因为她可以请她来认认鸡，我也可以在她的面孔上读读我的问题的答案。

我从园子中对角地通过，同时也留意着地面上的脚迹，的确是辨别不出新旧来。

小巧的母鸡照样在笼子里悠然地渔着食，羽毛和白鹤一样洁白而平顺，冠子和鸡冠花一样猩红，耳下的一部分带着一层粉白色，表示出勒葛洪种的特征，只是头顶上的一部分未免

浅屑得一点，而且也不偏在一边。这鸡大约不是纯种吧？但这究竟是不是原有的鸡，我也无从断定。因为旧有的鸡我并没有仔细地检验过，就是H老板娘抱来的一匹我也是模糊印象的了。

不一会安娜也走到了笼边来。她总说那鸡不是原有的鸡，无论怎样要去找H老板娘来认一下。她说："我是很不放心的，气味太恶。"

我觉得她这不免又是一种奇异的心理。鸡的被人送回，和送回这鸡来的是什么人，在她都不大成为问题：她的心理的焦点是放在有人在夜间两次进过我们的园子这一点上。她似乎以为在那鸡的背后还隐伏着什么凶兆的一样。她是感受着一种漠然的恐怖，怕的更有人要在夜里来袭击。

在鸡笼前面把鸿儿递给了她，我各自走上东侧的檐廊，我的所谓书斋。

三

不知道是几时出去了的安娜，背着鸿儿回来，从书斋东侧的玻璃窗外走过。后面跟着那位矮小的H老板娘。老板娘看见了我，把她那矮小的身子鞠躬到只剩得两尺高的光景。在那三角形的营养不良的枯索的面孔上堆出了一脸的苍白色的笑容，那门牙和犬齿都缺了的光牙龈从唇间泄露着。我一看见了她这笑容，立即感觉到我的猜疑是错了。她这态度和往常是毫无二致的。假使鸡真是她的丈夫偷去，又由她送了转

来，她的笑容断不会有那样的天真，她的态度断不会有那样的平静。问题又窜入迷宫了。

她们一直向鸡笼方面走去，在这儿端详了好一会又才走了转来。据说鸡是原物，丝毫的差异也没有。

她们从藤架下走过，到西手的南缘上去用茶去了。不一会邻家的S夫人也从桂花树下的篱栅切口踱了过来。这人似乎是有副肾疾患的，时常带着一个乌黑的面孔，瘦削得也可惊人。

三种女人的声音在南缘上谈论了起来，所论的当然不外是鸡的问题，但在我重听的耳里，辨别不出她们所说的是什么。S夫人的声音带着鼻音，好象是包含有食物在口里的一样，这样的声音是尤其难于辨悉的，但出其不意的就从这声音中听出了几次“朝鲜人”的三个字。

——啊，朝鲜人！我在心里这样叫着，好象在暗途中突然见到了光明的一样。

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溃灭了的东京，经营了十年，近来更加把范围扩大，一跃而成为日本人所夸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观察者会极口地称赞日本人的建设能力，会形容他们的东京是从火中再生出的凤凰。但是使这凤凰再生了的火，却是在大地震当时被日本人大屠杀过一次的朝鲜人，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种反语。八九万朝鲜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东京恢复了，否，把“大东京”产生了。但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什么呢？两个字的嘉奖，便是——“失业”。

他们大多是三十上下的壮年，是朝鲜地方上的小农或者

中等地主的儿子。他们的产业田园被人剥夺了，弄得无路可走，才跑到东京。再从东京一失业下来，便只好成为放浪奴隶，东流西落地随着有工做的地方向四处的乡下移动。象我住着的这个地方和扩大了的东京仅隔一衣带水，虽是县分不同的乡下，事实上已成为了东京的郊外。为要作为大东京的尾闾，邻近的市镇是有无数的住家逐次新建着的。因此也就有不少的朝鲜人流到这儿来了。

朝鲜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些面土的粗工，从附近的土山运出土来去填平村镇附近的田畴或沼泽，这是一举两得的工事：因为低地填平了，土山也铲平了，两者都成为适宜于建筑家屋的基址。土是用四轮的木板车搬运的，车台放在四个轮子上，台上放着四合板的木框。木框放在车台上便成为车箱，一把车台放斜时，便带着土壤一齐滑下。车路是轻便铁轨，大抵一架车是由两个工人在后面推送。离我的住居后面不远便是取土的土山，在有工事的时候，每逢晴天的清早在我们还未起床之前，便已听着那运土车在轨道上滚动着的骨隆骨隆的声音。那声音要到天黑时才能止息。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当在十小时以上。我有时也每抱着孩子到那工事场去看他们做工。土山的表层挖去了一丈以上，在壁立的断面下有一两个人先把脚底挖空，那上面一丈以上的土层便仗着自己的重量崩溃下来。十几架运土的空车骨隆骨隆地由铁轨上辇回来，二三十个辇车的工人一齐执着铁铲把土壤铲上车去，把车盛满了，又在车后把两手两足拉长一齐推送起去。就那样一天推送到晚。用旧式的文字来形容时是说他们在做着牛马，其实是连牛马也不

如的。

他们有他们的工头，大抵是朝鲜人，在开着“饭场”，做工的便在那儿寄食。他们在东京做工时，一天本有八角钱的工钱，工头要扣两角，每天的食费要扣两角，剩下的只有两三角。这是有工作时的话。假使没工作时，食费要另出，出不起的可以向工头借或赊欠，结果是大多数的工人都等于卖了身的奴隶。流到乡下来，工钱和工作的机会更少，奴隶化的机会便更多了。

他们在“饭场”里所用的饭食是很可怜的，每天只有两三顿稀粥，里面和着些菜头和菜叶，那便是他们的常食。他们并不是食欲不进的病人，否，宁是年富力强而劳动剧烈的壮夫，他们每天吃吃稀粥，有时或连稀粥也不能进口，那是可以满足的吗？

——“是的，朝鲜人！”

当我听到S夫人说着朝鲜人的声音，在我心中便浮起了一个幻想来。一位才到村上来的朝鲜人在“饭场”里受着伙伴们的怂恿，同时也是受着自己的食欲的鞭挞，在十号的夜间出来偷鸡，恰巧闯进了我们的园子来，便把那只没有飞上小屋的母鸡偷去了。待他回到饭场，向伙伴们谈到他所闯入了的地方时，伙伴中在村上住得久些的自然会知道是我们的园子。那伙伴会告诉他：“兄弟，你所闯入的是中国人的园子啦，他是和我们一样时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就靠着那样的几句话，那只母鸡没有顿时被杀，而且由那位拿去的人在第四天夜里又送转来了。这没有顿时送还而隔了两三天的原故也是很

容易说明的。大约是那几天太疲倦了，在夜里没有牺牲睡眠的余力，不则便是食欲和义理作战，战了两三天终竟是义理得了胜利。

那只母鸡的去而复返，除此而外没有可以解释的第二种的可能。

四

在两位女客谈论了半个钟头的光景走了之后，安娜抱着孩子走到我的面前来。我问她们是谈论了些什么事情，不出所料地是她说："S夫人疑是'朝鲜拐子'偷去的，村上的'朝鲜拐子'惯做这样偷鸡摸狗的事。"

同时她又向我告诉了一件朝鲜人吃人的流言，也是那S夫人在刚才告诉她的。

说是在东京市的边区M地方，有由乡下带着草药进市做行商的女子走到了一处朝鲜人的合宿处。那儿的"朝鲜拐子"把女子诱上去强迫着轮奸了，还把她杀了，煮来大开五荤。适逢其会有一位饭场老板，他们的工头，走去，被他们邀请也一同吃了。那工头往茅房里去，才突然发现那粪坑里有一个女人的头和手脚，才知道他所吃的是人肉。他便立即向警察告了密，事情也就穿了。——

这样的流言，当然和东京大地震时朝鲜人杀人放火的风说一样，是些无稽之谈。但这儿也有构成这流言而且使人相信的充分理由。朝鲜人的田地房廊被人剥夺了，弄得来离乡

背井地在剥夺者的手下当奴隶，每天可有可无的两三角钱的血汗钱，要想拿来供家养口是不可能的。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自然也是被剥夺了的，他们没有所谓高等的教养，然而他们和剥夺者中的任何大学教授，任何德行高迈的教育家、宗教家等等，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动物，一样地有食欲和性欲的。这食欲和性欲的要求，这普及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要求，便是构成那流言的主要的原因。

释迦牟尼也要吃东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儿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几万朝鲜人的奴隶，怕不只是偷偷鸡、播播风说的种子便可以了事的。

1933 年 9 月 26 日

痈

十天前在胸部右侧生了一个小疖子，没有十分介意。谁期它一天一天地长大，在五天前竟大到了我自己的一掌都不能含盖的地步了。随便买了点伊邪曲尔软膏来涂敷了半天，痛既相当，更有些作寒作冷。没有办法，只好在第二天清早破点费，跑到近处的外科医生去，请他诊治。

医生说，是恶性的痈。

我希望他替我开刀，但他要再看一下情形才能定。他用太阳灯来照了十几分钟，取了我二圆六十钱。教我要好生静养，切不可按压，如再膨胀下去，会有生命之虞。静养得周到时，三礼拜工夫便可望治好。

我自己也学过医，医生所说的话我自然是明白的。这不用说更增长了我的忧郁。为着一个小疖子而丢命，当然谁也不会心甘。为着一个小疖子要费三个礼拜的静养和治疗，这也使我不得不感受精神上的头痛。

算好，邻家的一位铝器工场的工头有一架太阳灯，我的夫人便去向他借了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光明》第一卷第二号。

自己用紫外光线来照射，一天照它两次，每次照它二三十分钟。余下的时间除掉勉强起来吃三顿淡饭之外，便只静静地瘫睡在床上。范增疽发背的故事①，总是执拗地要在大脑皮质上盘旋。还有一个更执拗的想念是：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来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不然，我这个疖子，否，这个痈，何以总是不化脓？

脓——这在我们有医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群阵亡勇士的遗骸。我们的白血球是我们的"身体"这座共和国的国防战士。凡有外敌侵入，他们便去吞食它，待吞食过多时卒至于丢命，于是便成为脓。我们不要厌恶这脓吧，我们了解得这脓的意义的人，是应该以对待阵亡将士的庄严感来对待它的。

我这个痈不见化脓，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真正是已经变到不能抵抗外敌了么？

自己的脸色，一天一天地苍白下去，这一定是白血球在拚命吃自己的赤血球，我想。

为着一个小疖子，说不定便有丢命之虞，这使自己有时竟感伤得要涔涔落泪。

——妈的，我努力一辈子，就这样便要死了吗？而且是死在不愿意在这儿做泥土的地方！……

---

① 范增（前277—前204），居鄛（今安徽桐城南）人。项羽的谋士，被尊为亚父。《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用离间计，"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今天清早起了床，觉得痈觉减轻了。吃了早饭后，自己无心地伸手向患处去摸了一下，却摸着了一指的温润。伸出看时，才是脓浆。这一快乐真是不小：我虽然是中国人，我自己的白血球依然还有抵抗外敌的本领！原来我的痈已经出了脓，浸透了所护着的药棉和药布。自己过分地高兴了起来，便索性把衣裳脱了，把患处的药布药棉也通统剥掉了。取了一面镜子来，自己照视。

痈先生的尊容——一个附在自己胸侧的剥了皮的红番茄，实在不大中看。顶上有几个穴孔充满着淡黄色的软体，又象是脓，又象是脂肪。自己便索性用一只手来把硬结的一隅按了一下。一按，从一个穴孔中有灰黄色的浓厚液体冒出。这才是真正的脓了。我为这庄严的光景又感伤得快要流眼泪。你们究竟不错，一大群的阵亡勇士哟！你们和外来的强敌抗战了足足十日，强敌的威势减衰了下来，你们的牺牲当然也不会小。一面感慨，一面用指头尽力地罩压，真真是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真是快活，真是快活，这样快活是我这十年来所曾未有。

自己打着赤膊，坐在草席上，一手承着镜子，一手按着痈，按了有半个钟头的光景，蘸着脓汁的药棉积满了一个大碗。假使没有邮差送了一些邮件来，我的按压仍然是不会中辍的。

邮件也都顺手拉来看了，其中有一件是《东方文艺》① 的

---

① 侯枫编辑，上海东方文艺社发行。一九三六年三月创刊，同年十月停刊，共出七期。

第二期。我把封皮破开，把杂志的内容也流水地翻阅了一下，觉得内容是相当充实，编者在搜集上确是费了不小的苦心。但可惜印刷的技术太差，编辑的经验也不充分，这却使内容大大减色。

编制一种刊物等于在做一种艺术品，印刷是不可不讲究的。即使印刷差得一点，编辑者的经验如充分，也多少可以补救。内容的配置，排比，权衡，不用说要费一番苦心；就是一个标题的宽窄，一条直线的粗细，都要你费一些神经的歆动。要有一个整个的谐调，一个风格，然后那个刊物才是一个活体。内容就平常得一点，就如家常便饭而弄得洁白宜人，谁都会高兴动箸。但如棹椅既不清净，碗盏又不洁白，筷子上爬着苍蝇，酱油里混些猪毛，大碗小盘，热吃冷吃，狼籍在一桌，不怕就是山珍海味，都是不容易动人食兴的。编辑者除尽力拉稿选稿之外，对于编辑技术是应该加倍地用点工夫。这倒不是专为《东方文艺》而言，我觉得国内有好些刊物，说到编辑技术上都不能及格。新出的刊物以《译文》①、《作家》②两种的编辑法为最好。在日本出的《杂文》、《质文》也还可观。但《质文》第五期是在上海编辑，将来的成绩如何就不敢保险了。

把《东方文艺》翻着，最后却翻到了目录前、封面后的广告

---

① 鲁迅和茅盾发起创办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六月终刊。中间曾一度停刊。

② 文学月刊。孟十还编辑。一九三六年四月至十一月共出八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面来，又看见了那《新钟创作丛刊》的预约广告①。那广告在三个月前早就看过的，里面公然有一种是我的《历史小品集》，而且定价“四角半”。我最初看见时委实吃了不小的一惊。我不知道几时写了那样多“历史小品”竟能成“四角半”的“集”。

“历史小品”究竟是什么？是指的我近年所写的《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之流吗？但发表了的共总只有三篇，“品”则有之，那里便会“集”得起来呢？

“集”不起来的事情，那登预约的人后来似乎也明白了，记得不久在一本书后面所见到的同一“丛刊”的预约广告，“历史小品集”已经删去了“集”字而成为了“历史小品”。

其实就“品”也“品”不起来的。真好！我一翻到《东方文艺》上的《新钟创作丛刊》预约广告来，那儿不是已经又把“品”字也删掉了吗？

历史小　　郭沫若　　四角半

循着这一字递减例，这预约广告再登三回，我相信会是

历史　　郭沫若　　四角半

历　　郭沫若　　四角半

　　郭沫若　　四角半

九九归元，“郭沫若”的价值弄来弄去只值得“四角半”。

好的，有“四角半”存在新钟书局，再隔十年，我要叫我的孩子们向他们用复利算去讨账。

这些都是后事，暂且不提，却说这“历史小”三个字确是一

① 载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东方文艺》第一卷第二期。这套丛刊共有作品十六册，其中有作者的一册，广告为“历史小　郭沫若　四角半”。

个天启。

真的，“历史”实在是“小”！大凡守旧派都把历史看得大。譬如我们的一些遗老遗少，动不动就爱说“我们中国自炎、黄以来有五千年的历史”。炎、黄有没有，且不必说，区区“五千年”究竟算得什么！请拿来和人类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地球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太阳系统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银河系宇宙的历史比较一下吧。……“五千年”，抵不上和大富豪卡尔疑① 比较起来的我身上的五个铜板。

其实只要是历史，都已经是有限的。尽管就是银河系宇宙的历史，和无限的将来比较起来，总还是“小”。

“历史小”——的确，这是一个名言，一个天启。

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那五千年中所积蓄的智慧，实在抵不上最近的五十年。譬如白血球吃细菌的这个事实，我们中国的古人晓得吗？又譬如“历史小”这句名言，我们中国的旧人能理解吗？

总之，“历史”真正是“小”。准此以推，有了“历史”的人也一样是“小”。

古代的大人物，其实大不了好多，连我们现代的小孩子所有的知识，他们都没有。

愈有“历史”者，人愈“小”。

愈有将来者，人愈大。

古代的人小于近代的人。

---

① 卡尔疑（A. Carnegie，1835—1919），一译卡内基，美国钢铁业者，人称钢铁大王，世界富豪之一。

年老的人小于年青的人。

这些是由“历史小”这个公式所可导诱出来的公式。

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①，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青的一代人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了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这和“历史小”这个理论恰恰相为表里。

真的，年青的朋友们哟，我们要晓得“历史”实在“小”。

把年老的人当成偶像而崇拜，决不是有志气的青年人所当为的事。

我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虽不能算得一个老头子，也可算得半个老头子。自己的山顶怕早已爬过了的，即使还没有爬过，再爬也爬不了好高。

孔夫子还聪明，他知道说：“后生可畏。”②

老实讲，我自己是恨我已经不能再做“可畏”的“后生”了。

我希望比我年青的人都要使得我生畏。

在“历史小”三字中感到了天启，把溃痈的快乐抛弃了，立刻跑进自己的工作室里来，提着一枝十年相随的钢笔在这原稿纸上横冲直闯地写，一写便写了将近四千字。然而写到这里，仍然感觉痈的内部在一扯一扯的痛。

我这时又把痈部摸了一下，刚才压消了的肿，不知几时又

---

① 艾芜，原名汤道耕，一九〇四年生，四川新都人。作家。《南行记》是他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五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恢复了转来。

外敌的势力是还没有衰弱的，我的英勇的白血球们又拥集到前线在作战了。

医生是警戒过我“切不可按压”的，我贪一时的快乐按压了半个钟头，又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弓起背来写了这篇半天文章。妈的，该不真“有生命之虞”吧？

然而——

“朝闻道，”孔子曰，“夕死可矣。”①

我清早闻得“历史小”之道，即使今天晚上死就死于痈，我也是值得的！

值得多少呢？

定价——

“四角半。”

预约——

倒贴邮票二分奉送。

1936年6月2日负痈草

---

① 《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大　山　朴

——“大山朴又开了一朵花啦！”

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清早，内子在开着窗户的时候，这样愉快地叫着。

我很惊异，连忙跑到她的身边，让眼睛随着她的指头看去，果然有一朵不甚大的洁白的花开在那幼树的中腰处的枝头。

大山朴这种植物，——学名叫Magnolia grandiflora——是属于木兰科的常绿乔木，据说原产地是北美。这种植物，在日本常见，我很喜欢它。我喜欢它那叶象枇杷而更滑泽，花象白莲而更芬芳。花，通常是在五六月间开的。花轮甚大，直径自五六寸至七八寸。

六年前买了一株树秧来种在庭前的空地里，树枝已经渐次长成了。在今年的五月下旬开过一朵直径八寸的处女花，曾给了我莫大的喜悦。

但是离开花时已经两月以上了，又突然开出了第二朵花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立报·言林》。

这的确是一种惊异。

我自己的童心也和那失了花时的花一样，又复活了。我赶快跑下园子去，想把那开着花的枝头挽下来细看，吟味那花的清香。

然而，不料我的手刚攀着树枝，用力并不猛，那开着花的枝，就从那着干处发出了勃察的一声！——这一声，真好象一支箭，刺透了我的心。

我连忙把树枝撑着，不让它断折下来，一面又连忙地叫："树枝断了，赶快拿点绳子来吧！"

内子拿了一条细麻绳来，我用头把树枝顶着，把它套在干上。

内子又寻了一条布片来，敷上些软泥，把那伤处缠缚着了。

自己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懊悔。

——"这样热的天气，这条枒枝怕一定会枯的。"我凄切地说。

但最初的惊异仍然从我的口中发出了声音来："为什么迟了两个月，又开出了这朵花呢？"隐隐有点迷信在我心中荡漾着，我疑是什么吉兆，花枝断了，吉兆也就破了。

——"大约是因为树子嫩，这朵花的养分不足，故尔失了花时。"内子这样平明地对我解说。

或许怕是吧。今年是特别热的，大约是三伏的暑气过于严烈，把这朵花压迫着了。好容易忍到交秋，又才突破了外压和它所憧憬着的阳光相见。

然而，可怜的这受了压迫而失了时的花，刚得到自行解放，便遭了我这个自私自利者的毒手！

1936年12月7日

杜鹃

杜鹃，敝同乡的魂，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恐怕任何鸟都比不上。

我们一提起杜鹃，心头眼底便好象有说不尽的诗意。

它本身不用说，已经是望帝的化身了。有时又被认为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声是满腹乡思，血是遍山踯躅；可怜，哀惋，纯洁，至诚……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了爱的象征。① 这爱的象征似乎已经成为了民族的感情。

而且，这种感情还超越了民族的范围，东方诸国大都受到了感染。例如日本，杜鹃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并不亚于中国。

然而，这实在是名实不符的一个最大的例证。

杜鹃是一种灰黑色的鸟，毛羽并不美，它的习性专横而残忍。

杜鹃是不营巢的，也不孵卵哺雏。到了生殖季节，产卵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上海《立报·言林》。

① 杜鹃，鸟名。本名鹃，相传为古蜀帝杜宇之魂所化，故名杜鹃，又名子鹃、杜宇、子规、望帝。其声凄哀。古人认为它的叫声好象在说"不如归去"，故在诗文中多借以表现乡思。也有借以表现佳人薄命、志士忧国之情的，如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的《蝶恋花》和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莺巢中，让莺替它孵卵哺雏。雏鹃比雏莺大，到将长成时，甚且比母莺还大。鹃雏孵化出来之后，每将莺雏挤出巢外，任它啼饥号寒而死，它自己独霸着母莺的哺育。莺受鹃欺而不自知，辛辛苦苦地哺育着比自己还大的鹃雏：真是一件令人不平、令人流泪的情景。

想到了这些实际，便觉得杜鹃这种鸟大可以作为欺世盗名者的标本了。然而，杜鹃不能任其咎。杜鹃就只是杜鹃，它并不曾要求人把它认为佳人、志士。

人的智慧和莺也相差不远，全凭主观意象而不顾实际，这样的例证多的是。

因此，过去和现在都有无数的人面杜鹃被人哺育着。将来会怎样呢？莺虽然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人是应该解答而且能够解答的。

1936年春①

本卷注释者：《豕蹄》 楼适夷

其　他　孙党伯

① 应为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

第十卷目录